

叶戈尔·列托夫如是说

第四辑 官网提问回答



# Chronicles | www.gr-oborona.ru — 叶戈尔·列托夫。回答来自民防官方网站访问者的问题，2004年11月24日

Alexey Zharov, 纽约:

叶戈尔·莱托夫对前基督教（异教）俄罗斯有何看法？

埃戈尔·列托夫：这个问题非常不明朗，因为数据太少。从富兰克林-谢泼德会议的情况来看，没有什么值得讨论或讨论的内容，也没有任何计划。

安德烈（马特豪斯），莫斯科

1. 在音乐家中，你与哪些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你认为其中哪些人是你的挚友？

埃戈尔·列托夫：我唯一保持密切联系的音乐人就是我的乐队成员.....总的来说，我在全世界大概只有十个朋友，他们认识我很久了，我不需要向他们解释什么，只需要保持沉默或者随便聊聊.....因为要真正了解一个人，你需要一起战斗过，一起送别过朋友，一起生活过很长时间。或者仅仅是走过同一条路。这种精神上的亲密感只能通过共同的经历才能实现，仅此而已。如果你没有和某人一起深入探索过，没有一起翱翔过天空，那么与他们交流就只是痛苦的概念对立，一个漫长而毫无意义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空谈。

2. “GO”这首歌没有在“Nashe Radio”上播放，而“Nashe Radio”自诩为播放“完整的摇滚乐收藏”，对此您有何感想？

埃戈尔·列托夫：我们的反应非常好。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绝不参与广播电视对摇滚乐的亵渎。如果我们有独立的电视频道和广播电台，我很乐意参与，但我们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有。

莫斯科的叶夫根尼娅·米赫耶娃问：

叶戈尔，你为什么不再在音乐会上与观众互动了？

埃戈尔·列托夫：很难说.....除了在不插电舞台上，我以前几乎没怎么跟人互动过。我觉得演唱会就是演唱会，就像唱片一样，而唱片里，歌曲之间是不会跟观众交流的。它从概念上来说，就像一张完整的专辑，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所以我觉得返场演出简直蠢透了，我们真的不喜欢这样。这就好比在塔可夫斯基的电影结尾，观众开始鼓掌跺脚，喊着“加油！”，然后他们又被放了另一个音乐录影带。这本身就很荒谬，虽然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或许可以理解。

顿涅茨克，乌鸦之眼：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在那篇传奇而备受推崇的访谈《两百年的孤独》中，您说您不知道希望是什么——它是一种力量还是一种弱点？您无法准确地定义它。然后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没有命运，就没有希望”.....那么现在呢？

叶戈尔·列托夫：当他们唱“没有命运，没有希望”时，并不意味着真的没有命运或希望。有时候，你需要承认彻底的失败才能最终获胜，才能真正领悟失败的滋味。此外，正如我之前所说，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答案只是众多答案之一。对于每一个问题，我都有六七个、甚至八个同样合理的答案。我最不希望的就是，我此刻的想法成为任何人行动的指南。

列宁格勒，U. Gogol: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您在1999年接受《Fuzz》杂志采访时说，当时您已经创作了足够两张专辑的歌曲。既然《DSZh》的素材是后来才创作的，那么这些歌曲现在在哪里呢？

埃戈尔·列托夫：根本没有那次采访，我没说过那样的话。其实，我的素材一直都够用，现在足够出十张专辑了。只不过以前我会想到什么就录什么，想出什么就出什么，而现在我会更加有选择性、更负责、更有艺术性地去创作。你可以写一堆像Exploited乐队那种垃圾，也可以写出像《Yesterday》、《California Dreaming》或《Universal Big Love》那样的歌。但我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已经消失了；是时候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创作了。

莫斯科雅克内斯:

叶戈尔如何评价那些来听GO演唱会的观众？如果评价是负面的，如果其中许多人都是无关紧要的，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还要来听GO演唱会呢？

埃戈尔·列托夫：我喜欢说我创作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像我一样的人。但当你把东西放到世上时，任何后果都可能发生，而我们是有意地这样做的。越多的人能对此产生共鸣，事情就越有趣。这究竟是好是坏，很难说——它是任何有效事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我看来，任何被认为毫无歧义的事物都是愚蠢的，甚至是险恶且有害的。

5ioner，鄂木斯克:

叶戈尔，鄂木斯克还会举办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的演唱会吗？你对这座城市的负面看法还和以前一样吗？

叶戈尔·列托夫：我可以住在鄂木斯克、旧金山或北京，我对这些城市的态度也不会改变。例如，我对莫斯科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对家乡市中心的了解，因为我去莫斯科的次数要多得多。我根本不是都市人；我对建筑之美毫不在意，因为这些都是人居住的地方，是人们成长的地方，也是由此而来的一切后果。我不在鄂木斯克开演唱会，并非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我理解人们对此感到不满，但请让他们正确理解。我们已经开始承受成名带来的种种后果，如果在这个城市开演唱会，将会吸引大量闲散的好奇者（这里已经有很多了），最终导致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GK，纽约，美国:

你在之前的采访中提到过，你只会和独立厂牌合作，拒绝和大厂牌签约，最近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你不再和Hor Music合作了？

保重！

叶戈尔·列托夫：很遗憾，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是，几乎没有独立公司了。KHOR公司目前正经历严重的危机；它无力发行任何作品，只能专注于自身生存。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我们的作品能够及时触达目标受众，而不是十年之后。

圣彼得堡的扬·加尔金:

您认为自己是厌世者吗？您对人文主义、谦逊以及其他基督教品质（尤其是在俄罗斯文学中，特别是您最喜欢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持何种态度？

叶戈尔·列托夫：需要指出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绝非谦逊之人。在我看来，他是一位非常刻薄的作家，即便他称得上仁慈，那也是不符合人类标准的仁慈。

Organblast, Sarov。

你好。你说过你想创造一些地球上从未存在过的东西。但另一方面，你也接触过大量的音乐、文学和电影。你不觉得从本质上讲，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新了吗（世界上的一切都已经被用不同的语言表达过，或者用不同的声音演奏过）？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地球上没有迷幻摇滚、前卫摇滚、噪音摇滚、硬核摇滚或朋克，只有摇滚乐，你还能发展出你现在演奏的音乐吗？

埃戈尔·列托夫：我研究的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新东西。每一种新出现的獾，都不是本质上全新的獾.....但它却是啮齿动物、食草动物和爬行动物中唯一的獾.....

瓦列拉，纳霍德卡，滨海边疆区。

你好，叶戈尔。如果你有机会采访自己，你会问自己什么问题，又会如何回答呢？

埃戈尔·列托夫：我以前也做过。所谓最好的采访就是你自己做的那个，叫做“Bon Appetit”。

谢里亚茹克·卡纳耶斯基，明斯克。

叶戈尔对威廉·西沃德·巴勒斯作品的看法很有意思。

埃戈尔·列托夫：这是一个过于宽泛和重要的话题，很难一一讨论；其中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从某种意义上说，“垮掉的一代”运动是民防运动等诸多事物诞生的最根本因素之一。事实上，我的背景也正是如此。

Alexander Anufriev、Peter

Egor，你们对圣彼得堡音乐界的代表人物有什么偏好（或者相反，你们有什么特别反感的）地方）吗？

埃戈尔·列托夫：企业道德是存在的。我从不表扬或批评任何人。

安德烈·利文斯基，里加，拉脱维亚。

叶戈尔，你当年可是被禁止入境拉脱维亚的！你是否曾经想过在这里发表一次正式演讲？现在你还有机会来到这个民主共和国吗？你对拉脱维亚以及拉脱维亚的教育改革（如果你了解的话）有何总体看法？

叶戈尔·列托夫：情况并不为人所知，但我有个想法。这太令人痛心了。我真的很想说几句。我从未去过里加.....而且以后也不会去，这很遗憾，因为我被禁止入境99年。我认为发生的这件事是一起不幸的意外.....

玛丽亚，莫斯科。

叶戈尔，你觉得在当今的我们国家，还能活下去吗？还是说，除了生存，我们别无选择？

叶戈尔·列托夫：这一切都很清楚，但这与我们国家或任何其他国家有什么关系呢？

加拿大温哥华的Vsevolod B.: Egor

！我想问问你对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有什么看法。毕竟，你的专辑《百年孤独》就是以他的小说命名的，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的一首歌里还引用了马尔克斯的一句话。你读过《族长的秋天》吗？

埃戈尔·列托夫：不，这并非为了纪念他的书，而是作为一种通用语言的象征，这种语言被所有写

作、作曲和创作的人所使用。我几乎读过他所有的作品，我自己的作品中也充满了引用，以至于我有时都分不清哪些是我的，哪些不是；对我来说，这无关紧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最棒的作品是《一个流浪者的十二个故事》，以及他的早期故事——《消逝的时光之海》和《长着巨大翅膀的老领主》。

Gennady, 叶卡捷琳堡的

Yegor, 请告诉我们你在GrOb Studio的第一套设备是从哪里获得的（你在哪里获得的），以及它们是什么类型的乐器。

埃戈尔·列托夫：说来话长.....我只能说，我一直都在工作，只要有空就工作——当清洁工、保安——挣钱买书、唱片、设备和乐器。如果缺什么，我就去工作。我现在依然如此，也建议别人这样做。我总是利用手头现有的东西进行尝试，录音，演奏我能找到的所有乐器。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有本事，就能创造出一些东西。一切都取决于你。天空才是极限。

Cinik, Smolensk

Egor, 你们有没有计划尝试其他音乐风格的项目？

叶戈尔·列托夫：我不知道，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我不做计划。

亚历山大：

在一次采访中，您说您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但并非任何传统教派的成员。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基督教世界观——它基于对世界现状的宽容和接纳——与反叛、打破宇宙法则、抗议以及改变自然秩序的愿望（这恰恰是艺术家的首要任务）之间的调和？

谢谢。

叶戈尔·列托夫：你为什么认为基督教体现的是谦卑？基督教是最叛逆的宗教之一。“二对三，三对二”，“我带给你们的不是和平，而是刀剑”，“天国是努力进入的”.....正因如此，我不信奉任何正统教派，因为我平等地珍视所有福音书，包括次经。

德米特里，19岁，萨拉托夫。1

. 你喜欢谈论你的音乐品味。你有什么艺术偏好吗？

埃戈尔·列托夫：有原始主义和表现主义，还有格吕内瓦尔德。

2. 近期计划出版哪些档案资料？另外，如果您认为已出版的版本（与之前流传的版本不同）是原版，那么是什么原因阻止了您从一开始就将这些版本公之于众？

埃戈尔·列托夫：我不知道。流传着很多版本。你需要具体说明你的意思。原版现在才开始出现；在此之前，它们要么遗失了，要么被重新录制过等等。

3. COMMUNISM 项目会继续吗？与 DK 的合作项目命运如何？

埃戈尔·列托夫：与文化中心的合作项目目前处于搁置状态，前景不明，而且我并非发起人，所以这个问题与我无关。“共产主义”项目很可能会继续——明年与库兹马合作。目前已达成初步协议，但届时可能会启用一个更巧妙的名字。

米特里奇和帕夫。城市：海法。

您对素食主义有什么看法？

叶戈尔·列托夫：素食主义有两种：有些人的身体根本无法耐受肉类，而有些人则出于某种信念而不吃肉。我认为他们简直是傻瓜，因为这并不能阻止他们杀害动物。但肉类中营养物质的缺乏会导致极其严重的生理和心理疾病（例如，喝尿）。此外，任何禁令（素食主义、禁酒令、宗教或政治禁令）最终都会沦为荒谬至极的谬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例如，不吃肉我就吃不饱，也演奏不了乐器或作曲——至少，做不了任何有价值的事情。

Jaggernaut, 阿斯特拉罕。

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多余，但就我所知，GrOb唱片公司位于一间普通的公寓里，我很好奇：他们是如何解决邻居隔音问题的？

或许叶戈尔的邻居有些特别——他们没有拿着斧头守在门口，没有剪断电线，也没有报警？

叶戈尔·列托夫：他们给我打了电话，我的邻居是最普通的邻居，我打了好几场官司，包括驱逐问题.....最难的是专辑《冬至》发行的时候——邻居们在敲打暖气片，结果被麦克风录了下来，幸亏马赫诺设法暂时安抚了邻居，我和库兹马是绝对做不到的。

Peaceful Atom, 加拿大蒙特利尔

Egor, 你对安迪·沃霍尔及其作品，以及对波普艺术和抽象表现主义等风格有何看法？

埃戈尔·列托夫：我对抽象表现主义评价很高，也很尊重沃霍尔，但仅此而已。作为一种创作原则，它缺乏灵感；这个原则本身的发展空间如此有限，以至于它自身的表现形式几乎将其穷尽。

Gasol, 下诺夫哥罗德：

为什么DSZh专辑收录了翻唱歌曲《P.S. Sam (Aya)》？这首歌的什么特质吸引了Egor？

埃戈尔·列托夫：我第一次在音乐会上听到马什宁演唱这首歌时，就觉得它和我过去几年一直想表达的东西惊人地契合。他的歌里有很多东西我都完全认同。《Aya》就像一份浓缩的宣言，是对近期发生的一切，以及每时每刻都直接影响着你的一切的集中回应。

阿列克谢：

你最近一次（作为观众）参加的音乐会是什么？

Egor Letov: 莫斯科 OGI 的“Mashnin-Band”。

比尔德：

1. 你认为媒体对社会堕落有很强的影响吗？

叶戈尔·列托夫：他们根本无法影响社会。现在信息自由流通，他们只能影响那些有意愿接受信息的人。因此，社会现在的选择，既有无意识的，也有有意识的。我对这种现象的态度是什么？我欣赏它，我观察它。

2. 你认为真正的诗歌的标准是什么？

埃戈尔·列托夫：它带来的冲击。令人震惊。

维塔利，莫斯科。

叶戈尔，如果你方便的话，能不能简单谈谈专辑《星陨》的创作过程？我指的是歌曲的选择过程。

叶戈尔·列托夫：这个想法是在制作《至日》（Solstice）专辑的后期，和库兹马一起构思的。当时计划收录一大堆歌曲，可能是双曲，甚至三曲。而且不是“GO”乐队的歌，而是“共产主义”乐队的歌。其中有电影《鹿王》的插曲、《一切仍在前方》（Everything Is Still Ahead）、维索茨基的《我们转动地球》（We Rotate the Earth）等等。库兹马原本要演唱一些歌曲，他自己挑选了一些，而我则演唱其他的。那时，他实际上已经离开了GO乐队的录音室阵容，开始单飞。之后，这个想法在概念上发生了变化：我们构思了一个双联画——由我们最喜欢的歌曲和西方歌曲组成，按照类似的原则进行创作和演奏。这些歌曲彼此关联，其中许多歌曲更多地展现了我个人的形象，而非我自己的形象——我已经详细地谈论过这一点，不想重复……但这些只是其他一些歌曲，是我内心深处熟悉的事物的个别体现。

马克西姆，布拉茨克：

您会给那些年轻人什么建议？首先，他们已经充分意识到美式秩序在世界各地强加的危害；其次，他们再也无法冷静地看待全球人类的堕落以及即将到来的生态和原材料灾难；第三，他们已经学会或多或少地如实地看待现实，也就是以一种佛教的方式，不带任何客观偏见地看待现实。这些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他们认为在当前形势下的任何行为都是在帮助他们内心深恶痛绝的体制。

埃戈尔·列托夫：那你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你为什么依赖这个系统？一颗种子钻进路面下——然后它破土而出。种子不会质疑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它只是不断生长，仅此而已。然后，到了老年，你可能会想，为什么我是一棵树而不是路面。

来自圣彼得堡的29岁的阿列克谢问道：“

叶戈尔，你听说过美国乐队The Changes吗？”

埃戈尔·列托夫：听起来很耳熟。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祝您身体健康！

我就简单说几句：您在一首歌里唱到，如果可以自由选择，您想成为格列宾希科夫。那么，列托夫今天想成为谁呢？来自新西伯利亚的DOK敬上。

埃戈尔·列托夫：这首歌带有嘲讽意味，但与格列宾希科夫本人无关。它是在戏仿我们以前的导演，也是我的朋友，他痴迷于这位作曲家的作品，甚至连最简单的生活情境都要引用格列宾希科夫的诗句来解释。这首歌就是关于他的。

费奥多尔·亚舍涅夫：

叶戈尔，你喜欢哪些当代作家？佩列文呢？

埃戈尔·列托夫：我基本上已经厌倦了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我读了很多书，但最近并没有受到任何震撼。

安德烈·别洛祖布，莫斯科。

叶戈尔！我在莫斯科戈尔布什卡剧院的最后两场演唱会上注意到一件事：每首歌之前，贝斯手娜塔莉亚·丘马科娃都会在你耳边低语。她真的在告诉你接下来该唱什么歌吗？！

瓦西里：

叶戈尔，你是怎么决定演唱会上要演奏哪些歌曲的？

埃戈尔·列托夫：演出前5到10分钟，我们会一起列歌单——谁想演奏什么，谁绝对不想演奏什

么.....此外，很多时候还要参考上次在这里演奏的曲目，或者前一天在其他城市演奏的曲目。除了我以外，每个人都会列歌单，然后把歌单随意摆放——音箱上、地板上.....我通常不列歌单，因为我不戴眼镜演奏，反正也看不清。由于我们演奏不停歇，所以离我最近的人会很快上前告诉我下一首歌是什么。通常是娜塔莉亚，因为她比较方便，或者切斯纳科夫——这都是在彩排时提前决定的。有时我们会在演出过程中修改预先设定的歌单，但这极其罕见。

叶戈尔·列托夫。

2004年11月24日

# Chronicles | www.gr-oborona.ru — 叶戈尔·列托夫。回答访问官方民防网站用户的问题，2004年12月23日

诺奇，莫斯科。

人生就像一团缠绕在一起的线团，善恶交织。我们能否解开它，或者至少尝试去辨别真伪，并理解善恶之间的界限？叶戈尔，你是否有这样的标准，或者说，是否有某种方法能让你更接近这种理解？在所有方面：生活、创作，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尽力清晰地表达了我的想法。

非常感谢！

对我而言，善恶的概念根本不存在。我只有美丑和对错的概念。而且，就我而言，此刻如此。对于这类问题，我同时有无数个答案，每一个答案本身也毫无意义。事实是，人终有一死……比如，章鱼被认为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因为它在给定的时间内学习能力最强，比人类快得多。但它的寿命却很短！你明白吗？此外，世界是一个全球性的、相互关联的系统，由同时存在的、难以想象的事物组成。例如，试着理解在中生代和新生代之间的过渡时期，一种长着爪牙、会爬树的掠食性马的存在。你的问题不是问我的，而是问那闪耀的虚空。问那颗脉动着、自我变化的彩虹，它按照自己的法则和欲望存在，或许不仅仅按照自己的法则和欲望。事实上，我的大部分诗歌和歌曲都是关于这个的。即便不是全部，也至少是其中之一。

米哈伊尔，莫斯科。

叶戈尔！我有个问题。在你的录音室作品中，你偶尔会使用器乐，从20年前的《开往小地岛的列车》到专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漫长而幸福的人生》的结尾曲。而且，器乐在你的作品中一直显得有些独特。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是迷恋迷幻音乐，还是超越语言的自我表达方式，抑或另有其他原因？

——我完全不认为它与创造力是分离的。写小说，它有引言、发展、章节、戏剧结构和结尾。这就好比问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他们的每部小说都有第七章或第十五章。或者问为什么句子经常以句号或省略号结尾。我通常更倾向于创作器乐。如果我能用音乐表达我想表达的东西，并且让别人理解，我就会只创作器乐，并配上视觉元素（我和库兹马的作品都很有电影感；我们都是电影制作人）。但是，唉，你总得表达点什么。我必须学会用优美的语言表达自己。同时，我的诗歌本质上就是带有视觉元素的音乐。因为文字无法表达需要表达的东西。文字本身只是一种糟糕的拐杖。

约翰逊，布良斯克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您曾提到过拍摄一部关于科塔萨尔的电影的可能性，但表示资金不足。如果像冯·提尔那样拍摄他的作品，您会作何感想？冯·提尔在电影摄影中运用了低保真原则，他的一些电影就是用简单的手持摄影机拍摄的。

“我当时那样说的时候，其实并不真正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电影制作。导演——也就是创造视觉对象——是一个非常宏观的领域，不能用业余的方式去对待。要做好导演，你必须全身心投入，这意味着要学习它，体验它。我不是像《教条》那样的车库电影的拥护者。我尊重这种理念，但我并

不喜欢它，它也不适合我。对我来说，全球性的标杆导演有小林正树、布列松、安哲罗普洛斯、北野武、塔可夫斯基、泽曼、赫尔佐格、斯特林、穆拉托娃、贾木许、帕拉杰诺夫、安东尼奥尼、伯格曼、诺斯坦，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导演。”

耶勒。该死的，荷兰。

叶戈尔，我是荷兰人……我在学俄语。请问，你认为你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俄罗斯”特色？我的意思是，你觉得你的歌曲能否像披头士乐队之于苏联人那样，成为西方人（比如我）了解俄罗斯的“窗口”？谢谢。

— 很难说，但我觉得在俄语中，我以俄语存在，我甚至不知道这到底是不幸还是幸运。

维塔利·什捷夫宁，圣彼得堡，博罗维奇。

嗨，叶戈尔！我想知道：你最喜欢的卡通片是什么？：)

——《故事中的故事》。

沙戈夫·米哈 (Shagov Mikha)，南萨哈林斯克。

你会把你的诗歌和歌曲献给任何人吗？

— 如果我献上某物，那么就会有相应的寄语。

安德烈·古斯科夫，圣彼得堡。

为什么谢尔盖·列托夫没有出现在新专辑和随后的演唱会上？

“我们的道路自然而然地分道扬镳，就像我们曾经相遇一样。我们的作品更多以工作室创作为主，而非现场演出，但他住得很远，也负担不起参与的费用。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就像库兹马的情况一样。”

帕维尔·苏奇科夫：

我真的很想知道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是如何发现和获得新的、有趣的音乐的？

“我去商店买或者订购。现在盗版商发行的东西太多了！每周都有50张最有趣的音乐唱片——老歌、新歌、朋克、迷幻、前卫、自由爵士……”

Nikolay Kolyani4.

你好，Igor Fedorovich！我想借此机会问一下：你熟悉哪些当代地下乐队？

——数量庞大。例如，“来自橙星球的绿色牛奶”、“底特律眼镜蛇”等等，数不胜数。

德米特里，巴黎。

你现在还玩桌上冰球吗？还是说博尔肖夫描述的那件事只是个孤立事件？

“很遗憾，我已经很久没打球了，因为没人跟我一起打。以前我们经常喝得烂醉、吸了大麻之后组织锦标赛，大家都会参加。可惜的是，很多人已经不在人世了，有些人甚至已经不在人世了。”

Chip，新库兹涅茨克。

你相信（或者曾经相信）会有美好的结局吗？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发生这一切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做什么？一切还有意义吗？

“意义只对你而言存在，也只存在于此时此刻的特定情境中。这就是为什么你坐在这里，做出选择，或者说，思考问题。至于其他的，请参见上文。”

Shef, 莫斯科。1

) 专辑《Songs into the Void》会发行吗?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你回答问题的方式很棒。他们问的问题都是你的粉丝真正关心的问题，而不是记者问的愚蠢问题，这营造了一种对话的氛围。你同意吗? 你会继续回答问题吗? 你有兴趣吗?

— 是的，很有意思，我会回答的。真可惜我之前没做这件事。

叶夫根尼，内坦亚。

2003年叶戈尔和他的朋友们访问以色列期间，他们对这个国家和人民有何感想?

“太棒了。我非常想再来。这话可能会让我的一些俄罗斯听众不高兴，但我必须说，我感觉在以色列——也就是那里——比在这里更有家的感觉，方方面面都是如此。尽管我不是犹太人。”

格里奇（古利亚伊·波列），莫斯科的

叶戈尔，请告诉我，你最近还和罗曼·纽莫耶夫保持联系吗?

不，我不支持。

我是新西伯利亚的布莱克。

叶戈尔，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问你——毕竟你是Grob唱片公司的创始人。你在一次采访中暗示过，希望年轻乐队能在这里录制唱片。所以，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如果你不想在你的网站上回答，至少也请你通过邮件回复一下。在新西伯利亚，我们和几个朋友一起写歌、写诗，总之，我们做了很多有趣的创作，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录制唱片。

“是的，曾经有一种错觉，认为你可以也应该招揽别人，帮助他们，或者说，帮助他们。我必须承认，我曾经也这么做过。结果，除了伤害和尴尬，什么也没得到，而且，我还给自己招来了不少祸患。招揽别人总是可能的，而且完全可以按照你想要的方式进行。你只需要为此努力，最重要的是，所有事情都要亲力亲为，不要依赖任何人。我天生就是个独裁者，如果我参与某件事，我就会从我的角度出发，粗暴地干预一切。我以前觉得这很棒，而且永无止境，但现在我明白，这是一种毫无意义、有害且吃力不讨好的行为。”

谢尔盖·库里，乌克兰。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是什么促使您决定退出政坛?

“问题是，我曾经待过最极端的政治阵营，所以我对这些事很了解。我可以告诉你，这一切都非常愚蠢和令人作呕。仅此而已。你必须经历这一切，才能避免将来明知故犯地卷入类似的事情，而这正是我现在正在做的。”

阿列克谢，莫斯科。

叶戈尔，我想问问你和基拉·穆拉托娃的关系。关于你们可能合作的旧传闻可信度如何? 你觉得契诃夫的风格如何? 你看过《调音师》吗? 你最喜欢她的哪部电影?

“谣言终究只是谣言。我是谁？穆拉托娃又是谁？我最喜欢的电影是《相见恨晚》。它真是太惊艳了……契诃夫式的意象？这个问题太宽泛，难以回答。很遗憾，我还没看过《调音师》；库兹马对它赞不绝口。”

什捷夫宁·维塔利：

1. 您近期是否有计划出版一本收录您1997年以后创作的诗歌的诗集？

——不，我没这个打算。其实，我在90年代中期对这方面很感兴趣，那时候我的职业就是写歌。当你某个领域一无所知，或者不清楚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时，做这件事总是很有意思。但当我意识到它不再有趣时，我就需要去做别的事情。这就像写朋克摇滚一样。我现在一天能写出40首像《恋尸癖》（Necrophilia）或《肮脏的青春》（Filthy Youth）那样的歌，风格各异——悲剧的、庆祝的、胜利的等等。但这对我来说已经没意思了。

2. 在一次采访中，你提到过与安德烈·马什宁合作的一个可能项目。这个项目可行吗？

“这些都是距离带来的问题，其次，他真的需要吗？他自己完全可以做好这一切。这些都是可行的项目，比如即兴演奏：例如和施努尔、索伊贝尔曼、扎里科夫合作，但这些通常都不可行，因为我们国家没有免费的独立录音室，或者条件不允许。”

谢尔盖，柳别尔齐。

你好，伊戈尔·费多罗维奇。我对你对乔伊斯、博尔赫斯、科塔萨尔、卡夫卡、普鲁斯特、鲍勃·迪伦、汤姆·威茨和电台司令等作家和音乐家的看法很感兴趣。你觉得列昂尼德·费多罗夫的当代作品（《丁香花之日》）如何？我还想问问你对卡斯塔尼达的看法。如果可以的话，请详细回答！

附：感谢你那张精彩的专辑，DSZh！

请不要问这类问题，因为这是一次非常大型的面试。

鲍里斯·苏拉诺夫：

请问，在那些提到“我们会醒来在彼岸”、“我们什么都不明白”和“我们每个人”的歌曲中，“我们”指的是什么？严格来说，指的是哪些人？谢谢。

“我们这个圈子”意味着一切。绝对的一切。谁是圈内人，谁不是圈内人。

米哈伊尔，莫斯科，特罗帕列沃。

您是否考虑过举办个人

艺术作品展？谢谢。

我几乎没有任何艺术作品。很久以前，我在各个工厂做平面设计师的时候，认真学习过平面设计和表现主义绘画。那时候，画笔、颜料什么的都是免费的，但后来这些都没了，也就没了。我最后一次认真的艺术创作是为扬卡的专辑创作的画作《家！》，这幅画是用我从临时工作的办公室里偷来的钱完成的。还有为专辑《流行乐》设计的插页，我和库兹马在灵感迸发的状态下，花了一整天的时间，近乎疯狂地完成了它。后来，我转而从事拼贴画创作，直到现在还在做。

阿列克谢·福尔图纳托夫，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问：过去十年里，您与克拉松·加姆小组的老战友们关系如何？您对叶夫根尼和奥列格（分别）的作品有何感想？我想您应该知道奥列格的去世……关于他们的信息非常少，但您曾兴致勃勃地谈起过这些不太为人所知的熟人。附：您是否有权发表一些包含他们作品的档案录音，以及其他一

些珍贵的录音？

过去十年间，我偶尔会和贝比克通电话，聊些有的没的。大概每两三年一次吧。每次他都会说想和我一起录制他最喜欢的乐队“谁人乐队”（The Who）的全部作品，然后就消失了。我们巡演的时候从网上得知他去世的消息，简直不敢相信……我一直觉得贝比克比我更有才华，或者至少在精神上更像我。他们过去十年都在做什么，我一无所知；后来才知道，他们其实一直在做着什么，几乎是在圣彼得堡录音。我至今还保存着他们前三张专辑的首版，而且显然也是保存得最好的版本，其中一些是他们一起录制的。当然，我没有发行权，但如果有人想要，我很乐意提供录音。

喀山标本剥制师

1. 专辑《Pryg-Skok》无疑充满了启蒙仪式的能量。你在神秘学实验中会运用泰勒玛的修行方法吗？总的来说，你对阿莱斯特·克劳利持何种态度？

我对阿莱斯特·克劳利的态度简直糟糕透了！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至于那张专辑，它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练习，并非只有“入门”练习。唯一可以算作入门练习的只有《Jump-Jump》。其余的练习都是出于各种原因创作的，涵盖了各种超级健康和超级疾病的状态，例如连续40天失眠的练习。

2. 您曾说过，诗歌《多么壮丽的天空》是在您受邀加入克格勃之后创作的。您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不，我不能，也不想。那是一段黑暗而痛苦的经历，最好还是不要提。”

Andrej Livenskis, 拉脱维亚

Igor Fedorovich, 您的健康状况如何？

“谢谢，还不错，不过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岁月不饶人。我不得不承认，我负担不起以前我乐此不疲的酒水，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从身体上来说，我现在付出的代价已经超过了它的价值。我必须选择其他方式来实现同样的目标。”

a b, g. 泽列诺格勒·

叶戈尔，我们为什么需要活着？

“每个人都自己做决定。再说，也没人会问你。每个人都是一个物种，或者一个个体；关键是要及时弄清楚自己是谁，并且不要搞错。还要遵守你所属于的物种的法则。不知为何，猫从来不会想到像乌鸦那样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你是个混蛋，你就必须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野兽。生命是一种神奇而美好的学习能力；它通常是学习任何事物的唯一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杀戮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它剥夺了被杀者理解任何事物的机会。至少在这个阶段是这样。）我不知道自己是幸运还是不幸，但就我记忆所及，在没有任何成人或外界影响的提示或压力下，我总是能立刻明白自己是谁，喜欢什么，绝对讨厌什么，从那时起，我的物种就没变过——它只是变得更像我自己，更像一个物种。你可以说我学到了。”

亚历山大·格罗莫夫：

你曾经对赫尔曼·黑塞的散文《卡拉马佐夫兄弟，或西方的没落》与摇滚乐，乃至可能与许多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有过特定的解读。你现在还会这样认为吗？还是你的观点已经改变了？

“说实话，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它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我的解读是什么，甚至是否曾经有过解读。”

对我来说，现在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思想和他的电影《生命是一个奇迹》要重要得多。”

Pepelll, V. 诺夫哥罗德

还有一个问题：你是否经历过创作危机，什么也写不出来，即使写了，也被扔进了垃圾桶？

——我从来没有写完东西就扔掉的情况。如果那样，我又何必写呢？对我来说，创作就像一场狩猎。当你感受到“他”的存在，你就会研究他的习性，追踪他的踪迹。这通常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然后灵感乍现，你抓住了他，第二天就彻底解决他。你总是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为什么要抓住他。我曾在某处详细地写过这件事。这是一种创作技巧。至于危机，它只是一种可能持续数年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自然界中根本没有猎物，至少没有值得你去追逐的猎物。这时，你只需为自己而活，享受生活。仅此而已。但我并不觉得需要逼迫自己，或者去追逐任何人，无论他是谁。我是一个懒人。

Def, 莫斯科

你好，Egor。我有个问题：说“hoy”的Clalafuda是谁？Clalafoo又是谁？

“那是一个儿童广播节目，讲述的是一个名叫特拉拉富达·特拉拉富的传奇童话旅行家的故事。如果库兹马心情好的话，他会给你解释剩下的情节。”

埃戈尔·列托夫

2004年12月23日

## 棺材纪事 | 文章: [www.gr-oborona.ru](http://www.gr-oborona.ru) - 叶戈尔·列托夫。 回答来自官方民防网站访问者的问题, 2005年2月20日

### 叶戈尔·列托夫。2005年2月20日, 对民防官方网站访问者提问 的回答

伊戈尔·科尼亚耶夫, 圣彼得堡:

您不巡演的时候都做什么? 您会休假吗? 如果会, 您会怎么度过假期?

“根本没有假期这种东西。这是我生活的一个特点——一个密不可分的创造与消费的过程。我不断地获取新的书籍、唱片、电影, 消化它们, 体验它们, 然后可能把它们丢弃或收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在做事情, 即使我什么都不做。我的生活一直都是这样, 从我记事起就是如此。”

叶卡捷琳堡的根纳季:

叶戈尔, 我很想了解你的吉他, 特别是你弹了多久了? 娜塔莎的吉他是你设计的, 还是她 (或其他人) 设计的?

这把吉他我从1999年就拥有了; 我是在美国巴尔的摩的Mars乐器店买的。我最喜欢的是Gibson Les Paul。在那之前, 我有一把法国产的Gibson Les Paul“Gerson”, 但是它的琴颈严重变形, 所以我不得不换成一把Muzimo的。我还有一把很老的Muzimo半空心吉他, 我花了100卢布买的, Kuzma在上面装了一个苏联产的拾音器。再之前, 我有一把Eterna; 后来我把它送给了Yanka。我真的很想买一把Rickenbacker, 就像The Byrds乐队用的那种。Natalya的贝斯是一把真正的老式贝斯——和McCartney的一样, 是4001S系列的——而且是她自己装饰的。

**Pixy Baku 市**

“唤醒”“沉睡者”有意义吗?

— 我推荐阅读阿库宁的著作《佩拉格娅和红公鸡》。

异议人士茹科夫斯基:

叶戈尔, 你说现在正在发行原创专辑。那么, 之前从未出现在你唱片目录中的《恶心》

(**Nausea**) 和《火车已开走》(**The Train Has Gone**) 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波谢夫的历史》(**The History of Posev**) 只有14首曲目, 而不是之前发行的30首? 为什么《波谢夫》的封面使用了你和库兹亚为《流行》(**Pops**) 专辑创作的那幅画?

我还想弄清楚《霍尔》(**Khor**) 之前发行的LP和CD的情况。毕竟, 是你负责准备发行的, 为什么后来你放弃了这些版本? 也就是说, 你决定不发行《**Vsyo khodu po planu**》的黑胶版本CD, 也不合法地重新发行《**Russkoe Pole...**》的重复版本等等。

在创作专辑的过程中——这些专辑都是当时创作的原创作品——同一首歌录制了很多版本, 不同的版本, 不同的独奏, 不同的演唱方式 (有些唱得更好, 但独奏很糟糕, 反之亦然), 因为所有录音都是现场录制, 没有后期叠加。在磁带专辑盛行的年代, 不像现在CD出现后那样有“附加曲目”的概念。我把所有这些“附加曲目”都塞进了额外的“半张专辑”里, 比如《战争》(**War**) 和

《战斗刺激》(Combat Stimulus)，或者塞进单独的半合辑里，比如《肩上的迪克》(Dick Over the Shoulder)和《红色行军》(Red March)。顺便一提，专辑的播放时长也受到磁带长度的限制。对我们来说，一面磁带要录300盘，也就是30分钟，刚好够你一口气听完不觉得腻。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共产主义》(Communism)或者像《百年孤独》(100 Years of Solitude)这样的双碟专辑。“KHOR”厂牌一直以来的政策是不发行附加曲目，而是将它们作为独立作品发行，《Nausea》和《The Train Has Gone》就是这样诞生的。现在，我们正在制作包含附加曲目的完整专辑——在GrOb-Records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我们正在从原始母带重新制作、修复和复制所有现存的GO及其衍生作品的录音，包括所有已发行的版本，以及从未发行和公开的版本和作品。这是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庞大工程！所有专辑都在准备中，并将很快开始发行。每张专辑都将配有精美的插图，并附有歌词和评论。未来，我们还将发行一些由于各种原因从未发行过的专辑。例如，乐队“Egor i Opizdnevshie”在《100 Years of Solitude》之后录制的专辑，以及乐队“Kommunism”未发行的专辑，还有20世纪90年代末的项目等等。

《Posev》本质上是一张在1989年录制《Russian Field of Experiments》、《Armageddon Pops》和《Yanka》期间完成的专辑。这些曲目穿插在真正的原始素材中——它们是可选的。在最后时刻，库兹马和我决定加入一些1985年录制的真正的《Posev》素材，以增添色彩和对比。当“Khor”决定发行这张专辑时，发行原始《Posev》的想法浮现出来，最终决定将两者分开，这也是我们现在的计划。这幅画最适合用作《Chronicle》的插页，而且它很可能最终也会如此——因为它描绘了所有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的人物。科列索夫的《Posev》中几乎出现了相同的人物，但这幅画一直没有被采用，所以被收录在了那里。

在合唱团成立之前发行的专辑——CD版——全部都是盗版。具体来说，是那些与我们毫无关系的出版商版本。最明显的例子是《牧师离去》(On the Departure of the Reverend)，这首歌原本应该戛然而止，这对于作者的构思至关重要：就像有人被蒙着眼睛领着走很久，突然抬起脚想迈一步，却发现脚下是悬崖，眼罩也消失了。但在发行的版本中（顺便一提，科列索夫的版本也是！），一些唱片公司的高管认为这种处理方式不对，于是未经我们同意或通知，就用淡出或圆滑的方式结束了这首歌。这完全破坏了整张专辑的概念。同样，在扬卡的原声专辑中，歌曲《百年之雨》(Centennial Rain)被强行配上了雨声，尽管这首歌与雨毫无关系……很遗憾，在我们国家，最终呈现出来的东西并不总是与创作者的初衷相符。总有一群人，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认定某样东西会更好、更漂亮、更聪明等等。这些人未必是敌人，甚至可能是看似亲密的朋友。现在，我们正试图（再一次！）纠正这种情况。我们会努力让一切都完全按照最初的设想来制作。我们现在发布的所有内容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如果有什么内容被删减，那绝对是因为它原本就不应该出现在那里，而是为了凑时长等必要原因才添加进去的。

安德烈·别洛祖布，莫斯科：

叶戈尔！为什么你在演唱会上不演唱《星陨》专辑里的歌曲呢？

—我不经常唱歌，因为每场演唱会都需要解决版权问题。

基里尔·拉兹吉加耶夫：

叶戈尔，你喜欢冰球吗？你关注我们的国家队或者锦标赛吗？你所在的球队“先锋队”表现相当不错！像雅格尔和科瓦列夫这样的球星都曾效力于你们队。你对此感兴趣吗？

“是的，这很有意思，尤其现在更是如此。小时候，我只看冰球，觉得特别刺激。橄榄球很少看。那时候冰球离我更近（虽然我从没打过冰球，我只踢橄榄球）。最近，多亏了Avangard，我又开

始积极地关注冰球了。”

马克斯，彼得。

众所周知，叶戈尔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然而，他身边的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至少，我曾在某处读到过，他的妻子正在撰写博士论文。

我想问叶戈尔以下几个问题：

1. 他对教育和教育体系持什么态度？高等教育是否必要？他为什么没有继续深造？
2. 总的来说，他是否有可能在学校取得好成绩？他是否有可能从事某些职业，还是说他的知识水平限制了他？

“你不需要专门学习诗歌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诗人。教育体系是为那些明确打算从事特定职业的人准备的，例如，想当医生。我上学时成绩不错，如果需要，我可以考上任何学校，哪怕是牛津。我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实现任何目标都没有障碍，这适用于所有人。所以每个人都得到了他们真正需要的。正如人们常说的，这是他们应得的。”

明斯克的塔季扬娜（普列列斯特）。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非常感谢你所做的一切。1

- 如果你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不满意，你会怎么做？

——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你想要什么，你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你会去做。你怎么会想要你真正想要的之外的东西呢？你怎么会得不到呢？如果你真的想要的话。但你必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2. 您对受您的工作启发或献给您工作的诗歌、绘画、歌曲感兴趣吗？

- 不，我没兴趣。

来自斯塔夫罗波尔的谢尔盖·斯捷潘诺夫：

我对1988-1989-1990年间我国的情况很感兴趣。那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时期，摇滚音乐会、音乐节等等开始兴起，而你们乐队当时也在巡演。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当时的音乐会和巡演是如何组织的，组织得是否文明，以及当时的音乐人收入如何？当时的演出费和现在乐队的演出费相比如何？当然，唯一的比较标准是生活水平，也就是当时的钱能买到什么。

当时几乎没有巡演，只有零星的演出。收入不高，但足够维持生计。情况和现在截然不同。基本生活必需品（比如唱片）价格高得离谱。但食物、旅行等等都很便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现在很难评判。至于当时是否文明——现在也谈不上……总的来说，每个时代都不一样，有些事情会变得更好，有些则会变得更糟。

瓦伦蒂娜·尼古拉耶夫娜：

你好，叶戈尔。你是一个快乐的人吗？

- 是的。

**LoveSpirit:**

如果可以的话，我有几个问题。1

- 您如何看待俄罗斯缺乏单曲加B面歌曲和EP的文化？所以，你们总是要从专辑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世界很久没有过这样的文化了，所以现在抱怨又有什么用呢？等到我们发明磁性唱片的时候，45 轨唱片的文化在西方已经开始衰落了。在这里，一切都完全取决于生产和发行技术。”

**2. 据我所知，你们一直在录制专辑。我很好奇的是，1993年的专辑《Psychedelia Tomorrow》中收录了器乐曲《War Was on》，这是GO在1999年唯一已知的录音室作品。因为1999年你们并没有发行任何专辑。请问这首曲子出自哪里？它原本计划收录在哪张专辑里？**

— 当时发生了很多事，我们一直在写东西，因为总的来说，我们是为了自己而写，并不一定会公开发表。

列宁格勒的维塔利：

为什么最近没有举办任何原声音乐会？未来有什么计划吗？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他们当然会是这样。

我是来自乌克兰斯卡多夫斯克的伊戈尔·费多罗维奇，我想了解一下波谢夫的专辑《老船舱男孩的故事》、《兵营里的雨》以及其他一些作品是否已经发行。我非常想听听这些珍贵的作品。如果没有，您能否告诉我哪里可以找到这些录音？提前感谢您的帮助。

“我不知道哪里能找到这些音乐，但总的来说，它们很有意思。我最近仔细听了一遍，再次被它们打动了。或许可以出一张合辑，但只面向一小群感兴趣的人。”

米哈伊尔·德罗戈梅列茨基：

你认为有可能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感受不到时间的存在吗？也就是说，有可能生活在时间的流逝之外吗？我想我现在就是这样生活的，也就是说，我对取消社会福利或者香肠的价格都不感兴趣.....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告诉我，我还活着吗？

——“宁愿活着也不愿死去”：)

多尔吉赫·伊·阿：你好，叶戈尔，非常感谢你组织这次活动；我从中了解到了很多关于你的新鲜有趣的事情。

现在有个问题：你听过所谓的“致敬”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吗？如果听过，你觉得哪几首歌最值得一听？还有一件事，这主要是想问亚历山大·安德留什金。你能告诉我哪里可以买到和他戴的一样的眼镜吗？我真的很想要，但我到处都找不到.....

提前感谢！

“我只听了第一首，而且还没听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利亚皮斯·特鲁别茨科伊的《国家》。我们会问问安德留什金，但我们不确定；他通常对这类事情保密。”

伊万，苏梅，乌克兰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我真的很想了解你的宠物。在你的一次采访中，你提到你养了一只猫，而且在一些照片中，你也和动物在一起（例如，在专辑《Pops》中）。

我们家有三只猫。两只姜黄色的，分别叫蒂莎和斯蒂奥帕，还有一只黑白相间的，叫佩西克。一只猫是从沼泽里捡来的，另一只来自新西伯利亚地铁，第三只，也是最小的一只，是珍妮娅·马赫诺用手套带回来的。

来自美国的米卡:

首先,我要感谢叶戈尔和网站的管理团队——在我看来,今年他们发布的两组问答比我迄今为止读过的所有杂志采访都精彩得多。<sup>1</sup>

1) 你后悔做过什么事吗(当然,仅指你的公开活动)?

是的,我当然后悔。但这就是现在的我。如果现在让我重新来过,我会做任何不同的选择。但我现在说的是真的!如果我当时没那么做,我就不会成为现在的我,而且我觉得我也不会做任何不同的选择。总的来说,我对我做过、尝试过、经历过的许多事情都非常满意——因此,我学到了很多,改变了很多,也摆脱了人们一生都要背负的包袱。而这一切都是在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的特定条件下实现的,那就像一个严酷无情的试验场。

2) 您对版权的总体态度是什么?特别是对通过互联网免费传播音乐、文学作品和电影的态度是什么?

—我对此持积极态度,我自己也在使用它。

德米特里·库季诺夫

:“叶戈尔,你对自己的家谱了解多少?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祖先是如何生活的,他们都做了些什么?”

我知道,但了解得并不深入。线索已经遗失了。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布良斯克。

叶戈尔,唱片上真的写着你先录制了专辑《Solstice》,过了一段时间才录制了《NLB》吗?我感觉这些歌是混在一起录的,然后你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把它们编排到专辑里。

“是的,就是这样。这两张专辑是同时录制的。只不过《NLB》收录了一些最近录制的曲目,而《Solstice》则收录了一些较早的曲目。”

玛丽娜:

你现在最需要的是哪种人(不一定是已经存在的人)?你需要谁?

——没有别人。我们生活非常自给自足。只有我们两个人。

尼古拉:

那辆“好巴士”是不是出自动画片《我要抓住它们》?那部动画片里有一辆巴士,它没有轮子,而是长着腿。

“这是一个统称,包含很多方面。其中之一源于我在精神病院的经历。我那里有一位上了年纪、相貌堂堂的男士,他看起来身体健康,各方面都很好,除了一个问题:不知何故,他会突然崩溃。有一天,他去上班,走到公交车站,却没来得及上车,因为车上挤满了人。在那之前,他一直都很正常,但突然间,他发生了极其剧烈的变化:他声嘶力竭地尖叫,然后开始哭泣。他追着车跑,之后陷入了半昏迷状态。公交车把他落下了,径直开走了。还有另一个画面。我记得尤里·奥列沙在他的日记里描述过一场梅特林克歌剧《青鸟》的演出。突然,一位观众席上的老人跳起来大喊:‘我也是!我也要青鸟!我也要青鸟!!!’老人被工作人员带出了剧院。”

安德烈(基辅):

民防部门目前的工作是针对谁或什么？

——不是“反对”，而是“支持”。我们不是在反抗，而是在捍卫。

圣彼得堡的丹尼斯：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恶心》这部作品的灵感是否来自法国思想家让-保罗·萨特的著作？您对他的哲学持何种态度？您会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存在主义者吗？

“如果它对歌曲创作有任何影响，那更多的是一种意象，而非核心理念。这首歌的主题并非如此。我不能说它影响巨大，但我确实喜欢其中的一些元素，但这并非全部。至于存在主义，只有两张专辑——《NLB》和《Solstice》——可以被认为是其最显著的体现。德国存在主义与我更为接近，例如诺萨克（Nossack）的作品。感兴趣的人或许能在《Universal Great Love》中找到一些相似之处。”

叶戈尔（莫斯科）

，是什么促使你参加18号在圣彼得堡举行的联合演唱会，包括与DDT的演出？我的意思是，你似乎一直对他们持非常负面的看法。

提前感谢你的回复。

“我从未收到过任何负面评论。我一直都对你很尊重。之前有人冒用我的名义胡说八道，引发了这场风波，连你都还在耿耿于怀。长期以来，我一直被指责发表一些离谱的言论，这也是我几乎不再接受采访的原因。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什么，就直接在这里问我吧。”

莫斯科，阿尔乔姆·波卢宁：

叶戈尔，你经常批评后现代主义.....这很奇怪。毕竟，你做的不就是折衷主义、拼贴画吗？你自己也说过，你的作品里有很多引用，包括自引。既然后现代主义者的方法和你的非常接近，你怎么认为自己比他们更胜一筹呢？

你不太擅长理论和术语定义；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对你来说太过模糊不清。引用和自引是艺术的普遍特征，无论你谈论的是阿里斯托芬、莎士比亚还是乔伊斯。至于拼贴画的概念.....帕拉杰诺夫——在你看来，那也是后现代主义吗？

埃戈尔·列托夫

2005年2月20日

## 棺材纪事 | 文章: [www.gr-oborona.ru](http://www.gr-oborona.ru) - 叶戈尔·列托夫。 回答来自官方民防网站访问者的问题，2005年4月5日

叶戈尔·列托夫。2005年4月5日，回答民防官方网站访客提出的问题。

伊利亚，塞瓦斯托波尔。

你好，叶戈尔。我很好奇：如果你要录制一张类似《星落》的专辑，但全部由非俄语歌曲组成，你会肯定会收录哪些歌曲？你会有兴趣录制这样一张专辑吗？谢谢。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星陨》（Starfall）最初的构想是一张双联画，一部分是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歌曲，另一部分是英文歌曲。我可以肯定地说，它肯定收录了Shocking Blue的《漫长而孤独的路》（The Long and Lonesome Road）、披头士的《我只是在沉睡》（I'm Only Sleeping）、Love的《永远看见你的脸》（Always See Your Face）、Tomorrow的《幻觉》（Hallucinations）、The Byrds的《思绪与言语》（Thoughts and Words）、Tornadoes的《Telstar》……总之，甚至还有一长串歌单。这个想法萌生于录制《至日》（Solstice）期间，也就是大约1995到1997年，当时乐队阵容还是那套，这一点非常重要。《星陨》最终的成品与最初的设想截然不同，例如，它没有收录库兹马原本要演唱的《一切仍在前方》（Everything Is Still Ahead）、电影《鹿王》（The Deer King）中的歌曲等等。时代在变，创作方式也在变。

彼得，新来的第37期。

我一直很想知道，自从开始听GO的专辑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也许现在我终于能找到答案了）：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些专辑是怎么录制的？87. 我的意思是，录音的时候有没有人到录音棚？录一首歌要花多长时间？中间有没有抽烟休息？大概是从哪一遍录音开始录的？你们几点起床，几点睡觉？

——所有歌曲都是我一个人写的。每天早上九点开始，晚上十一点结束。中间没有休息时间。而且我也不抽烟。包括未发行曲目在内，五张专辑全部在五天内录制完成。除了我的朋友萨尼·库夫希诺夫（Sani Kuvshinov）之外，没有其他人在场。他偶尔会过来看看，提提意见。首先，我录制了所有歌曲的鼓，然后是所有歌曲的节奏吉他，最后是贝斯——特意放在最后，因为贝斯在后期叠加录音时最容易失真。在最后几天，我拿着一把Eterna吉他，一边演唱一边演奏。又花了几天时间添加混响，并将歌曲分割成专辑，使每张专辑的长度都控制在半小时左右。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一切都非常简单；奇怪的是，之前竟然没有人想到过这种方法。下一次——在录制《一切按计划进行》、《Tak Zakalyasilas Stal》和《Boyevoy Stimul》期间——所有的事情都挤在了三天之内。我记得最后听到的是《犹太将在天堂》。那是1988年1月，晚上10点，我长舒一口气，离开了家，随心所欲地走着。我当时非常平静，也很开心。

波莉，莫斯科。

亲爱的叶戈尔！

1) 你如何看待自杀？它是懦夫最简单的解脱方式，还是一个人成神后有权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或者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这是一个很长的问题.....有些情况下，自杀并非真正的自杀。有些自杀是由于软弱，有些是由于自我中心.....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每个案例都需要具体分析。”

**2) 我可以问个蠢问题吗? 如果可以，那就是：为什么我亲爱的亚历山大·安德留什金上台时总是撑着伞?**

谁知道呢，我们自己也很感兴趣。

康斯坦丁，圣彼得堡!

首先，非常感谢你美妙的歌曲! 无论何时何地，它们总能给我带来力量! 也感谢你在尤比列伊尼音乐节的精彩演出，那是你(在圣彼得堡)近期最棒的演出之一。**1**

) 为什么你很少在演唱会上与观众互动? 在“俄罗斯摇滚诗人”音乐会结束后，我试图请你签名，但你径直走过去了。这是你的原则吗?

“不，这不是原则问题。我们差点错过了每周从你们城市飞往我们城市的航班。至于与观众互动的问题，我已经回答过了; 请阅读我之前的回答。”

圣彼得堡的斯塔斯·伊斯托明:

你好，亲爱的叶戈尔·列托夫!

**1. 试想一下，如果你的粉丝(比如我)来鄂木斯克拜访你，你会让他进你的公寓吗? 还是你根本不会开门?**

“我不会让你进来，而且我会尽量不开门。我几乎不让任何人了解我的私生活; 我基本上就像一只躲在深洞里的动物。我不想让任何人了解我的私事，这就是为什么你问的很多问题我都不愿回答。”

**2. 为什么你在圣彼得堡不进行原声演奏?**

“不知为何，事情并非如此。这背后没有任何原则可言。根本没有任何提案。”

此致，维塔利，莫斯科。

叶戈尔，A·涅波姆尼亚什奇的一首歌(你可能熟悉他的作品)里有这样一句歌词:

“.....我们免费演奏，所以我不敢花钱买我们.....”你认同这种观点吗? 如果不认同，为什么?

“不，差远了。这简直不可理喻。我们都是劳动人民，做着自己的工作，投入精力、情感、健康和金钱。毕竟，我们很多人都有家庭和孩子。我们为什么要像乞丐一样在地下通道里玩耍，像街头流浪汉一样，然后回去做清洁工和保安呢? 格列宾希科夫曾经说过，能做自己喜欢的事还能养活自己，是多么幸运。我们不是为了钱而工作，因为我们有机会通过其他方式赚钱，因为我们头脑清醒，而且我们的手不是从屁股里长出来的。为了公共利益而简单地把不同的职业结合起来是毫无意义的，徒劳无功的，而且有害的。我们在苏联时期就已经经历过这种事了。”

德米特里·哈宁(Dmitry Khanin)，圣彼得堡:

叶戈尔·莱托夫(Yegor Letov)有错吗?

— 我并不在意自己是对是错。最重要的是，事情就应该这样。

莫斯科，波鲁宁:

叶戈尔，我认为我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很多音乐人都会感兴趣，所以请你回答一下。**1**

. 你抱怨俄罗斯缺乏优秀的新乐队。你确定你会喜欢这些年轻乐队吗? 毕竟, 从你最近的采访来看, 你听的音乐和看的电影都是由经验丰富、成就卓著的人创作的。

“很遗憾, 我们很少听到这方面的消息, 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也不太了解。因此, 我无法就此发表任何确切的声明; 我没有这个权限。但我确实还没有听到任何惊天动地的消息。”

**2.** 在纽约演唱会前的记者招待会上, 你说过即使现在没钱, 你也能成名, 而且现在比**80**年代容易得多。但我很好奇, 你会怎么做? 因为现在的唱片公司、电台和其他媒体只对那些已经为人所知、能赚钱的东西感兴趣, 而且是能赚大钱的东西。有抱负的乐队, 除非背后有几万美元的资金支持, 否则根本没有机会成名。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现在我收回那些话, 因为我明白情况已经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如果你想出人头地, 那就需要赚钱, 需要出人头地。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这样做是否必要。我会采取完全不同的做法。我会建立自己的体系, 一套完整的价值观、人际关系、音乐、商业体系。西方人称之为“自己动手”。我会聚集志同道合的人, 朋友, 组建一个完整的阵线, 一个政党等等。然后我会全力以赴地战斗。就像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一样。我当年组建我的组织的方式与现在类似, 只是当时的条件比现在恶劣得多。如果放在今天, 我依然会这样做, 只是会更加成熟, 更加顾及现实。

**3.** 你如何定义“动力”? 音乐家如何才能获得这种动力? 你能否提供一些建议或分享你的经验?

“它要么存在, 要么不存在, 没有办法给出建议。就像活着或死去一样, 没有治愈的办法。基督曾多次谈到这一点。”

我受够了摩尔曼斯克。

你们的一张“共产主义”专辑里有一首歌是关于“红人”的。这是你们自己创作的, 还是引用了别人的话? 你们能谈谈这首曲子吗?

“你应该知道, 这其实是哈姆斯的作品。这张专辑, 我记得叫《民族学》, 几乎完全由引语组成。里面引用了很多人——罗扎诺夫、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卡夫卡.....它有点像我的个人专辑, 因为其中95%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米哈伊尔, 莫斯科州,

**2005年2月21日。** 亨特·汤普森昨晚开枪自杀了。叶戈尔, 你对他本人以及“实景捕捉”技术有何看法?

“我非常尊重和爱戴他, 但我从来不在乎科技。我最近读了《朗姆酒日记》, 一本非常悲伤又很美的书。”

尤里, 圣彼得堡

。你好, 叶戈尔。你还和尼克·罗克-恩-罗尔保持联系吗? (大约两年前, 尼古拉说他仍然非常欣赏你, 而且经常去看你的演唱会。) 你现在对他的作品有什么看法?

“我很久以前在OGI见过他, 很遗憾, 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我们关系很好。”

**Diesel、Reutov、**

**Yegor!** 非常感谢你们能来! 继续加油! 你们为什么用**Yegor**这个笔名? 你们的真名是**Igor**, 对吧?

“这说来话长。我和库兹马组建民防乐队（1984年底）的时候，我们浑身上下都是彻头彻尾的朋克，从外表到行为举止，甚至连名字都故意改成傻乎乎的。比如，库兹马想把姓氏从里亚比诺夫改成雷别诺克，但后来发现理由不够充分。荒诞是我们存在的本质，是我们看待世界的准则，也是我们人际关系的本质，而这种荒诞以各种疯狂的形式展现出来。比如，我们乐队里有人叫‘妈妈莎9号’。我们遵循着一条自定的规则，给自己起了些故意滑稽、俗气的名字——我叫叶戈尔·多赫利，科斯佳叫库兹马·UO（UO，如果有人知道的话，是一本关于谢苗诺夫的儿童读物里的一个角色，他是个复读生之类的，意思是“智力低下”）。久而久之，只有我们的名字保留了下来——叶戈尔还有库兹马。不知怎么的，这招奏效了。”

列别捷夫·安德烈，莫斯科。

你好，叶戈尔。1

·和很多来听你音乐会的观众一样，我注意到了你T恤上的图案。它们是音乐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图案有什么深层含义吗？这些T恤是从哪里来的？我尤其想了解一下你T恤上的“十字架”以及你上次在DKG音乐会上，你指挥穿的T恤上的“十字架”图案。

“这些T恤衫来自耶路撒冷和耶利哥，这个十字架是所谓的普世十字架，是早期基督徒在地下墓穴时期使用的十字架，是所有基督教会联合的十字架。至于这些T恤衫，我们通常不会随便穿。”

2. 我曾有幸在莫斯科的沃斯霍德电影院（也可能是我记错了）观看过一场GO的演唱会，演唱会进行到一半时，一位技工开始在大屏幕上播放一段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视频。那一刻我深受震撼，情绪也随之强烈爆发。这是你们有意安排的吗？你们会在未来的演唱会上使用这段视频吗？

“我们知道会有一些视觉效果，也同意了。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具体细节。那完全是灵光一闪。现在 we 想出了一个项目，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实施。它有点像旧金山阿瓦隆夜总会用的那种迷幻灯光秀。不过目前还只是计划而已。”

**Junkie, Strelna,**

你几岁开始弹吉他？

——大概20岁左右吧，记不太清了。我一开始是鼓手，后来改弹贝斯。1985年乐队解散后，我发现自己没有乐手了。瓦列里赫·罗日科夫教了我四个基本和弦，我永远感激他。我现在还只会弹这四个和弦；其他的我都没学过。因为没必要。

**Victor Gailovsky:**

你好，Igor Fedorovich!

我的问题是：你如何看待Sonic Youth的作品？他们的哪些作品最能引起你的共鸣？

“我当然非常尊重他们。尤其尊重他们对音乐所引发的影响毫不在意的态度。感觉他们仿佛生活在一种与世隔绝的、充满自信的状态中。他们纯粹为了取悦自己而演奏，这一点显而易见；我曾亲临他们的演唱会，就站在舞台正前方。Kuzma的专辑《Bodyul》是现场录制的，灵感来源于他们的专辑《Sonic Death》。”

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

1) 专辑《百年孤独》是最神秘的一张。除了你在采访中讲述过的《过量用药》之外，其他歌曲真的没有故事吗？或者说，这甚至算不上一个故事，而是一种形而上的体验，一种对某种事物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体现在文字中，也体现在音乐中等等。至于《地平线之外的七步》这首歌？我

不认为你能随便写出来。

“这一切都与扬卡的死以及各个层面（包括形而上学层面）发生的各种事件有关。它也与我当时正在接触的魔法和迷幻药有关。关于这件事，要么有很多话要说，要么什么都不用说。”

2) 马什宁的网站上曾展示（或者至少曾经展示过）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早期GO专辑的封面：一个手持军刀的剪影，一个手持匕首的剪影，等等。这些封面是否像《**Filthy Youth**》专辑的封面那样，是“海报式”的？这些封面最终是否被制作出来？

“我对此一无所知。最初的专辑根本没有封面。封面设计的概念是在叶甫根尼·格列霍夫时期才出现的，那时他们才真正开始发行作品。当时，只有《Poganaya Molodezh》、《Optimism》和《Psychedelia Today》有原创封面。下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封面专辑是《Pryg-Skok》，之后的所有专辑都是如此。”

3) 关于之前的专辑。你说过《**Songs into the Void**》总有一天会发行。这张专辑里的歌收录在《**The Glass Bead Game Before Swine**》里。那么，《**Songs into the Void**》会不会收录《**Red Album**》原声版里那些没有收录在《**The Glass Bead Game**》里的歌呢？

“是的，它们将会发行。也许不会全部发行，因为有很多冗长而毫无意义的争论，虽然这或许会很有趣。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要收录后期录制的歌曲呢？”

弗拉基米尔，托木斯克。

你好，叶戈尔。首先，我想说声谢谢。其次，我有几个问题：

1) 你对当代诗歌有什么看法？你对俄罗斯青年诗歌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吗？

— 我对此一无所知。

2) 您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国家或地方？

——澳大利亚、中国。尤其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们对此有一整套神话传说。这或许可以从我们的穿着打扮中看出端倪。

3) 你如何看待对你作品的批评？

我对此毫无兴趣，它对我来说没什么吸引力。

**Shef**，莫斯科

“把你的口袋装满死老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首歌是我看完两部纪录片《魔鬼的面孔》和《死亡的面孔》之后写的，这两部纪录片都展现了对各种动物漫长而残酷的屠杀。那是我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之一。我几乎崩溃了。我内心挣扎，徘徊在两个选择之间：要么死去，要么出去大开杀戒。与此同时，扬卡和我的乐队成员也在看同样的纪录片，他们却坐在厨房里，一边抽烟一边说笑，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当我试图……他们看着我，就像看着一个白痴。然后他们继续过着他们快乐的生活。就在那天晚上，我写下了这首歌。这首歌讲述的就是这一切。这一切有一种甜蜜而又令人作呕的特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继续下去。而且它永无止境。”

## V. I. Aussem (莫斯科)

: 亲爱的伊戈尔·费多罗维奇!

请原谅我问一个与您的作品只有间接联系的问题。在专辑《民族学》中，在两首乐曲之间，我相信库兹马·里亚比诺夫朗诵了一些非常引人入胜的诗歌:

大象、狮子、  
森林驴、  
老鹰，离开它们的寺庙，  
正在举行婚礼。等等。

这首诗，以略有不同的版本和不同的续句（有时甚至没有续句），多年来一直在许多诗歌爱好者甚至专业语言学家的口头和书面口述中流传。然而，没有人能确定它的出处。大多数人声称从小就记得这首诗，但却想不起出处。有人说作者是特列季亚科夫斯基，但这很可能是后人对他的戏仿。您或您的同事能否回忆起您从哪里得到这个版本的这首诗？我和其他一些热爱文学谜题和神秘事物的人将不胜感激。

— 在这个版本中，我从“波塞夫”出版的杂志“格拉尼”的某一期中选取了这些诗歌，其中的文本署名为特雷迪亚科夫斯基。

来自伊尔库茨克的戴蒙：  
问候！

1) 非常感谢你不断开发DIY创意并进行实验！我很想多了解一些你的DIY心得（如果可以的话）。你制作的噪音非常有趣，你是如何获得如此独特的声音的？

- 下次请问得更具体一些，问题有上百万个，我会具体回答。

2) 您目前是否与 Usolye 的 Flirt 小组保持任何联系？

— 我们在伊尔库茨克和他们一起踢过球。我至今仍然和他们的创始人之一瓦列里·罗日科夫是很好的朋友。

## Chatof Nizhny Novgorod

你好，Egor！我有个音乐方面的问题想问你。有些表演者会在演出前喝蛋黄，但你演出前不做任何声乐练习吗？还是说这些热身活动都是无稽之谈？

“有些人需要热身，但我没问题。唯一一次真正困难是在录制《Overdose》时嗓子哑了（不是库兹马用RX1000嘶吼的迷幻版，而是普通版），当时我急需录完。库兹马给我喝了热辣啤酒来舒缓我的嗓子——这玩意儿真难喝，但确实管用。不过，最后还是录了大概30遍。”

**Punkrat**，圣彼得堡。

据我所知，叶戈尔参与了谢尔盖·库廖欣的“流行机械”乐队。他演奏了什么乐器（如果有的话）？他在这个“乐队”中扮演什么角色？

——我弹过贝斯。就一次。库廖欣问我有没有听过朋克。我说我听过性手枪乐队和雷蒙斯乐队。他说：“那你就整场演唱会都像雷蒙斯那样弹。”我就照做了。非洲队长乐队打鼓，一个我不认识的吉他手萨沙在弹奏某种硬摇滚，我哥哥在吹铜管乐器，库廖欣在指挥大家，在钢琴上蹦来蹦

去。然后中场休息的时候，我看到库廖欣真的吐了。他走进更衣室，直接倒在地上，捂着胸口。我觉得这是演出的一部分，挺搞笑的。然后我看到他的脸色发青发灰.....我们想叫救护车，但他却说：“没事，伙计们，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刚继续演奏，演唱会就被叫停了。有人设法联系到了“相关人员”，他们赶到了。那是1983年。

阿尔乔姆，托木斯克：

像《至日》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样发行时间相对较近且似乎已经完成的专辑，为什么还要重新发行呢？

让我解释一下。这些专辑的混音非常糟糕。录音效果很好，但混音却很差。当时，我们完全没有使用多声道数字设备的经验，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这类设备。结果，一半的乐器声完全听不见，另一半则一团糟，有些声音莫名其妙地突出，有些声音则明显缺失。幸运的是，现在一切都会恢复原状，所有原始录音都保存在了母带上。

舒里克：

如果你发现自己明天不能再在这里了，你会怎么做？

— 我会去散步。

亚历山大，莫斯科。

听说您在耶路撒冷受洗（或者自己施洗）？如果是，为什么？

“是的，我想受洗。但有个问题：要花200美元。我当时非常生气，现在依然生气。我并不为钱感到难过，但这件事本身令人作呕，简直是亵渎神明。洗礼不能收费；这会破坏洗礼的美好！所以我们去了以色列的边疆地区，到了约旦河，我在那里接受了浸礼。从那以后，我就把自己视为一名‘正式的’基督徒，一名超越所有宗教的基督徒，这就是我佩戴普世十字架的原因。即使我没有受洗，我仍然会是一名基督徒。”

米哈伊尔，莫斯科。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请给我们讲讲歌曲《又到黑暗了》（**And Again It's Dark**）背后的故事。我相信这是GO乐队唯一一首歌词完全重写的歌曲。你为什么决定重写它，又为什么放弃了之前的版本？

“这首歌最初的创作理念是荒诞的，除了贯穿始终的副歌之外，歌词毫无意义。后来，人们觉得这么好的主题却没有得到如此充分的发挥，实在可惜。所以歌词就变成了三层结构。”

弗拉基米尔·韦尔霍夫采夫，莫斯科。

您为何对后现代主义感到反感？我（不像您指出的那位缺乏术语的人）了解相关术语，所以我简要解释一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艺术方法，也是运用这种方法的艺术运动——例如，它与古典主义或现实主义等并存。严格来说，它与折衷主义无关：折衷主义是由于无知而将各种异质元素混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是对同质性和异质性“边界”的无知，而后现代主义则预设了对这种边界的认知，并且——更重要的是——超越了这种外在强加的边界，可以说是一种“逃离”。在这方面，我不理解您对这种艺术方法的论述。例如，为什么浪漫主义运动不会引起您的反感？或许你因为某个艺术运动具有束缚性、“无法解放”等等原因而将其视为禁忌？或者你只关注后现代主义？GO无疑具有很强的后现代主义色彩，但这绝非因为其“拼贴”、“引用”或“自引”，而是因为它运用了“寻找边界”并“打破”边界的技巧。（我这里仅指文化边界以及GO项目所采用的超越边界的艺

术手段，而非公民**I.F. Letov**的人生信条，因为这些信条属于你的个人事务，讨论它们是不道德的，而**GO**项目是公共的。)

附：感谢你的音乐才华。

我通常很讨厌任何跟定义有关的东西。一旦这种枯燥乏味、故作高深的知识分子式的语言喧嚣出现，我脑海中就会浮现出杜尼亚·斯米尔诺娃和塔季扬娜·托尔斯泰娅的形象。我并不反对这种世界观本身；只是无论它以何种形式出现，都无法引起我的兴趣。它既不能让我感到快乐，也不能让我感到悲伤、好笑或恐惧。充其量，它只是一种无聊的好奇心而已。所以你可以称我为后现代主义者，甚至是阿尔捷米·特罗伊茨基。在我的生活中，后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古典主义等等这些定义性的概念根本不存在。

萨维塔尔，特维尔州，金里。

你好，伊戈尔·费多罗维奇！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在学生时代和同学们相处得怎么样？你们有联系吗？现在还和他们保持联系吗？他们现在还知道你是谁吗？他们还知道“民防”这个词吗？

“我的朋友兼同桌谢尔盖知道这件事。当时我和同学们没有任何交情，现在想想真后悔。那时候我非常自我中心，那是我人生中一段重要的成长时期。我整天在街上游荡，创作、做梦……一种狂热的、充满庆祝意味的幻想。对未来充满期待。我当时完全没有关注周围的一切。”

尼基塔·尤里耶维奇·

叶戈尔，我在广播里听到你的歌，非常生气。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不参与亵渎摇滚乐的行为吗？

——你怎么能亵渎摇滚乐或者任何真正的东西呢？这是第一点。第二，广播和电视是两码事。如果说电视是一个包罗万象、天马行空的庞大系统，那么广播就什么都不是。我自己不听广播，我认识的正常人里也没有一个会听的。第三，这件事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因为电台改变了节目编排策略才开始播放我们的歌。这既不算好事也不算坏事；它对我们的生活或工作没有任何影响。你只是因为我们之前没在那里出现而感到担忧；这其中有具体的原因，而这些原因真的跟我们无关。第四，我并不反对广播或电视；如果有好的频道和节目，我很乐意与他们合作，甚至会冲锋在前。我一直梦想着创建或领导类似的东西；这就是我创立 GrOb Records 的原因。此外，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如果我们的音乐能对尽可能多的人产生积极影响，那简直太棒了。我并不赞同那种“出于原则”的幼稚自我隔离。说到底，如果哪个流行电台偶尔播放一下 Seeds、Association 或者 13th Floor Elevators 的歌，我会非常高兴。比如，我上次去圣彼得堡的时候，在去音乐厅的巴士上，广播里突然播放了 The Who 的歌，真是让我心情大好！

阿纳托利，伊热夫斯克

。1. 亲爱的伊戈尔·费多罗维奇，请告诉我，我读到关于 **KHOR** 唱片公司发行专辑的消息，我确信这完全是一种罪恶的“半盗版”。所有专辑真的都会重新发行，并附赠额外内容吗？我们是否可以期待所有“共产主义”专辑都会发行？

说到“共产主义”，**KHOR** 唱片公司发行的 **4CD** 版“**Grace**”和原版“**Grace**”难道不是不同的专辑吗？如果是，为什么会出现 **4CD** 版？请告诉我——我对此非常感兴趣。

为什么要发行四张 CD，这个问题应该问科列索夫同志，因为《Blagodat》当然是双碟装的。合唱团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也不想细说，但我只能说，我们在专辑发行方面的合作已经停止了，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私人关系。现在，在“Misteriya Zvuka”厂牌下，我们将发行完整的 GrOb-

Records档案库——当然，包括完整的《Communism》专辑（含附加曲目）、完整的《GO》专辑（含附加曲目）、档案照片、歌词、评论等等。此外，所有曲目都经过了母带修复，修复程度前所未有，这意味着它的音质和画面将与最初的设想完全一致。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这种修复方式。

## 2. 你目前与经理和库兹马有联系吗？

“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但由于距离遥远，联系并不频繁……您或许在20周年纪念演唱会上见过库兹马本人。我仍然希望能够与库兹马重启这个项目。”

3. 最后，您会考虑发行黑胶唱片吗？那简直是梦想成真：清脆饱满的黑胶唱片，浑厚的低音，还有一张超大的封套（想象一下，手里拿着一张自己最爱的唱片的旧封套，而当时连个精装版都没有！）

— 我们有个想法，要以限量版黑胶唱片的形式发行最后两张专辑，但这在我们国家没人这么做，伦敦才有，而且流程很长——要等六个月才能拿到，所以目前这只是个计划。

安德烈，顿涅茨克：

你好！

叶戈尔，请列出你最喜欢的十张唱片/CD/专辑。我知道你听很多音乐，但我想了解更多细节。提前感谢你的回复！

— 实际上，我可以立刻说出其中大约100首……所有《Love》系列的初恋歌曲。Kim Fowly《Outrageous》、Butthole Surfers《Hairway to Steven》、USA乐队首张且唯一专辑、Stranglers乐队《No More Heroes》、Ramones乐队首张专辑和《Too Tough to Die》、Cassiber《Man or Monkey》、Beatles乐队《Revolver》和《Magical Mystery Tour》、The Who乐队《Magic Bus》、Bee Gees乐队首张专辑、Undertones乐队《Positive Touch》、Patti Smith Group乐队《Radio Ethiopia》、MC5乐队《Kick out the Jams》、Stranglers乐队《Black & White》、Kaleidoscope乐队《Side Trips》、English Kaleidoscope乐队《Tangerine Dream》、Golden Dawn乐队《Power Plant》、Genesis乐队《To Revelation》、《Traspass》、《Selling England》、Stooges乐队《Fun House》、Devo乐队首张专辑、Robert Wyatt《Rock Bottom》、Specials乐队首张专辑、Elvis Costello 78-80年、The Left Banks乐队两张专辑、Donovan 1968年及之前、Iron Butterfly乐队前两张专辑、Paul Revere and The Raiders乐队《Spirit of 67》、所有早期的乐队——Association、Strawberry Alarm Clock、《New Colony Six》、Byrds、Hollies、Troggs、Electric Prunes、Chocolate Watch Band、各种Neil Young的作品、Beach Boys的《Pet Sounds》和《Friends》、Hüsker Dü直到1987年的作品、Psychedelic Furs的前两张专辑、Echo and the Bunnymen的《Ocean Rains》、Tomorrow的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专辑等等。

来自新西伯利亚的阿列克谢：

最近在“俄罗斯摇滚诗人”音乐节上的演出……说实话，听说OBORONA乐队也参加了，我感到很惊讶。这次演出对乐队和你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有必要吗？叶戈尔认为自己是“俄罗斯摇滚诗人”吗？

“没成功，我们演完了，就结束了。一场典型的演唱会。我不知道俄罗斯摇滚乐的诗人是谁；我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

## Sasha (AnarhiA) 以色列/加拿大

我很惊讶地发现, Egor 竟然能理解这部电影“到底怎么样”, 我很想听听他对这部电影的看法.....

“一部非常好的电影, 仅此而已。是我最近看过的最好的电影(虽然我还没看过穆拉托娃的《调音师》)。

你好! 我叫阿图尔, 来自莫斯科州克拉斯诺兹纳缅斯克。很高兴有机会向叶戈尔提问。如果问题太多, 也许他会回答一些。1

1) 为什么你在原声音乐会上弹奏电吉他?

— 因为我从小到大弹的都是窄琴颈的吉他, 而我的手指比较粗, 所以手指很容易卡在琴弦中间, 看起来不太好看:) 我从来没有拥有过一把原声吉他。

2) 您对亚洲电影(北野武、金基德、王家卫)有何看法? 有没有哪位导演的作品特别能引起您的共鸣?

金基德和王家卫的电影简直烂透了, 北野武是天才, 张艺谋很棒, 赏心悦目:)

3) 你20岁时, 你的家人对你所做的事情有什么看法? 你的亲人是否在你的活动中给你制造过任何障碍?

“我没有感觉到任何阻碍, 但也没有得到丝毫理解。我的父母真的很希望我成为一名医生。”

萨留茹克·卡纳耶斯基, 明斯克, 白俄罗斯。

叶戈尔, 请你解释一下那只以S.库廖欣命名的五层楼高的丛林猫的恐怖故事, 据说哈萨克人给它配备了毒气, 并把它送到首都去除掉杜金。

这个故事是杜金自己写的。一天早上, 他宿醉醒来, 开始问我和前妻鄂木斯克离哈萨克斯坦有多远。当我们回答说很近时, 他突然变得异常焦虑。他开始想象哈萨克人如果想的话会造成多大的破坏。突然, 他灵光一闪: 他们可以毒害风! 之后, 他把所有窗户都锁得严严实实, 昏昏沉沉地给我们讲了一些关于巴尔喀什湖周围居住的芦苇人的故事, 包括他们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仪式。他甚至还声称, 湖中央曾经出现过一个岛屿, 岛上住着一只两米高的巨猫, 这些人崇拜这只猫, 并愿意为了它向全人类发动残酷的战争。后来, 人和猫的画面变得如此清晰、如此真实, 以至于杜金感到非常害怕, 他钻进被窝里, 拒绝离开家, 尽管他当天安排了与选民的会面。

谢尔盖·斯捷潘诺夫, 斯塔夫罗波尔

1号。叶戈尔, 请告诉我, 民防组织的领导层对组织的命运有何影响? 为什么他们更换如此频繁? 谢尔盖·菲尔索夫和叶夫根尼·格列霍夫为什么不再与你共事? 可能还有其他人, 我只是不知道。他们在组织中的作用可以与迈克尔·麦克拉伦相提并论吗?

——根本没法比。我们的导演就像乐队成员, 只不过他不负责音乐, 只负责自己的工作。他们离开的原因和吉他手、鼓手一样——都是因为个人原因——有的生孩子, 有的经商。我自己也曾有过很长一段时间担任导演的经历。这并不轻松, 因为你必须同时兼顾很多事情。

2. 如果可以的话, 我还有一个问题。伊戈尔, 你在回答中总是提到要努力, 如果你真的想要什么, 就一定能得到等等。但是运气呢? 你真的有这种概念吗? 有些人一生幸运, 有些人则不然。你难道没有注意到这些吗?

我不会称之为“运气”。我会说，人们的命运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但在这一切背后，存在着一种清晰的模式。一个人的“意志”，也就是劳动，其成果或许在当下并不明显，微乎其微，甚至可能适得其反，而且这种影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但如果一个人坚持下去，这种力量终将发挥作用，精准而无情。（参见电影《潜行者》）

埃戈尔·列托夫

2005年4月5日

## 棺材纪事 | 文章: [www.gr-oborona.ru](http://www.gr-oborona.ru) - 叶戈尔·列托夫。 回答来自官方民防网站访问者的问题, 2005年6月26日

叶戈尔·列托夫。2005年6月26日, 回答民防官方网站访客提出的问题。

伊利亚, 新西伯利亚。

亲爱的伊戈尔·费多罗维奇, 我想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我应该购买合唱团的CD, 还是等待神秘唱片的发行? 我想收集全套CD, 但听说他们正在筹备再版, 所以我决定等等.....这两张CD有什么显著区别呢?

附: 欢迎来摇滚城听演唱会; 我们期待再次见到你!

“我们非常乐意前往摇滚之城; 我们真的很喜欢那里。

这次发行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 所有录音的制作方式都与当年不同, 每次发行时可用的设备都不一样, 这造成了一定的局限性。所有作品都是首次从未经处理的原始母带进行编辑和修复。此外, 所有作品都将完整发行: 包括在GrOb Studio特定时间录制的原始录音版本, 并且尽可能地还原了这些作品的创作初衷, 以及当时想要达到的效果,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我们还会收录一些从未发行过的作品.....所有作品都附有作者的评论, 并尽可能地配以档案照片。因此, 原则上, 那些已经在KHORA或其他厂牌发行的专辑也具有收藏价值, 因为它们最初与原始的音效和设计有所不同。”

莫斯科的伊戈尔·M:

你好, 伊戈尔。听说BG的《Electric Dog》原本有可能收录在《Reanimation》专辑里? 如果是的话, 这首歌的什么特质吸引了你? 还有哪些歌曲最终没有收录到专辑中? 谢谢。

《Electric Dog》原本是为BG致敬专辑录制的, 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收录。我认为这是他最好的歌。

至于专辑本身, 所有计划收录的歌曲都最终都收录了。我们唯一能透露的是, 除了

《Reanimation》和《DSZh》之外, 我们原本还计划制作一张平行专辑——目前仍在计划中——暂定名为《Why Do We Dream Dreams》, 其中收录了与最终版本截然不同的早期歌词版本。我们计划在一年左右完成并发行这张专辑, 不会提前。

伊利亚, 塞瓦斯托波尔。

你好, 叶戈尔! 我有两个迫切想问你的问题:

1. 请你谈谈民防队的排练情况。
2. 民防队在音乐方面以及其他方面是否存在民主?

谢谢你的解答。

“由于我们的阵容已经改变, 用过去时态谈论过去毫无意义。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们更是不清楚。”

阿尔乔姆, 陶里亚蒂。

你好，叶戈尔。我很想知道为什么电影《重症监护》的配乐叫做《獾之歌》？

“我不会说。你自己思考，你自己决定。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这其中必有缘由。”

丹尼斯·拉金 (DENIS, 柳别尔齐) :

1. 叶戈尔，请谈谈你与俄罗斯自然环境的联系，特别是你最喜欢的森林是哪一片？你有多喜欢户外活动？你在森林或田野里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地方？它在哪里？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人烟稀少的地方。越是远离人群，我就越喜欢。我不理解俄罗斯自然的定义；我甚至不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这栋楼、这层楼、这个经纬度等等的居民。我住在这里。在这个空间，在这个时间。谢天谢地，并非总是如此。”

2. 我有时觉得《百年孤独》（我最喜欢的专辑）是在远离尘嚣、与自然完全和谐的地方创作的，似乎与当下的这个世界没有任何联系。是这样吗？

“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张专辑的创作完全脱离了我们多年来，以及现在仍在经历的那些生活环境——也就是持续不断的演唱会、旅行等等。整整三年，我们什么都没做，没有举办任何演唱会，只是待在家里或者在树林里漫步，过着无比惬意的生活。我们不依赖任何东西，只是创作和录制音乐。”

3. 官方网站留言板上关于你们最近两张专辑的音色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我想问问你们是否认为这两张专辑的音色是你们最好的，以及你们在音乐生涯中对音色的重视程度。你们是否认同“一旦乐队找到了自己真正独特的音色，就会开始发行几乎千篇一律的专辑，最终停止音乐上的成长”这种说法？

非常感谢你们让GO乐队一直活跃在乐坛。祝你们好运。

——这不是追求最好或最差的声音，这从来都不是我们的目标。这正是录制这些音乐所需要的声音。顺便说一句，我认为这种声音非常简单，“极简”。以前我绝对不会这么做；我肯定会搞砸。最初，我的确打算这么做。后来，我决定干脆把贯穿我们作品历史的所有最具代表性的陈词滥调都收集起来。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张专辑就像一部关于我们自己的歌剧。总的来说，我一直把声音放在首位。我听音乐时唯一评判的就是声音，它与其他音乐的相似之处或不同之处。例如，The Who乐队首先让我惊叹的是他们的音效，其次才是他们演奏的内容。请注意，我们所有时期、所有项目中的所有作品听起来都很奇特，但这种奇特是好的。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做出糟糕的声音。我们的目标始终是达到一种效果，使人失去内心的平衡、自信，甚至彻底崩溃。因此，我认为追求“完美”的声音毫无意义。这就像追求对现实最美好的认知，然后深陷其中，不再真正地活着一样。

玛丽亚，莫斯科。1

. 我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鄂木斯克摇滚乐的百科全书中发现了一段有趣的摘录，内容如下。请就此段文字进行评论：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年？文中列出的参与者是否进行了演出，还是另有其他人员？特别是，扬卡乐队是否进行了演出（我对此很感兴趣，因为我管理着网站 [yanka.lenin.ru](http://yanka.lenin.ru)）？

摘录自：“菲拉托夫，叶夫根尼”：

据叶夫根尼·菲拉托夫所述，叶戈尔·列托夫（当时还是个典型的聪明男孩）是个矛盾的人物。例如，人们普遍认为“民防”乐队从未在鄂木斯克演出过。但事实证明，列托夫确实演出过一次——在“卫星”电影院的洗手间里。“红宝石”电影俱乐部曾经就在这家电影院活动。我们的乐手受邀在

新年夜的下一场放映前进行表演。Yanka、KLAKSONY、Mikhail Chernyshev (Mike) 和 Yuri Politko (Politics, 原声摇滚) 原定演出。Letov走进大厅, 看了看他们, 说道: “这不是我的菜; 他们太拘谨、太正式了。我不演出了。”然后他就在洗手间里把他的所有歌都唱完了。

**Berta**

**Kroll, A. Tretyakov**, 《鄂木斯克摇滚乐百科全书 1965-2003》, “人物”章节。鄂木斯克, 2004年。

首先, 民防乐队和鄂木斯克摇滚乐从来没有任何联系, 哪怕是最轻微的。其次, 类似的演唱会数不胜数, 如果它们也算演唱会的话 (而且每个人都参与过)。比如“在某某的沙发上”、“在吸烟室里”、“在别墅的凉亭里”等等。至于所描述的事件, 根本没发生过。至于扬卡——我更加怀疑。如果真有什么类似的事情发生过, 那肯定不是在鄂木斯克, 当时也不是, 而且参与者肯定完全不同。据我所知, 她甚至在鄂木斯克都没办过一场家庭演唱会。

说到这儿, 最近出现了一种越来越流行的趋势, 各种各样关于我们的妄想回忆录和所谓的与我们有关的回忆录层出不穷。这些话简直就是从《我最好的朋友约翰·列侬》、《我的邻居吉姆·莫里森》之类的书里抄来的。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着重强调两点显而易见的事实: 首先, 这类回忆录的作者并没有把他们宝贵而短暂的时间用于自身的创作, 也没有用来思考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遭遇, 更没有用于其他任何有益的事情, 而是用来编造复杂的寓言故事——通常是诽谤性的寓言, 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其次, 文明的代表, 也就是体制的代表 (我稍后会详细讨论), 通过在我们周围构建又一个荒谬的神话, 试图挑起我们的直接冲突, 用他们的价值观束缚我们, 将他们的游戏规则强加给我们。但这不会奏效。这一切都与我们无关。是你自己编造了这些荒谬的理论, 那就接受它吧 (并沉浸其中)。

**2. 关于扬卡的音乐遗产, 还有一个问题。她的专辑会和民防乐队的专辑一起重新发行吗? 会包含所有的附加曲目、未发行曲目和其他精彩内容吗? 是否有计划发行专辑《Not Allowed》或任何未发行的现场录音?**

“就我们而言, 我们已做好充分准备, 以类似的方式出版扬卡的作品。为此, 我们拥有大量的音频资料和照片档案。如果您收到报价, 我们随时准备回应。”

阿尔乔姆·西姆沃洛科夫, 21岁, 莫斯科。

观察你的“公众”生活 (恕我直言), 很难摆脱这样一种印象: 你对任何人都不屑一顾——记者、电台 (你已经回答过了) 等等。这是一种“与世隔绝”的态度 (正如你所说), 还是对迎合愚昧受众的媒体的排斥?

我相信, 生存和创造 (二者本为一体) 需要自由。在我看来, 自由是对世间一切陷阱的摒弃。坦白地说, 我认为我们的文明是一种特殊的秩序, 它以某些能量为食——恐惧、痛苦、嫉妒、毁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所有正常人都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离开这个秩序, 遵循自给自足、自我自由的原则生活——不与之抗争, 甚至不与它接触, 按照“自己动手”的原则, 创造属于自己的空间、体系、标签、音乐和创意……那么, 世界其他地方就会自行消亡。而这已经发生了, 而且非常明显。无论如何, 西方许多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正在这样做。我或许是个非常幸运的人: 我亲眼目睹了进化的展开。

**A.N. (莫斯科):**

叶戈尔, 你为什么禁止接受电视媒体采访? 电视媒体和报纸、杂志或互联网有什么区别? 我认为所有这些都属于信息领域, 只是形式各异。而且, 为什么现在才禁止接受采访? 你以前上过“A”节目, 那次亮相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现在TVC电视台有像“厨房”这样的节目, 音乐人会在

节目中进行现场演出。考虑到你的很多歌迷都住在GO乐队从未举办过演唱会的城市，你会同意在那里演出吗？有没有收到过类似的邀请？

另外，我很好奇。所有参加过你最近在莫斯科演唱会的人都注意到有人拿着相机。这些影像资料最终会去哪里？20周年纪念DVD会发行吗？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我并非反对电视本身，我支持独立电视，而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电视。我不可能在电视上畅所欲言，谁也不行，就连普京也不行。所以根本没必要费这个劲。至于“A”节目，它确实是一场灾难，一场真正的现场直播。为了避免危及他人，我不便透露细节。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这是自白宫枪击案以来，我唯一一次有机会发声。当然，我当时非常紧张，所以说了许多仓促愚蠢的话，但也说了不少好话。总的来说，我对自己的表现还算满意。

这类提议层出不穷。但既然电视是我之前提到的那个庞大邪恶机器的一部分，我就不参与其中，也不建议其他正常人参与。20

周年纪念DVD正在制作中，我希望它能顺利发行。我一直以来都与视频保持着联系。

伊丽莎，莫斯科。

叶戈尔，我觉得专辑《DSZh》和《Reanimation》的歌曲氛围不太一样，尽管它们是同时录制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从网站上的歌词来看，《Reanimation》里的歌好像是之后写的。这么短的时间内，你的感觉会不一样吗？

“纸上写的只是录音顺序。所有歌曲都是一张专辑，也是作为一张专辑创作的。例如，《Ubit》（杀戮）是最早的几首歌之一，《Izne》（来自外面）是最后一首。”

爱沙尼亚，Sillamäe!

叶戈尔，我有个问题：如果有位导演（无论名气大小）想拍一部关于你和你从苏联时期到现在的传记电影，你会作何感想？提前感谢！尤斯。

“拍故事片很愚蠢。很明显，它只会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寓言故事的集合，仅此而已。至于纪录片，不是关于我的，而是关于乐队的历史，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拍，但它正在筹备中。”

罗曼·雅科夫列夫、伊戈尔·费多罗维奇，托木斯克

：我刚刚重读了您之前对网站访客问题的回答。我尤其被杜金、丛林猫等等故事所打动。那真是一个童话故事！特别是关于贝加尔湖和奥尔洪河等等的部分。我的问题是：总的来说，您是否支持并理解杜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说实话，除了他在《滚石》杂志上的专栏之外，我对他的作品并不熟悉。我很喜欢他写的关于‘绿眼出租车’的文章，但其他作品我不太欣赏。”

莫斯科，Marat

1. 您如何看待科特·柯本和他的作品？在90年代初的一次采访中，您曾说过涅槃乐队是“一支相当不错的流行乐队”。您对他们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

不，《Nevermind》是一张非常优秀的专辑，从优秀、正统的流行音乐角度来说。该怎么说呢.....它是一张合格的作品，我就是这么称呼这类作品的。它没有任何冒犯之处，而且效果很好。尤其是那首《Lithium》，是我最喜欢的他们的歌。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非常嫉妒它不是我写的。

2. 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哲学对你有什么影响吗？在你的专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有一首名

为《没有上帝》的曲子，其中包含“没有上帝，上帝已死”这样的歌词。这些歌词是否引用了这位德国哲学家的观点（他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它们的意义是什么？据我所知，你是一位有宗教信仰的人？

如果说尼采对我有什么影响，那大概是在我十四五岁的时候，那时我像个自恋的毛头小子一样在街上游荡，完全懵懂无知。谢天谢地，那段日子残酷而短暂地过去了。至于那首《没有上帝》，首先要说明的是，它不是我的，而是库兹马·里亚比诺夫的。据他所说，歌词是在上课期间，在厕所里写的。总之，我手里的那份，库兹马郑重其事地交给我的原版歌词，写在一张厕纸上。正如库兹马解释的那样，那是在一次长时间的猛抽之后写的。

德米特里，莫斯科。

叶戈尔。我一直很困惑这个问题：为什么围棋会变得如此流行？这和以前只有小部分观众的时候有什么不同？现在所有需要认识你的人都已经认识你了！提前感谢你的解答。

谁知道呢。我跟Shnur一样回答：我们还没出专辑、还没开演唱会就已经是小众经典了。再说，要是每个渣男都喜欢我，那也太丢人了。但我们能为自己人演出，而且粉丝群还在不断壮大，这才是最重要的。

真诚的，娜塔莎，莫斯科。

你好，叶戈尔！首先，衷心地感谢你的创造力和精彩绝伦的音乐会。我听你的歌已经超过十年了，你那惊人的能量总是让我叹为观止。在此，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问几个问题：你是从观众那里汲取能量，还是将能量传递给他们？当你站在舞台上时，你有什么感觉？当你看到观众的反应时，你会有什么情绪波动吗？非常感谢。

——这要看情况。每次都不同。这里没有固定的模式或规则。每场演唱会都是一种宣传活动，其后果难以预料。

维捷布斯克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

你好，叶戈尔！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能回答的话，你是怎么或者为什么会住进重症监护室的？

——创意人士通常怎么会住进重症监护室呢？我就是这样。

伊丽莎白，圣彼得堡。

叶戈尔，请给我们讲讲歌曲《**Bespontovy Pirozhok**》（坏小子馅饼）背后的故事。你是从哪里“听到”这首歌词的？我对歌词里关于包的那一句特别感兴趣。

谢谢。

“其实，这首歌根本不是民歌；它是我们自己的歌。这首歌是我们自己以及周围人——司机、音响师、酒店服务员——的各种心声和真情实感的集合。理论上，这首歌可以一直唱下去，所以才没有固定的歌词。包的意象代表了我意识的某种状态。那块没用的馅饼，也是剩下的唯一一块，代表科列索夫斯科耶。诸如此类。从整体上看，这首歌绝对是民歌。”

爱德华^；白俄罗斯日洛宾。

你好，叶戈尔！！我最近遇到一个人.....可惜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不过这并不重要.....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说你曾经来过我们这座城市（白俄罗斯戈梅利州日洛宾）！！那是1994年。他说你是为了一个女孩来的，顺便去看了一场不知名乐队的演唱会，在那里你遇到了他。演唱会

结束后，他和你坐在一起喝波特酒，你还弹唱了几首你的歌.....

所以我很好奇：上面这些事是你亲身经历的么？

附：谢谢你的精彩故事！

- 不。

娜塔莉亚，新西伯利亚。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你好。

感谢你精彩的专辑《重生》。你是少数几个总能给人带来惊喜的人之一。愿上帝保佑你健康长寿。现在来说说我的问题。我想知道你和亚历山大·波多罗日尼的合作项目为什么没能实现？

“我在戈尔诺-阿尔泰斯克弹奏原声吉他，结果在开场几首歌的时候，前三根弦就断了。要不是桑亚·波多罗日尼勇敢地跳到鼓后面开始打鼓，而且打得非常准，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演出结束后，我就邀请他做我们的鼓手。之后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没碰面，所以一切就一直这样了。”

拉特，莫斯科。

亲爱的叶戈尔，你好！

我参加了你在莫斯科的演唱会（5月27日），非常开心！

为什么你等了这么久才演唱《俄罗斯实验场》这首歌呢？几乎每个观众都要求你唱这首歌。

“这首歌在乐队的整个音乐生涯中被演奏过无数次，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感染力。要真正演奏这首歌，你需要停下来。”

克麦罗沃的埃莱特罗韦尼克：

您对进一步提升GO的演唱会质量有什么想法吗？我真的很想听到一首尽可能接近原版的

《Nashi》现场版，最好是和《NLB》一起演奏——里面有一些非常精彩的独奏曲目。这有可能实现吗？还是说现场演出无法做到这一点？

“你还没听过它的现场版！即将由 Vyrgorod Records 发行的版本将与之前的版本截然不同。

《Nashi》是什么？它是一首受 Seeds 乐队启发（例如《Pooshing Too Hard》）的多吉他迷幻即兴演奏曲，风格类似 Grateful Dead、Quicksilver Messenger Service 和 Frumious

Bandersnatch，并融合了一些当代迷幻元素。要真正呈现现场效果，你需要大量合适的乐手。不仅仅是优秀的吉他手——而是真正理解这首歌的优秀吉他手。”

**Marina - 圣彼得堡。1**

. 我现在22岁了，我想知道你还记得自己22岁时的样子。

“我一直以来性格都很复杂，而且，就我记忆所及，年轻的时候我的复杂程度简直令人难以忍受。我记得我的情绪和感受波动非常剧烈，每次都接近极限。”

**2.** 这是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作为已婚男人、有家室的男人，您有何感想？

这一切都不重要。我照常生活。

阿图尔，莫斯科。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

你听说过所谓的现代直播滚吗？这种摇滚有时接近车库朋克（比如白条纹乐队、喷气机乐队、冲

撞乐队、达特桑乐队)。你觉得这种原始、粗犷的摇滚乐,让人想起**60**年代末期的风格,如今正在复兴,并且在西方相当流行,你对此有何看法?

“是的,我听到了,虽然只是一点点。正如我所说,一切都证明时机已到。这个世界终将消逝。我们的人民正在到来。缓慢而坚定地,我们的人民正在到来。”

德米特里·洛日尼科夫:

你好,叶戈尔。**1**

“.....他们正在看着”和“.....我看到了他们。”

“他们”和“他们”是同一个人吗?“他们”指的是谁?

“不,他们不是同一批人!那些被他们观察的人,最好不要与他们接触,对他们一无所知。而那些我亲眼所见的人,最好不要与他们分离。”

**Kpblca**, 沃洛格达,

你好, **Egor!**

我的问题是:我和我的朋友一直觉得,近年来**GO**乐队的鼓声似乎存在现场版和专辑版两种不同的声音。在现场演出中, **Andryushkin**的鼓声如同雷鸣般震撼人心,各种爆发力十足;而在专辑 (**DSZh**) 中,鼓声却显得紧凑有力。

我想听听大家对此的看法。

“我们一直遇到鼓手方面的问题。理想的现场演出人选当然是阿尔卡季·克利姆金,而理想的录音室人选当然是我。但由于目前两者都无法实现(例如,我只能现场演奏,但录音是在我的公寓里进行的),所以出现了各种各样奇怪的组合。我认为,这应该被视为一种既定事实,一种自然现象。我希望这种情况很快就能有所改变。”

基斯洛沃茨克, 埃列尼

你好,叶戈尔.....我想知道你对后摇滚的看法.....比如像 **Mogwai**、**Sigur Ros**、**Explosions in the Sky** 这样的乐队.....还有电子乐.....氛围音乐? .....提前感谢!

“我最近才第一次接触到他,惭愧的是,我无法对他做出特别好或特别坏的评价。他的音乐很有趣,但也仅此而已。

至于氛围音乐,这个问题对于这种形式的讨论来说太宽泛了。这就像问‘你认为摇滚乐是什么?’一样。”

**AVK**

你好, **Egor**。我从**1992**年就开始关注你的作品,看过你很多场演唱会的视频。我的问题是:你的眼镜是你形象的一部分,还是你的视力问题?比如,演唱会开始时你戴着眼镜,然后中途摘掉眼镜继续表演?

——你说的“形象的一部分”是什么意思?我只是戴眼镜而已。有时候眼镜碍事我会摘掉,这种情况在舞台上几乎总是发生,但有时候我不会。比如弹原声吉他的时候,我就会戴着眼镜,因为不用蹦蹦跳跳。

玛莎, 泽列诺格勒。

你好,叶戈尔。我想感谢你所做的一切。我的问题是:在莫斯科卢日尼基剧院演出感觉如何?据我所知,这是**GO**乐队的首次大型演出。或者对你来说,大型场馆和小型社区中心其实没什么区

别? 你觉得来听音乐会的观众怎么样? 对了, 也许你没听到, 演出结束后, **GO**乐队已经下台了, 人们还在喊“谢谢!”

“这并非我们第一次在这种规模的场馆演出。我们之前也曾在更大的场地表演过。这差别巨大: 能量、氛围都截然不同, 根本无法比较。各有优劣。我喜欢在大场馆演出, 这就是大场馆的魅力所在。我也喜欢在俱乐部演出, 那里气氛热烈, 互动直接, 也很棒。家庭音乐会也有其独特之处。只要用心经营, 每一种形式都有其精彩之处。”

维塔利, 埃列克特罗斯塔尔。

你好, 叶戈尔。我最近看到消息说**Group Ob**的所有专辑都要重新发行。我想知道原声专辑《俄罗斯实验场》(**Russian Field of Experiments**)是否会重新发行。**Bomba-Piter**发行的旧版已经断货, 根本找不到。我真的很希望它能重新发行——这是一张很棒的专辑。

“不, 不会的, 因为版权在Bomba公司, 联系他们吧。这是盗版, 不是GrOb唱片公司的作品, 也不是我们的录音。”

安东, 托尔若克:

你好, 叶戈尔。很高兴有机会问这个问题。你在一次采访中称自己是一个快乐的人。我想知道你是如何保持快乐的, 以及你所说的快乐是什么意思。

谢谢。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对一切都充满兴趣, 对事物运作的原理, 对很多事情都感兴趣。我深入钻研。凭借我的坚持, 我最终看到了事物运作原理的一部分。之后, 我必须捍卫我的发现, 并在空闲时间继续深入研究。总而言之, 我很高兴自己一直保持着兴趣。此外, 库兹马还有一个带有黑暗意味的词汇“bodyul”, 它表达的是最令人沮丧和毫无生气的精神和存在状态。所以, 不知何故, 我总是设法避免陷入这种状态, 这也非常好。”

谢尔盖, 斯图加特。

我一直很好奇《我们将追随太阳》(**We'll Follow the Sun**)这首歌, 它收录在《虚空之歌》(**Songs into the Void**)专辑中。这首歌是谁的? 如果是你的作品, 为什么没有收录到任何正式专辑中?

这是叶夫根尼·菲拉托夫的一首歌。

瓦西里, 莫斯科。

你好, 叶戈尔!

在《**Reanimation**》专辑中, 提到歌曲《**Ubit**》(杀戮)的结尾部分包含了你的一些歌词。我想知道是哪些歌词, 以及在哪里可以找到它们。

“这段摘录(结尾部分)只存在于专辑的加长豪华版中。在简短廉价的(大众市场)版本中肯定不会有。而且, 这个版本里也找不到歌词。”

你好,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

听说《**Starfall**》之前的专辑里都没有低音鼓, 这是真的吗? 为什么? 你能跟我们说说**GrOb**唱片公司现在用的鼓吗? 是什么型号的鼓?

“乐队鼓手的根本影响来自Adam and the Ants和Butthole Surfers。我对鼓的理解源于朋克和新浪

潮，我认为鼓手应该站着打鼓，而不是坐在什么东西上，而是像街头斗士一样，跺脚、跳舞、用力地敲击任何触手可及的东西。对我来说，坐着打鼓就像弹钢琴，站着打鼓就像弹吉他，就像唱歌。我们的鼓组配置会根据情况变化。”

第一次听《**Zheka Already in Hamburg**》这首器乐曲时，我强烈地感觉似曾相识（至少我和几个朋友都这么觉得）。一位作曲多年的朋友说，这首曲子运用了许多流行歌曲（比如电视剧片头曲）的典型作曲技巧。

您对此有何看法？

谢谢，Egor。

“事物最终总是会比预期的‘更大’。至于它的构思过程，与他人无关。我从不解释我的作品；随你便吧。它们是现成的，就像一面镜子。”

## Fluffy

你好，亲爱的伊戈尔·费多罗维奇！！

我有一个问题：你是从哪里找到像亚历山大·切斯纳科夫这样一位盐业天才的？

“我们在马赫诺的葬礼上相遇，这很正常。我之前甚至不知道他会弹吉他。但他给我的印象非常好。后来才知道他也会弹吉他。”

伊戈尔·科尼亚耶夫，圣彼得堡：

你欣赏外国乐队仅仅是从旋律的角度出发，还是你精通英语或其他语言，能够理解他们的歌词和语义信息？

— 是的。通常两者都做。总之，我会尽量做到。

伊戈尔·齐库诺夫：

你有一句名言：“永恒散发着石油的气味”，而佩列文在《**P世代**》中也有一句名言：“整个宇宙都散发着石油的气味”。这说明：**1.** 纯属巧合。**2.** 佩列文引用了你的话。**3.** 你们都引用了其他人的话（是谁？）

——伯特兰·罗素

明斯克的帕维尔·Z：

歌曲《没有上帝》对我来说简直非人，令人毛骨悚然。我指的不是歌词的含义，而是它的声音：音乐、噪音、人声。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放慢了节奏吗？请告诉我们。

“这首歌是库兹马的。所有乐器都是他一个人演奏的。在和安娜·沃尔科娃一起剪辑的时候，我们瞒着库兹马加了一点海鸥的叫声，我们觉得很合适，但库兹马后来对此非常不满。在目前正在制作的新混音版本中，这个声音不会被保留下来。”

安德烈，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你好，叶戈尔！我想知道“卫士乐队”什么时候会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开演唱会。我关注你们的作品很久了，但从未看过你们的演唱会。据说**1997**年计划的那场演唱会没能举办，仅此而已。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真的没被邀请吗？

“很遗憾，他们没有邀请我们。这是我们真正从未去过的少数几个城市之一。”

阿尔捷姆，雅罗斯拉夫尔。

你好，叶戈尔！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选择伊万·韦塞纳伊的画作《纳普斯蒂诺·格罗布列》作为《漫长而幸福的人生》的封面。或者，你本身就喜欢克罗地亚素朴艺术吗？谢谢。

“我总体上喜欢原始主义。我们尽可能地收集一切能收集的东西，无论在哪里。而南斯拉夫的素朴绘画确实非常特别。”

摩尔曼斯克，纳多埃洛：

你在之前的回答中列出了你最喜欢的专辑。你能说说哪些书给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吗？

— 亨利·米勒、安德烈·普拉托诺夫、奥斯卡·王尔德、霍夫曼、大江健三郎、汉斯·埃里希·诺萨克、戈尔德丁（《继承者们》）、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科塔扎、B·萨文科夫、瓦尔拉姆·沙拉莫夫、费奥多尔·索洛古布（《小恶魔》）、A·斯卡尔丁（老尼哥底母的流浪与冒险！！！！）、尤里·奥莱沙、奥布莱恩他所有的伪装，卡萨雷斯、维安、阿部科博、米尔恰·伊利亚德、丹尼尔·彭纳克、昆德拉、雷·布拉德伯里、芥川、迪伦·托马斯、格奥尔格·特拉克尔、斯坦尼斯拉夫·莱姆、欧文·威尔士、布莱克、约翰·凡特、塞林格、普里斯特利、H.G.威尔斯、杰齐·祖拉夫斯基、亨特·汤普森、凯鲁亚克、布鲁诺·舒尔茨、鲍里斯·阿库宁、村上隆和春树、陀思妥耶夫斯基、斯特鲁加茨基兄弟、果戈理、埃德加·爱伦·坡、德布林（《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哈姆斯、弗韦登斯基、伊尔夫和彼得罗夫、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塔德乌什·罗热维奇、安德烈·比托夫、兹达涅维奇、捷连季耶夫、克鲁切尼赫、帖木儿·祖尔菲卡罗夫、谢克利、西马克、海因莱因（《异乡异客》）、保罗·安德森、亨利·库特纳和卡夫卡。

此外，我强烈推荐杰伊·史蒂文斯的《风暴天堂》和马修·科林与约翰·戈弗雷合著的《意识的改变》。

和平原子，加拿大蒙特利尔。

叶戈尔，你听过布莱恩·威尔逊最近发行的《微笑》（SMiLE）吗？你的感受如何？如果这张专辑像计划的那样在《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之前发行，它是否有机会让海滩男孩乐队超越披头士乐队？

“不，我没听过，而且听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我只在盗版黑胶唱片上听过《SMiLE》，或者说是半盗版的，反正就是那种感觉。这首歌的创意也就一般般。至于《Pet Sounds》，关于它的讨论和评论已经太多了，包括披头士乐队自己也写过，所以我没什么可补充的。《SMiLE》很无聊。它不会让你激动得发疯、哭泣或死去。尤其考虑到威尔逊当时已经全力不从心了。这张专辑唯一留下的就是《Good Vibrations》这首歌，尽管那时世界上已经有了无数闻所未闻的东西。”

我有三个问题。先谢谢了。此致，新手

1. 录音室专辑里键盘乐器很多，但为什么演唱会上不用呢？

没有键盘手。

2. 你对你在布良斯克的演出有什么感想？

— 观众很多，音响效果很差，组织安排很奇怪。

3. 你与埃里希·弗里德以及德国抒情诗有任何联系吗？

——是的，的确如此。埃里希·弗里德在“播种”时期和民防运动兴起期间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至

于德国作家，没有其他人能与之比肩。

我叫**miric**，来自乌克兰若夫蒂沃迪。

我想了解“俄罗斯实验场”这组照片背后的故事或传说。它们拍摄于何处？是谁提出了这个想法？照片中的人物是谁？还有什么鲜为人知的奇闻轶事吗？提前感谢您的解答。

——我们组织了一次摄影活动。离我不远有一条叫鄂木斯克的河。鄂木斯克有一位很棒的摄影师，名叫安德烈·库德里亚夫采夫，他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既细腻又富有表现力。那段时间绝大多数的摄影活动都是他策划的，而且他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所有的拍摄都取决于一些外地人是否在鄂木斯克：扬卡、杰夫……而总只有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在场：我、库兹马和经理。所以我们时不时地组织这些拍摄，地点在户外，比如附近的垃圾场之类的。你问的那次拍摄是在88-89年的冬天，在河边的沟壑附近进行的。我不记得是谁的主意了：从山上跑下来，他则在岸边拍摄。跑下来的有：经理、热夫顿、扬卡和我。在最著名的照片中，Zhevtun 或其他人向后倒下，与另一个人的轮廓重叠，使人看起来像是三个人在奔跑。

基里尔，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你不觉得**20**年前创作的歌曲《肮脏的青春》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吗？

- 是的，令我非常遗憾和痛心的是。

莉莎·查多娃，圣彼得堡。

你好，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你经常说，“在我们国家生活简直太难了；这里的一切都乱糟糟的，没有明天，等等。”你去过其他国家吗？它们宜居吗？它们的政府更好吗？那里的人民更有责任感吗？

“到处都是垃圾，有些地方可能更糟。但也有一些地方好得多，我亲眼见过。”

格里奇，莫斯科

1) 叶戈尔，我一直有个问题。在你的采访和回答中，你列举了大量的外国艺术家。你听俄语音乐吗？如果听，是哪些？

“你知道，现在，我觉得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前段时间还不一样。最近我听到的唯一一首好歌，别误会我的意思，就是Disco Crash的《If You Want to Stay》。”

格里戈里，圣彼得堡。**GrOb**

唱片公司标志上的行走人是谁画的？它代表什么？

“它最初是一张照片，我们从中制作了一张高对比度的底片，并将其提炼成图像。我想，这是一张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位祖母和一个穿着外套的小女孩被押往毒气室。这个剪影就是那个穿外套的小女孩。库兹马和我一致认为，这个符号完美地代表了我们所做的事情，代表了我们是誰。这张照片来自《新时代》杂志。”

**Dimonych Peter:**

你好，**Egor!** 我有个问题：根据过去**15**年的专辑来看，专辑名通常与其中最深刻、最全面的歌曲相符。但我觉得在**DSG**这张专辑里，这首歌应该是《普世伟大的爱》！请问专辑名的由来是什么？

——因为专辑不能叫《普世大爱》！想想吧！

德米特里，特维尔

1) 叶戈尔，你对现代军队、其目标和目的以及“公民义务”（如果存在这种概念的话）持什么态度？

——谢天谢地，我没当过兵，所以这方面我没什么可说的。公民义务方面我也一样。

**DOK:**

在诺沃西比尔斯克，你还有哪些地方会偶尔去？你对这座城市有什么看法？

“我的家乡，那里发生过太多快乐和可怕的事情。可惜的是，我现在只能经常路过那里，但如果可以的话，我一定会去阿卡杰姆戈罗多克。你们那里也有动物园.....我去过，但那是一次非常糟糕的经历，正值隆冬，气温冰冷刺骨。我看到的唯一好看的动物是一头熊、一只狼獾和一只威风凛凛的丛林猫。现在，据说你们那里还有狮虎兽！”

弗莱，P先生！

伊戈尔，你觉得村上春树的作品怎么样？

先谢谢啦！！

“我以前对他印象很好，直到我读了他的新书《海边的卡夫卡》。现在我甚至都不想谈论这本书。”

**GK, 纽约**

你好，你听说过日本的吉他狼乐队吗？如果听说过，你喜欢他们吗？

“我认识很多日本球队，可能太多了。我还没见过他们，但我相信以后肯定会见到的。”

伊柳哈·谢列金，伊斯特拉。

您对巡演感觉如何？城市的氛围会影响您的演出吗？您通常喜欢在巡演期间四处走走，还是更喜欢“火车站-酒店-音乐厅-火车站”的固定路线？我主要想了解您对在俄罗斯巡演的印象，因为我相信在以色列和美国一切都很好。您最近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一座城市的感觉非常重要。有些城市让人只想躺下等死，而有些城市却让人流连忘返。当然，如果有时间，我们也会散步，四处闲逛，寻找别处难寻的奇妙之处。我们不仅会去那些流行音乐聚集地，比如所谓的‘阿尔巴特街’，还会去那些奇特的小巷、商店、古董摊位和别具一格的博物馆。通常，在演唱会之前，我会试着去了解这里的人们，只是站在那里，观察他们。这些观察会塑造我们的演唱会节目，而节目单则是在最后一刻，根据所有乐队成员的意见临时拼凑而成。最近最难忘的经历之一，是穿越荒野村庄和临时搭建的定居点前往伊热夫斯克的那次英勇之旅，那是一次从俄罗斯最深处对它进行难以想象的、奇幻的审视。总而言之，无论身处何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都是一场充满未知后果的精彩冒险。”

埃戈尔·列托夫

2005年6月26日

## 棺材纪事 | 文章: [www.gr-oborona.ru](http://www.gr-oborona.ru) - 叶戈尔·列托夫。 回答访问官方民防网站的访客提问, 2005年9月12日

叶戈尔·列托夫。2005年9月12日, 回答民防官方网站访客提出的问题。

叶夫根尼, 基辅·

叶戈尔, 我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要问你们:

1. 你们对平克·弗洛伊德的作品有什么看法?

——1966-1969年间的平克·弗洛伊德乐队可以说是当时英国最棒的迷幻乐队之一, 与Tomorrow、Kaleidoscope、Deviants、披头士乐队、July、Pretty Things、涅槃乐队、The End、Misunderstood等等齐名。《黎明之门的吹笛人》(The Piper at the Gates of Dawn) 和《神秘之碟》(A Saucerful of Secrets) 是摇滚史上最伟大的唱片之一。他们的音乐和歌词都无可挑剔, 整体的风格和精神也恰到好处。我觉得只有在Group 1850的专辑《天堂降临》(Paradise Now) 中才能找到类似的感觉。《为太阳之心设定控制》(Set the Controls for the Heart of the Sun) 这首歌当时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可惜的是, 平克·弗洛伊德后来的音乐变得非常乏味, 或许《愿你在此》(Wish You Were Here) 这首歌是个例外。

2. 你是否曾经经历过在某些因素的影响下, 你的内心世界发生彻底改变? 如果有, 你对此作何反应——是感兴趣, 还是渴望回归“真正的自我”, 抑或有其他反应?

是的, 我一直在改变, 一直在改变, 而且我希望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无论是外部的、内部的, 还是其他任何因素——继续改变。这才是人生的本来面目。我对这一切有何感想? 我活着, 我学习, 我改变。我并不去思考如何改变、为什么改变, 或者诸如此类的问题。这只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你无法控制。如果有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 他们当然会尽可能地与这一切保持距离。但如果你以创造性的方式看待它, 那么一切都会成为你创作的素材。

**DrOn**, 伏尔加格勒。

尊敬的伊戈尔·费多罗维奇先生, 请回答我的问题。谢谢。您正在制作新专辑吗? 如果是, 我们大概什么时候能听到?

素材已经准备就绪, 关键在于空闲时间。如果我不演出, 现在就可以开始录音了。问题是, 做任何事都需要无限的时间。如果只有几个月或六个月的时间, 那就如同被困在一个行李箱里, 根本无法创作出任何有价值的作品。我只能透露, 这张专辑将会是概念性的、连贯的, 献给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精神宇航员”。第一首歌名为《荣耀归于精神宇航员》。

阿列克谢·扎罗夫, 纽约的

叶戈尔, 近期(半年内)会在纽约演出《GO》吗?

—我希望会有, 而且很快就能有。

莫斯科的康斯坦丁:

叶戈尔, 你觉得为什么“大门乐队”享誉全球, 而“爱之乐队”虽然也为人所知, 但知名度却不如前者, 尤其是在俄罗斯? 这样说公平吗?

——我很难评价俄罗斯。作为一名前唱片经销商, 我可以肯定地说, 我们衡量流行度和需求的标准非常扭曲。举个例子, 如果你问问普通俄罗斯摇滚乐迷的意见, 这里几乎没人知道The Troggs、Hawkwind或Vanilla Fudge。或者至少他们只是道听途说。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们! 人们要么崇拜他们, 要么对他们嗤之以鼻。总之, 这些数据显而易见。与此同时, 我们还有Shocking Blue! 这样的邪典乐队, 全世界根本没人需要他们, 即使在荷兰也是如此。至于为什么会这样, 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值得探讨。因此, 根据各种权威刊物的各种民意调查, 《Forever Changes》这张专辑要么是上个世纪最佳摇滚专辑, 要么至少是十大摇滚专辑之一, 这毫不夸张。至于The Doors, 我可不敢这么说。而且, Love是一支精英乐队, 风格独特, 歌词更是无人能及。可以说, 这是一支专为他们自己人而生的乐队。从头到尾, The Doors 就像一部截然不同的歌剧。一场色彩斑斓、悲剧色彩浓厚的炫技。“在商业和公众面前走向死亡”(扬卡语)。The Doors 身上总有某种东西让我感到反感。

德米特里, 奥伦堡

: 首先: 非常感谢!

其次, 我有几个问题:

1. 叶戈尔, 我读了《道德经》, 感觉有点困惑: 杯子未满, 内心平静与和谐, 无论周遭环境如何——这才是真正的创造力, 你自己的创造力的源泉。就你而言(尤其是在你早期的专辑里(请原谅, 我只是真的很好奇你的答案)), 创造力似乎与外部的“干扰”纠缠得太紧了。真相在哪里? 这不正是你之前回答中提到的吗, 比如“我可以不用语言进行创作”, 或者“如果你很聪明, 谁会相信你?”
2. 我知道你曾经练习过魔法之类的。你是否接触过“那个”世界, 是否改变过你的意识流? 你能推荐一些关于这些主题的书籍吗?

“如果你已经开始阅读这类文献, 就不要问这类问题了。相反, 你应该反复阅读你引用的所有内容。老子写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Flying Michael、Hamburg、**

**Egor**, 感谢你们的创造力。大约十年前, 它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 引领我们走向不同的方向。在专辑《Solstice》中提到, **Kuzma**演奏了“duremik”这种乐器。我一直很好奇那是什么。谢谢你们。愿上帝保佑我们。

“Duremika 是一种带按键的儿童塑料哨子; 我们这代人很多人都有一个。它实际上叫“DOREMIKA”, 但由于一些原因, “O”的顶部磨损了, 变成了“U”。库兹马在《谁能好好活在这个世界上》和《像在废弃的城市里》的结尾都吹奏过它。”

谢尔盖, 圣奥斯科尔:

你愿意和汤姆·威茨坐下来喝杯咖啡聊聊天吗?

“不, 我不会。汤姆·威茨从来没有真正打动过我, 也没引起我的兴趣。虽然他可能是一个好人。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交集。”

尼克森:

你好,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你如何看待彼得·格林纳威的《图尔斯·卢珀的行李箱》项目及其相关

宣言《电影已死，电影万岁》？你认为《热派》中的包包形象与图尔斯·卢珀的行李箱形象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间接联系？卢珀的行李箱“不仅装着新牙刷和干净衬衫，还可以承载更具隐喻意义的事物，例如野心、愧疚、梦想、秘密历史、执念、讽刺的观察，或是纯粹的收藏狂热”（引自 **ArtHouse.ru**）。总的来说，艺术的未来是一个多媒体综合体，可以通过各种媒介访问并相互补充（书籍、互联网、音像制品、**ROM**），从而实现“生活”与“艺术家理念”最完整、最有效的融合，并促进“新语言和新思维”的出现——你同意吗？

— 我稍后再回答，我刚买了（Luper）的DVD，还没看过。

叶戈尔，伏尔加格勒  
，下午好。

我想回到这个话题：你对卡洛斯·卡斯塔尼达持什么态度？以及对各种神秘学实践的态度——你认为参与这类活动有意义吗？

我对卡斯塔尼达的评价很高；他的作品非常出色，堪称一流。尤其是前三卷。第四卷和第八卷也相当不错。只要你不读那些专家的著作，也不自己尝试，他的作品就非常精彩有趣。如果我能轻易获得霍夫曼、舒尔金等人发明的工具，我就不会参与任何魔术、类似的把戏或夸张的表演了。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是人类近百年来最伟大的成就。事实上，我们今天在精神领域所拥有的一切美好事物，都源于他们的工作。

德米特里，鄂木斯克。1

· 你觉得切尔尼·卢基奇的最新专辑《玛丽亚》怎么样？

“这是一张很棒的专辑。而且卢基奇总体来说是个很好的人。我喜欢他的作品。轻松、有趣，而且不矫揉造作。”

2. 我认为，**Zhenya Makhno** 有一张非常棒的个人专辑《去年的雪在飘落》，是和您一起录制的。可惜的是，**Zhenya** 已经去世了，这张专辑目前只有磁带版，发行量有限。您是否考虑过发行 **CD** 版，让更多人，不仅是鄂木斯克的居民，也能在其他城市欣赏到这张专辑？

“这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而是唱片公司（在本例中是XOP-music）的问题。我们甚至没有原始录音；他在去世前就把ADAT磁带拿走了。”

3. 您之前多次提到过**Mystery Records**将重新发行乐队的专辑。我想知道这个版本计划何时发行，以及专辑《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是否会收录之前未发行过的曲目。我听说这张专辑最初混音发行时，并没有包含所有计划中的素材。

“我们已经提交发行申请，现在就看唱片公司的了。这张专辑不会扩充；它是一部连贯的概念作品，有点像歌剧，不能删减或添加任何内容（不像《Pryg-Skok》那样）。目前我们唯一能保证的是，它听起来会忠实于最初的概念。”

维塔利·谢，圣彼得堡。

你好，叶戈尔！

我想问一下：你在一次采访中提到，歌曲《一切按计划进行》最初写了**20**多段歌词。这些歌词都录下来了吗？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请分享几段你不知道的歌词吧！

“那是在1990年春季大扫除时被销毁的草稿里。当然，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能确定的是，那些歌

词是从一个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轮播出来的。我保留了比较有趣的部分，把比较无聊的都删掉了，仅此而已。”

谢尔盖，托木斯克。你好，伊戈尔·费多罗维奇！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你录制专辑时使用的设备（吉他音箱、键盘等等），以及你通常如何录音并达到理想的音效？谢谢。

——请具体说明你感兴趣的内容，因为每个案例——甚至细化到一首歌——都需要特定的设备。以前是磁带，然后是ADAT，再后来是Roland工作站，现在是电脑。录音设备至关重要：效果器、麦克风——它们决定了一切的走向。我记得最棘手的情况发生在录制《Solstice》和《NLB》期间。我们当时还没来得及适应数字音频，感觉有点束手无策。我们之前所有的标志性功能在这种模式下都失效了，而当时用来弥补这一缺陷的新工具我们又很陌生。后来我们掌握并改进了所有这些功能，甚至还开发出了新的专有工具。而且我们一直在不断开发和创新。

伊戈尔·M，莫斯科

1)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请列举你最喜欢的日本现代乐队。

我先声明，我对当代日本音乐圈不太了解。我接触到的音乐风格非常多元化，各种极端音乐层出不穷，这让我很惊喜。在比较现代的音乐中，我常听Acid Mother Temple、Maher Shalal Hash Baz、LSD-March、Ground Zero、Yximalloo、Mainliner、Green Milk from the Planet Orange、Happy Family、吉他噪音和迷幻音乐。我尤其喜欢GS-Sound，他们就像我们六十年代的VIA一样，是日本的代表乐队。

2) 你具体听哪些电子音乐（艺术家）？

——居民乐队和银苹果乐队。或许还有浮士德乐队，虽然程度不深。总的来说，我喜欢吉他和鼓的音乐。

**Elena, Klin**

1. 我知道问你《Without Me》这首歌对你意味着什么毫无意义，所以我换个方式问。Egor，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写出这首歌的吗？它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库兹马是灵感的源泉。我记得他曾经读过《易经》，他读出了第三十三卦——‘逃逸’。我最初想把这首歌命名为《第三十三卦》，但后来觉得太傻太矫情了。后来，卦象的含义并不重要——最终呈现出的是一种近乎完美的迷幻风格。剩下的就只是技巧的问题了。”

鲍里斯·苏拉诺夫：

你接触过迷幻蘑菇吗？

- 是的，我有过，而且是和墨西哥人。

伊利亚，喀山

1. 《叶戈尔·列托夫诗集》，莫斯科，2003年。我对以下问题感兴趣：

a) 为什么会有歌词？您过去总是反对出版歌词，并正确地指出歌曲应该用来唱或听，而不是用来阅读。您的观点改变了吗？

“我保留了那些本身就很好的歌词，并修改了一些歌词，缩短了一些歌词，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b) 为什么书中没有一首诗是写于 1997 年之后的？** 毕竟，这本书出版前已经过了六年。

“这本书是自费出版的（印刷厂那边一团糟，繁琐又无聊），完全是我自己写的。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这本书以一组诗歌和歌曲结尾，这很好。因为这六年里我变化很大，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所以这本书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非常有趣。”

**c) 为什么书中收录的诗歌和歌曲的排列方式如此奇特，仿佛编纂者故意将它们混杂在一起，试图营造一种混乱和缺乏时间顺序的印象？**

——差不多就是这样。我运用了捷连季耶夫-兹达涅维奇-克鲁切尼赫原则（关于错别字和排版）。唯一不变的是首尾文本的原则，也就是开头和结尾。其他的一切都是自由发挥或随机创作。我很喜欢最终的成果。

**2. “我们在废弃的城市里数钱”这句歌词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它写于十年前，有时会出现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张专辑里，有时又会以片段的形式出现在《复活》专辑中的歌曲《杀戮》里。这真是个不寻常的命运。有没有完整版的录音版本？

——最后，问了个非常好的问题。第二部分（篇幅较长的那部分）可能是我迄今为止最全面的文字作品。它历经多年创作而成（书中标注的日期只是其中一个最终版本的出版日期）。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主题，一幅画面，一种情绪，一种状态。它贯穿了我们所有的作品。说实话，我很高兴有人注意到它。它有录音版本。它甚至可能出现在一张之前未混音也未发行的专辑中，这张专辑是奥皮兹德涅夫谢在1992-93年录制的。

**3. 你对科学、数学和物理持什么态度？** 显然你本人并不学习这些学科，但你对人类的这一领域总体上有何看法？

“我对此无比尊重。这一切都非常精彩……但这都是关于理解现实的原则，而就我的本性而言，我无法认同。我更像是一个梦想家，这么说吧。”

**Denis N., 莫斯科**

**: 1.** 上次你列举了你最喜欢的专辑。其中很多都重新发行了，母带处理不同，还收录了一些稀有的附加曲目。例如，Love乐队的《Forever Changes》和Ramones乐队的《Too Tight To Die》。你是买了新版的，还是更喜欢听你收藏的旧唱片？Mystery厂牌发行的那张专辑是不是也差不多？

——是的，或许情况类似。每当各种因种种原因未能面世的珍贵资料重见天日，我都会感到无比欣喜。比如，在新版的《Forever Changes》中，我发现了歌曲《Wonder People (I Do Wonder)》的原始版本，这让我对整张专辑的创作理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天生就有点像个档案管理员；每当那些重要却又不易察觉的存在元素消失或被遗忘时，我总是感到痛心。因此，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尽可能地用各种方式记录这些正在消逝的存在，比如摄影（我从孩提时代就开始摄影）、录音等等。或许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得以保存下相当数量的照片，以及我们早期创作的音频资料。

**2.** 你的收藏中有多少张正版西方专辑和多少张盗版专辑？你觉得它们之间有区别吗？

“正版唱片很多，但盗版唱片也很多，还有一些是从朋友或熟人那里复制的，甚至还有从网上下载的。如果质量没有损失，那当然没什么区别。不过盗版唱片可能便宜得多。顺便一提，有些盗版

唱片的质量甚至比所谓的正版还要好。例如，最近发行的国产奇想乐队（Kinks）的系列唱片。”

**V.K.——摩尔曼斯克:**

你好，叶戈尔。

你可能读过作家（兼诗人）丹尼尔·哈尔姆斯的作品。我感到奇怪的是，你竟然没有把他列入你最喜欢的书籍之列。我一直觉得他的诗歌风格与你的非常接近，正是因为他作品中那种“阴郁”和“忧郁”的特质（或许，这恰恰是哈尔姆斯作为一位伟大诗人和天才的标志）。你没有提到他是无意的疏忽，还是你对他的作品完全不感兴趣？

“是的，那是无意的遗漏。另一方面，我不可能把所有我想提的人都列出来；时间和篇幅都不够。当然，我会提到所有的奥伯里乌茨成员，以及几乎所有的未来主义者。”

约翰·迪克，以色列。

埃戈尔，你觉得里肯贝克吉他的音色和质量如何？值得购买吗？价格如何？其次，你对芬达吉他有什么看法？

我通常认为，给别人提乐器建议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是吉米·亨德里克斯的粉丝，这几乎完全是个人选择。这取决于你打算演奏什么，想要做出什么样的音色，以及你的形象（这一点也很重要）。有时候，更换乐器会彻底改变一个音乐家的风格。我从小就喜欢Rickenbacker吉他；在我看来，他们的贝斯无可匹敌。我最喜欢的音乐家过去和现在都用Rickenbacker的吉他：The Who、The Byrds、Jefferson Airplane，基本上整个加州车库摇滚圈都用。这种乐器非常独特。琴颈窄而极其舒适。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拾音器。纯手工组装。所以，我不会说它便宜。Fender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有些人喜欢它。例如，桑亚·切斯纳科夫就绝对偏爱Gibson Les Paul；这也是他从小就最喜欢的型号，非常适合他的风格。

斯科里克，塞瓦斯托波尔。

1990年在莫斯科动力工程学院举行的“俄罗斯卫队”和“扬卡”音乐会是我印象最深刻的音乐会之一。请问有当时的视频吗？

“据说它存在，关于它还有个传说。但从来没有人见过它。偶尔会有人出现，试图用钱购买它，但之后他们就彻底消失了。”

像冲浪者一样在云端漫步。

伊戈尔，你喜欢那种风格鲜明的乐队，由一位优秀的制作人操刀，为专辑增添独特元素的专辑吗？我觉得雷蒙斯乐队的《世纪末》就挺有意思的。你想尝试一下类似的风格吗？

——不，我不会。我自己就是制作人。制作人通常是项目的核心人物，他们根本不是音乐家，或者至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音乐家。这就是独立音乐圈的魅力所在：音乐家们开始自己制作专辑了。话虽如此，我还是很难想象没有Kim Fowley的St. John Green专辑会是什么样子，没有Steve Lillywhite的Psychedelic Furs和许多优秀的80年代后朋克乐队会是什么样子，没有Martin Hannett的Joy Division会是什么样子，没有Ed Cobb的Chocolate Watch Band和Standells会是什么样子。

**Vanyukha S.**

专辑《Reanimation》的封面是否有标题，就像《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的封面一样？

“不，它并不存在。这只是特定专辑的配图。以前的情况不一样。”

**Electrobroom**，克麦罗沃

你好，伊戈尔·费多罗维奇！

我有个关于霍罗夫《播种》的问题。你一直想说服库兹马朗诵哪首诗，但他却以心情和嗓音不合适为由拒绝了？为什么这首罕见的诗没有收录在霍罗夫的《播种》中？

这首歌是从废墟中重生的，可能是为《共产主义13》创作的，也可能是作为其他作品的附加曲目。这首歌是在制作《奇迹音乐》期间录制的。库兹马带着妻子来录音，所以面对那些古怪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点不雅的歌词，他显得非常不自在。我不记得我们当时具体聊了些什么，但我想可能是我和经纪人想让库兹马读一些他早期的作品。他感到非常尴尬，然后就离开了，录音机却没关。事情大概就是这样。最终的成果就是另一首《混凝土音乐》系列作品，我当时非常喜欢。

伊戈尔·沃洛申：

你确定“我们会醒来”吗？或者也许最好还是不要醒来？

——这取决于个人。每个人都是铁匠，露天环境，以及其他民间智慧和经验。

诺奇，莫斯科。

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很想知道（或者至少得到一些线索）“白衣战士”是谁。这尤其令人感兴趣，因为除了那首歌之外，他们在最近两张专辑中都得到了特别鸣谢。我大胆猜测：他们会不会就是唱着“我见过他们”的那群人？

“当他们说‘白人士兵’或类似的话时，这不是一个谜语，‘谁能猜到？’它不是什么实质内容（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也不是木乃伊巨魔的胡言乱语，而是真正的白人士兵。那些理解战争、明白战争并面带微笑的人。”

埃戈尔·列托夫

2005年12月9日

## 棺材纪事 | 文章: [www.gr-oborona.ru](http://www.gr-oborona.ru) - 叶戈尔·列托夫。 回答来自官方民防网站访问者的问题, 2005年11月2日

### 叶戈尔·列托夫。2005年11月2日, 对民防官方网站访客提问的回答

安德烈·列别捷夫:

你好, 叶戈尔!

1. 莱巴赫乐队最近来俄罗斯演出。你觉得他们的作品怎么样? 你会去看哪些乐队的演唱会? 你通常在俄罗斯或国外的哪些地方看他们的演出?

莱巴赫乐队挺有意思的。他们有点古怪, 而且他们也毫不掩饰——带着一种令人愉悦的愤世嫉俗。他们早期的专辑很棒, 但我现在不怎么听那种类型的音乐了, 或者说很少听。我听他们中期的作品, 尤其喜欢《Opus Dei》。他们现在的作品, 在我看来, 完全无聊透顶。至少, 我欣赏不来。

可惜的是, 我很少去看演唱会, 几乎从不去。在国内, 因为我的名气; 在国外, 因为我太忙了。

2. 你会允许任何当代导演在他们的作品中使用你的音乐吗? 如果会, 你会允许哪位导演使用?

——我会允许的, 为什么不呢? 这取决于他们拍摄的内容。

AREX, 戈梅利

你好,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

1) 是什么让你在工作之初就拥有不断前进的动力?

“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这就像问, ‘在你生命之初, 是什么给了你活下去的力量?’ ”

2) 您如何看待卢卡申科目前的政策? 您是否仍然持有同样的观点? 我们会在白俄罗斯见到您吗?

“我希望你能。我无法就卢卡申科的政策发表任何具体评论, 因为我对此并不感兴趣。我只能复述电视报道中的一些说法, 仅此而已。”

塔拉斯, 圣彼得堡:

我在新版《Pryg-Skok》专辑里听到了之前未发行过的歌曲《At the End of the Day》。很明显, 当时你有很多理由没有把它收录到专辑里.....但这首歌本身确实不错。你是不是还有很多类似的作品没发表过呢?

?

——够了, 我们当时并没有专门去统计。总的来说, 那时候创作和写作的东西很多, 很多在最初阶段就被否决了。当时创作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被赋予绝对的意义或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切都变得有趣起来。各种各样的版本、不同的演绎、未发表的作品。比如, 库兹马就被他的一个朋友彻底毁掉了几乎全部的档案。我也曾在我的别墅里烧掉了所有的草稿和画作 (“以免它们落入坏人之手”), 其中就包括一些原稿, 等等。

安里，库尔干州沙德林斯克。

你好，伊戈尔·费多罗维奇。我有个问题：

很多乐队唱的都是同一件事，只是略有不同：生活有多好，有多糟；生活有多美好，或者生活有多艰难。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事情。当你坐下来写诗时，你会意识到，这些话某某早就说过，写在某处了。那么，写这些还有意义吗？还是我应该去寻找那些尚未被提及的、未被探索的角落？我的很多朋友都写诗写歌。当我读他们的作品时，我甚至会感到一阵寒意；毫无新意，仿佛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大家早就对这些话题感到厌倦了。我很想听听你的看法。非常感谢。

“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一生都在努力遵循同样的原则。只是有时候，你不会注意到无意识的重复或相似之处。最近，我一直在尝试做一些与以往不同的创新。因为我们的工作独一无二，所以我竭尽全力避免重复自己。或者说，每次都力求做到精妙绝伦、独具匠心，让作品引人入胜。”

安德烈·伊夫申：

你好，叶戈尔！告诉我，你在互联网上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地方？

我很少自己用电脑。有时候我会浏览音乐或足球网站获取信息。

莫斯科的奥列格：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先生，您对“霍夫曼先生发明的疗法”合法化持何立场？我认为，如果所有对此感兴趣的人都尽其所能，就能实现这一目标。

我完全支持。

加佐林，莫斯科。

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请问为什么《Pryg-Skok》的再版专辑没有收录《Red Smile》和《Continuous Suicide》这两首歌？这两首歌在磁带专辑（根据A. Kushnir的著作《苏联摇滚100张磁带专辑》）和合唱团的版本中都有收录。是罗曼·纽莫耶夫不允许吗？还是您设想的专辑就是没有这两首歌的？

这就是我设想的专辑，去掉那些歌之后的样子。并非纽莫耶夫允许或禁止什么；我只是不想和这个人有任何瓜葛。至于那些歌，它们当时录制下来，算是“凑数”，为了让专辑时长至少达到30-35分钟。我那时经常这么做，用别人的歌。具体来说，我当时准备了《Pryg-Skok》里《Tuman》的另一个版本，甚至还有扬金的《Vyshe Nogi Ot Zemli》。我在发行说明里已经写过了。《Pryg-Skok》的核心是七首原创歌曲；其他的都是凑数的。总的来说，录制素材超过一个小时，包括民歌、死亡咒语、各种实验性垃圾等等。

我是莫斯科的阿尔乔姆。

我很好奇。您认为您在演唱会上通常演奏的歌曲是您最好的作品吗？您的选歌标准是什么？为什么有些歌您每次“防御”乐队阵容都会演奏，而有些歌却从未出现过？例如，《永恒的春天》和《奥菲莉亚》总是出自《百年孤独》，但《过量》、《超越地平线的七步》和《我们将活着并看到》却从未出现过。您认为它们不够好或者不适合演唱会吗？或者您总是演奏《至日》专辑中的歌曲，而我在莫斯科的演唱会上除了《纳什》之外，从未听到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专辑中的任何歌曲？尽管这两张专辑都同样优秀，但我个人更喜欢后者。

谢谢！

——选择曲目的标准是让所有乐手都能轻松愉快地演奏。有些曲目是永恒的经典，例如《奥菲莉亚》或《永恒的春天》。另一些曲目，例如《过量》、《七步》或《小王子》，则完全无法演奏，因为它们几乎是在我们脑海中创作的，没有考虑到现场演奏的具体情况，例如换气停顿等等。像《纳什》或《登别尔斯卡娅》这样的歌曲，如果没有庞大的乐队阵容，很难想象如何演奏，因为它们是为众多独奏乐器同时演奏而创作的。这同样适用于《关于离别.....》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此外，我们的现场演出阵容缺少一位管风琴手，这也是演奏许多曲目的一大障碍。

米哈伊尔

，罗斯托夫州白卡利特瓦。

亲爱的叶戈尔：为什么格奥尔基·奥布从未制作过音乐视频？我认为视频创作更有发挥空间。

“这是件严肃的事。如果你要拍视频，那不是普通的音乐录影带，而是一部电影——而且不是随便拍拍的，而是要拍出一部好电影，这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此外，如果你要拍视频，它需要在一个地方播放，这意味着你需要媒体资源。尽管演唱会视频已经存在，但我们至今还没有发行过任何制作精良的演唱会DVD。在我们国家，这个行业还处于起步阶段。”

阿尔乔姆·克罗托夫：

1. 《他们在注视》已经引发了不少讨论，但对我来说，它很特殊。它与你早期的一篇作品（我最喜欢的一篇，因为它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熟悉感）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它们真的在表达同一件事吗？还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对这个意象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这么说吧，它扩展了。虽然相似之处是刻意保留的，而且并不隐瞒。这大致适用于我最近一直在做的事情。你可以说我形成了一种时间循环，以不同的身份回到15到20年前，带着新的经历和不同的视角。”

2. 你相信轮回转世的理论吗？你对此有自己的看法吗？

——在某种程度上（并非绝对），我同意。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问题，可以穷尽一生去探讨。但简而言之，我认为所有可想象的和不可想象的延续方式都存在，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创造”这些方式。顺便一提，这不仅适用于后续的存在（或不存在），也适用于日常生活。

3. 你觉得你能不能像罗斯比、斯蒂尔斯和纳什那样，成为一支球队的领导者之一？

“我毕生都渴望实现这个目标，也曾竭尽全力地督促身边的人，但始终未能如愿。正因如此，我后来开始从事制作工作，为其他团体提供‘帮助’。结果也以失败告终。理想情况下，我一直渴望加入一个至少由两到三位风格迥异的艺术家和作家组成的创意团体。我一直以来，也依然无比羡慕历史上所有的创意运动，无论是未来主义者、奥伯留斯派、达达主义者、垮掉的一代，还是70年代的纽约朋克。”

奥列格，乌克兰塞瓦斯托波尔，

世界杯见！你觉得我们球队的前景如何？

“很难说。这取决于球队在锦标赛开始前的状态（阵容不变，布洛欣也在队中）。如果一切顺利，进入前八名并非难事。当然，其他因素也会影响结果——比如裁判判罚、伤病等等。”

阿尔乔姆，莫斯科。1

. 你的经纪人曾是GO乐队部分演唱会的主唱。为什么他后来没有和你一起演出?

“我必须说，那时候我们的演奏非常糟糕。我们根本没有排练，至少一半的乐手连歌都不会唱也不会和弦。我既要打鼓又要唱歌，长时间同时做这两件事非常累人，所以经理帮我分担了一些压力。总的来说，GO早期的演唱会与其说是音乐，不如说是概念艺术。经理后来组建了自己的乐队，现在和他一起演出很成功。”

2. 你曾经弹过一段时间贝斯，为什么放弃了弹贝斯?

——你是说在演唱会上还是在录音室里? 录音室现在有全职贝斯手了（除了键盘以外，其他乐器我都能弹，只是没必要了）。但在演唱会上，一边弹贝斯一边唱歌（如果想跳来跳去的话）真的非常难，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谢尔盖“莫里图斯”

你好叶戈尔! 索特罗斯? 由 **uznat?** , **budet li w** 很快 **budujushem** 音乐会 **Gr. Ob-a w** 德国。布杜拉德奥特韦图

“我们很乐意，但这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原本计划组织这件事的人现在忙于其他事情，而且目前还没有其他方案提出。”

嗨，Egor，你觉得Nick Cave的诗怎么样?

非常感谢!

Ilya，英国贝辛斯托克

——我从未将他的作品视为诗歌，所以很难妄下定论，而且我对他的文学作品还不熟悉，尽管我们家也有他的书:)

谢尔盖，莫斯科

，叶戈尔·列托夫，您对音乐的数字化处理持何种态度? 如果是，那么您如何看待数字化处理使音乐变得有些生硬和缺乏生气，不再包含作者倾注其中的丰富情感这一事实?

“那么，电影究竟是什么? 它不就是将声音人为地转换成某种东西吗? 数字处理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无穷无尽的研究和掌握的课题，它有自己的规律，当然，完全不同，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我认为这一切都与情感或感觉无关。这就像读一本用圆珠笔手写或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书一样。”

尼康，萨马拉。

你好，伊戈尔·费多罗维奇!

请允许我问两个问题。1

) 在多次采访中，你提到在80年代中期，你靠在工厂做美术工作来赚钱，因为当时靠音乐赚钱是不可能的。那么，在乐队90年解散后，直到94年你重新开始演出之前，你是如何维持生计的呢?

我当艺术家并非为了谋生（我靠唱片买卖赚钱），而是因为当时有一条严苛的反寄生法，我因此屡遭起诉。所以，每隔三个月的空闲时间，我就得找份正式工作，不管在哪里。而当艺术家在当时是最好的选择。90年代，我靠发行唱片赚钱；那时候，唱片收入还不错。

2) 在之前的回答中，您提到理想的现场鼓手是阿尔卡季·克利姆金。他现在怎么样了? 为什么他

没有在俄罗斯突破时期与戈戈尔乐队合作? 比如说, 他是否在90年代末期与扬卡一起在亚洲摇滚音乐节上演出过?

非常感谢!

1990年4月, GO乐队以原阵容进行了最后一次演出。乐队解散的原因是, 成员们主动要求我给他们一些自由, 因为GO乐队的走红过程已经失控, 对他们来说变得具有威胁性和难以忍受。然而, 许多成员继续追求各自的兴趣, 而阿尔卡沙则决定退出乐坛, 转行经商, 并且至今依然事业有成。

匿名:

你好, 伊戈尔! 几天前, 我和妻子从康涅狄格州来到波士顿, 观看了你的演唱会。我一直梦想着你能来我们这里演出, 现在梦想成真了。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无论是专业水平、精彩程度、热情洋溢的表演, 还是真情流露, 都让我们无比感动。我有两个问题: 我们能否期待你明年再来? 另外, 这场演唱会——波士顿的还是纽约的——会不会发行第二张现场唱片(或DVD)? 再次感谢你带给我的快乐。我最近开始对GO乐队感兴趣——几年前, 我哥哥, 一位来自俄罗斯的神父, 向我推荐了他们。

—可能不会有现场唱片, 因为没有人进行专业录音或拍摄, 但我们希望过一段时间后能再次回来举办音乐会。

彼得, 纽约。

叶戈尔, 我想了解你对美国, 特别是纽约音乐会的印象。

在你的一次采访中(《FUZZ》, 1994年), 你称移民是人渣, 称美国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 人们来这里是为了欺骗他人和赚钱。你现在对此有何看法?

“当时说出这番话的背景和原因可以理解……事实上, 我们直到这次访问才真正了解美国, 并形成了现在的看法。当然, 情况并非如此。美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文化迥异的国家。和世界各地一样, 这里既有我们自己的文化, 也有其他文化。这里存在着一些特定的问题, 包括政治问题和国家问题。这次旅行给我留下了难以置信的深刻印象, 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可以说, 我的世界因此而大大扩展, 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精神上, 我都花了一些时间才真正融入其中。我对这次旅行的印象如此丰富多元, 以至于无法用简短的回答来概括。”

亚历山大, 下诺夫哥罗德。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 您的采访透露, 您曾因创作而遭到刑事起诉。请问具体是哪些歌曲导致了这场诉讼? 审讯中是否讨论过这些歌曲的歌词? 当局究竟对歌词的哪些方面“不满意”?

“当时并没有刑事诉讼; 你误解了当时的实际情况。那时的法律与现在截然不同。所以没有人讨论歌词; 人们讨论的是, 例如, 家里是否有禁书, 以及, 最重要的是, 我们当时在那个地方出现的身份。”

来自《恰什尼基报》的谢尔盖·阿勒:

亲爱的伊戈尔, 我尊重你和你的工作。请回答以下问题:

1) 你是在哪些年份形成自己的观点的?

—从我记事起就是如此。

2) 你最喜欢A. Vvedensky的哪件作品?

- “父亲”

### 3) 你在学校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

— 体育课, 因为我免修了, 所以没去上。

此致, 凯莎 (圣彼得堡)

#### 1. 您对罗瑞奇持何种态度? (既指作为艺术家, 也指作为哲学家)

— 不知何故, 我真的对这两个都不喜欢。

2. 在歌曲《普世之爱》(Universal Great Love) 中有一句歌词: “在毁灭的致命道路上, 每个人都向北走。” 为什么是北? 为什么“我们所寻求的一切”都能在那里找到? 你心中是否有一个具体的地方? 维索茨基 (Vysotsky) 的专辑《星陨》(Starfall) 中的一首歌——也是我最喜欢的那张专辑里的歌——也与北方有关。北方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非常感谢你的创意!

“这幅图取自汉斯·埃里希·诺萨克的小说《螺旋》, 具体来说是在“螺旋第五转——符号”这一章。读过的人应该很清楚它的含义。我一直想把它用在歌里, 而现在它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就像一种启示。”

安德烈:

我去库尔斯克军官俱乐部看了你们的演唱会。音响效果当然糟透了, 但现场气氛简直太棒了!!! 我非常享受。第二天, 我听说 (毕竟那是个小镇) 你和乐队成员们在游览当地景点……所以, 你们觉得我们这座城市怎么样? 喜欢吗? 玩得如何?

“一切都很顺利。我们没怎么四处逛逛——时间有限。我们参观了萨罗夫大教堂、纪念大道 (网站上有那里的照片), 然后去了城外的一家私人动物园, 顺便说一句, 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一只很棒的獾。”

新泽西州的伦纳德大师,

您好。我很想听听您对伊恩·班克斯 (Osinaya Fabrika、Most) 和奥列格·迪沃夫 (Master Sobak、Vybrakovka) 等作家以及像Gentle Giant和早期Jethro Tull这样的乐队的看法。

我没读过班克斯的作品, 因为我实在不喜欢杂志上刊登的他的一部小说的简介。迪沃夫的作品我也没读过, 我之前从未听说过他。我和库兹马初次见面就是因为对“温柔巨人” (Gentle Giant) 乐队的共同喜爱; 我认为他们是那个时代一支杰出的乐队。杰斯罗·图尔 (Jethro Tull) 乐队本身也很不错, 风格多样, 早期和后期的作品都如此。例如, 《林中之歌》 (Songs From the Wood) 是他们相对较晚期的专辑, 或许也是他们最好的作品, 而《善意》 (Benefit) 则是早期作品, 但却非常乏味。这完全取决于个人品味和喜好。我从来都不是杰斯罗·图尔的铁杆粉丝, 只是偶尔听听他们的歌。要说我最喜欢的他们的作品, 那一定是《风暴守望》 (Stormwatch) 专辑里的《挽歌》 (Elegy)。

奥列格, 莫斯科。

你好, 叶戈尔! 我想了解以下几点: 1. 作为一名拥有人文教育背景和政治学背景的人士, 你对社会学和哲学思想的最新发展感兴趣吗? 特别是, 你对米歇尔·福柯和皮埃尔·布迪厄有何看法? 你是否对社会现实

“专业解剖者”的结论感兴趣?

——现在不是了。我有其他更重要的事要忙。

2. 对于一个毕生从事文字创作的人来说，布罗茨基在诗歌领域所做的一切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 是的，我尊重他，但我并不欣赏这种类型的诗歌。

伊万·阿尔汉格尔斯克:

叶戈尔，来自北方的问候。我的问题是：你有车吗？如果方便的话，是什么类型的车？

不，不会有。

德米特里·内克斯，秋明。你好，叶戈尔。

我在听你的音乐时有个问题：为什么歌曲《健康永恒》开头会播放打翻彩虹糖的声音？

“实际上，这是火车车厢的噪音，确切地说是工业区铁路的噪音，是我和库兹马用卡式录音机现场录制的。你肯定也觉得，这离保龄球馆有点远.....”

阿列克谢·索尔达坚科夫:

关于1990年的官方专辑目录，您提到了“人民之敌”项目的录音——“和我们一起做，像我们一样做，比我们做得更好！”——并且所有录制的歌曲后来都收录在了其他专辑中。那么，歌曲“**Chelovek—It Sounds Proud!**”和最后一首歌在专辑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或许曾经有包含这两首歌的专辑版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再版发行，您决定不再收录它们？您是否计划以原始版本发行“和我们一起做.....”？谢谢！

“是的，你说得对，《Chelovek—It Sounds Proud!》这首歌之前从未在其他任何地方出现过，虽然它曾被Voina乐队录制过一个版本，但由于音乐不连贯以及歌词整体愚蠢（不得不承认，这首歌最终非常失败，故作高深，空洞无物），所以立刻就被弃用了。其余的歌曲（总共有四首）都收录在其他地方了。至于这张录音本身，我们希望Mystery of Sound唱片公司能够继续发行我们的档案。我原本想把《Enemy of the People》作为完整的附加曲目收录到GO乐队1988年的某张专辑中。”

安德烈，莫斯科。

你好，叶戈尔，谢谢你的一切！

1. 显而易见，你已经不经意间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镌刻在不止一代人的记忆里，等等。而且，那些贴在你身上的标签似乎永远无法撕掉。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希望历史上如何记住你——音乐家、诗人、艺术家、哲学家等等，还是你宁愿根本不出现在历史上？请谈谈你对名声带来的“沉重负担”的态度。

“就我的名字在历史上的印记而言，我并不在意。我更关心的是我行为的后果，无论这些后果会产生什么影响。既然这些后果已经发生，我就很满足了。我希望在余生中尽可能多地有所作为。”

秋明，你好，伊戈尔·费多罗维奇！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a) 你提到的以库兹马为主角，延续“共产主义”理念的项目，目前有什么进展吗？**

“不，很遗憾，目前还没有任何积极的进展。现在还不可能把他弄到鄂木斯克来，如果他来了，我们肯定会录点东西。”

**b) 你的团队成员中有人创作诗歌、散文或其他类型的作品吗？**

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项目。

旅行者、音乐家、莫斯科人。

叶戈尔，我有很多问题，这里只列举几个，希望你能解答。<sup>1</sup>

**1. 你在90年代末曾说过，由于乐队阵容问题，你很久都没能开始录制新专辑，因为你不想再创作个人专辑。我想知道现在你的乐手们参与了多少，还是他们只是演奏你创作的曲子？你计划什么时候开始录制新专辑？**

当然，他们会投资。我仍然会负责，但我非常鼓励任何形式的创意表达，如今这种创意并不匮乏。前两张专辑都是乐队全员录制的——我、娜塔莎和萨尼亚·切斯纳科夫。现在我们加入了新鼓手帕沙，他对音乐风格等等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巡演一结束，我们可能就会开始录制新专辑。唯一可能阻碍我们的是季节，现在是冬天，因为整张专辑都是在夏天创作的，充满了夏天的气息。我们不能失去那种感觉。所以如果现在不合适，我们就等等吧。

**2. 我还想知道，相对于你制作一首歌的总时间，你在录音室里花多少时间制作像《VBL》的结尾、《Scythe of Civilizations》中的独奏、《Dogs》的结尾等等？**

“我们工作效率很高，但从不强求。我是个工作狂，我热爱写作，喜欢摆弄各种声音，而且我永远不会厌倦。”

**3. 我还很好奇——你是如何录制《文明之镰》和类似歌曲中的独奏部分的？你有没有考虑过吉他倒过来弹会是什么效果？还是完全即兴发挥？**

“每次都不一样。有时我们会事先计划，但更多时候是即兴发挥。这其中有一种诡异而又超脱于个人的特质，因为正常人无法反向思考。我认为，正是这一原则构成了六十年代迷幻音乐的主要发现。”

**4. 专辑《Pryg-Skok》中发出那种尖锐刺耳声音的设备是什么？你们90年代初用的那些老设备现在都去哪儿了？因为它们在这张专辑里已经不再使用了。**

——当然，那声音来自 Fazer AutoWah，苏联产的，红色的，带两个踏板。它噪音很大，所以我几乎不用它了。它现在还放在我的壁橱里，和 Venta 一起，我们大部分专辑都是用 Venta 录的。

明斯克的德米特里：

亲爱的伊戈尔·费多罗维奇，你读过A·达尼林的《LSD：致幻剂、迷幻药与成瘾现象》这本书吗？如果读过，你觉得怎么样？

——一本愚蠢至极、危害极大的书。简直是胡说八道。

**Chip**，新库兹涅茨克。

你觉得雷鬼音乐怎么样? 特别是鲍勃·马利? 我觉得它能量非常强大, 而且没有攻击性, 只有积极向上的能量。你怎么看?

“能量通常是积极的东西, 只有当能量释放受阻时才会产生攻击性。至于马利和雷鬼乐, 我曾经是它们的忠实粉丝; 有好几年, 我只听雷鬼乐, 以此为生。我非常喜欢60年代早期的斯卡音乐、钢铁脉搏乐队、黑乌呼乐队、彼得·托什、第三世界乐队, 以及丽塔·马利精彩的首张个人专辑。”

莫斯科, 亨利·钦纳斯基,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1.** 你去过美国。你能告诉我你喜欢和不喜欢那里的哪些方面吗? 以及你对那次旅行的总体印象.....

— 我上面已经回答过了。更具体的问题, 我稍后会详细解答。

**2.** 我也很想了解你在家使用的设备: 放大器、功率、录音方式 (是线路电平还是通过麦克风)、你对低音的看法 (哪种锥盆尺寸最适合低音的再现、你更喜欢真空管还是晶体管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的独门秘技, 我们不会告诉任何人。而且, 我们也不知道接下来会用什么。”

**3.** 我也很喜欢你吉他的形状, 跟AC/DC古典吉他手的吉他很像! 你说你喜欢细琴颈, 所以才不弹原声吉他, 但吉普森吉他通常琴颈都比较厚——为了延音, 这样我才能握得稳。我其实没觉得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 我之前说的细琴颈指的是Rickenbacker, 那是我最常用的吉他。Epiphone (Gibson SG) 是我最常用的吉他。它就像我那饱经风霜的老朋友。

**4.** 科兹洛夫曾说过, 听音乐的人有两种: 一种听摇滚乐, 一种听布鲁斯音乐。这几乎是生物本能使然, 有些人只能感知三连节奏的音乐, 而有些人只能感知布鲁斯的方阵和节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像说唱歌手和金属乐迷这样的年轻群体之间存在误解。就我个人而言, 我同样喜欢放克、斯卡、朋克、摇滚、雷鬼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音乐.....你对此有何看法?

——我什么都不考虑, 因为我根本不那样感知音乐。我从不去想布鲁斯的基本功、三连音之类的东西。音乐是你身处其中或与之互动的声音环境。粗略地说, 它要么好要么坏。有点像天气。

尤里·雷泽:

我有个问题。叶戈尔, 你经常说要在体制之外生活。但是, 一个缺乏创造动力的人, 如何才能完全依靠创造力生活呢? 或许可以依靠别人的作品, 但可惜的是, 人总得吃饭吧。

“我认识很多不善创造力的人, 他们生活在体制之外, 但这并没有成为他们的障碍。他们总能勉强糊口。”

雷赫特, 图拉。

我最近在慕尼黑看了一场**1999**年的音乐会。你还记得是哪个乐队和你一起演出的吗? 他们太棒了。

— Autozynyk。一场精彩的演唱会, 相当热闹。

罗伯特·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你列举了很多很棒的乐队，当然，但它们都代表了某种特定的音乐类型。我想知道你对放克音乐有什么看法？我非常惊讶地得知“爱”（Love）乐队的成员都是非裔美国人——这或许就是他们音乐如此深情的原因吧？

我根本不听放克，对它了解甚少。要说重要的人物，我只能提到詹姆斯·布朗、史莱与家族之石乐队，以及早期的酷玩乐队。至于亚瑟·李，他就像吉米·亨德里克斯一样，是黑人开始演奏白人音乐（完全不是灵魂乐或放克）的典型例子。这种效果既尖锐又诡异，因为他们演奏得几乎比白人更好，至少更极端。有趣的是，当他们尝试演奏黑人音乐时，效果却显得有些怪异（比如70年代的Love乐队专辑）。Love乐队所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恰恰是那些与黑人音乐无关的部分：超脱尘世、极具个人风格的迷幻民谣。

安德烈·费多罗夫。澳大利亚墨尔本。

您计划访问澳大利亚吗？如果计划访问，请问何时访问？

“我很想去，我随时都想去，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我们没那么有钱，可以随心所欲地飞去任何地方。”

瓦西里，萨马拉：

去年秋天，你说过《Solstice》和《NLB》会重新录制并改名。那么，你放弃这个想法了吗？我们是否可以期待这些项目很快发布？

“我从没说过要重新录制。我说的是要重新混音，并添加一些缺失或录制质量很差的部分。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这些工作，而且，这两张专辑，名为《月球革命》和《虚无的可承受之重》，很快就会由Vyrgorod唱片公司发行。”

阿廖娜，特维尔。

你妻子和亚历山大·切斯纳科夫最喜欢的乐队是什么？他们的品味和你的不一样吗？你会介意吗？那么，乐队成员的品味应该相似吗？

“不，他们不应该这样做，这也不会造成干扰；相反，这反而有帮助。据我所知，切斯纳科夫喜欢70年代的吉他摇滚，而娜塔莉亚则喜欢听70年代和80年代的朋克和后朋克。”

彼得·萨内克

1. 叶戈尔，你去过美国的唱片店吗？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有趣的东西？请分享一下。

当然，我去了，而且收获颇丰，尤其是在旧金山（Amoeba 和 Aquarius 唱片店）和纽约的 Other Music 唱片店。我淘到了 Love 乐队的现场盗版唱片、60 年代和 70 年代土耳其和拉丁美洲迷幻摇滚的专辑、大量稀有的车库摇滚唱片（包括加州和美国的），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唱片——总之，我几乎没能全部淘完。最令人惊喜的是，我找到了一张 DVD 合辑，里面收录了车库朋克和 60 年代迷幻摇滚（Electric Prunes、Standells、Music Machine、Love 乐队、Pink Floyd 与 Barrett 合作的歌曲等等），是一位不知名的乐迷用电视摄像机（！）拍摄的，拍摄对象是某个早已被人遗忘的电视节目。

2. 你是如何发现音乐的？你会听取哪些意见？你不会什么都买，那样太傻了。

——碰巧我从小就对摇滚乐耳濡目染，听过也读过大量的西方摇滚乐文献。我不断接触到各种风格的海量音乐。我喜欢一些，不喜欢另一些，喜欢的时间和方式也各不相同。我从不理会别人的

意见。起初，我听节奏布鲁斯和迷幻摇滚，然后长期听重金属，接着是前卫摇滚和摇滚反叛，然后又长期听朋克和新浪潮，最后我完全沉浸在迷幻车库摇滚中。像我这样听这类音乐的人不多，但我当然会听取他们的意见。此外，有些唱片公司，顾名思义，不会发行垃圾唱片。如果我看到一张我完全不熟悉的乐队的唱片，但它是像Radioactive或Sundazed这样的厂牌发行的，我会买下来，而且从不后悔。

我的朋友比特纳，莫斯科。

叶戈尔，国家（乃至世界）要发生什么事，你才会重新开始参与政治——签署联名信、加入政党、组织抗议等等？或者说，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那么，那句著名的谚语“畏惧冷漠者.....”呢？你不认同吗？

“我并非‘漠不关心’。我只是冷静地评估自己在任何领域努力的效用。我甚至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我才能突然在这里发挥作用。除非全世界突然彻底丧失政治才能，陷入彻底的无助.....”

埃戈尔·莱托夫

2005年11月2日

# Chronicles | www.gr-oborona.ru — 叶戈尔·列托夫。回答访问官方民防网站用户的问题，2006年2月23日

杜塞尔多夫的毛尔沃夫：

亲爱的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您好。

说实话，您是否尊重天鹅乐队、迈克尔·格雷以及贾博的成就？

提前感谢您的回复。

——是的，尤其是 Swans 乐队早期的作品，不过后期的作品和个人项目也很棒。我们只要能搞到手的都会买。

Anka (Strelka), Sarapul。

与你们早期的专辑相比，你们变化很大，也更加成熟了。现在，无政府主义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很多人认为 Gr. Ob. 是一支叛逆的乐队，并根据你们早期的专辑来评判你们的新歌。对于人们普遍拒绝思考和进步，反而互相照搬原始观念的现象，你们有何感想？

非常感谢你们的回答和关注。

对我而言，无政府主义纯粹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现象。有点像内斯托尔·马赫诺（Nestor Makhno）曾经在古利亚伊波莱（Gulyaipole）尝试实现的那种状态。一种通过商品自由交换等方式实现的“自由自决”。这是一个庞大而冗长的话题，主要涉及经济。我不想深入探讨。反全球化人士目前正在相当成功地发展和研究这套体系。

我们仍然是一个反叛的、极端反叛的群体。只不过，前线正在不断转移；它现在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

此致，尼古拉，普斯科夫。

你好，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关于你的“共产主义”项目，我有几个问题，具体如下：

1) 你在录制专辑时，是从哪里获得像雷蒙斯乐队、巴兹·科克斯乐队等乐队的伴奏曲目的？

“我直接从架子上抽一张唱片就完事了。我用的是手边能找到的任何东西。而且，和往常一样，选择非常多。我用了各种乐队的现成伴奏，比如 UB40、Killing Joke，还有一些罕见的冲浪音乐、罗马尼亚管弦乐团的演奏等等。”

2) Kommunizm 乐队的十四张专辑都会再版，还是只会再版部分精选集？显然，专辑的再版顺序不会和最初发行的顺序一样。（假设再版是从第二张专辑开始，跳过了《At Soviet Speed》这张专辑。）

“所有15张专辑都应该发行，包括带有额外花絮的《恩典》双碟版。它们发行顺序被打乱并非我们的错——所有《共产主义》专辑都已制作完成，并且已经在《声音的奥秘》中存放了一年之久。问题在于，新的版权法在许多情况下造成了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过程非常缓慢且痛苦。”

Niks22 莫斯科

你好，叶戈尔。非常感谢你在卢日尼基体育场的演唱会！我真的很想再看一遍。这场演唱会会有 DVD 吗？（我当时是演唱会的摄像师，拍了很多素材！）如果有的话，什么时候发行？还有，鼓手安德留什金后来怎么样了？提前感谢。

“我们目前正在混音他的电影原声带。DVD肯定会发行，但我不知道具体时间。安德留什金创建了自己的项目“飞鱼”，在这个项目中，他探索并诠释了作曲家雷布尼科夫的音乐遗产（包括电影《布拉蒂诺》、《小红帽》等的歌曲）。

鲍里斯，圣彼得堡

：首先，谢谢你。你的作品引人深思。

亲爱的叶戈尔，我有个问题：我们知道你对广播和电视非常怀疑。如果你有机会参演一部电影，你会接受吗？

他们把它给了我，但我拒绝了。

圣彼得堡 Krasnoflotets

你好，Egor。1

）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的作品对你产生过影响吗？

“如果真有影响，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小时候经常听他的歌。我几乎收藏了他所有歌曲的录音，包括他自己的和别人的。也许对他有一些影响，但我内心深处并没有感受到，无论是在诗意方面还是意象方面。”

2) 您如何看待 Shnur 和“列宁格勒”乐队的活动？该乐队在许多俄罗斯摇滚音乐家中并不受欢迎。

我对他们态度很好，我很尊重他们。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更是因为他们呈现作品的方式以及他们运用作品的方式。我们曾在纽伦堡的一场音乐会上一同演出过，那次经历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佐洛蒂赫·安德烈：

之前未发行的专辑《战争中的空军工人》会发行吗？

“根本没有这张专辑。这是一张不知名的盗版专辑，由一个不知名的人制作，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阿内克斯，莫斯科。

不好意思问了这么多问题，但我有很多想了解的。1

. 叶戈尔，你说的“迷幻”或“迷幻音乐”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词，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迷幻音乐，以及一般的迷幻艺术，是一种重新诠释服用迷幻剂体验的创作。我希望无需赘述。这并非我的定义，而是霍夫曼、利里等人使用的字面术语。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含义。

2. 为什么他们在最新专辑中用处理器录制吉他？很多乐队恰恰相反，更倾向于使用电子管放大器和吉他效果器等老式设备。就此而言，我认为《Lunar Revolution》和《STN》在适当的混音下听起来更好，因为吉他音色更温暖、更清晰。

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过电子管音箱，甚至连音箱组合都没有，现在也没有。我们以前用的设备很烂，大多是苏联产的自制设备，噪音特别大，我们不得不剪掉歌曲的开头和结尾。现在我们有了能很好地模拟六七十年代电子管音色的处理器。我个人用的是各种Korg的设备——我真的很喜欢它们的音色。因为我们是在公寓里录音，很多事情都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实现。我们买不起很多想

要的东西。

3. 你提到过你和切斯纳科夫的相识。他是怎么加入乐队的？是你邀请的，还是他自愿加入的？在你早期的采访中，你称他为客座吉他手，但后来你不再这样称呼他了。

“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写过这件事，但它完美地融合了人性和专业性，这在音乐人中极为罕见。以前，录音室乐手和非录音室乐手、乐队成员和非成员的概念甚至都不存在。G.O.乐队有现场演出版，成员几经更迭（Selivanov、Klimkin、Zhevtun、经纪人、Andryushkin等等），也有录音室版（只有我一个人，有时会和Kuzma一起）。现在，终于有了我们三个人——我、Natasha和Santer——而且现在又多了四个人，因为Pasha是乐队中平等的创作伙伴，乐队第一次不再区分现场演出和录音室工作，而是所有工作都一起完成。”

4. 新专辑的录制工作是否已按计划开始？来自莫斯科的帕沙·佩列托尔钦会参与录制吗？

“这张专辑将在今年夏天录制，帕沙肯定会参与。我们只是还不知道在哪里录制鼓——在莫斯科还是在这里。”

尼古拉：鄂木斯克，

伊戈尔，新年快乐！祝你在新的一年以及未来的岁月里充满无限的创造力！我们现在迫切需要这种创造力！

还有一个问题：你是否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打破鄂木斯克的禁忌（如果有人邀请的话）？不久前，我在列宁大街上看到几个年轻人只抱着一把吉他——致敬乐队现在很流行！

“只要我还住在这里，我就没这个打算。请理解！”

库尔斯克的列尼亚·科特：

亲爱的叶戈尔，你好。

歌曲《Kill》中的歌词“.....切换到黑白.....”暗示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电影《杀死比尔》（电影里有一个类似的场景）。是这样吗？你对昆汀·塔伦蒂诺的作品，尤其是这部电影，有什么看法？

提前感谢你的回复，库尔斯克摇滚乐手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这句歌词跟昆汀·塔伦蒂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部电影当时还没上映呢。顺便说一句，正确的歌词是“切换到黑白画面”，因为那是一道命令。但这跟这首歌的真正含义完全无关！这首歌的原名是《灾难理论》，是献给全球自然灾害的。它讲述的是，这些灾难如何从它们的高空俯瞰我们（包括我）的苦难，然后它们经常会下达这样的判决：“切换到黑白画面，杀光一切！”此外，我还加入了一些关于节日和特殊日子的个人思考。这是我近期创作的最简单、最纯粹的一首歌。我一直很喜欢塔伦蒂诺，但他最近的电影并没有真正打动我。首先，据我了解，他必须熟知大量早期香港电影的台词，并加以运用和戏仿；其次，我非常反感他那矫揉造作、堪比印度电影的剧情，而且剧情拖沓冗长。”恶心。

亚历山大·叶卡捷琳堡：

你好，叶戈尔。我很高兴有机会问这个问题。

你对马克·夏加尔和保罗·克利有什么看法？

“我们应该对优秀的艺术家抱持怎样的态度？他们如此不同，很难将他们放在一起评判。不过，我无疑更接近克利而不是夏加尔。”

## 2. 你会去看展览吗？如果会，你会去看哪些展览？

“如果我有时间，我都会尽量去各个城市逛逛。我通常都很喜欢博物馆，尤其是历史博物馆。”

康斯坦丁，哥伦比亚特区

### 1. 您对民间音乐持什么态度？它对您重要吗？

——这个问题问得不对。我对此有何感想？我的感受很强烈……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我完全沉浸在各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中。我会买唱片，研究歌词等等。现在，这种热情不知不觉地消退了，因为我发现我一直在寻找的一切都在我自身之中。

### 2. 你对 Einsturzende Neubauten 团队和噪音音乐感兴趣吗？

——再说一遍，我曾经对这类音乐非常感兴趣。有一段时间，我只听噪音和工业音乐——比如 Test Dept、Throbbing Gristle、SPK、Young Gods 等等。这恰好与我自己对类似领域的探索不谋而合——G.O. 的专辑《Armageddon Pops》等等，Yanka 的电子专辑，Satanism 乐队的《Igra V Samoletiki》，以及 Communism 的《Narodovedenie》（民族学）。现在我依然尊重这类音乐，也会听，但频率不高。

丹尼斯，明斯克：

1. 我在你之前的回答中读到过你与城市、城市居民等等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我想问：在你居住过的城市里，有没有哪些地方，当你漫步其中时，会突然涌现出一些想法？比如新西伯利亚、秋明——在这些城市里，我想有很多事情可能影响了你（或许也确实影响了你）。总的来说，有没有哪些城市是你特别喜欢在演出间隙去游览的？

有很多城市都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比如基辅。我去过的所有城市里，唯一一个让我永远想待在那里，并且让我感到本能地自在的城市，或许是旧金山。总的来说，唯一能让我感到平静和自由的地方，是在家里，在铁门和铁窗之后。

2. 我还有一个问题：您最近在明斯克举办了四场演唱会。能否简要谈谈您对这座城市、这里的人民以及演唱会观众的看法？自1997年GO乐队在明斯克举办首场演唱会以来，您对我们这座城市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提前感谢您的回复。

“这里确实变了——但我说不上来具体是什么，因为我们只在这里待一天，只能从巴士和酒店的窗户里看到一些东西。俱乐部和音乐厅里的人群截然不同，这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俱乐部里的人群狂野奔放、活力四射，而音乐厅里的人群则平静而有秩序。”

德米特里·戈尔杰耶夫，莫斯科。1

）是谁提议在卢日尼基体育宫上演“复活”？

我们根本不做任何宣传。所有像专辑发布、新节目之类的消息都是演出主办方主动安排的，而且他们通常连通知都不通知我们。我们只管演出！正如我之前所说，演出曲目都是在演出前半小时根据乐队成员的意愿和喜好临时拼凑起来的。对我来说，演唱会本质上就是即兴演奏，提前计划任何事情都是极其不可取的；那样会立刻显得死气沉沉。通常情况下，我们总是随心所欲地演奏，而且不给它起任何名字。

2) 我最近在Gorbushka书店买了一张《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再版专辑。为什么这张再版专辑

的名字叫《虚无的可承受之重》（就像《冬至》被叫做《月球革命》一样）？

“首先，这是对之前作品的大规模重混、重新制作和最终完善，最终呈现出与当时设想高度契合的新专辑。之前名为《Solstice》和《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很可能只是早期的演示版本，如今终于找到了完美的形态。其次，新的专辑名称也代表着对之前版本中过度煽情的摒弃。”

3) 您近期发行的专辑《Starfall》、《Freedom》和《Concert at the O.G.I.》会重新发行吗？

——只有《Starfall》这张专辑。不过也许我们会发行一些以前的现场专辑。

人。明斯克，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你好！我想知道歌曲《柳博》的出处？

“有一天，我们的朋友马克西姆·塞梅利亚克给我们录制了一张西方所谓的‘奇异音乐’合辑（我们经常交换类似的歌曲）。其中收录了齐诺维·格尔特演唱的这首歌——是为某个戏剧或广播剧创作的。当时，我们刚录制完《复活》（Reanimation），这首歌奇妙地捕捉到了公众对我们乐队的迷恋，这种迷恋几乎从我们乐队成立之初就一直困扰着我们。它简直就是对这种迷恋的完美宣言。我不知道这首歌是谁改编的；很可能是一首战争年代的民歌。这样的版本有很多。”

莫斯科，BeneFAKTOR。

你好，叶戈尔。

删减一些歌曲（我是指非高价唱片）有什么意义？移除一些歌曲（例如《复活节》）又有什么意义？你自己说过歌曲顺序是概念性的……歌曲应该以它们应有的方式结束……还是说这是出版商的问题？

通常来说，这应该是出版商的问题。但我们特意制作了长版和短版两个版本，因为高价唱片通常是由铁杆粉丝、收藏家或我们称之为“我们自己人”的人购买的。而廉价唱片则是面向大众，面向所有人。由于我们经常听到公众的批评（尤其是《Sonce Rotation》和《Unbearable Lightness》），说我们的歌曲时长过长，没有意义（也就是说他们觉得无聊），所以这次我们考虑到了大众的需求，制作了两个版本——一个正常版本和一个“精简版”。至于前面提到的《Easter》，它从未在任何地方发行过，所以你为什么认为它不会出现在廉价版中呢？

- = 2RocK = - , Peter

你好，Egor！我听过好几遍《一切按计划进行》（Everything Goes According to Plan），里面还有两段歌词：“我的警察正在保护我……”和“我走过陵墓，看到窗户里有个阴茎……”为什么你的专辑里没有这两段歌词？而且最后一段甚至不在原歌词里？这两段歌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还是说这只是一首民谣？

——民谣。当年在涅瓦大街上，一位表演者竟然在原有歌词的基础上加了大约20段，这让我大吃一惊。现在有个新词叫“后民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Max Anarchist:

你好，Igor Fedorovich！你从事舞台表演这么多年，想必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歌曲创作理念。我一直试图弄明白，但始终不得要领。你有什么关于歌曲创作以及如何创作出一首热门歌曲的建议吗？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很遗憾，这无法教授，至少无法通过网络交流教授。它的运作方式要么一目了然，要么一目了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跨越这道门槛。通常情况下，它会在瞬间发生，以一种顿悟的形式出现，但这往往是在经过大量的努力和探索之后。”

博列斯拉夫·N，格罗德诺：

您好！我想知道您对版权的看法。您最近的所有专辑，从《Starfall》到《Moon Revolution》，都在发行后的第二天就提供了下载。您对此有何看法？

“就我个人而言，我当然希望每个人都能听到这些歌。但出版商们肯定会很恼火。这里存在某种冲突，不过我并不在意。”

谢尔盖·索林：

歌迷会把他们的录音给你吗？你会怎么处理这些录音？

“我要把它们带回家。我收藏了大量的这类唱片。由于我无法出版它们，甚至无法影响出版商，它们目前只能放在那里，等待时机。等我老了，我计划出版一套名为《动荡年代的俄罗斯车库摇滚档案》的丛书。”

伊戈尔·M，莫斯科

1) 你喜欢动物纪录片吗？

- 是的。真可惜我们没有探索频道。

2) 除了上一本诗集中发表的散文作品外，您还有其他散文作品吗？

——是的，确实有很多。这本书确实是一部“精选集”，是写给别人看的，写给我身边的人看的。它不仅对我自己有用，对其他人也同样有用。我写的大部分东西，我保留下来的东西，尤其是早期的作品，都是“内部使用”的，也就是说，是写给我自己看的，别人完全无法理解。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字创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方式，一条理解世界和自我的途径。而现在，我创作的任何文字都是一种直接面向外部的客体。

3) 为什么你决定在最近两张专辑中采用你所说的“简单”的音乐风格？

“问题是，一张双专辑（其实就是一张专辑，只是时长更长），包含24首曲目，某种程度上算是关于迷幻摇滚以及人们吸毒原因的摇滚歌剧，一部关于毒品的歌剧，它本身就已经相当复杂沉重了，我认为用不必要的音乐技巧来使它更加复杂化是没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它已经拥有如此丰富的情感和旋律深度，任何额外的花哨装饰都会让它不堪重负。我们当时已经小心翼翼地避免一头扎进音乐的自我放纵之中了。”

来自苏维埃街（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阿尔卡季·利伯宗：

我很想知道：

1. 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食物？你最喜欢的菜肴是什么？你对日本料理有什么看法？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因为我比较保守。我吃肉，喜欢吃辣的和油炸的，而且我非常喜欢高加索和阿拉伯菜。”

2. 你对日常生活（舒适度、清洁度、家居环境）要求很高吗？

—不，没什么，最重要的是所有东西都很熟悉，而且都整齐地堆放在各自的位置上。我唯一感到困扰的是空间不足，因为随着书籍、唱片、电影等各种媒体信息的不断涌入，空间每天都在缩小。

### 3. 物质财富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它们非常重要！没有它们，我的人生将一事无成。没有吉他、没有书、没有音乐、没有任何东西，你怎么能做任何事？没有钱，你怎么能做任何事？从我记事起，我就一直在努力工作，为了买、听、读、弹、创作音乐！那是在苏联时期，现在更难了。总的来说，要想有所成就，你必须拥有很多东西——玩具、物品（包括必需品和完全没用的东西）、动物、墙上和窗外的风景、电脑等等。印象、经历、情感，各种美好的事物都由此而生。无中生有。你不一定非要出卖自己去换取物质财富。它们可以而且应该通过你的知识和学习能力来获得。最重要的是，一个人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阿列克谢·施瓦布，刻赤-乌法-莫斯科。

你好，叶戈尔！

《复活》中的“狗”卦是《易经》中的卦象吗？你问的是什么问题？你经常使用《易经》或其他类似的经书吗？非常感谢！

——不常用。只有在真正必要的时候才会用。我不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也许它描述了某种情况，也许它模拟了这种情况。但它确实有效。顺便一提，《没有我》这首歌最初的名字是《第三十三卦》。那是库兹马唯一一次使用《易经》。有一天我正好在森林里散步，突然想起了这个故事，然后这首歌就自然而然地在我脑海里响起。我几乎来不及把它写下来。

奥尔加，塔什干。

叶戈尔，你还记得古米廖夫是如何定义反体系的吗？所有人类将自身视为地球局外人的异端邪说，都包含在这个概念之中。人类遭遇了空虚，并意识到一切都同样毫无意义——无论是自己的生命还是他人的生命。古米廖夫说，激情冲动是地球对反体系癌性肿瘤蔓延的反应。你的作品完美地概括了反体系的论点。从世界的虚幻本质或其恶性循环到谋杀，这难道不是一条不合理的道路吗？

“我通常认为古米廖夫是个罕见的傻瓜，而且还是个有害的傻瓜。因此，我无法评论他捏造的谎言和臆测的衍生品。”

内维迪姆卡

你好！亲爱的叶戈尔！

我重读了你早期的访谈（《两百年的孤独》以及那个时期的其他访谈）。读完之后，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在这里无事可做”。你说创造力如今毫无意义，等等。你当时说的话难道不与你现在的所作所为相矛盾吗？你当时对自己有什么看法？如果90年代初的叶戈尔有机会和现在的叶戈尔交流，他会怎么说？

谢谢。

当然会。比如，我早上想到的和中午想到的可能截然相反。到了晚上，答案又会来自完全不同的维度。我曾多次说过也写过，我最大的成就和优势之一就是同时拥有如此多的自我；多种多样、有时甚至完全对立的观点在我体内共存。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不觉得独自一人无聊。但这并不适用于我整体的维度，也就是我存在的方向。从整体上看，我并没有改变。只是多个“自我”叠加

在我身上而已。至于我在那些文章里写的内容，它们是由我当时的某个“自我”写的——顺便一提，当时的我并非孤身一人。那么，90年代的叶戈尔会在早上、中午或晚上对我今天作何评价呢……我想他应该不会特别生气，这么说吧。

德米特里·普柳欣，鄂木斯克：

嗯，这个问题与其说是问叶戈尔·列托夫，不如说是问亚历山大·切斯纳科夫。亚历山大，请问近期在鄂木斯克有蝴蝶系列音乐会的安排吗？帕蒂钢琴俱乐部还会举办即兴演奏会吗？提前感谢。

**A. Ch.:** 基本上，“蝴蝶系列”乐队只在受邀且有演出机会时才会演出。有关演出安排的问题，请联系“即兴演奏”小组。

谢尔盖·西森科：

你好，伊戈尔·费多罗维奇！

1) “四月”这个词出现在你的好几首歌里。这只是巧合吗？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或者你只是单纯地喜欢四月的活力？

我总体上很喜欢这个词，喜欢它所代表的概念。我尤其喜欢“春天”这个词。它充满魔力。它是一个全球性的、古老的、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永恒象征。

丹尼尔，阿尔汉格尔斯克

。你好，伊戈尔·费多罗维奇。请问我几个问题：

1) 如果COMMUNISM乐队的专辑《撒旦主义》再版，会发行哪个版本：有FLIRT乐队（《Unauthorized Behavior of Everything》）的乐手参与，还是没有？

——就像原版专辑《撒旦主义》（Satanism）一样，《万物皆未经授权的行为》（Unauthorized Behavior of Everything）的部分内容作为附加曲目收录在《欢欣气体》（Rejoicing Gas）和《让它变》（Let It Bi）（尚未发行）中。据我所知，“调情”（Flirt）乐队成员的参与度很低，只有瓦列里赫·罗日科夫（Valerych Rozhkov）在引子部分演奏了竖笛。

2) 您对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和北刀武导演的电影《座头市》有何看法？我还想了解您对乔治·达内利亚导演的电影《金扎扎》的看法？

“问得更具体些！这适用于所有人。这类问题根本无法回答。我不清楚你到底想听什么——是对剧情、摄影、表演的评价，还是与其他北野武作品的比较等等？”

萨尔瓦多雷斯，圣彼得堡。1

1) 1993-94年冬季，A节目播放了一部影片，片中叶戈尔·列托夫乘公共汽车来到某个地方，那里有一些人，他弹着吉他演奏了《傻瓜》和《祖国》。叶戈尔，请您详细介绍一下这部影片。《祖国》这首歌是哪一年创作的？

——这些只是1994年在莫斯科高尔基文化中心举行的名为“俄罗斯突破”的音乐会被取消的影像片段。这是1993年十月事件后反对派的首次抗议活动，普罗哈诺夫、邦达连科和其他一些政治人物都参与其中。原定音乐会结束后，将举行“生存指南”乐队和G.O.乐队的演出（我们原本计划与库兹马合作进行半原声二重奏）。音乐厅可容纳约800人，约5000名朋克聚集在外面，他们冲进文化中心，引发了一系列后果。特警赶到，枪声响起。一楼被彻底摧毁，并充斥着催泪瓦斯。所有参与者都去了二楼，在那里他们为自己和最亲密的伙伴们举办了一场即兴音乐会。整个事件由来自新西伯利亚的前卫电影制作夫妇科什金夫妇拍摄下来。歌曲《Rodina》创作于1993年事件之

后，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它原本是打算收录在一张汇集了包括DK在内的多个乐队作品的合辑中，以帮助那些受事件影响的人们。但这个项目最终未能实现。

2) 叶戈尔，请你谈谈你对1998年5月在圣彼得堡Polygon体育馆举行的那场音乐会的记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歌曲之间似乎有些混乱，但总的来说，那场音乐会非常精彩。

“这是G.O.历史上最糟糕透顶的演唱会之一。这源于我人生中一段迷迷糊糊的时期，那时我一直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这场演唱会，以及同年在萨拉托夫的那场，堪称野兽摇滚的精髓。在演奏《Pryg-Skok》时，我记得自己跌倒了，看到了头顶的天空和繁星。当然，这是怪兽剧院罕见而不可思议的一次演出。”

德米特里·莱蒙，莫斯科州沃斯克列先斯克。

下午好，叶戈尔！你经常说你最喜欢的乐队之一是雷蒙斯乐队。我想问你以下几个问题：

1) 你如何看待那些模仿并延续雷蒙斯乐队风格的现代乐队（甚至还有一支俄罗斯雷蒙斯乐队的致敬乐队即将发行）？

“我通常认为你应该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而不是追随别人的脚步。模仿别人的唯一价值就是听起来很滑稽。”

2) 你想参与（或者至少不介意参与）谁的致敬活动？

——人很多。我感激的人不计其数。

来自英雄城市列宁格勒的康斯坦丁：

1) 您如何评价泽尼特和火车头在欧洲联盟杯中的前景？他们有能力复制莫斯科中央陆军的壮举吗？

——或许是泽尼特。他们对阵罗森博格（指第一场比赛——管理员）的表现，简直就是在冲击冠军。他们所有的地域性都消失了；他们踢得自信满满，充满侵略性，而且带着一种令人愉悦的傲气。这体现在每个人身上，从门将到前锋。这究竟是谁的错，是球队的错，还是佩特热拉（或者博罗维奇卡？）的错，还很难说。至于火车头，我认为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注定要失败，这不是教练或球员的错，而是菲拉托夫先生的错。总的来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冠军争夺战将在斯巴达克、泽尼特、中央陆军以及很可能还有莫斯科之间展开。莫斯科现在有了谢马克和比斯特罗夫，拥有了最强的攻击线——而且他们是一支非常狡猾的球队。还记得他们最近是怎么对付你的吗？

2) 在你最喜欢的（俄罗斯）导演中，你提到了基拉·穆拉托娃、塔可夫斯基和帕拉杰诺夫，却只字未提阿列克谢·日耳曼。你不喜欢他吗？

——我忘了说了。我真的很喜欢它。

莫斯科，伊万·潘菲洛夫：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这么说吧：你认为俄罗斯音乐界是否出现了类似上世纪70年代那样的新一轮爆发？还是你已经对俄罗斯音乐彻底失去了希望？

——永远不会！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让它发生。70年代我们经历了什么爆炸？“时光机”乐队的诞生？爆炸只有在各种事物都很多的时候才会发生。当某种约束力阻止它突破时——就像他们眼中

的60年代，就像他们眼中的70年代（朋克、新浪潮）。这不是对西方的盲目崇拜，也不是故弄玄虚，而只是陈述事实。我们没有自己的音乐场景！一个也没有！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即使是最破败的国家，噪音摇滚、RIO、民族摇滚等等，数量都很多，但在这里，每个人都占据着一个特定的、独特的领域，没有人真正去挑战它。事实上，全国都在听香颂。这一切的发生是因为没有人需要它。任何真正的摇滚乐在这里都没有市场。

您认为您的作品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抗议吗？如果是，它抗议的是什么？如果不是，G.O.是否名副其实，还是仅仅沦为了一个标签？提前感谢您的回复。

确实如此。G.O.不仅仅是“民防”，它存在于潜意识层面，甚至超意识层面。这正是我们目前所处的阵地。

来自梁赞的阿列克谢：

1) 亲爱的叶戈尔，你谈了很多关于迷幻音乐的话题，但你认为我们国家有迷幻音乐吗？如果有，你最喜欢哪位音乐家？

我不认识这样的人。也许有吧。

2) 哪些哲学家对你的影响最大？你认为哪些哲学著作最重要？

“或许是庄子吧。我想不出其他人了。基本上，其他人没有对他产生任何影响。”

玛丽娜·帕尔金娜，圣彼得堡。

您对国际音乐会有什么看法？作为一名表演者、一名音乐家，以及一名“普通人”，您觉得国际音乐会有什么不同之处？

“观众不一样。一开始，他们非常友好开放。通常来说，某一年离开这个国家的人，就像被琥珀封存一样，被困在了那里。所以他们的感知和反应都保持不变。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音乐会能营造出如此奇特而感人的感觉——就像乘坐时光机穿越回过去一样。”

谢尔盖，莫斯科。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

请告诉我，为什么从《冬至》开始，你的大部分专辑中，人声部分都是由多个声部组成的，几乎没有你用单个声部演唱的作品，除了少数朗诵诗歌的曲目之外？

“这是因为我们开始使用数字技术和各种能够极其精准地录制和处理声音的设备。在西方，他们通常会在人声部分使用双轨录音，但我们从未采用过这种方法。我们反而沿用了上世纪60年代的一种录音技术——录制多个声部，每个声部都比其他声部更响亮。例如，Love乐队和其他一些加州乐队就是用这种方法录音的。这种方法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人声的力量和音量。否则，声音听起来会非常单薄空洞。下次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不同的技术，但当时我们只能利用现有的条件。事实上，我们所有的‘重新发明轮子’都是通过反复试验、克服自身的无知而实现的。”

谢尔盖·波德亚波夫斯基，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

关于叶夫根尼·马赫诺，我们找不到任何可靠的信息。请问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除了《去年的雪》之外，他的其他录音作品是否还留存？如果有，是否有出版计划？我们又该如何获取这些录

音呢？

“不，据我所知，这是他唯一的录音。很难说他是怎样的人，因为在他生前，我们以为很了解他，对他的了解也很多。但他去世后，一些我们一无所知的事实浮出水面，直到今天，我们也无法给出确切的解释。”

Maxim Slyusarev，顿涅茨克

你好！我有两个问题：

1. 为什么你翻唱的帕赫穆托娃-多布龙拉沃夫的《战斗仍在继续》没有收录在你已发行的专辑中，而只收录在你的现场专辑中？

因为它没有被收录到任何专辑中，而只是在演唱会上演奏过。

2. 专辑《人生如童话》会发行吗？其中大部分是流行歌曲，坦白说，版权问题很难解决。

—我希望出版商能够成功解决这个问题。

伊戈尔，比斯克。

你好，伊戈尔！

告诉我，你的邻居们是“自愿”听你的歌吗？还是他们根本不喜欢你的音乐以及你平时在家听的其他乐队？（毕竟，你不可能总是戴着耳机听所有东西。）

“我们和他们打了好几年仗，甚至到了要把我赶出去的地步。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尽量使用最安静的设备（所以我们不用音箱之类的东西）。当我无声地嘶吼时，他们勉强能容忍，但他们真的非常讨厌鼓声。所以，发行新专辑的整个过程总是围绕着录制鼓声展开。历史上，最艰难的斗争发生在录制《Solstice》的时候（我们用的是现场演奏的、没有消音的鼓——据目击者称，在公交车站都能听到鼓声）。多亏了马赫诺的介入和他个人的魅力，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他挨家挨户地和邻居们谈判。这次会怎么样，我就知道了。”

您好，叶戈尔·列托夫！

我叫阿列克谢。

感谢您创作的音乐。您的音乐不仅富有表现力，而且不设限，为共同创作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让您有机会思考、推测，甚至进行创造，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的问题是：您对孩子和生育有什么看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创造力能否取代这种（或许）责任？这样做真的正确吗？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人口危机？

谢谢。

——这算什么债务？这算什么人口危机？人口增长如此之多，以至于土地都无法承载？所有的小动物都已经死了，树木也奄奄一息。科学家说，每200平方公里应该只住一个人！不然还能在哪里生孩子呢！而且，还有一种说法是，生命的数量是有限的，本来就不多（每200平方公里才一个）。任何出生超过这个限度的人都不是永生的，而是表演者，“一生的居民”。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我很难评判这个话题，因为我没有生育的本能，更谈不上什么“责任”——那完全是无稽之谈。只有一种责任：创造！而且这是一种可怕的责任！创造甚至算不上责任；它是唯一值得思考和专注的理念。因为任何其他形式的意识形态都是平庸和全球贫瘠的表现。

萨尼亚·格里布科夫：

你好，叶戈尔.....这可能是一个很傻的问题，但我还是想问。你现在有举办家庭音乐会吗？如果有

的话，你有没有兴趣在莫斯科举办一场？

“不，我不知道。我现在甚至不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以前，由于缺乏官方组织，他们是被迫存在的。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kvartirnik’了。”

萨沙，图拉：

在专辑《百年孤独》的小册子中，歌曲《奥菲莉亚》的注释里写道，这首歌是在创作“围困的列宁格勒，时钟走得很慢”这句歌词时完成的。请问这句歌词是什么？它是否在其他地方发表过？

“这首歌从未发表过，甚至根本不存在。或许还藏在某个草稿里。歌词讲的是被围困的列宁格勒的钟表走得不快，但其他很多事情却发生了，歌词里一一列举了出来。这首歌的创作理念后来被用在了《奥菲莉亚》这首歌里，于是我就放弃了原先的版本，因为一首歌突然在我脑海里响起。我几乎是赶回家才录完的。然后我花了一整个晚上润色几乎完成的歌词。我还用了之前没用过的一段歌词，是关于你对着河对岸喊话时，听到的倒影和回声。”

伊尔库茨克，VesnuHa。

你好，Egor！

我有个问题。在歌曲《It's All in Vain You Do This》的结尾，你会听到一段被音效扭曲的、难以辨认的低语。整张专辑里，这段低语对我的影响最大。所以我想知道：你在那里低语的是什么？

“我同时在读好几本书——我不说是哪些——内容涵盖了从宗教经典到实用日常读物。这一切都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的。”

科斯蒂亚·涅斯捷连科，

鄂木斯克。你好，叶戈尔，

三个问题：

1. 你听过 Scratch Acid 吗？如果听过，它是否引起了你的共鸣？

—是的，当然，特别是迷你专辑《Berserker》，我觉得是这样。

2. 你真的看过你最喜欢的西方乐队的演出吗？

不，但我看过视频，这就足够了。

尤里，莫斯科。

你好，伊戈尔·费多罗维奇。

你最近说你的美国之行让你百感交集。你认为这些情感会体现在歌曲创作中吗？如果会，会是什么样的歌曲呢？

—天知道！有时候，我的情绪要十年后才能爆发，有些则永远无法释放。这就是问题所在。我写歌的时候，不是倾泻积压已久的情感，而是创造全新的事物，一些我自己都不理解、也从未存在于我内心深处的东西。我不想把自己投射到任何地方。那是条错误的道路。我17岁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你需要创造全新的事物。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进入一种完全陌生的精神和存在状态。这很有趣，也很有启发意义。

瓦伦丁·瓦辛，萨拉托夫。

你好，伊戈尔·费多罗维奇！

我有个问题：你最近访问了美国。如果可以的话，你会考虑在那里住一段时间吗？

“如果我想的话，我可能早就留下来想办法了。顺便说一句，这并不难。既然我出生在这里，这或许也不是偶然。这意味着我必须来到这里，我被带到这里是为了做一些事情。既是为了其他人，也是为了我自己。”

尤里克（巴拉穆特），爱沙尼亚纳尔瓦。

你好，埃戈尔。你多次谈到你在80年代录制专辑的经历，但我很好奇当时的专辑是如何发行的。更具体地说，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你录制了一张专辑，然后呢？

在列宁格勒，有一个名叫谢尔盖·菲尔索夫的人。他天生就是俄罗斯摇滚乐的拥护者和推广者。他用尽各种手段，既有正当的，也有不正当的，不遗余力地传播和推广当时整个地下摇滚乐，包括来自苏联各地的各种朋克摇滚。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努力，或许这一切都不会存在。事实上，在那个年代，一切都取决于黑胶唱片的发行。由于我们录制和发行专辑的频率相当高（至少可以说），我们很快就获得了一定的全国知名度。与此同时，许多乐队还在苦苦等待录音室、制作人等等，最终却销声匿迹。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认真地遵守当时的规则：有专辑，你就是乐队；没有专辑，你.....我们那时几乎不开演唱会，因为那很危险。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发行磁带专辑。例如，在莫斯科，专辑是由一家摇滚唱片公司通过其自身的发行网络进行分销的。新西伯利亚也有自己的发行网络。因此，到了1987年夏天，在录制并发行了《恋尸癖》、《极权主义》等专辑之后，我已经名声大噪。我们开始受邀参加各种音乐节，事业也开始腾飞。

安德烈·肖斯特卡，圣彼得堡。

在他们上次于圣彼得堡举行的演唱会上，乐队没有像往常一样在LDM的舞台上演出，而是在尤比列伊尼体育中心——一个更大、更专业的场馆——进行了表演。您在这场演唱会感觉如何？据我观察，您似乎很满意，这很好。您如何看待这种更大的演出场地？通常来说，这都伴随着乐队日益增长的人气和知名度。据我所知，您解散G.O.乐队正是因为乐队开始融入主流（姑且这么说吧）。现在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我认为这很明显。您现在对此有何感想？知名度、成功以及某种流行音乐的影响（恕我直言）是否会对您目前的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首先，那时候的情况和现在完全不同。我生性谨慎：如果感觉有什么不对劲，我宁愿静观其变。90年代就是这样。我必须好好审视一下。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没人能强迫我们走流行路线。那时候，我担心我们会无意中被一些与我们毫无关联的势力利用，就像Kino乐队的遭遇那样.....但现在，我们差不多相当于国内乐坛的Grateful Dead或Roky Erickson。最后，没有什么能真正伤害到我们。我们生活、创作、演出，都是为了取悦大众和我们自己。总之，我们没有依附于任何体制，也不受任何体制的约束，而且目前，我们可能是祖国唯一一支成功且完全独立的乐队。我们既能在大型场馆演出，也能在小型俱乐部演出。这么多年来，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自己的听众和观众，这真的很棒。可以说，有一个非常庞大的“政党”，也是唯一一个值得尊重和钦佩的政党——“俄罗斯迷幻党”）。

来自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的彼得：

叶戈尔，我最近读了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的《宇宙游戏》。读完之后，我既感到惊讶，又觉得在意料之中。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几乎都知道它讲的所有内容：关于绝对意识、集体记忆等等。我的意思是，我自己琢磨出来了，也算是理解了，等等。我很想知道你是否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提前感谢。

“是的，但这话题太大了。如果我不深入探讨细节，我又能写一本类似的书了。有些内容我已经写

进去了，有些则没有。”

阿尔乔姆，莫斯科。1

. 专辑《Solstice》和《NLB》中的鼓是如何录制的？为什么没有使用中音鼓和嗵鼓？

“嗵鼓的使用方式和军鼓以及硬件一样；我认为这是一套完美的鼓组。除了最近的几张专辑，我们所有的专辑都使用同样的鼓组。我以前从没用过底鼓或中提琴；我一直都是站着打鼓。Kuzma 也是如此。”

嗨，伊戈尔！

我想知道：你是否感到自己之前说过的话有分量？换句话说，你是否觉得自己应该为说过的话负责？

“不，其实不是。我有一首歌就是关于这个的，叫《起初有道》。我总觉得我来到这里是为了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当然，有时候会遇到尴尬的情况，但还能怎样呢？如果我仅仅出于原则就坚持发表一个愚蠢的声明，那情况会糟糕得多。”

鲁兹特，乌法；鲍里斯·苏拉诺夫，瑟克特夫卡尔

1. 你最近在读什么书？

——我在读梅林克。巡演的时候，我把它带上了火车，纯粹是为了消遣。我喜欢《泥人》和《瓦尔普吉斯之夜》，现在正努力读完《西窗天使》——一本烂到家的小说。但我还是想把它读完，因为我想看看故事的结局。虽然结局其实已经很明显了。我还买了一本日本神秘主义小说集、亨利·米勒的《纽约之后》以及厄普代克六十年代的短篇小说集。

2. 你对戏剧感兴趣吗？

- 不，这行不通。

Roman Kurdachev:

连续第二张专辑的致谢部分都提到了“感谢BUKOM”。

如果BUKOM不是秘密的话，那他到底是谁？

“布基是一种猫。有点野性，但经常出入民宅。我们在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每天都会观察一只特定的猫，甚至还拍了视频。基本上，它就是一只典型的强盗猫。丑陋、受伤，但却所向披靡。”

安德烈·佐洛蒂赫，莫斯科。

我想问一下关于GO

1再版的问题。早期的GO录音作品，例如《Ponosnye Zvukaniya》、《Istoriya Omskogo Punk》等，是否会再版？

“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它只是个新鲜玩意儿，仅此而已。或许会以限量版的形式发行给最忠实的粉丝，但我们肯定不会很快着手去做（我们还有未完成的《At the Speed of the World》、1993年未混音且未发行的专辑《Opisdenevshie》以及许多其他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东西）。”

2. 原版的《Pops 1984-1990》会发行吗？就是那套3LP的？

“这不是原版的《Pops》。原版是我们自己制作的双张精选集，名为《The Best Of...》或

《Greatest Hits》，从未发行过。我们希望有一天有人能把它发行出来。”

3. 另外，您曾说过《俄罗斯实验场（原声版）》不会再版，但您也写过，在1990年夏天，您正式重新制作了这张专辑，添加了混响，去除了咔嚓声，并缩短了时长。这张专辑的“官方”版本还会发行吗？

— 这张专辑很久以前就已完整发行，并且广泛传播。收录于1998年曼彻斯特档案馆发行的“俄罗斯摇滚乐档案”系列CDMAN 020-98中。

叶夫格拉夫，阿钦斯克。

你好，叶戈尔。

我有几个问题。我想应该很快就能得到解答。1

. 在重新发行的专辑《Pryg-skok》中，你写道所有收录的附加曲目都来自之前未发行的专辑《200 Years of Solitude》。所以，我想了解更多关于这张专辑的信息。

《两百年孤独》是我在录制《百年孤独》期间收集的素材合集。它还包括《明日迷幻》的录音，以及“Opisdenevshie”和“迷幻永恒”两张尚未混音和发行的专辑。其中包含大量素材——录音版本、变奏、器乐曲、歌词和原创作品。当时，库兹马曾尝试录制另一张个人专辑，并保留了一些曲目。这些录音，其中一些后来被改编成独立的器乐曲，用于夭折的“经理与Opisdenevshie”项目，以及更多其他内容。

基里尔，圣彼得堡：

你好，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你认为艺术需要牺牲吗？塔可夫斯基在《安德烈·卢布廖夫》中将小牛活活烧死的做法正确吗？

“不，他错了。如果他要求做出牺牲，那必须是他自己的牺牲，绝不能是别人的。”

鲁道夫，伊万戈罗德

、叶戈尔，下午好。听说维鲁·塔梅在80年代末期曾试图安排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在爱沙尼亚某个大型摇滚音乐节上演出，但主办方却被吓跑了，这是真的吗？

“是的，这很有可能，但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们和他们建立了非常好的友好关系。Villu 和鼓手 Venno 都是非常友善的人，Venno 长期以来一直给我们寄送各种芬兰 J.M.K.E. 的作品。总的来说，他们是一支非常优秀的乐队，拥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Sanyok, Torzhok。

你好，Egor！

你的歌迷在演唱会上冲上舞台，有时甚至跑到你的麦克风前大喊大叫，你对此有何感想？

— 是的，很好，最重要的是他们不要砸坏、弄坏或碰掉任何东西。我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人在演唱会刚开始的时候就跳出来抓住吉他的琴颈，调音弦钮当然也立刻乱了套，所以我不得不假装制造噪音，把演唱会继续下去。

马克西姆，克麦罗沃。

你好，叶戈尔！

1) 《捕鼠器》专辑的小册子里有一位克麦罗沃嬉皮士的感谢信。这在我们城市引发了许多传闻和故事，其中很多都难以证实。这些克麦罗沃的嬉皮士是谁？你来过我们城市吗？为什么？

如果这不是什么秘密，请你澄清一下。

“克麦罗沃嬉皮士”指的是一群来自克麦罗沃的年轻艺术家，他们加入了我们，包括当时的乐队“Putti”，并和我们一起参加摇滚音乐节和其他摇滚活动。他们有一对夫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Lena和Lev，Oksana（Lukich未来的妻子），Yulka Sherstobitova，Lencha（Zhenka Lishchenko未来的妻子），还有一对双胞胎姐妹——我不记得她们的名字了.....他们都非常优秀，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这让我非常惊叹。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我就知道了。

德米特里，莫斯科。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在之前的线下访谈中，当被问及您在演唱会上不演奏的歌曲时，您曾说过是因为乐队没有键盘手。请问这是因为您明确不想让其他人加入乐队（无论是键盘手还是其他乐手），还是因为目前还没有合适的人选，但正在考虑之中？谢谢。

——我们正在考虑。我们一直在寻找键盘手，但我们想要的那种（介于The Stranglers乐队的Dave Greenfield和Iron Butterfly乐队的Doug Ingle之间的风格）——我们还没有。我们其实是一支吉他乐队，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如果有键盘手，当然好；如果没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维塔利，圣彼得堡。

你好，叶戈尔。我最近有机会读了《暴风雨中的天空》、《皮卡尔》和霍夫曼的《问题儿童》。所以，我想问问你：

1) 还有哪些作品值得加入这个名单？

“我甚至不知道该推荐什么；书单已经很好了。你可以读读格罗夫和麦肯纳的作品，纯粹为了消遣。然后，你可以运用你的经验和原力，读任何你想读的书——或者你也可以什么都不读。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些经验运用到正确的方向上，而这个方向会由你亲自指引。”

2) 迷幻药对你和你的作品有很大的影响吗？

——是的，很大。

3) 专辑《Pryg-Skok》和《百年孤独》似乎与之前出版的所有作品（不过是最喜欢的专辑）截然不同。请问，您是在创作这两张专辑的过程中了解到化学领域的成就的吗？

——如果问题特指LSD，那么我第一次接触它是在完成《百年孤独》之后不久。在那之前，我尝试过各种精神兴奋剂、其他药物和物质，以及一些“自创”的激进实践。我做好了准备，阅读了大量文献等等，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结果.....我之前所追求的一切，我所做的一切，我所创作、所演奏的一切，我为之奋斗的一切——都消失了。我只是回到了家。一种五岁孩童般的世界观，却拥有千年不朽的意识。当然，这远不及我当时的状态。但对于生活和工作而言，这是一种非常正确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聆听《百年孤独》的粗略录音（当时还没有混音）。我意识到——没错，就是这样。之后，我和科列索夫、泽连斯基一起，凌晨五点从窗户出去，随心所欲地出发了。但一路上，我们遇到了许多美好的事情，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artemihink, p. Kharp

Egor，您写道，您平等地看待所有福音书文本，包括次经；您也写道，您不赞成素食主义，尽管《爱色尼和平福音》指出，“不可杀生”的诫命也适用于动物，并且不应食用动物的肉。我们对此有何看法？

——我没读过《艾赛尼福音》。而且那本书也不是讲他们的。就算耶稣亲口告诉我不要吃肉，我还是会吃。我天生就是个食肉动物。或者说，我是个动物，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杀戮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是正当的，就像对待掠食动物那样。我很难谈论养鸡场——那太可怕了——屠宰猪、牛等等……这是我们身处的文明恶性循环的一部分。这一切都属于自给自足的范畴，尽管听起来很黑暗很卑鄙（虽然理想情况下，你可以不自给自足）。真正让我愤怒的，那些我会亲手杀掉、活埋的人，是猎人。那些不需要肉的人。那些为了取乐而杀戮的人。如果我有权力，我会把他们全部猎杀。我以野生森林的代表——我自认为就是野生森林的代表——的身份说这番话。我宣布，为猎人而狩猎——为了熊、狐狸、獾、狼，为了那些即将灭绝的生灵。

埃戈尔·列托夫

22/晚 2006年2月23日

## 棺材纪事 | 文章: [www.gr-oborona.ru](http://www.gr-oborona.ru) - 叶戈尔·列托夫。 回答来自官方民防网站访问者的问题, 2006年4月11日

叶戈尔·列托夫。2006年4月11日, 回答民防官方网站访客提出的问题。

萨尔瓦多雷斯,  
你好!

1) 叶戈尔, 我想知道你在圣彼得堡最喜欢的地方(或区域)是哪里?

——很难说。大概是涅瓦大街以及它周围的一切吧。碰巧的是, 每当我有一些空闲时间(比如见人、等火车等等), 我都会沿着涅瓦大街走一圈来打发时间。我大约在1982年第一次来到圣彼得堡, 因为我从“圣彼得堡”的雷克尚那里, 通过安德烈·特罗皮洛, 花了100卢布买了一把奥菲斯贝斯吉他和一个内置6瓦VEF放大器的音箱(在当时, 这对于家庭音乐会来说非常方便)。当时他正在某个地方庆祝, 我在涅瓦大街附近待了将近一天, 给他打电话。2

) 听说你的第一把贝斯吉他, 一把“奥菲斯”, 是在列宁格勒从弗拉基米尔·雷克尚那里买的? 你之后还和他联系过吗?

——没有, 当时没有, 之后也没有。

3) .....你是什么时候从纳霍德卡那里得知“列托夫”这个名字的? 纳霍德卡以民防人员的身份在远东地区“搜捕”嫌疑人, 后来在萨哈林岛的一场音乐会后被发现死亡, 之后关于叶戈尔·列托夫死亡的谣言开始在全国蔓延。你认为“假列托夫”是一种后民族现象吗?

——我最初是从你的问题中了解到这件事的。我在1988-89年左右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一些人(很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冒用我的名义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中部的一些小镇旅行, 提供原声吉他。他们主要的理由是我当时标志性的发型和一副圆框黑眼镜。至于他们是谁——至今仍不清楚。基本上, 他们没有造成任何损害; 他们唯一做的就是接受了一些愚蠢的采访, 后来我不得不为此进行长时间的辩解, 而且他们为人卑鄙无耻, 甚至在当地报纸的一篇愤怒的文章中也有所体现。你说的“后民族现象”是什么意思? ——请用俄语表达! 德米特里, 莫斯科。

我感觉大多数人, 无论有意无意, 在所有行为中都尽量避免越过那条可能招致父母谴责的界限。你的作品相当激进地突破了所谓的“体面”界限, 几乎不可能让你的父母满意, 那么你在这方面是否遇到过任何内在或外在的问题呢? 也就是说, 他们对你的内心探索和创作追求的理解程度如何? 你又在多大程度上对此感到困扰?

非常感谢。——

他们和我都毫不在意。他们并不特别感兴趣, 也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我从未强迫他们听我的歌, 也从未建议他们听我的歌:) 真是完美的共生关系。

阿列克谢, 莫斯科。

你好,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 请问参与“波塞夫”乐队专辑《雷鬼、朋克和摇滚乐》录制的音乐家有哪些?

- Andrey Babenko - 吉他, Evgeny “John” Deev - 贝斯, 我 - 主唱, 手提箱 (代替鼓)。Anex, 莫斯科

1. 我一直认为专辑《百年孤独》是在服用LSD后录制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这么认为。所以你上次的线下采访让我非常惊讶。原来按照你自己对迷幻音乐的定义, 这张专辑和《Pryg-Skok》一样, 都不算迷幻音乐。对吗?

- 没错, 只是这次使用了其他物质和方法作为迷幻剂。总的来说, 我的个人经验 (这就是我上次回答类似问题时的意思) 表明, LSD、裸盖菇素等药物的效果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只是我服用LSD的经历证明, 在服用之前, 我做的同样的事情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甚至更好, 而无需借助任何化学“作弊手段”。这是我在服用LSD后 (听着《百年孤独》等等) 开始测试的第一件事。总的来说, 结果很明确: 所有途径 (呼吸、魔法, 总之所有能使意识状态发生改变的方法) 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结果。顺便一提, 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哈纳、约翰·莉莉等人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一切都取决于所选途径的持续时间。<sup>2</sup>

. 您如何评价您目前的巡演生活? 在俄罗斯各地旅行有趣吗? 您对演出场次以及受邀的城市和地点满意吗? 俄罗斯有没有您还没去过但很想去演出的城市, 或者一些条件不错但很少受邀的城市?

——我没有“有趣”或“无趣”的概念。我根本不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这就是我的生活。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工作。这就是我在这世上用这副躯体所做的事情。这就像一种幸福的馈赠。对我来说, 这样做很正常, 很自然。至于其他问题, 情况瞬息万变, 无法预知。有时候, 一个城市可能前一时风光无限, 下一时却可能变得糟糕, 反之亦然。就像战争一样, 每时每刻都在变化。<sup>3</sup>

. 为什么录制最近两张专辑花了这么长时间? 从技术和编曲的角度来看, 它们比《百年孤独》要简单。而且, 我认为数字设备简化了录音流程。为什么你们放弃了“一次录制完成”的理念? 下一张专辑的构思会很复杂吗?

设备越好, 录音难度就越大。过去无数次证明, 即使使用破烂的设备也能一次性录完。录制吉他和鼓非常困难, 更重要的是, 它需要对每一首曲子都采取特定的心理策略。首先, 这需要完全放弃巡演; 其次, 每一首曲子、每一个部分都需要服用一定剂量的各种药物和“毒药”, 而这些药物和“毒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恢复。通常, 录制人声需要录制相当多的版本, 而且每次都要耗费大量精力, 最后再剪辑成一个版本。话说回来, 你觉得《百年孤独》这张专辑为什么写得这么快? 它花了将近两年时间, 期间完全没有巡演。例如, 库兹马学习《Prostory Otryt》的贝斯部分就至少花了一周时间。有些曲目甚至从头到尾反复演奏和修改了好几遍。所以, 总而言之, 最近两张专辑的录制速度肯定更快。

在专辑完成之前, 我从不妄加评论。现在唯一确定的是, 专辑不会叫“民防”, 而是“叶戈尔和那些混蛋”。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

卡, 新西伯利亚。

叶戈尔, 马赫诺的专辑《去年的雪》会重新混音吗? 这个问题源于一种感觉: 听这张专辑时, 你会觉得音乐像是在背景里, 所有的独奏和其他奇特之处都几乎听不见。——

已故的马赫诺在制作自己的专辑时展现了惊人的独立性。他会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 比如鼓的音轨, 库兹马在一首歌里的独唱, 以及我在另一首歌里的和声。除此之外, 一切都充满了作者的神秘感。他自己混音, 运用自己的想法和技术, 坚决拒绝任何外部帮助。录音完成后, 他把多轨母带带走了, 至今下落不明。事实上, 我第一次听到最终混音完成的版本, 是在科列索夫家的一盘

磁带上。我当然想重做一切，但我既没有机会也没有权利。

安德烈·

叶戈尔·佐洛蒂赫，你在《棺材编年史》中写道，这首歌和原版一样，长达**15**分钟。这个版本会发行吗？

——当然，我撒了点谎。不是**15**分钟，而是**8**分钟。只是结尾部分写到磁带用完为止，没人计时还剩多少。这是“俄罗斯实验场”系列专辑中某张专辑的附赠曲目之一。另外，当然，它不会一直到结尾，因为根据歌曲的概念，它应该在某个地方戛然而止。

罗伯特，圣彼得堡

你好，伊戈尔·费多罗维奇！祝你身体健康。我想问你，你想参加**SKIFe**音乐节吗？如果不想，为什么？总的来说，你对谢尔盖·库廖欣的作品和这个音乐节有什么看法？谢谢。

我们很少参加音乐节，通常只有在巡演日程有空档的时候才会去。我们也很少专门去音乐节演出。我和库廖欣关系很好；我们曾经想和他合作一个项目。我们以前经常在圣彼得堡见面，喝酒，听唱片。可以说，我在1982-1983年的Pop Mekhanika音乐节（当时的Pop Mekhanika音乐节）上以贝斯手的身份完成了我的舞台首秀。当时甚至还想过合作一个名为“共产主义”的项目。库廖欣本人和这个音乐节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所以我不会把两者混为一谈。据我所知，这个音乐节有时精彩绝伦，有时又令人昏昏欲睡，所以每次的体验都不一样。

（提问者的名字被误删了；管理员，请发给我。）

我最近读了库尔特·冯内古特的《第五号屠宰场》。《儿童世界》是您在这本书的影响下创作的吗？还是我理解错了？总的来说，您对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作品持何种态度？

——《儿童世界》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它完全是在一个全金属的“红色角落”里诞生的，那个角落用电线悬挂在某个工作室里，我上次已经提到过。总的来说，我对冯内古特抱有好感，但我现在不会再读他的作品了。我最喜欢的是《泰坦的警笛》，尽管这本书非常幼稚粗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我读的第一本冯内古特的作品。

茱莉亚，莫斯科。我

以一种难以言喻的方式，深深地喜爱着已故的亚历山大·巴什拉切夫.....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您认为他的死是惊人的力量还是无可辩驳的弱点？您对此有何看法和感受？非常感谢。——

直到最近，我对他的生平和死都持有某种看法，直到我在RTR电视台观看了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之后，我开始认真思考。这是一个非常黑暗且艰难的故事——这是我首先想到的。如果你看过这个节目，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无数种解读、变体和版本立刻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但有一点很清楚：发生的事情非常不健康。

基里尔，莫斯科。

亲爱的伊戈尔·费多罗维奇，你读过恩斯特·穆尔达舍夫的书吗？如果读过，你觉得怎么样？歌曲《文明的镰刀》的灵感来自这些书吗？

——不！《文明的镰刀》的灵感来自亚历山大·戈登的一个节目。最初，这首歌的构思是引用我最敬仰的20世纪诗人的三句诗，比如马雅可夫斯基、弗维登斯基和克鲁切尼赫。只有“裤子里的云”保留了最初的构想，但这很常见。至于穆尔达舍夫，我有他的著作《我们从哪里来？》。它在

所谓的“愚人博物馆”中占据着显要位置，该博物馆收藏了各种各样的展品，展现了人类疯狂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形式。

沃瓦，莫日加。

你好，伊戈尔·费多罗维奇！

但有个叫“O2”的音乐频道以前会播放你的演出，现在停播了。我问过原因，他们说你反对。如果真是这样，那你为什么反对播出呢？

谢谢！

——我并不反对播出。只是我们以前没有，或者说直到最近才有了正常的、另类的频道。现在，好像出现了一个频道，打算播放各种地下音乐。如果真是这样，我愿意和它合作。我觉得“O2”上播的那些东西，对MTV和MuzTV来说，简直就是“不合市场”、“不合格式”，再加上一些过时的姆明动画MV，仅此而已。来自莫斯科的

**O2**频道。

叶戈尔，你好。非常感谢。问题有点长，先跟你道个歉。问：在**20世纪80年代**，您的创作经历了一段相当奇特的演变，与莉娜·费多罗夫的截然相反——从“荒诞的”、完全非理性的东西

（从“越来越多的朋克”之后那句奇怪的短语“越来越多的！”开始）——到一些相当理智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性的”东西。您不认为这是一种从纯粹形而上学到政治、从愚蠢到有意义的转变吗？这是一种浪费时间的现象，只有《百年》才纠正了这种转变？总的来说，您如何评价您早期那些纯粹的、不加修饰的、完全自发的作品（尤其是诗歌）？抱歉问了这么多，再次感谢您所做的一切。

——这个问题本身就错得离谱，无论是关于歌曲《肮脏的青春》还是我90年代初所谓的“政治”活动，都完全错误，所以回答你毫无意义——无法简短解释，我既没时间也没兴趣长篇大论。事实上，我需要解释我的一生，或者说很大一部分人生。马克西姆·斯柳萨列夫，顿涅茨克

你好！我想感谢你的创意，并提出几个问题：

**1. 波谢夫的歌曲《朋克与摇滚》是谁写的？**

——是我。2

**. 你是否计划完成1990年的《GrOb编年史》和《官方专辑目录》？** 毕竟从那以后发生了很多事，也录制了很多东西。——

这需要时间和一定的灵感，现在把这些浪费在这种事情上实在太可惜了。目前正在发行的再版专辑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我尽量做到诚实和准确。

**3. 我曾经偶然发现一张盗版合辑，名为《一切按计划进行》(Everything Goes According to Plan)。其中收录了歌曲《谁在寻找意义》(Who's Looking for Meaning)的录音，但你的歌声被加速叠加了一段女声。你能解释一下吗？** 我没听出来是谁的声音。谢谢！

——那是我的声音，只是加速得很快。现在，修复版已经作为《Filthy Youth》的附赠曲目发行了。4

**. 我之前问过，但似乎问错了。例如，为什么歌曲《战斗仍在继续》(And Again the Fight Continues)没有收录到专辑《Starfall》中？**（我不得不修改一下表述，因为这个问题本质上又被问了一遍——管理员注。）

到那时，它的意识形态已经过时，不再奏效，即便奏效，也是弊大于利。总的来说，“Starfall”的概念必须放在快速变化的时代背景下看待。十年前，在它正式录制之前，它是共产主义的一个项目，带有童话色彩（歌曲来自电影《鹿王》、《小美人鱼》，以及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作品）。1993年之后，它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政治项目（歌曲包括《我们转动地球》、《战斗仍在继续》等等）。后来，才有了如今的“Starfall”。凡事都必须把握时机，但这并非总是奏效。就此而言——这反而是件好事！

丹尼斯，明斯克

1) 请谈谈您现在和以前是如何设计专辑封面的？您在选择特定封面时遵循什么原则？您认为有哪些封面最能传达专辑的概念？如果可以的话，您能否详细说说《Good!》的封面设计？（这是什么？）

——我非常重视设计。封面几乎占了专辑的一半。由于之前发行唱片是不可想象的，我基本上避免自己设计封面。只有《Poganaya Molodezh》、《Optimizm》、《Posev - Do It Yourself》和《Psychedelia Today》有正式的封面设计。当需要为正式发行的唱片设计封面时，我们没有任何问题；我们都是艺术家，拥有无数的想法。每个封面都是诗歌、联想或图像的延续。我甚至想为每张唱片都设计不同的封面！每次都有无数种选择。最终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我们社群特有的幽默感。至于《Good!》，最初的封面概念是一幅极其离谱、难以想象的色情图片，描绘了一个女性阴部丰满而奢华的全貌。有一天在圣彼得堡，我偶然遇到了菲尔索夫和库廖欣，并向他们解释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去了城里最酷的成人用品店，在那里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仔细翻阅各种杂志。最终，我们找到了一件类似的商品（虽然是黑色的），但还是不太合适。最终，多亏了我们的立法，整个问题才得以解决，科列索夫版杂志的封面就体现了这一点。2

) 有传言说您的妻子娜塔莉亚·丘马科娃是个狂热的足球迷，她甚至不止一次参加过球迷活动。这是真的吗？

娜塔莉亚·丘马科娃：是的，我经常去，而且只要有机会就会去。比如现在，我就打算去看泽尼特对阵莫斯科斯巴达克的比赛。3

) 您相信算命吗？您咨询过通灵师、算命先生之类的吗？

谢谢。——

我既是通灵师又是算命先生。是的，我会算命（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少见），而且每次算命我都非常认真。

未知，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你好，叶戈尔！我最近在电视上听到，獾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会挖两个洞口（也就是说，有一个神圣的紧急出口）。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獾之歌》才那么欢快？另外，你有没有LSD的向导？你的第一次体验是怎样的？谢谢。——

我不认为《獾之歌》那么欢快，它很世俗，也很激进。我没有LSD的向导，我不知道，也许是我运气好，但我发现自己在那里找到了归属感，有点像“家”，现在我仍然在那里“安家”。因此，从内心深处，我并不真正理解向导的作用。如果一个人还没准备好，或者这不适合他，他就不会接受这一切，也不会在那里待下去。而且通常情况下，他会忘记一切。我说这些是因为我曾经有过一次糟糕的向导经历，而我自己也扮演了向导的角色。也许我是一个糟糕的向导。也许那个人还没准备好。在我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铁律：要么有“某种东西”，要么没有，对此你无能为力

力。

亚历山大，莫斯科

1) 你是在哪里、什么时候学会用拇指按弦这种奇特的吉他技巧的?

——老实说，我不知道，大概在90年代就自然而然地学会了；我以前从来没这么弹过。完全是下意识的。我根本没想过。后来才注意到，当时非常惊讶。

注：(N.Ch.) 那是因为他的手指很长，所以他先学会了正确的方法，然后才开始熟练地使用这种方法:)

2) 你最近的演出都用了哪些效果器？在原声演出中你会用到吗？

——我用的是Korg Pandora PX4，搭配Rectify 19效果器。弹原声吉他时，我用的是Acoustic 45效果器。在家演出时，我会用更专业的设备。

马克西姆，克麦罗沃

问娜塔莉亚·丘马科娃：你第一次听到“民防”（Civil Defense）乐队的音乐时，有什么感受？是哪张专辑，哪一年？

娜塔莉亚·丘马科娃：谢尔盖·菲尔索夫第一次给我录《GO》这张专辑，那是1989年。我想他一次录了好几张。后来他带我去列宁格勒摇滚音乐节，我在那里看了“民防”（Oborona）乐队的现场演出（成员有列托夫、库兹马和克利姆金），尽管音响效果很差，但还是让我很震撼。在那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俄罗斯还有这样的乐队。那种能量是其他任何音乐都无法比拟的。

米哈伊尔·伊林，莫斯科

你好，叶戈尔！我的问题如下：

1. 家里的猫对录音有什么反应？录音的时候声音大的时候，它们会躲到另一个房间去吗？还是会和你待在一起，表现出兴趣？

——它们很爱叫，也很吵，所以我得把它们关起来。特别是那只叫蒂莎的老猫，又胖又黄，姜黄色和白色相间的。音乐，尤其是声乐，对他有着非常特殊的影响：他会开始哼唱、嚎叫、哀嚎等等。在歌曲《冬至》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数字录音中，他的存在感非常明显。

2. 猫咪们会出去散步吗？还是它们完全待在室内？

——完全待在室内。我不敢放它们出去，它们会把自己弄死的。3

. 在鄂木斯克的森林里，你最常遇到哪些动物和鸟类？

——松鼠和刺猬。我以前总是想在复活节带一只刺猬回家。我会把它养肥，然后再带回去。我对鸟类不太了解。那里有喜鹊、猫头鹰，比如褐林鸮，还有一些小型隼，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品种。还有野兔。

格里戈里、

叶戈尔、切列波韦茨。

我想知道你多久会回忆起自己的过去，如果这种兴趣出现，你能回忆多久？如果是这样，你不觉得这通常只是浪费时间，不必要的思考应该有所限制吗？

——不，我不这么认为，我经常回忆起过去。我甚至不是在回忆，而是在与过去共存。总的来说，我的整个人生就像窗外树叶的摇曳。我对音乐、诗歌，以及我读过和见过的一切，都抱有同样的态度。我自己就像一扇窗户或一面镜子，阳光透过它投射出窗外的影子。

阿斯特拉罕的伊戈尔·M:

你好，叶戈尔！在“A计划”中，你提到你年轻时有过一次临床死亡。请跟我们说说这件事吧。谢谢。——

据我哥哥谢尔盖说，我一共经历过12次临床死亡。我只记得其中几次，以及进入和离开的过程。小时候，我生了一场不明原因的重病——从未确诊。我会突然发作，伴有意识丧失和丙酮血症性呕吐。12岁那年，我最后一次临床死亡后，这种病就消失了。在其中一次濒死状态或接近濒死状态的经历中，我有所感悟，但我永远不会谈论它。

阿尔谢尼耶夫的叶夫根尼:

你好，叶戈尔！

非常感谢你的工作。如果我问几个问题:

1. 您如何评价导演大卫·林奇的作品?

——总体来说非常好。我最近几乎买齐了他所有的作品，一直到《双峰》。可惜的是，有些作品过于流行，令人厌烦，但这也没办法。2

. 您计划在《星落》(STARFALL)的再版中收录新歌吗? 如果会，是哪些歌?

——我以前会这么做，但现在不会了，因为它们很可能会收录到其他专辑中，特别是最新的那张。此外，版权法的现状也让像《星落》这样的项目彻底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发行这张专辑非常困难，而且未来可能更不可能了。

米哈伊尔，莫斯科。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您能谈谈您对著名国际象棋冠军鲍比·菲舍尔的看法吗? 人们对他的评价两极分化——有人认为他是天才，也有人认为他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思想晦涩的人。他难道不就像喀麦隆国家足球队一样，是逆境中奋勇前进的典范吗?

我不是棋手，所以无法充分评价他的棋艺。我只能相信他是一位伟大的棋手。至于他至今仍在口中吐出的那些胡言乱语——那才配得上我们自己那些爱国主义白痴的言论，你们自己肯定认识他们。喀麦隆的足球不是那样踢的。他们踢得完全不对。那是足球朋克摇滚。我记得我所有的朋友都同意这一点，即使是那些对足球一窍不通的人。我记得，在当地时间凌晨五点结束的一场比赛之后，我会走到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我看到快乐的黑人，喀麦隆人，我不知道他们是谁，花园里鲜花盛开，田野里繁花似锦。

马克斯，彼得。1

. 我很惊讶地读到，盗版的《空军劳工战争》是由“无人知晓的人”编纂的。毕竟，还有那首原声版的《我的最后一首歌》(自由)，它最近才作为赠品正式发行。我的意思是，任何人都可以制作一张“共产主义”歌曲的合辑，但像《自由》这样的歌，如果不是出自你家，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所以

，这样的合辑是怎么出现的? 你大概能给出一些合理的解释吧。——这张合辑是扬卡或者她圈子里的人提议的，因为1990年秋天，我给她寄了一张2x2的demo，刻录在一卷100米的小磁带上。

我在盒子上贴了一只兔子，那是新年花环上的旗帜。她葬礼后，我把那卷磁带和她所有的遗物都带走了，但显然有人设法从她那里复制了它。现在，它作为赠品（有两个版本）收录在我最近由“声音之谜”（Mystery of Sound）厂牌发行的原声个人专辑里。2

·叶戈尔，我有自己的团队，我想问问你，作为乐队的领导者，你在乐队里有多专制？你给予乐手多少自由？你认为什么方法才是正确的？虽然你上次说过你的乐队现在有四位正式成员

，但我很难相信。——乐队内部发生的事情不应该让任何人关心，无论发生什么。不同的乐队和阵容情况都不一样，你也需要从自己的经验中去体会。现实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人会告诉你。对我来说，不同的阵容也带来了不同的情况。完全的权利、等级制度、服从等等，都取决于很多因素：人性、专业精神、包容心、自制力、共同的兴趣爱好，以及其他一些难以预料的因素。一个乐队通常就像一个复杂的小团体。3

·正如你所说，你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有趣的是.....对你来说，“诚实”意味着什么？你对人有多诚实？我的意思是，你多久会做出承诺，又会信守诺言吗？毕竟，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立场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诚实的概念只适用于自己；根据定义，它不适用于他人，尤其是不熟悉的人。总的来说，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个复杂而狡猾的系统，以某些目标的名义欺骗他人——有时是崇高的目标，但更多时候是卑劣的目标。这一点在艺术、宗教和政治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拉德诺，彼得。1

）埃戈尔，你对《达芬奇密码》、各种《哈利·波特》系列等等这类流行事物持什么态度？

——流行的概念涵盖了非常广泛的事物。我已经多次谈到这个话题。我认为任何被展示给别人、被陈列出来的东西都已经是流行了。因此，流行就是我们周围的一切，存在于我们内心的一切，以及激励我们行动的一切。只不过，流行有才华，也有平庸。有美的，也有丑的。通常来说，这些东西很抢手——但其实没人需要。当然也有一些例外，这些例外大多与过早的成名有关。我读了《达芬奇密码》，它简直一无是处。即使作为一部简单的侦探小说，它也烂透了。如果我小时候读过《哈利·波特》，我可能会非常开心，也会深受启发。在现代流行音乐经典作品中，我非常喜欢和尊敬阿库宁。2

）例如，如果现在（就像以前那样），卢基奇（或者经纪人）来找你，请求你租用格罗布录音室录制专辑，你会怎么回答？

——首先，他们不太可能提出这样的请求，因为他们自给自足，而且在自己的领域也取得了成功。其次，我们非常忙；此外，我们的录音室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甚至没有足够的时间整理自己的作品，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而且我们还要不停地巡演。3

）你读完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后，是否也对某个作家或表演者感到失望？这种情况以前发生过吗？

是的，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觉得没什么特别的——这是个正常的过程。我最近读了梅林克的《泥人》，非常高兴，以为自己发现了一位新作家。然后我又读了《西窗天使》，结果却彻底怒了。

蒙特利尔/加拿大，一切都结束了。

向叶戈尔·列托夫、“民防”组织以及整个运动致以问候。我有很多问题想问，都不知道从何说起。这里有个问题，你可以自己选一个：你对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人士的态度是什么？有些人出于原则拒绝在麦当劳吃饭、喝百事可乐等等。你觉得这样做行得通吗（或者你根本不在乎）？

——关于麦当劳——那当然是无稽之谈。总的来说，我支持这场运动，某种程度上，我也认为自己是其中的一份子。他们所追求的和他们前进的方向，感觉都是理所当然的。

康斯坦丁·亚历山德罗夫（列宁格勒）。

你好，叶戈尔！

**a)** 在你之前的回答中，你多次提到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生命是个奇迹》。你觉得他的其他电影（《地下铁路》、《亚利桑那之梦》、《吉普赛人的时代》）怎么样？在你看来，它们算是“正确”的电影吗？

——是的，非常正确。在我看来，他唯一一部不太好的电影是《爸爸出差记》，有点政治意味。其他电影都很棒。顺便说一句，我非常喜欢他的第一部电影《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

**b)** 请列举你最喜欢的贾木许和塔可夫斯基的电影。——

贾木许——《死人》和《武士犬》。塔可夫斯基的话，可能是《压路机与小提琴》和《潜行者》。c

) 叶戈尔，你手上的戒指——它有什么象征意义吗？还是只是普通的首饰？

——我的前妻安娜·沃尔科娃送给我的戒指，她帮我戴上的。它长进了我的手指里，我取不下来，也不敢把它锯掉。反正我已经习惯了。

沃瓦，莫斯科。

告诉我，你更喜欢别人叫你叶戈尔还是伊戈尔？

——叶戈尔。只有我的父母和亲戚叫我伊戈尔。

尼古拉，阿拉木图。

你好，叶戈尔！

首先，感谢你带给我们的无限创意……当然，也感谢你来到阿拉木图！在此，我有几个问题：

**1.** 我想听听来阿拉木图听过你演唱会的观众的评价？（我仍然觉得观众不太典型，虽然其中不乏一些顶尖的乐迷，他们能恰如其分地评价你们的乐队。这都怪主办方和我们谨慎的政治体制——他们把票价从30美元涨到了30美元，而且没有做任何宣传——结果，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你们要来，还有很多人买不起票。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能去看你们的演唱会就像是活过了一半的人生。）

——是的，我们后来从传闻中得知，主办方之所以采取保守策略，是为了避免重蹈“国王与小丑”乐队的覆辙。据说，他们的演唱会上发生了一些自发的破坏性骚乱，之后该乐队被禁止入境哈萨克斯坦。因此，宣传完全依靠口口相传、优惠的票价等等。我们通常都是事后才知道这类事件。但总的来说，这次演出非常精彩，我们希望这不会是你们最后一次来。总的来说，我们非常喜欢你们的国家（我们不仅去了阿拉木图，还在阿斯塔纳待了几天）。2

. 那么，你们更喜欢什么样的观众来演唱会呢？

——现场观众！最糟糕的演唱会就是观众只是站在那里，一言不发，胡思乱想。在这种情况下，你自己也会开始胡思乱想，演唱会就变得糟糕透顶，毫无意义。3

·你们对我们这座城市有什么评价？（毕竟这是你们第一次“正式访问”这里）

——我们没有时间好好游览这座城市，但是你们的山脉真是太美了。

埃琳娜，圣彼得堡

你好，叶戈尔·列托夫！你觉得德米特里·列维亚金现在的作品怎么样？你们关系如何？谢谢。祝你好运，身体健康。——

我们快一年没见了，关系很好。比如，我很乐意演唱他的歌曲《九月》。对了，在《星落》之后，我萌生了制作一张翻唱俄罗斯当代创作歌手歌曲的专辑的想法。

阿尔乔姆，莫斯科。

你好，叶戈尔，我想了解一些关于GO专辑录制的事情。1

)你之前说过，在录制《至日》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由于现场录制鼓声，邻居们遇到了麻烦。那么，你是如何录制1986-89年专辑中的鼓声的呢？

——我当时就是全力以赴地敲鼓，轰鸣作响，结果还因此被起诉过，理由是噪音过大。我曾经被警察抓走，关进拘留室。我定期缴纳罚款。有一次，他们甚至扬言要把我赶出去。说实话，那真的吓到我了。2

)有传言说库兹亚用吉普森吉他创作独奏。这是真的吗？

——那是一把法国产的吉普森，非常古老，大约是1970年的，是我的法国朋友娜塔莉和乔尔·菲尔索瓦送给我的礼物。他们当时在Janus唱片公司工作，这家公司发行了我们的第45张LP和收录了我们歌曲的合辑《Tour de Force》，多亏了他们，我们才得以被收录到各种世界朋克合辑中。我至今还保留着那把吉普森。它的琴颈原本严重变形，由于年代久远无法修复。所以，我们毫不犹豫地给它换上了杰夫的Muzima吉他的琴颈，尺寸完美匹配，就连安装螺栓的孔位都一样。我们就用它演奏。整张《Communism》专辑都是用它录制的。

亚历山大·阿努弗里耶夫，圣彼得堡。

您在2001年接受Europa+电台采访时提到过一个名为“俄罗斯未来主义”的项目。您能否详细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它的概念、创作过程以及后续发展？

——是的，确实有一个这样的项目正在筹备中——而且它已经存在很久了，大约从1989年就开始了，但我一直没能着手去做。此外，近年来，列尼亚·费奥多罗夫一直在积极发展这个领域，所以现在，如果要从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我需要重新审视和思考一切。这个想法本身非常好，也很正确，而且很有潜力。我会用它拍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工业电影。

叶列玛，圣彼得堡。

你好，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

最近，电视上播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和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改编剧。您如何评价这些电影、这些导演？您对这些编剧的作品有何总体态度？

博尔特科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电视剧导演。《白痴》这部剧，无论从演员阵容还是精神内核来看，都取得了难得的成功。我还没看过《第一圈》。我一点也不尊重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和沙拉莫夫截然相反。《大师与玛格丽特》是一部很奇怪的电影。一方面，他们对原著的处理非常粗暴，而且对小说的解读也极其片面.....但它仍然很有娱乐性，值得一看。这其中有很多解释——也许原著太优秀了，以至于不可能被改编得一塌糊涂。我不想谈论创作，因为这又是一个太宽泛的话题。我只能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大师与玛格丽特》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

米哈伊尔，沃罗涅日。

叶戈尔，你好。

你对那些想在你书上签名、送你CD或者只是跟你打招呼的人有什么看法？我听说你说话很生硬，经纪人也建议不要这样，所以在沃罗涅日的演唱会上（2005年9月23日），当你和警察一起走过走廊时，我没有上前搭讪。——

我以前对你态度不好，现在我改变了看法。情况各不相同，比如演唱会结束后，你急需赶往下一个城市——通常都是这样。总的来说，演唱会是一项非常辛苦且令人筋疲力竭的活动，甚至会累到失去意识，因为我们会全力以赴，需要一些时间来恢复体力和喘口气。如果这一切之后还有时间，我们总是会签名、合影，并且不会拒绝任何人。在演唱会期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被形势所迫的，例如，当俱乐部或场地被主办方租用到某个时间点，而我们需要紧急离开时，时间就非常有限。

斯捷潘（顿河畔罗斯托夫）

你好，伊戈尔·费多罗维奇。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你：

1. 你如何看待斯卡朋克这种音乐风格？你会推荐哪些演奏这种音乐的乐队让我立刻去听听？

我必须说，斯卡朋克（Ska-punk）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概念。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斯卡、雷鬼、朋克、新浪潮、后朋克、新浪漫主义——这些风格都相当明显，也容易理解。而现在，后现代主义以其各种面貌席卷而来。斯卡音乐的核心其实是一种相当古老的现象，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牙买加。斯卡乐队（Skatalites）及其同辈音乐人，如普林斯·巴斯特（Prince Buster）、德斯蒙德·德克尔（Desmond Dekker）、鲍勃·马利（Bob Marley）等等，都属于这一范畴。这是一种非常独特、与众不同的声音，与任何其他音乐都截然不同。从当时的流行品味来看，它完全是一种非商业化的现象，纯粹是地方性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朋克和新浪潮的兴起，斯卡音乐迎来了复兴。多亏了像The Specials、Selector、Bad Manners，当然还有Madness这样的乐队，它才真正成为一种狂野、充满活力、反叛的音乐，同时也被欧洲人所接受。正如我之前所说，现在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绝妙的音乐现象被过早认可的例子。它具有狂欢式的流行乐特征。我建议去听听原版。2

. 您如何看待巴勒斯坦大起义以及巴以冲突？

——我无可奉告，我刻意保持距离，不予置评，因为多年来双方都流淌了前所未有的无辜鲜血。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完全无法解决的局面。VANAMOND

，苏兹达尔

你好，埃戈尔！

大家都知道你读书很多。关于你现在读书少了这件事。1) 我想知道你对科幻小说的看法，你认为它是在浪费时间吗？如果没有特别推荐的作家，你会怎么说？

——我的整个童年和青年时期都沉浸在科幻小说的世界里。如果我没有读过科幻小说，也许我就不会成为现在的我。我大概有一半的歌曲都源于某部作品。我最喜欢的作家是谢克利、西马克、莱姆、斯特鲁加茨基兄弟、温德姆、哈里森，当然还有布拉德伯里。他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尤其是他的《蒲公英酒》、《火星编年史》和《华氏451度》。

此致，德米特里。莫斯科州杰多夫斯克。

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你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吗？（我想指出的是，在现代文明中，人类的潜能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因此，人们只能通过既定的准则和概念来感知现实——这就是我想阐明我问题重点的方式。）

我相信一切都是真实的。一切可以想象的都是真实的。

皮克西、巴库、

叶戈尔，你们经历过同步性（用荣格的话来说）吗？如果经历过，你们是如何解释的，或者你们的反应有何不同？

“这简直是无可辩驳的证明，证明我的观点基本正确。每次都令人惊叹，而且总有一种平静之感——一种一切自有其道的深刻证明。此外，它还总是伴随着一种非人性的幽默，我对此感到非常愉悦和温暖。”

鲍里斯·苏拉诺夫：

你觉得80年代末的家庭音乐会和现代俱乐部的音响效果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不，我看不出来；它们完全不同。俱乐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音乐会，只不过场地更小。家庭音乐会就不好说了。它们有点像音乐会，但表演者和观众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能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你就像个英雄，拼命地从自己身上榨取能量。人们也一脸茫然地盯着你。总之，这简直是折磨。

叶戈尔

，你在之前的采访中提到过你曾经支持过的一些足球队。现在情况如何？

——我根本不支持任何特定的球队；我对任何特定的现象都不感兴趣。我追踪和追寻的是那种艺术精神，那种“诡谲”的精神。它会以各种方式显现（足球、艺术等等），然后又迅速消失。或许这可以解释（对于外人来说）我的言行。懂的人自然会明白。Aidan4

，圣彼得堡

亲爱的伊戈尔·费多罗维奇：在专辑《健康与永恒》（1989）中的歌曲《一切都像人们一样》里，大约在5分20秒左右，可以清晰地听到一句歌词，大概是“明天我要枪毙他”。我没听错吧？这句歌词是什么意思？

——是的，我想没错，因为录音中的参与者开始吟唱或朗诵各种不同的文本。你说的正是普拉托诺夫的某种激进手法。这通常是我们常用的技巧，我们过去用过，将来也会继续用。

谢尔盖，新西伯利亚

1.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你为什么在80年代没有搬到新西伯利亚？毕竟，那样会简化GO在困境中的生存；那里有各种各样的音乐家，更多的机会，更丰富的信息，而且是西伯利亚的中心。即使现在，你们乐队里也有一半的音乐家是我的同胞。——

这正是我们想要的。所以我接受采访时才说GO是新西伯利亚的乐队。按照当时的逻辑，我们本应该融入新西伯利亚，但后来发生了一些“不可抗力”事件，比如巡演之类的，所以所有与“落户”新西伯利亚有关的事情自然就都消失了。2

. 你认为为什么几乎所有著名的西伯利亚音乐家现在都搬到了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切尔尼·卢基奇、库兹马、卡利诺夫·莫斯特，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音乐家。只剩下你们乐队和一些当地小有名气的乐队，对城市以外的人来说毫无用处。然而，就在十年前，西伯利亚还是摇滚乐运动的先锋。

我不知道西伯利亚曾经是摇滚乐运动的先锋。当时确实有过一股自发的浪潮，但很快就消退了。我不了解其他乐队的情况；可能对他们来说更方便吧。至于我们西伯利亚的城市——唉，近年来我们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发生！而且据我所知，目前也没有任何好兆头。

瓦列里奇，莫斯科。

我没听错吧，《我们会在彼岸醒来》这首歌的结尾开始出现鼾声？还是说那是什么声音？

——哇，伙计们，你们太棒了！这太赞了！！你听到的其实是西藏僧侣为一位伟人逝世举行的仪式录音。

尼古拉，旧金山。

你好，叶戈尔。1

. 我对1999年伊热夫斯克演唱会的录音感到非常惊讶，你与其说是唱歌，不如说是嘶吼，有些地方你完全沉默，即使唱歌，听起来也感觉不对劲。如果这不是秘密的话，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时我们遇到了阵容危机。库兹马离开了，杰夫也无法去伊热夫斯克了。结果，我们失去了主音吉他手。更糟糕的是，接下来还有更棘手的问题：舞台上没有我的吉他音箱，所以我只能把它插到其他乐器上，结果其他乐器开始频繁断音。情况变得非常危急；乐队决定让马赫诺同时担任节奏吉他手和主音吉他手。但他没能胜任这个英雄角色。舞台倾斜，现场一片混乱。库兹马在乐队的时候，你总能指望他搞出点新花样，而且总是能找到合适的调子。然后灾难降临了。我不知道马赫诺在干什么，因为他背着我，但我听到的，以及后来别人告诉我的，都是些可怕的事情。巡演结束后，他精神错乱地自杀了。之前，他因为总是混迹乐队而被踢出了乐队。他欣喜若狂，说他终于“彻底自由了”。2

. 你的诗集印量极少，几乎买不到。请问：这本书会再版吗？还有其他类似的诗集计划吗？或者，至少能否在官方网站上看到部分诗作？

科列索夫正在准备重印这本书，可能还会加长。3

. 一个愚蠢的问题，纯粹出于好奇：你相信其他星球上有智慧生命吗？

——我不知道“相信”或“不相信”是什么意思。我认为所有能想象到的事物都存在于现实中。总的来说，我从小就读科幻小说（西马克、布拉德伯里、谢克利、莱姆、斯特鲁加茨基兄弟等等）。我引用萨满科拉格韦的描述：“万物皆有灵：灯会走路，房屋的墙壁有自己的声音，甚至连便壶都有自己的国家、帐篷、妻子和孩子。装在麻袋里准备交易的兽皮在夜里也会说话。墓地里的号角会升起，在坟墓周围列队行进，死者也会复活，来到生者身边。”

埃戈尔·莱托夫

2006年4月11日

# Chronicles | www.gr-oborona.ru — 叶戈尔·列托夫。

## 2006年9月24日，回答访问官方民防网站的访客提问

Lev, Lotoshino:

刚刚宣布你们的新专辑《我们为何做梦？》已经录制完成。你们对这张专辑的成果如何评价？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期待它的发行？

我不会赞美这张专辑，尽管我很想这么做。我只能说，就Civil Defense乐队的创作理念而言，它大致相当于Love乐队的《Forever Changes》。如果说《DSZh》和《Reanimation》已经达到了200%的完成度，那么这张专辑就是500%的完成度。就目前而言，它是我想表达和想做的事情的最终实现。这张专辑献给我的两位恩师——Syd Barrett和Arthur Lee，他们于今年夏天去世。所有音频都已录制完毕，剩下的就是混音和发行。我们希望尽快完成这项工作，最好能在新年之前完成，作为送给纳什所有乐迷的礼物。

谢尔盖，又名 SirDAVE，来自塔甘罗格。

亲爱的伊戈尔·费多罗维奇！我从1992年起就一直是您的粉丝。<sup>1</sup>

·《天堂鸟》这首歌是如何出现在《俯冲轰炸机编年史》中的？是谁提议加入这首歌的？谢利瓦诺夫又是从哪里找到这首歌的原始出处呢？

“据我所知，这是一首美国民歌。塞利瓦诺夫在事业达到一定阶段后，经常在聚会上唱这首歌。显然，这首歌对他意义非凡。我建议把它收录到专辑里，大家都立刻同意了，因为它就像是某个俯冲轰炸机飞行员的私人编年史。这首歌来自利申科兄弟的一次家庭录音。即将发行的再版专辑的附加曲目将收录那次家庭音乐会上的另一首歌曲。”

2. 你对啤酒持什么态度？

非常好。我最喜欢的饮料。

UFO。陶里亚蒂。

你好，叶戈尔。

你说新专辑会是一张“FUCKED UP”专辑，而不是一张“GO”专辑。它会以哪个名字发行呢？也就是说，封面上的省略号之类的故事还会继续吗？或者说，我买“GO”专辑——“新”——的时候应该记住，它并不是一张“GO”专辑？提前感谢你的回复，如果我打扰到你，请见谅。

“最终，我们决定这张专辑还是以Civil Defense的名义发行。事实上，它原本是Egor and Opizdnevshiy的专辑，但在录制过程中，我们发现Opizdnevshiy的素材完全是由GO以最古典的方式演奏和录制的。它包含了所有标志性的元素，从自由即兴到尖锐而富有表现力的极简主义。此外，这张专辑最初的构想是要从头到尾都保持纯净透明的音色，但最终呈现出的整体效果却相当厚重。唯一保留下来的，只有Vox、Farfissa和Hammond的自然音色。有趣的是，这张专辑的demo（顺便一提，它本身就相当完整）是Egor and Opizdnevshiy的作品，而正式专辑却是Civil Defense的。”无论如何，“Egor and the Opizdnevshiy”的标志都会出现在设计中的某个地方，但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具体位置。

弗拉基米尔，巴尔瑙尔

。你好，叶戈尔。

我有个问题：最近我国出现了一种与民族主义相关的危险局面，尤其是在卡累利阿最近发生的事件之后。越来越多的法西斯团体呼吁殴打“哈奇克”、“黑驴”和犹太人。甚至一些身居要职的犹太人也只聘用犹太人担任要职，这本质上也体现了他们对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请您就此发表一下看法。

“我已经就这些事写过文章了。请阅读2005年4月27日（新闻）发表的详细声明。简而言之，我们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纵观历史，我不指望会有任何积极的改变，也不建议任何人抱有这种期望。”

谢尔盖·本德尔

，还有叶戈尔！你们对治疗乐队、波德莱尔和加缪有什么看法？

The Cure的前两张专辑都很棒，《Pornography》也很好。我对波德莱尔一直没什么兴趣——他的作品与我无关。加缪和萨特在我年轻时对我的影响很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一道闪电划过。还有存在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哲学，还是作为一种人生观，都对我影响很大。

法里德，布良斯克。

你的最新专辑以及之前的专辑都收录了冲浪风格的曲目。这种音乐风格对你有什么影响吗？这张专辑里你最喜欢哪位音乐人？

“我不能说它影响了我——我只是从小就听，而且非常喜欢。我甚至一度想录制一张完整的器乐冲浪专辑（也许有一天我会实现）。在这个领域，我敬佩的人有很多。例如，迪克·戴尔（Dick Dale）、大西洋乐队（The Atlantics）、冲浪者乐队（The Surfaris）、戴维·艾伦与箭乐队（Davie Allan & The Arrows）、宇航员乐队（The Astronauts）、寺内武（Takeshi Terauchi）、贝尔金斯乐队（The Belkings），当然还有冒险乐队（The Ventures）。总的来说，当时最强劲的冲浪音乐可能是日本的，而且奇怪的是，瑞典和芬兰的音乐也很出色。顺便说一句，现在这种音乐正在强势复兴，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乐队。”

鲍里斯·苏拉诺夫

1. 叶戈尔，生日快乐！顺便问一下，你通常是怎么庆祝这种日子的？（问题日期：9月10日）

“以前什么都不做。现在我们想办法逃离喧嚣，去一些陌生的地方。甚至不一定非得是那天。在那里，我们享受着快乐的闲暇时光——聊天、思考、喝酒，或者只是看看树木、篝火，或者看看河流的流淌。”

2. GO 官方网站上的留言簿表明，“Pryg-Skok”与其说是一首歌，不如说是一次糟糕的迷幻体验。你同意吗？

“不，我不同意。这是一种有意识地让自己进入某种状态的过程；它不是迷幻的，而是，更准确地说，是神奇的。事实上，歌曲的内容本身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3. 列托夫自己说他不太喜欢摇滚音乐节，但突然间他要在圣彼得堡参加两个音乐节（Nashi v Gorode 和 Okna Otkroy）。这是为什么呢？

这也进一步发展了之前线下演出中略有提及的主题。墨西哥蘑菇，伊戈尔·费多罗维奇，已经不再是指标了。科米共和国的蘑菇更酷、更丰富、更贴近生活。所以，欢迎来到秋天，感谢你们在瑟克特夫卡尔的春季音乐会。那场音乐会充满活力，而且精神抖擞。以上是集体总结。胡扯。

第一个音乐节分为两个舞台：一个据说是流行音乐舞台，另一个据说是朋克舞台，所以我们就去参加了。第二个音乐节完全是非商业性的，面向年轻乐队。原则上，我们不参加像Krylia这样过于商业化的演出。

谢谢你们的邀请，我们很乐意再次参加。

圣彼得堡的TARAS：

祝你玩得开心，Egor！

你在纽约巡演期间有没有去过一些历史悠久的朋克音乐场所，比如Joy Square、CBGB之类的？如果有，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我不是问关于新专辑的事，只是希望能听到一些消息。

“上次我们演出的时候，演出地点几乎就在CBGB对面。这次我们只是路过，没有进去。感觉很伤感——俱乐部要关门了，与当局斗争的后果令人难过，就像柏林的塔赫勒斯一样。据我所知，有人提议在洛杉矶和东京开设CBGB。而且，日本人想彻底拆除它，就像拆除佩加蒙祭坛一样。相比之下，在中央公园散步更让人印象深刻。”

Arthur，切博克萨雷

1) 。你喜欢 Coil 吗？

— 是的。尤其是《黑暗中演奏的音乐——第2卷》。

2) 你对Planet Orange的Green Milk和Acid Mothers Temple评价很高。那么以下这些乐队呢：Boris、Sunn O)))、Metalux、Gang Gang Dance.....

— 很遗憾，我对这方面不太了解。显然，这是当代音乐，我不太关注。我更喜欢60年代的音乐，尤其是美国音乐，特别是德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音乐。

3) 您对实验电子音乐持何种态度？例如 Tomlab、Morr Music、~Scape 等厂牌的产品。

— 我喜欢，但我没时间听。:) 很多可能很棒的音乐都与我擦肩而过，因为我真的没时间听，哪怕是我喜欢的那种。比如，两个月前他们给我录了70张车库迷幻摇滚、民谣摇滚和冲浪摇滚的唱片——就是我订的那种——但我到现在还没时间听呢。

4) 你和马克西姆·塞梅利亚克是什么关系？

“他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非常投缘。他是唯一一位我可以无话不谈，并且真正了解我们的记者。我们在音乐品味上有很多共同点，经常交换唱片。所以他登上《Reanimation》的封面绝非偶然。”

谢尔盖·斯特鲁科夫（乌克兰，罗夫诺）

你好，叶戈尔。1

· 你对萨尔瓦多·达利及其作品持何种态度？

说实话，我不喜欢它。它太矫揉造作、太浮夸了。我觉得它算是制作精良的流行音乐。

2. 我觉得科埃略的文笔肤浅，是写给普通读者看的。我很想听听你的看法。

— 这纯粹是流行音乐:) 而且还挺让人沮丧的。

阿列克谢·奇若夫，纽约。你好，叶戈尔。你2005年在美国举办了三场音乐会。你最喜欢哪一场？

——在旧金山。这其中有几个原因。首先，我们连续三天都要演出，加上飞行和旅途奔波，几乎没有休息和睡眠，可以说“没吃没喝”。而且这是第一场，所以反而是最有活力、最放松，也最.....快乐的一场，我想，这都得益于这座城市本身以及整个加州的独特氛围。

基里尔·里亚博夫：

你好，叶戈尔！你看过A·格尔曼的电影《赫鲁斯塔廖夫，我的车！》吗？如果看过，它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关于这部电影的评价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截然相反。从“史上最烂的电影”到“一部杰出的杰作”。非常感谢！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杰作’。赫尔曼的成就达到了巅峰。我和娜塔莉娅现在正翘首以盼《难以成为神》。从片段来看，它绝对令人叹为观止。”

德米特里，莫斯科：

下午好，叶戈尔！谢谢你的一切。问题：请你谈谈你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每个主要人物的关系。

哦，不。如果我要认真回答你，恐怕要花好几天时间。

萨扎诺夫，瓦德村，下诺夫哥罗德州。

你好，叶戈尔！感谢你的创意！

你对诺斯替教有什么看法？“犹大将进入天堂”这句话是否受到诺斯替教教义的影响？

“不，当然不是。诺斯替教义跟这有什么关系？我对诺斯替教总体上持积极态度，尽管诺斯替教的形式多种多样。其光谱非常宽泛：从“正确的（引人入胜的、艺术性的）灵性”到彻底的神圣愚昧，因此不可能将“诺斯替教”这个词本身视为任何定论。我认为他们是人类精神丰富多彩的一种激进表现，而不是一种宗教现象。它是一种源自早期基督教或前基督教哲学的原生艺术或局外人艺术。”

基里尔，圣彼得堡

你好，叶戈尔！

1. 你有最喜欢的战争电影吗？

——是的，很多。你不能马上说出来。“路边检查”、“他们为国而战”、“余生”、“20天无战”、“这里的黎明很安静”.....很多。

2. 你如何看待古斯·希丁克受邀担任俄罗斯国家足球队主教练一职？

“一方面，这当然很棒！但我真心同情希丁克。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令人沮丧的任务，而且很可能毫无希望。就我们这帮混蛋而言，我们不仅寸步难行，连去足球论坛都难，更别说不在全球范围内丢脸了。因为他们的心态完全无视纪律和训练，有着前所未有的自我膨胀和‘天选之子’的优越感，而这似乎正是我们民族的某种特征。教练确实很优秀，但并不适合我们。与此同时，我又非常担心他和国家队。如果他能奇迹般地带领他们踢出好球，那就太好了。”

DuReX, Kremenchuk

你好，Egor！请问GO除了《POPS》之外，还有哪些专辑发行过黑胶唱片？哪里可以买到？

——一套包含《一切按计划进行》、《跳跃吧》和《百年孤独》的双碟装。我不知道哪里能买到，现在很难买到了。

克雷洛夫，巴拉科沃。1

)我几乎收集了您所有的专辑，除了《今日迷幻》(Psychedelia Today)。这张专辑会发行吗？可以在网上下载吗？

“也许有一天它会出版。如果它已经上线，但因为还没有混音，所以无法收听。其中一些内容曾在《共产主义》杂志上出现过，尤其是在2011年。我现在有了一些空闲时间来整理这些档案——也许我会抽出时间来做这件事。”

2)你写的第一首歌是什么？

“它叫《游行》，是早期Posevs乐队的作品之一，但我记不清是哪一张了。在那之前，我用自己虚构的乐队名字写了很多英文和伪英文歌曲。”

鲁兹特，乌法：

你有没有过自杀的念头？如果有，是什么阻止了你？

“是的，我有过，但很难用几句话概括。这有点像对迷幻体验的描述。可以说，这种情况发生过好几次，每次我都被完全不同的因素阻止，既有情感上的，也有纯粹理性的。也许以后我会更详细地谈谈。”

丹尼斯·科拉布列夫：

你好，叶戈尔！

我先为我可能提出的令人困惑的问题表示歉意，并祝您健康长寿。

如果我们不考虑人总是在不断变化这种说法，您多久会注意到自己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是瞬间发生的，还是逐渐过渡到下一个“阶段”？

——情况各不相同。举个例子。上一张专辑的创作始于一次典型的糟糕迷幻体验，一次过量的迷幻剂，如果有人不明白的话（我以前从未经历过），而事实上，正是这次体验推动了后续的创作。在对所发生的一切进行彻底反思，经历了两周的自我净化和内省之后，我进行了第二次尝试。这次之后，我的境界突飞猛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奇妙体验，某种程度上，我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此外，我还形成了一个我称之为“灵感之井”的东西，诗歌和创造力从中源源不断地涌现。之后，我带着录音机漫步在森林和各种荒凉的地方，勉强记录下我内心如泉涌般奔涌而出的思绪，如同连续不断的、五彩斑斓的溪流。这是一个彻底而突如其来的改变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一切都发生得更慢，但却是稳步进行的。你只需要仔细观察自己内心的变化，永远不要自欺欺人。然后，你只需坚持做某件事，直到你彻底厌倦为止。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新的变化就开始了，如此循环往复。这不仅发生在情感层面，也发生在思想和创造力层面。此外，如果你仔细观察自己，你会发现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从早到晚，甚至在睡梦中也是如此。

来自梁赞的阿列克谢真诚地问候你。

你好，叶戈尔。

你听过Aquarium乐队的最新专辑吗？如果听过，你觉得怎么样？还有一个后续问题：有没有哪些俄语乐队的专辑是你每次发行都会尽量不错过的？

“如果你问的是《Careless Russian Tramp》，那我可以这么说。我已经很久没怎么关注Aquarium

的作品了，但Semelyak碰巧推荐我听听。我弄到了一张盗版碟，令我无比惊讶的是，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张非常棒的Aquarium专辑，我们现在经常播放并引用其中的歌词。

我不能说有哪个乐队的作品是我刻意不去听的，但有些乐队的作品我非常喜欢——例如，Picasso's Children、Mashnin Band、Messer Chups、Kalinov Most、Zga.....”

米哈伊尔，莫斯科。

叶戈尔，请问你在专辑《俄罗斯实验场》中录制人声时用的是什么麦克风？人声听起来很刺耳，但效果却很棒。感觉他们用了很重的压缩，甚至有点过载。总的来说，请你谈谈你在早期作品中，也就是1987-89年录音时用的麦克风，以及你现在用的是什么麦克风？

——我现在用的是Rode NT2-A麦克风。之前的专辑我用的是舒尔58。从89年到95年，我用的是MKE-9，一支苏联产的麦克风，上面印着“1988”——这是质量的标志，售价43卢布。它的清晰度极高，高频也特别尖锐。同时，它也能很好地捕捉到歌词、吉他、鼓等等的音色。在那之前，我们用的是利申科兄弟的长指向性麦克风——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它们的主要问题是，对着振膜唱歌时会产生一种特有的、令人不快的“锁音”。我不得不一直尝试侧着唱。

ZG，莫斯科：

我刚刚读完了所有的线下采访，以下是问题：

1) 叶戈尔，你写道你经常读书、看电影，而且你的视力不太好——你有没有尝试过恢复视力？除了激光视力矫正之外，还有许多方法和练习可以通过简单的技巧和方法自然地恢复视力。

“我从来没试过，而且我觉得也没用。这就像对抗衰老或积累的经验一样愚蠢。”

2) 近年来，你与你的身体（肉体）的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这种关系是怎样的？（例如，它是否仅仅是意识的躯壳？）

正如经理所说，“是的，情况变了，我必须尊重这一点。”我不能再像他年轻时那样无情地对待他了。一方面，这令人难过，但另一方面，也有些滑稽之处。

3) 你能列举一些你亲自测试过的、无需药物或其他辅助手段就能进入意识改变状态的方法吗？

——呼吸（有节奏地呼吸），以及任何类似念诵咒语的练习。聆听周围的一切声音。尽可能地违背你当下的欲望。尤其是一些滑稽可笑、甚至有点傻气的举动。

4) 你经常旅行，但你会拍摄下来吗？还是只留在记忆和照片里？你有没有计划发布类似“旅行视频”之类的东西？很多人都会感兴趣的。

“我们拍了一段时间的视频，但后来就厌倦了——透过镜头看世界太累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根本不会去看。现在我们只拍静态照片。我们有个巡演视频的想法，但什么时候能实现还不确定；这不由我们决定。”

19岁的Yan，来自莫斯科。

亲爱的Egor！非常感谢你的作品。我更喜欢80年代的英国新浪潮音乐：The Cure、The Smiths、Joy Division——但你的音乐充满活力，引人深思，你是唯一一位让我如此热情聆听的俄罗斯艺术家。1

. 请告诉我你对Leonard Cohen、Frank Sinatra和Morrissey等艺术家的作品有何看法?

——真是一群！我很尊重科恩，至少我收藏了他所有的早期专辑。我对辛纳屈一点也不尊重——他就像是他们的列先科，或者别的什么，只是个流行歌手，甚至比不上马戈马耶夫，因为马戈马耶夫的水平 and 猫王差不多。只是我们当时没有出现像辛纳屈那样具有全国流行音乐影响力和地位的巨星。至于莫里西，我认为史密斯乐队是英国新现场音乐的第三波浪潮（第一波是76-77年，朋克、新浪潮；第二波是80年代，后朋克、哥特、前卫朋克、硬核、电子乐），因此，我对他的尊重微乎其微。他唱得不错，吉他弹得也很精湛。仅此而已。我认为当时涌现出了许多更优秀的乐队——例如新模范军乐队、警报乐队、循环乐队。

2. 你如何看待诗人科恩、迪伦和莫里西?

“关于莫里西，我没什么好说的。当时那个领域里有更杰出的人物——比如马克·E·史密斯（The Fall乐队）。我对科恩有点疏远；他的作品并没有真正引起我的共鸣。尽管《游击队员》（The Partisan）是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已故的塞利瓦诺夫非常敬仰科恩，经常演唱他的歌曲。我认为鲍勃·迪伦是天才，也是我的老师之一。《像一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是有史以来最棒的摇滚歌曲。”

彼得·彼得罗维奇。

祝伊戈尔·费多罗维奇身体健康！！！！

世界杯上你最喜欢哪支球队和哪位球员?

——澳大利亚和齐达内。

斯维亚托斯拉夫，17岁，明斯克

歌曲《小王子回家》是什么时候创作的？是什么启发你创作了这首歌？

——这首歌写于1989年12月，收录于共产主义乐队的专辑《俯冲轰炸机编年史》中。我不知道是什么促使我创作了这首歌，但它描绘的是一架俯冲轰炸机，而这正是我们当时集体状态的写照。

基辅，Lyoshka。你好，Egor！

请问你在录制1987年的专辑时使用的是哪些吉他？你使用了哪些设备（效果器、失真器等）？听说你的第一把吉他是乌拉尔贝斯，这是真的吗？

吉他是Eterna牌的，贝斯是Orpheus牌的，琴身像小提琴一样（音准依然完美）。效果器是我们的朋友，工程师Dmitry Logachev亲自发明设计的——它是一种脚踏式的法兹失真效果器。在Posev早期的专辑里，我们用过苏联产的脚踏式哇音法兹和贝斯增强器、一把Ural吉他和一把Orpheus-Hebros贝斯。实际上，我的第一把吉他是一把苏联产的带拾音器和输出接口的半电吉他，我大概14岁的时候买的。

莉娜，圣彼得堡：

你好，叶戈尔！你在之前的回复中提到过，你想录制一张翻唱俄罗斯当代艺术家作品的专辑。如果真的要录制这样一张专辑，你会收录哪些歌曲呢？谢谢。

“说实话，我不想再翻唱了。我一点也不想翻唱。版权法造成了太多混乱，以至于任何来自远方的灵感，只要一想到后果，就会立刻消失殆尽。”

旅行者，莫斯科

1. 叶戈尔，你更喜欢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的观点，即每个人都应该尝试改变精神状态的物质，还是赫胥黎（Huxley）的观点，即在这件事上应该谨慎？

毫无疑问，是蒂莫西·利里。

2. 您如何评价 Syd Barrett 的遭遇？我们能说 LSD 对他有益吗？我认为您之前曾发表过一些非常明确的正面评价。

“我完全不认为巴雷特的遭遇是LSD造成的。事实上，有一种理论认为他根本什么都没发生。他和其他人一样，服用了LSD，然后意识到自己在这个领域已经实现了所有目标。之后，他假装疯癫，去做自己当时真正想做的事——照料花草，耕作土地。”

3. 我一直想问这个问题。我很惊讶你会推荐马修·科林和约翰·戈弗雷的书。听过Civil Defense乐队，包括他们最近的专辑，我感觉你好像不太喜欢那种音乐风格。我觉得摇滚乐不是你的菜，我说得对吗？你对曼彻斯特的摇滚乐圈有什么看法？

——你说的“我的毒品”和“不是我的毒品”是什么意思？这不是重点。我相信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而这个世界里正在发生着相互关联的各种运动。我读过的东西——没错，它们不是我的文化，也不是我这一代人的，但我觉得它们直接源于我们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一切，而且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为此感到高兴，尽管相对于那一代人来说，我算是“老家伙”了。

至于曼彻斯特，我只能谈谈老乐队，因为我并没有刻意关注那里的新音乐圈。所以我能说什么呢？Buzzcocks、The Fall、Joy Division——这些都很棒。

安德烈·基谢列维奇：

1. 歌曲《227号指令》确实很抓耳。你创作这首歌时有什么灵感来源吗？

凌晨五点，我从昏昏沉沉的创作状态中惊醒，赶紧跑到录音机前哼唱吉他旋律。与此同时，电视上正在播放一部关于惩戒营的纪录片，采访对象是斯大林格勒大屠杀的幸存者。我疯狂地抄录着他们话语的片段，然后像搭建积木一样，把所有内容精确地排列好，最后加上一句亚历山大·戈登节目中的台词。

2. 光盘“极权主义”封面上的照片是什么？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电影《圣彼得堡陷落》的剧照——我就是这么联想到这部电影的。背景是一幅出自著名书籍《美味健康食谱》的插图。”

尼基塔：

你好，伊戈尔·费多罗维奇！想起那首诗《夜》，你喂过你的猫吃黄瓜吗？

除了其中一只猫之外，所有曾经和我一起生活过的以及现在和我一起生活的猫都喜欢黄瓜，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的，莫斯科。

你对齐达内在世界杯决赛中的行为有何看法？

“这很令人难过，但却是事实。我认为足球界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意大利，这支本届赛事中最令人作呕的实用主义球队，竟然赢了。而且他们赢得的方式极其糟糕——先是输给了澳大利亚，然

后又输给了马特拉齐。齐达内表现得像个正常人，仅此而已。之后还有抽签环节，现在我们需要弄清楚他们为什么赢，以及这对我们所有人意味着什么。这显然是一个需要采取进一步行动的信号。”

莫斯科，马克西姆·哈萨诺夫：

我一直想问你，你对约翰尼·卡什有什么看法？我尤其对他的《美国第四张专辑》和其他后期专辑感兴趣。

“很遗憾，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多；我才刚刚开始对他感兴趣。我以前觉得他只是个流行民谣歌手，仅此而已。直到最近两年我才改变了看法，但可惜的是，我一直没有太多时间。”

我是鲍里斯·梅什科夫，又名皮罗沃佐夫，来自利佩茨克。

您听过格列宾希科夫的广播节目“气球”吗？它在俄罗斯广播电台播出。他会谈论并播放那些他称之为“滋养灵魂”的音乐。节目中播放过The Who、The Byrds，甚至还有巴什拉切夫和扬卡乐队的歌曲。您觉得这个节目怎么样？您认为这样的节目有必要吗？您会愿意上节目吗？

“我什么都不能说，我没听过那个节目。我只在别人车里听广播。其实，我之前也回答过类似的问题。广播里不播放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是偶尔播放像飞鸟乐队那样的歌，真是太好了。”

尼基托兹，克麦罗沃。

亲爱的叶戈尔，你好！在《灾难理论》这首歌的结尾，你唱了四句似乎相互关联的歌词，最后一句是：“他们杀得越残忍，我就越确信自己还活着！”这句话出自哪里？我可以在哪里读到或听到整首歌？非常感谢你的辩护。

— 在诗集第 180 页有一首小诗《如同在一座废弃的城市》的第二部分。

阿列克谢，马加丹。

你好，叶戈尔。你觉得Yellow Pillow、Crushers、King Kongs以及其他一些俄罗斯乐队，比如“六十年代车库摇滚”怎么样？你觉得俄语和俄语歌曲与六十年代的美国车库摇滚相容吗？毕竟，上面提到的所有乐队，比如，都只唱英文歌。难道真的需要用俄语写歌词吗？苏联六七十年代也有流行音乐，但就是没有那种活力。你能想象一支像Grandma's Rockers那样的乐队用俄语演唱吗？

太棒了！他们演奏车库摇滚，这是我最喜欢的音乐类型之一。但他们演奏的是西方的、英语的车库摇滚、古典音乐，还有什么？60年代的车库摇滚是由一些自制的独立乐队组成的，大多是学校或大学的乐队，在舞会上演出。因此，他们的曲目主要都是当时流行的老歌翻唱，比如《Louie Louie》、《I Can Only Give You Everything》、《Wild Thing》、《You Really Got Me》、《Steppin' Stone》等等。这和我们当地的VIA乐队在舞池里唱的歌差不多——《Love is a Huge Country》、《Don't Come Near Me》、《No One Is More Beautiful Than You》、《Winters and Springs》……所以，车库摇滚本身并不是什么很酷或很重要的东西；它只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怪诞表现，一种天真的艺术形式。换句话说，它是特定国家和时代流行音乐的一种粗犷、硬朗且极具现场感的版本。这就是为什么我能理解像Fuzztones这样的现代新秀乐队仍然演奏《7&7 Is》、《Psychotic Reaction》和《You Gonna Miss Me》的原因。从历史和文化角度来看，这完全可以理解。但当我们自己的乐队在演唱会上演奏这类歌曲时，我感觉有点奇怪。我们的根源更多地在于60年代的流行乐坛。

至于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创作，除了精神上的懒惰之外，我完全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如果你想让你的同胞理解你（否则，你到底在为谁演奏？），尤其是在创作车库摇滚时，你不需要成为特雷迪

亚科夫斯基或克鲁切尼赫——只要清晰地表达自己就行了。不知何故，捷克人和波兰人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更不用说日本人了。

谢尔盖·舍韦列夫，苏兹达尔：

你好，叶戈尔！你读报纸吗？如果读，你读哪些报纸？

—《体育快报》、《苏联体育报》、《足球-曲棍球》、《足球》。应有尽有。杂志包括《全面足球》、《我的足球》、《所有足球》和《滚石》。

就当是幻想吧！塞瓦斯托波尔

你好，叶戈尔！

感谢你的创意.....

我有一个关于1989年辛菲罗波尔民防音乐会的问题：

1. 当时你选择举办音乐会的城市的标准是什么？

当时的导演是谢尔盖·菲尔索夫，目前还不清楚他选择这座城市的标准是什么。他们邀请了他，他就去了。

2. 你为什么不再来克里米亚了？真的没有合适的机会吗？

“显然不是。一般来说，我们的总监谢尔盖·波普科夫负责巡演事宜；我从不问。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去演出。”

Yadykar，新西伯利亚。

你好，Egor！

除了 Jefferson Airplane、Love、Kaleidoscope 和 Deviants 之外，你还能推荐一些我应该听的迷幻音乐吗？

—你不必非得听迷幻音乐——任何好听的音乐都可以，无论是古典乐、民谣还是流行乐！但如果你问的是迷幻乐队，那么我推荐 Group 1850、Green On Red、Rain Parade、Eternity's Children、Marshmallow Overcoat、Strawberry Alarm Clock、Hunger!、St. John Green、Quicksilver Messenger Service、Tim Buckley、13th Floor Elevators、Gabor Szabo、Electric Prunes、Chocolate Watch Band、Vanilla Fudge、Iron Butterfly、Cold Sun、Donovan、Tomorrow、Butthole Surfers、Odyssey、We The People.....这些只是我立刻想到的。

谢尔盖，莫斯科。

叶戈尔，重印工作进展如何？修复工作是用电脑软件完成的吗？为什么进度这么慢？

——这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原始录音介质是来自 Tasma、Svema 等公司的破旧磁带，由于资金短缺，这些磁带已经被多次重录。整个磁带都摇摇欲坠，吱吱作响。第一阶段是用一台同样老旧的 Olympus 录音机进行高质量的数字转录。整个过程中，磁带传输机构的部分部件都需要手动调整。接下来是直接处理声音：消除反相、噪声、“噼啪声”，并展现“隐藏”的频率。因为原始录音就是为了后续的校正而制作的。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细节需要处理（例如消除咔嗒声、爆音、磁带缺陷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只处理原始录音；绝不添加任何新的部分！绝对不允许！最后，还要添加整体混响，由于后续处理，原始录音中并没有混响。

至于发行速度，这要由发行公司来决定。70% 的材料——总共 40 张光盘——一年前就已经准备好了。

阿列克谢·扎宾：

我碰巧拥有工程学位，却在做销售员。每当那些曾经提拔我、对我寄予厚望的老师们走进店里，我都恨不得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你认为有没有什么工作是让人感到羞耻的，或者说，是应该感到羞耻的呢？

非常感谢你的创意。

——匪盗。我想，就这些了。

21、24.09.2006

Egor Letov。

## 棺材纪事 | 文章: [www.gr-oborona.ru](http://www.gr-oborona.ru) - 叶戈尔·列托夫。 回答来自官方民防网站访问者的问题, 2007年4月18日

叶戈尔·列托夫。2007年4月18日, 回答民防官方网站访客提出的问题。

来自圣彼得堡的歌迷:

你好, 叶戈尔! 你对在圣彼得堡举办的不插电演唱会有什么印象? 为什么你只演唱了55首歌中的30多首? 你还计划在我们城市举办更多不插电演唱会吗? 我知道很多人因为在俱乐部举办演唱会而感到很不方便(拥挤、进出困难、票价昂贵等等)。你对俱乐部演唱会有什么看法? 我也希望你圣彼得堡、莫斯科以及其他城市举办的专辑《我们为何做梦?》的宣传演唱会能在更大的场馆举行。——

在圣彼得堡演出非常困难。后来才知道, 一楼有人喷洒了气体。大厅里没有通风, 根本无法呼吸。演唱会进行到一半时, 汗水和气体的混合物开始从天花板上流下来。最重要的是, 演唱会开始大约十分钟后, 我意识到观众们并不想听任何新歌或冷门老歌, 他们只想听《一切按计划进行》(Everything's Going According to Plan)之类的歌。我不得不改变曲目和整个演出方式。我很少, 而且很不情愿地演奏原声吉他, 因为原声吉他不像电声吉他那样, 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演奏, 然后强加给观众。原声吉他演奏时, 我会尽可能坦诚地对着吉他演唱我最喜欢的歌曲, 仿佛是在为自己和与我志同道合的人而唱。如果台下的观众花一个小时高喊“嘿, 柳伯兄弟”(Hey, brother Lyuber)之类的口号, 那我在这里演出的意义就完全明白了。

关于俱乐部演出: 情况因城市而异。例如, 在莫斯科的“阿佩尔辛”(Apelsin)俱乐部, 尽管人山人海, 音响效果却非常好。我在那里演奏了将近两个小时, 都不想离开。值得深思。

顺便说一句, 我们举办演唱会不是为了宣传专辑; 专辑不需要宣传。即使没有这张专辑, 演唱会也会照常举行。

萨沙, 图拉。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 请告诉我们《闪耀》这首歌是如何创作出来的。——

2005年12月, 我像往常一样在森林里散步, 这首歌突然就在我的脑海里响起。而且, 我脑海里已经有了现成的副歌: “但闪耀终将陨落/将会变成……”——很多东西。剩下的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从无数种可能中选择一个最贴切的, 让《闪耀》最终呈现出什么样子, 并完成最初构思成摇篮曲的歌词部分。

奥列格·米罗诺夫, 科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因塔。(位于针叶林和苔原之间, 欧亚大陆交界处) 首先, 衷心感谢并诅咒您的诗歌和歌曲。现在有个问题: 您过去和现在所做的一切, 彻底颠覆了我以及许多其他人的生活(或者说, 从头到脚——谁知道呢)。自从听了你所有录制和发行的作品之后, 我再也不会回到以前的方向了。像你这样的人成千上万, 甚至可能数百万。这究竟是好是坏, 我们无权评判。你觉得你对这些人负有责任吗?

——这真是个棘手的问题。我感觉到了, 但我不确定那是一种责任感, 更像是喜悦或自豪。我常常被“我做到了!”这种感觉所淹没(然后我会捶胸顿足: ))。而且, 通常情况下, 那些受此影

响的人都是自己做出的选择，没有人会牵着他们的鼻子走。

安德烈，喀山

嗨，伊戈尔！

你关注电影配乐吗？你能列举一些你认为在选择电影配乐方面非常负责的导演（不仅限于俄罗斯导演）吗？你最喜欢的电影配乐是什么？它如何影响你对电影的感受？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感谢你的创造力以及“回旋镖”音乐会。——

我可以列出很长很长的这样的例子。几乎所有严肃的导演都会使用极具艺术性的配乐。事实上，几乎所有导演都是如此，也许除了《教条》之外。最喜欢的电影原声带：《压路机与小提琴》、《索拉里斯》、《牺牲》、沃纳·赫尔佐格的大部分作品、《菊次郎》、《死人》、《芬妮与亚历山大》、《魔术师》、当然还有昆汀·塔伦蒂诺的作品、《吉普赛人的时代》、《扎布里斯基角》、《双峰》、莫里康内几乎所有的电影原声带、《故事的故事》、《漫长的幸福生活》、《两杆大烟枪》、《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小美人鱼》、《在陌生人中间的家.....》、《余生》、《命运的讽刺.....》、《再见，男孩们》、《鹿王》、《追随太阳的人》、《迷幻之旅》、《爱》、《宝拉X》、戈弗雷·雷吉奥的电影（菲利普·格拉斯配乐）、《天使爱美丽》、《迷幻之旅》、《咖啡与香烟》、《黑猫》、《白猫》.....

新西伯利亚，

欢迎您。1

. A. Chirkin参与的“KAIF”项目录音会出版吗？我问过Neo和Optimist，他们都让我联系您。

——

事情是这样的。原版录音是以19倍速录制的，音质还算可以，但磁带不是我的，而是我们前任导演谢尔盖·谢尔盖耶夫的，他出了名的节俭。所以，当我问他这些录音的下落，想看看能否出版时，他说正是为了省钱，他才把它们从“Nota”磁带转录到9倍速的“Nota”磁带，然后把原版抹掉了。当然，现在它们的音质已经无法出版，更别提它们还存在于世了。总之，我没有这些录音。2

. Yanka的作品版权归谁所有？

谢谢。——

她的父亲。

阿列克谢，莫斯科。

问候，叶戈尔！

1. 我在Semelyak的LiveJournal上看到有人提到要翻唱BG的《Electric Dog》。这首歌会发行吗？或者说，你的大部分粉丝都能听到吗？

——我正在筹备一张2000-2007年间G.O.的珍稀曲目合辑，名为《At the Speed of the World》。我会尽快着手制作。“Dog”这首歌也会收录其中，如果原作者不介意的话。

2. 2000年在火星影院的那场演唱会真是酷毙了。我在网上重温一段糟糕的业余录像时，再次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注意到你当时在台上用了一个大型处理器，这和你现在用的完全不同，而且你还不断地演奏各种即兴独奏。你为什么现在放弃了那个处理器呢？

——那个处理器非常重，而且因为反复被啤酒、水和其他液体泼洒，已经坏掉了。所以后来我换

成了同一家公司生产的非常轻便的型号，音色范围也差不多。至于独奏，2000年正是G.O.从以往的即兴创作理念过渡到新的理念的一年，在新的理念下，乐手们的专长被明确划分。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年乐队阵容更换了一半，经常出现基本的配合不足。由于他们几乎不一起排练，只是在演出前的彩排时临时凑合一下，所以每个人都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结果就是，乐队的演出水平参差不齐；一场演唱会要么精彩绝伦，要么彻底失败。谢天谢地，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

来自明斯克的**Shut-Anarchist**：

**GO**乐队演唱会上的很多歌曲都和他们的录音室版本截然不同。

这些“现场版”歌曲是如何诞生的？

——我认为现场版不应该和录音室版本雷同。这正是人们去听演唱会、购买现场唱片的原因。至少我是这样。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发展出了不同的风格，这完全取决于当时乐队的成员。现场演出是一种纯粹的集体创作；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诠释录音室版本，而我们也鼓励这种做法。

来自莫斯科的**Ilya M.：Egor**

，你说过《**Zvezdopad**》这张专辑最初是构思成双碟的，第二张专辑会收录一些西方乐队的翻唱歌曲。显然，发行这张专辑会非常困难。但为什么你们不和大多数西方乐队一样，在现场演奏这些歌曲呢？那会很有意思。——

因为同样的版权保护制度也适用于演唱会。每个人都必须为别人的歌曲付费，无论是俄罗斯的还是西方的。

尼古拉（罗莎玛）叶卡捷琳堡：

你好，伊戈尔·费多罗维奇！我想感谢你的乐队带来如此精彩的演出。我想知道你对这场演出和观众的看法。我很失望你们没有返场，尽管观众呼声很高。我想知道返场是你们个人的决定，还是也受技术因素的影响？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观众。其次，返场演出取决于诸多因素，例如场地租赁时间限制、后台休息室与舞台之间的通行是否顺畅、休息室与观众席的距离、舞台后方是否有安保人员确保观众安全离场等等。这次返场演出，后台休息室距离舞台的距离实在难以想象，这造成了影响。如果返场，观众进出舞台所需的时间将会非常长，以至于大家早就回家了。

亚历山大，托木斯克

你好，伊戈尔·费多罗维奇！

在**2006年9月24日**的一次线下采访中，你谈到新专辑时

写道：“这张专辑的**demo**（顺便说一句，它本身就很完整）

是《叶戈尔与奥皮兹德涅夫希》，而专辑本身是《民防》。”关于这一点，我想问一下：是否有计划将**demo**版本作为独立专辑发行，或者作为豪华版的附赠光盘？我很想听听。祝您身体健康，创作顺利！感谢您在托木斯克的精彩演出！

——还没呢。有些曲目甚至可能会收录到珍稀曲目专辑里。

下午好，叶戈尔，下午好，“民防”！

我有两个问题：

1. 您如何看待尼克·凯夫的作品? 在我看来, 他创作的歌曲《星期日的奴隶》和您专辑《DSZh》中的《在另一边》之间存在直接联系。您能谈谈我的看法吗?

——我不记得有这样一首歌。总的来说, 我对凯夫的作品评价不错, 尤其是“生日派对”时期。我偶尔会听“坏种子”, 因为我觉得那个项目太无聊了。2

. 我对您对莫里茨·科尼利厄斯·埃舍尔的作品以及您对数学或反数学艺术的想法也很感兴趣?

——我的态度非常积极; 我一直想买这张专辑, 但总是没抽出时间。我不认为他的作品是数学的或反数学的, 而只是非常有趣, 充满奇迹的意味。

伊万·巴尔科夫, 圣彼得堡

你好, 叶戈尔! 我作为一名足球迷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俄罗斯联赛中球队和裁判之间的金钱交易关系? 当全国冠军是通过操纵比赛和贿赂裁判获得的。有没有可能像意大利那样, 在这里展开调查, 惩罚那些不诚实的球队?

——我认为, 如果这里也发生和意大利一样的事情, 那么我们就像他们一样, 将不再有联赛, 而且情况会更糟。土星队将与阿姆卡尔队或希姆基队争夺冠军。我怀疑有人需要这样的联赛。至于操纵比赛, 我认为除了英国以外, 全世界都存在这种现象。

伊戈尔。

叶戈尔, 你认识图拉的安德烈吗? :-D

- 很遗憾, 我确实有。:)

列昂尼德, 萨马拉

叶戈尔, 你有没有在台上表演时因为情绪过于激动而哭过?

——我从来没有真正哭过, 但我有过很多次类似的感受。不过, 在圣彼得堡的上一场演唱会上, 我确实哭了, 当时是音响效果不好, 一种腐蚀性液体从天花板滴下来, 正好流进了我的眼睛。结果, 我失明了大约15分钟, 哭得泣不成声。

此致, 根纳季·库兹明。

向乐队成员问好。我有个问题想问娜塔莉亚: 我最近注意到, 在网站的“乐队”部分, 你提到你最近迷上了各种电脑技巧。这些技巧是什么? 是像“库利宾”那样的吗? 非常感谢你十二月在叶卡捷琳堡的演唱会。

娜塔莉亚——这些技巧就是收集各种各样的音乐软件和插件, 然后进行实验, 有时会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使用它们, 从而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当然, 这不仅仅适用于音乐。

伊琳娜, 基辅:

你好, 叶戈尔! 非常感谢你的所有工作, 以及最近在基辅的音乐会。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在听一些专辑, 比如《俄罗斯田野》和《百年孤独》时, 我注意到歌曲的顺序会影响对它们的感知、冲击力和理解。如果按顺序听, 就能呈现出“正确”的画面; 但如果打乱顺序听, 就会感觉有些不对劲, 尽管这种感觉很独特。你认为歌曲的顺序重要吗? 如果改变顺序, 你认为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甚至会适得其反吗

? 毫无疑问, 顺序非常重要。这不仅适用于专辑, 也适用于现场演出。顺序改变可能不会造成损

害,但很有可能会显著降低演出的效果。例如,我以前并不明白这一点,所以在1988年到1989年初,几乎每周在诺沃西比尔斯克演出时,我的演出曲目都是由热门歌曲组成的。结果,观众大约20分钟后就会昏昏欲睡,并且在接下来的音乐会中一直处于沮丧状态。意识到问题所在后,我大幅修改了节目编排方式。至于专辑,它们最初都是在我的脑海里,纸上构思的,从第一张专辑《Poganaya Molodezh》(《肮脏的青年》)开始。开头(大约前5-6首歌)和结尾(大约3首歌)尤为重要。有时,我甚至会故意添加一些缺失的环节;有时,这部分会占用整张专辑制作的大部分时间。

叶夫根尼,新西伯利亚。

你好,叶戈尔。感谢你的创造力。我对你以下方面很感兴趣:

1. 音乐。你听爵士乐和古典音乐吗?如果听,你喜欢哪些艺术家或作曲家?

我以前经常听这两种音乐,但现在几乎不听了。1982-83年,因为当时我和哥哥住在莫斯科州,所以不得不从早到晚不停地听爵士乐。后来,回到家后,我独自经历了一段“古典”时期,那时我听亨德尔、巴赫、布克斯特胡德、珀塞尔以及早期中世纪音乐——宫廷音乐和游吟诗人的作品。即使在那时,我想我也已经听够了这两种音乐。至于爵士乐,我主要听的是波普、硬波普和自由爵士——从帕克到科尔曼,再到太阳·拉、科尔特兰、阿奇·谢普、芝加哥艺术乐团和安东尼·布拉克斯顿。2

. 电影。您看过P·隆金的《岛》和I·维里帕耶夫的《亢奋》吗?您对这两部电影有什么印象?

《岛》简直是垃圾,是自《奖》以来俄罗斯电影最烂的作品——所有电影都一样糟糕,根本分不清哪个更愚蠢更恶心。《亢奋》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尤其是在当代俄罗斯电影的背景下。这是一部极其优美且精准的电影。

你好,叶戈尔。

我叫阿列克谢,今年30岁,过去是你的忠实影迷。现在我仍然很乐于关注你的作品。我的问题是:你现在对宗教的态度是什么?我记得你过去是坚定的反对者。你如何看待电影《岛》以及现在的彼得·马莫诺夫?他的状态仅仅是因为年老,还是突然顿悟了?

谢谢。

“我不能说我曾经反对过官方宗教。我只是像库尔特·冯内古特那样看待它,也就是用一种幽默的态度。宗教本身就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关于马莫诺夫,我想你是对的,除非答案在更严肃的领域。

丹尼斯,阿穆尔斯克。

你好,叶戈尔。我很想知道你对艺术家H.R.吉格尔作品的看法。提前感谢。——

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我们将用他的《婴儿》系列作品来装饰《健康与永恒》,我希望这本书有朝一日能由“神秘”出版社出版。A

. 布良斯克市。1

你读过P.D.乌斯宾斯基或G.I.葛吉夫的作品吗?如果读过,你从中获得了哪些有趣的东西?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痴迷于这类文学作品;我至今还有一整柜关于神秘主义和魔法的书籍。我不能具体说是什么书,也不能说作者是谁,但我肯定我从中有所收获。然而,我读过的其他任何文学作品,例如科幻小说或无政府主义研究,也都有类似的感受。

阿列克谢，莫斯科。

你好，叶戈尔！我一直很喜欢你的歌，现在依然如此。它们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也激励我创作自己的音乐。我曾是你的忠实粉丝。但现在我们的道路分道扬镳，我对你只有敬意。我只有两个问题想问你：

1) 你真心相信自己正在做一件非常严肃且重要的事情。你最终想要达成什么目标？这一切的意义何在？或许这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系统的自我调节？

——在概念主义中，有一个“空行动”的概念，指的是概念行动结束后整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一种“岔路花园”。我做的事情与之类似。我将某些物体投入世界，它们在各自的年代被创造出来，以此作为一种自我认同的行为。我不知道，也不对它们的命运负责，对它们独立行动的后果不承担责任。显然，一些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世界正在改变，而这才是最重要的。2

) 抱歉，这个问题可能不太谦虚。但既然你根本不在乎我，我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知道你没有儿子。这是出于根本的意识形态立场，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即使我有了孩子，我也得照顾他一辈子——陪他玩，养育他，为他可能犯的傻事负责等等。我负担不起，因为我很忙，而且忙着做更重要、更有趣的事情。再说，我相信你生的孩子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灵魂，本质上与你无关，他之所以出生在你身边，只是因为你的环境最适合他成长。除此之外，我们地球上现在正经历着荒谬、丑陋且不祥的人口过剩，而我的内心责任感禁止我再增加人口。很快，地球上除了人类将什么都不剩，连树木也不例外。我们将自相残杀。不过，如果中国人像新闻报道的那样，在20年后登上月球，或许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德米特里，基辅。

非常感谢你11月26日在基辅的音乐会！我想问问你们的一首歌《摇滚乐结束了》（**Rock Roll Is Over**）的创作背景——是谁想出来的，又是哪一年创作的？

顺便一提，这篇文章大约是1987年左右发表在基辅的某家报纸上的。有一天我偶然发现了它，然后把它隆重地放在了我曾经写过的“傻瓜博物馆”的显眼位置，博物馆里的许多藏品都曾被“共产主义”（Communism）乐队用过。这首歌的音乐部分是性手枪乐队（Sex Pistols）的《英国无政府状态》（Anarchy in the UK）的原版，录在磁带上，然后剪成碎片，手工揉皱。在乐曲的间隙，库兹马（Kuzma）会朗读这篇报纸文章。唯一的错误是我们不知道乌克兰语的“25”怎么发音，后来我们的乌克兰朋友为此狠狠地训斥了我们一顿。

尤利娅（29岁），新西伯利亚。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你在演唱会前会紧张吗？或者说，演唱会已经变得如此司空见惯，以至于人们几乎感觉不到兴奋了？

——我经常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适用于所有演员和运动员。俗话说得好：如果你上台前不再感到紧张，那就该退出了。

帕维尔，哈巴罗夫斯克

你好，叶戈尔。

你觉得导演蒂姆·伯顿（《剪刀手爱德华》、《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等）的作品怎么样？

——不错，虽然我还没看过《巧克力工厂》。

谢尔盖·斯特鲁科夫（乌克兰，罗夫诺）

你好，叶戈尔。

你一生中读过多少遍圣经（我是指正典版）？你通常多久读一次？

——我从来没有完整地读过。我对新约很熟悉，我以前研读过很多遍，所以不需要重读。不过，除了正典福音书，我也敬重诺斯替福音，尤其是《多马福音》。

弗拉基米尔，柯尼斯堡

你好，叶戈尔！你的歌终于出现在电影里了。我指的是电影《活着》和歌曲《关于一个傻瓜》。你对此有何感想？你同意了吗？你对这部电影有什么印象？谢谢。——

我没意见；读完剧本后我就同意了。碰巧的是，在看电影之前，我读过德米特里·贝科夫（Dmitry Bykov）合著的同名小说（我最近读过的最好的书是他那本精彩的《ZhD》），所以电影本身并没有给我留下同样的印象，尤其是在拍摄原本计划的内容最终未能实现的情况下。

阿尔乔姆·莫罗佐夫，阿尔汉格尔斯克。

你好，叶戈尔，GO团队全体成员，以及官方网站的管理团队（一个非常棒的网站）！我有一些问题想直接问叶戈尔：

1) 你的伊万·戈夫诺夫（Ivan Govnov）在许多歌曲中都有出现，他基本上是一个集体形象，但他有真实的原型吗？

- 是的，这是一张集体照，不是我的，而是我当时的朋友叶夫根尼·菲拉托夫的。2

) 你如何看待你的歌曲在各种电视节目和广播中被使用和播放？你是否同意未经你同意（未经许可）就将你的歌曲用于电影、游戏，甚至是学生音乐会等场合？

- 除了电影（我会认真对待），其他一切都与我无关。3

) 你剪过短发吗？你留长发时是否遇到过任何公开的争执、冲突，甚至是麻烦？（我曾经因为头发太长差点被七个醉汉打一顿。）

当然有。我挨过打，不止一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一次，我和热卡·科列索夫去了乌拉尔南部，结果被放射性雨淋了个透，之后我特意把头发剪短了。那时候我的头发成团成团地掉，头上还长满了痂。要不是赶紧剪了头发，我可能就秃顶了。嗯，直到1986年左右，我一直留着朋克短发。4

) 你去过阿尔汉格尔斯克吗（哪怕只是路过）？你的歌迷们都在热切期盼着你！

——没有，我还没去过，希望有机会去看看。

此致，安德烈·基谢列维奇，别洛沃

1. 回到唱片封面的问题。了解《一切按计划进行》（Everything's Going According to Plan）、《钢铁淬炼》（This Is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战斗刺激》（Combat Stimulus）和《上与下》（Tops and Roots）

这几张专辑的封面来源真是令人着迷。这些专辑之前的封面（现在有些会发行新版）分别取自：《一切按计划进行》——来自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初的《美国》（America）杂志，内容是关于如何正确投资理财的文章；《钢铁淬炼》——来自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摄影》（Soviet Photo）杂志订阅，我是在城市垃圾场找到的；《战斗刺激》——来自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

《苏联摄影》杂志档案订阅，照片取自当时正在进行的一项以全苏反酗酒为主题的摄影比赛的“哪些照片不应该寄送”环节。KHOR 发行的《Tops and Roots》收录了一位男孩的作品，该作品曾于 1995 年在切列波韦茨举办的儿童艺术展上获奖。2

· 《Pops》精选辑收录了 1987 年专辑中的歌曲，但并非全部，而且完全没有改动。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这五张 87 年的专辑完全可以算作一张大专辑，只是歌曲顺序有所调整。是否有再版计划（双碟版应该不错）

? ——它们已经在以最正确的版本重新发行了，并且还附赠了额外内容。这并非一张专辑，而是五张不同的专辑，完全不同的系列，五个不同的概念，围绕五个不同的主题展开。而精选辑就是精选辑。3

· 在《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专辑中的歌曲《Fog》开头有一些奇怪的声音。如果倒放，你会听到“F\*\*k”这个词和两声喊叫。这是什么意思？

第一首伴奏曲是“反向”播放的，其中包含这些声音，开头和结尾都是库兹马的“命令”：“开始”和“停”。他当时在另一个房间里，门是关着的，他对着我喊这些话，而我当时正在打鼓，远远地监听着录音。LAPSED

，圣彼得堡

你好，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

实际上，问题如下：

1. 在《百年孤独》再版的小册子中，你提到《起初有道》的歌词创作灵感来自一首古老的俄罗斯死亡咒语。你还记得这首咒语的歌词吗？

——我记不太清了，但它以“七匹马驮着一根木头，如果七匹马驮不动，那就再套一匹马”开头，歌词随后也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

2. 您能否详细介绍一下器乐曲《圣徒从人间荣光走向沙漠》及其同名圣像的创作过程（如果真有这样的故事的话）？具体来说，这些杰作的创作灵感源于何处？创作耗时多久？还有其他有趣的轶事和传说吗？

提前感谢您的解答。——

在创作《百年孤独》之初，我们经常进行即兴演奏，其中一次即兴演奏就诞生了主贝斯riff。起初，它听起来有点怪异。但实际上，它非常神奇。我们首先在歌曲《Clay Will Teach》的快节奏版本中引用了它，并在专辑的最后阶段以一种略带拖腔的方式演奏了它。此外，这首曲子的主要亮点甚至不是riff本身，而是Kuzma的反向solo（第四遍）。之前的几遍solo虽然相同，但插入的位置却截然不同，无论在冲击力还是意义上都大相径庭。“Icon”创作于拼贴画时期，当时我们花了数年时间，从早到晚孜孜不倦地雕琢着它。它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品出现，与专辑本身并无直接关联。直到我们开始思考这首最终的器乐曲该如何命名时，我的目光才落在了挂在墙上的这幅“Icon”上。专辑封面的概念也正是在那时确定的。不过，在我看来，当时创作的《潜水员编年史》（Chronicle of a Diving Bobarder）的拼贴画更为贴切。

蒂穆尔·科姆列夫：

你好，叶戈尔！我身处陌生的德国，给你写信。我17岁。我来到这里，却不知道自己想要寻找什么。也许我会在这里找到答案。你觉得在我这个年纪离开故土，搬到另一个国家，感觉如何？一

棵被连根拔起的树还能生长吗？GrOb什么时候能来德国？谢谢你的关注

。——我对此并不介意，这没什么特别的。如果当时有机会，我会毫不犹豫地离开。我们大概五月底六月初就会去德国了。

学生，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你觉得阿根廷队在上届世界杯上的表现怎么样？

——非常棒，我们一直支持他们。我觉得他们在对阵德国的比赛中，过于佩克尔曼式的理性主义让他们吃了亏，当然，说实话，德国队也打得很好。我这辈子第一次现场观看德国队的比赛，而且是那种充满活力、英姿飒爽的比赛。相比之下，阿根廷队显得太学院派、太拘谨了。我和娜塔莎在梅西和特维斯谁更胜一筹的问题上意见不一，所以我们就写别的了：)

丹尼奇，莫斯科。

你好，叶戈尔！非常感谢你的歌曲。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你把“bass”（低音）拼写成这样，有两个“s”？

“因为英文就是这么写的，我这辈子都在跟唱片打交道，根本想象不出别的写法。感觉就像在集体农场里一样。贝斯只有一个s，那就是夏里亚宾。

格雷，沃尔库塔。

你好，叶戈尔！”

1) 为什么献给谢利瓦诺夫（1989年4月22日——也就是诗集《诗集》里写的）的《脑叶切除术》这首歌的创作日期是1989年4月21日？

——因为这首歌是在巡演期间写的，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去世的消息，只是站在火车车厢的过道里，突然有了某种感觉。到了圣彼得堡，他们才告诉我。那时我才明白这首歌是关于谁的。

基里尔，圣彼得堡

你好，叶戈尔！

你阅读的媒体范围之广让我感到惊喜，所以才问你——跟我们说说你的足球喜好吧？你支持英超哪支球队？我还疯狂地支持那支在和“通心粉制造者”的比赛中被裁判“杀死”的澳大利亚队。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和杰夫踢过几次球，你平时怎么踢球？

谢谢！

——不，我不踢球。我没有球友。马赫诺以前总是给我打电话，但现在.....我支持切尔西。真正的战士。真正的斗士。世界上没有人像他们那样战斗。虽然娜塔莎是曼联的铁杆球迷，曼联的球技可能更漂亮。但在足球里，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谁更强！

罗曼

1. 以后还会举办像“叶戈尔和谢尔盖·列托夫在OGI”那样的演唱会吗？那种曲目完全出乎意料，可能大多数观众都不熟悉的演唱会？

——我想会有的，因为随着《我们为何做梦》的结束，我认为我人生中的另一个阶段已经圆满结束。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做一些新的、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我还不知道具体是什么。2

. 你们在制作演唱会歌单时会从多少首歌中挑选？现在的阵容在巡演中实际能演奏多少首不同的歌

曲？

——我想大概60首。我们会从中挑选。我们会不时地添加一些新的（或旧的）歌曲。

阿列克谢·利托夫琴科：

1. 几乎在您所有的演唱会上，总有一些歌曲反复演奏（例如《关于傻瓜》、《动物园》、《一切都像人一样》、《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等等）。您不会厌倦这些歌吗？是因为观众要求才演奏它们，还是您真的想演奏它们？

——这些都是主题曲。有时我们不会演奏其中的一些，但如果我去听滚石乐队的演唱会，我当然会想听《满足》，即使我已经看过他们一百次了。更不用说第一次了。我们每次演奏这些歌曲时，都是遵循类似的逻辑。此外，如果一首歌好听，演奏起来总是令人愉悦，你不会感到厌倦。而且，我们只演奏“新鲜”的歌曲。2

. 您对那些不理解您的人有什么看法？

——完全没有。

鲁特曼，莫斯科。

盗版专辑《Songs into Emptiness》收录了歌曲《Red Dream》。这首歌是在录音室录制的吗？如果是，为什么没有收录在正式专辑中？

——我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歌。我总是试图把它们重新创作成更有意义的作品，把它们当作“空白”的草稿。我已经记不清《红色梦境》最终变成了什么；我想应该是《谵妄》这首歌。还有一些歌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在《虚空之歌》这张专辑里，我把所有能想到的东西都唱了出来，不管是完整的还是粗糙的，所有写在笔记本上的——因为我当时就是对着一张纸唱歌。

罗曼，28岁，克拉斯诺戈尔斯克。

下午好！

叶戈尔，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Communism**乐队的专辑《俯冲轰炸机编年史》最近再版了吗？如果再版了，收录的是哪个版本的《屎派》？我以前有一盘磁带版的电声版，但最近听到的数字版好像是原声的。这是为什么呢？电声版听起来更有力量！简直是杰作！

谢谢！

我们早就准备好了《编年史》的混音、修复和附加内容增强版，其中包含评论和当时的档案照片，但“声音之谜”唱片公司以专辑中出现了第三方作者为由拒绝发行，因为版权需要支付。经与库兹马协商，所有最新混音版本都收录了《政府-皮罗加》的原声版本，因为它的音质更清晰，歌词也更易懂。电声版本是用一台磁头破裂的录音机录制的，录音电平传感器坏了，导致严重失真，但我们仍然设法修复并重新混音，收录在专辑《共产主义-13》中，这张专辑也已经制作完成，但尚未发行。

奥尔加，莫斯科。

你好，叶戈尔！

有个问题。你曾经答应过要谈谈是什么阻止了你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深刻和严肃的问题。而且，它对很多人来说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请告诉我们，是什么让你在这样的时刻选择活下去？

提前感谢您的回复。——

这说来话长，每个案例都堪称一个完整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是一部中篇小说。主要原因很简单，就是恐惧。而且是生理上的恐惧。我亲眼目睹了，无论我是否愿意，在某个阶段之后，等待我的究竟是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谁。我第二次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死亡，无论是自杀还是自然死亡。这足以让我在那个阶段停止自毁的念头。有些事情比自杀更重要。

克拉斯诺弗洛特茨，塞瓦斯托波尔

致娜塔莉亚：您支持哪支足球队？俄罗斯的和国外的都行.....

谢谢

N.——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非常“忠实”的球迷。我从小就是斯巴达克队的球迷，自从家里有了电视，能看到比赛之后，我就一直是他们的球迷。我11岁的时候，新西伯利亚的足球比赛要到凌晨1点才播出，所以我经常瞒着父母偷偷打开电视看，心里非常忐忑。后来电视开始播放西方足球比赛，我也没办法了——曼联。

迪约克，新切尔卡斯克

你好，叶戈尔。非常感谢你在罗斯托夫的演唱会，真是太棒了！欢迎你常来！我也想向娜塔莉亚·丘马科娃表达我的敬意！祝你好运，叶戈尔，欢迎你再次光临！

问题：

1. 您对这次俄罗斯南部巡演有什么感想？在罗斯托夫的演唱会上，您演唱了《俄罗斯实验场》。这是否意味着您对罗斯托夫的观众或这场演唱会格外关注？毕竟，您曾写道，您很少演唱这首歌，只有在您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才会演唱。——

我们知道，来自周边地区，甚至远至乌克兰的许多人都会来听这场音乐会。所以我们不仅为罗斯托夫（那也是一座非常棒的城市）演出，也为其他许多地方演出。总的来说，整个旅程，当然还有我们第一次去的栋拜，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2

. 如此严格严密的安保措施，您是否参与其中？还是说这是主办方的职责？

——这完全是主办方的职责。除了我们的演出本身，几乎所有事情都由他们决定。

莫斯科的卢卡斯·K，叶

戈尔，非常感谢您的歌曲。

您觉得达达主义（第一代，1916-1924）的世界观和实践与您有共鸣吗？

——是的，我比较认同，虽然我不能说我对他们非常了解。更早出现的未来主义者，从先锋派的角度来看，他们更加酷，也更贴近我，更熟悉我。

亚历山大，阿尔扎马斯，下诺夫哥罗德州。

你好，叶戈尔！20世纪法国超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和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的作品？

——完全没有。超现实主义运动轻浮肤浅，在其整个发展历程中，除了布努埃尔的几部电影之外，或许没有产生任何有价值的作品。这有点令人好奇。

杰迪·科斯特，加里宁格勒：

你好，亲爱的伊戈尔·费多罗维奇！我有个问题：

在专辑《欢乐与幸福之歌 1989》（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中，所有GO乐队1985年至1989年录制的专辑中，最后一首歌《新真理》的音质最好。所有声音都清晰可闻，包括鼓声。为什么其他专

辑的质量不如《欢乐与幸福之歌》?

这首歌是在CBS丹麦分部的移动录音棚录制的,所以所有工作人员都是高素质的专业人士,沟通起来非常顺畅。这首歌是“下一站摇滚”(Next Stop Rock'n'Roll)活动的一部分,这是一张由一位丹麦人制作的俄罗斯和丹麦乐队双碟合辑。录制过程中,每个乐队都制作了一个小样,可以在公司员工的帮助下自行混音。最终,他们会拿到一个带有小瑕疵的小样,这个瑕疵是故意在录音过程中添加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大规模发行。这段录音就是这个未发行版本。而专辑本身则呈现出一种稀释、空洞的音效,以及一种独立流行乐的风格。

克里斯蒂娜,美国华盛顿州:

你好,叶戈尔!

近期(或者说不远)会在美国举办演唱会吗?(我住在华盛顿州)

——目前还不确定,但很多人都希望如此,所以总有一天会实现的。

维塔利·保托夫,17岁,秋明:

你好,亲爱的叶戈尔!恕我直言,我想感谢您的创造力。您知道以前和您一起演奏的那些人后来怎么样了么?比如伊万诺夫斯基、迪耶夫等等。您和他们还有联系吗?

——关于伊万诺夫斯基,我不太清楚,我们和他失去了联系。我们经常见到约翰·迪耶夫,他住得离我们不远。

瓦列拉·谢列金住在梅季希。

叶戈尔,我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了,但你参加过一个音乐节,在那里你遇到了尤拉·霍伊。就像他书里写的那样,他非常想见您。当他得知要和您同台演出时,他一直很期待这次见面。他走到您面前,向您问好并做了自我介绍,但您看着他,一句话也没说。沉默不语。据说他之后的表情很茫然。他好像被冒犯了什么。您能跟我们详细说说这件事吗?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你们最终没能认识彼此?

“全是谎言,根本不是那样。我们当时在沃罗涅日的一个小体育场演出。前一天,那些所谓的‘主办方’开始售卖我们临时加演的门票,然后告诉我们票卖得特别多,所以我们只能在足球场上露天演出。当时下着雨,舞台上没有遮阳篷,设备也极其破旧,阿尔卡季有史以来第一次用上了苏联产的电子鼓,而不是一套像样的架子鼓。气氛极其紧张压抑。这时,霍伊(一个身材魁梧、一副流氓模样的家伙)走进我们的更衣室,自我介绍。他看到我的样子非常惊讶,说他根据我的嗓音想象我是一个身材魁梧、嗜酒如命的人。结果,他看到的却是一个身材瘦削、戴着眼镜、毛发浓密的男人。之后,自然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他被邀请过来。”他欣然同意在我们之后演奏,但很快就离开了,好像受到了冒犯,好像我们的出现让他很不高兴。我们演奏完第一组曲目后,便匆匆搭电车返回酒店,我们的相识就此结束。

莫斯科,《西部报》。

叶戈尔,你觉得新出的“丑角乐队”专辑怎么样?

——很遗憾,我还没听过,但我已经订购了。

鄂木斯克,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

你好,伊戈尔·费多罗维奇。祝你身体健康,创作生涯长久,并问你几个简短的问题。1

)你喜欢黑泽明、帕索里尼和法斯宾德导演的作品吗?如果喜欢,请列举你最喜欢的电影。——

是的。黑泽明的《车轮声》，帕索里尼的小说《多么美好的天空》，还有，很遗憾，我对法斯宾德的作品了解不够深入，无法具体推荐。

萨尔瓦多雷斯，圣彼得堡。1

) 大约在1993年，包括电视上在内的媒体都传出消息，说“共产主义卫队” (**Grazhdanskaya Oborona**) 将与其他国内朋克乐队 (如“中土-尤多”) 一起参与某种朋克歌剧。那是什么项目?

——根本没有这回事。简直是胡说八道。2

) 叶戈尔，请给我们讲讲歌曲《黄色报刊》 (**Yellow Press**) 背后的故事。会在演唱会上表演吗?

——这首歌是在当地报纸刊登了第一篇关于我们的负面报道后立即创作的。那是我第一次遇到如此恶毒的攻击，我毫无准备。我不知道会不会在演唱会上表演；我们有时会演奏一些老歌。3

) 时隔多年，现在是否可以公布“共产主义卫队”在“**Syrok-88**”音乐节上的演出费？我问的是叶戈尔·列托夫 (**Yegor Letov**) 索要“天价”演出费的传闻。你们获得了报酬，而其他乐队都是免费演出。您能跟我说说你们在这次音乐节上的演出吗?

我们没收到任何费用。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的指挥，第五乐队的索洛维约夫，直到乐队演出第二天早上才到。我们和其他一些乐队，在主办方 (**Kometa**) 的安排下，享受到了体面的住宿和差旅费，而一些外地乐队，特别是谢利瓦诺夫的工业建筑乐队，却受到了居高临下的对待，仿佛他们应该庆幸能来莫斯科演出似的。他们也打算这样对待我们。一进**Kometa**的接待区，我就看到一条长长的队伍，像进入陵墓一样，许多音乐节的参与者都伸出手来排队。我再次扮演起乐队指挥的角色，径直去了办公室，询问我和我的乐队应该住在哪里，以及之前承诺的差旅费和每日津贴在哪里。结果，对方用极其恼怒、歇斯底里的语气对我说：“滚到队伍后面去！”还骂了句类似“臭西伯利亚人”之类的话。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掐住她的喉咙（免得她窒息），平静地说：“如果我得不到应得的报酬，我现在就杀了你。”之后，我们立刻安顿下来，所有费用也都很快付清了。谢利瓦诺夫和他的乐队留了下来，和其他乐手们一起住。第二天，皮亚塔克来了，恢复了一切秩序。之后，在她的唆使下，谣言开始四处传播，说我们是些危险的野兽，难以对付。

切·格瓦拉，莫斯科

你好，叶戈尔！我和你以及你的妻子娜塔莉亚一样，是个足球迷。请问你现在最支持哪支球队（你在采访中提到过莫斯科中央陆军和莫斯科斯巴达克）。我一直是莫斯科斯巴达克的球迷，很乐意在你们下次莫斯科演唱会上送你一份大礼。——

我一直以来都支持莫斯科中央陆军，我也很喜欢斯卢茨基执教的莫斯科队。

克劳德，科斯特罗马：

你好，叶戈尔！

我和我的朋友们自己组了个小乐队，其中一个人几乎把**GrOb**的所有歌都背下来了，包括和弦（实际上，独奏和其他所有部分都是他自己挑出来的）。所以我们决定演奏《关于傻瓜》 (**About the Fool**)。结果，我们大概已经有了五六个吉他声部，而且他还在不断地找到新的声部。请问在“**Solstice**”音乐节上，《关于傻瓜》这首歌用了多少种乐器演奏？

——4个独奏声部，包括人声和吉他，其余的都是和声部分——节奏、贝斯和管风琴。

德米特里，美国波士顿：

你们什么时候再来美国巡演？我们很想念GO音乐节

——到时候再说吧！

维塔利·什捷夫宁，圣彼得堡：

歌曲《复活节》（**Easter**）出现在“**Lunar Coup**”专辑中，这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一直以来是否都会录制（或者正在录制）你（作者）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指那些没有被谱成歌曲的诗歌）的音频？

祝您健康成功！

不，只有那些将在特定专辑或系列中呈现的诗歌才会被录制。此外，每次都会考虑它们在专辑前后出现的诗歌。

迪马·兹洛皮哈捷尔，明斯克

你好，叶戈尔。感谢你的辩护。1. 剩余的“共产主义”系列专辑目前正在准备重新发行，包括《民族学》、《人生如童话》等，这些专辑大量收录了各种苏联歌曲、广播剧和其他类似的音乐作品。据我了解，在制作原版专辑时，使用了所有可用的录音，但包含这些素材的唱片和磁带的质量并不总是令人满意。这些专辑的修复和混音是将音乐片段替换为新获得的、更高质量的版本（如今这很容易做到），还是对现存的旧录音进行修复？

——首先，这些专辑最终能否发行还未可知。总之，“Mystery”唱片公司由于版权问题拒绝发行剩余的《Communisms》专辑。不过，现在这些专辑已经准备好发行（任何人都可以！），既有旧的修复版，也有全新的“新鲜挖掘”版本。2

. 除了未发行的《**Satanism**》MV之外，您是否有过将声音与视频结合的想法或尝试？您对“歌曲MV”这一现象和术语有何看法？它是否适用于您的作品？

——如果我想制作MV，我会尽可能地借鉴乐队“The Residents”的风格。例如，如果我要为歌曲《Everything Goes According to Plan》制作MV，我们会用恰当的手势和表情来配合歌曲中的情节。我甚至会在威尼斯狂欢节期间拍摄《About the Fool》的MV。原则上，我从不反对这类项目，但这需要资金、时间，以及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的热情，因为我自己没有时间去做。

埃戈尔·列托夫

2007年4月17-18日

# Chronicles | www.gr-oborona.ru — 叶戈尔·列托夫。回答访问官方民防网站的问题，2008年1月25日（第一部分）

康斯坦丁。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迪夫诺戈尔斯克。

你好，叶戈尔！很高兴和你聊天。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1

·我听说你和库兹马的合作项目已经暂停了？还是没能把他拉到鄂木斯克来？

——是的，我想应该是永远暂停了。我们经常在圣彼得堡见面，但发现我们的音乐品味越来越不搭调。合作并非不可能，只是我们俩都不确定合作的必要性。2

·新专辑有计划吗？或者有一些新歌？

——没有，我现在休息一下。如果我近期要创作什么作品，正如我之前所说，那将是1989年歌曲的重制版。上一张专辑已经用尽了所有素材，所以或许以后都不会再出专辑了。我的原则是不重复自己，其次，每一部后续作品都不能逊色于前作。正如塞梅利亚克所说，“增加唱片目录”毫无意义，我已经做了很多。如果出现意想不到的灵感，新的创作浪潮将会随之而来，但它必须是全新的，与以往的作品截然不同。关于创作新作品的观点，我与诺尔施泰因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非常接近。3

·一年半后举办一场“民防25周年”音乐会怎么样？或者举办一场大型世界巡回演唱会来纪念这个周年（否则莫斯科人就独享所有好东西了——这不公平）？毕竟，应该有很多星期天和节假日！

肯定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们也喜欢假期——关键是要有理由，而这正是一个绝佳的理由

·4. 叶戈尔，请推荐一些艺术家。最近上映的电影很符合你独到的品味。在你之前的回答中，你提到过一些导演和电影，我也非常感兴趣。所以我相信你。提前非常感谢。谢谢你的一切。——

最近的电影里，还是那些伟大的导演——赫尔佐格、斯特林、伊奥塞利亚尼.....关于新导演，我暂时还无法评价，因为生活中的种种烦恼让我错过了很多。但有些大师的作品着实让我惊喜——特别是穆拉托娃、张艺谋、库斯图里卡、北野武。

什梅尔，莫斯科

你好，叶戈尔！我在某刊物上读到一篇关于GO的文章，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西伯利亚第一支朋克乐队是“**Apolloned in the Grim Punk Theos**”，由Konstantin Ryabinov于1979年组建。您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乐队，尤其是和库兹马联系在一起。这和事实不符。据我所知，库兹马当时是“Feery Laiser”（后来改名为“Ivan Morg and the Dead Men”）的吉他手，这支乐队可能是西伯利亚乃至全国第一支朋克乐队。乐队主唱伊万·莫格（萨沙·克利波夫）大约七年前被自己的女友刺死。安东·巴拉诺夫

，普斯科夫。

您好！非常感谢您12月3日在普斯科夫的演出。我很想听听您对这座城市和演出本身的印象。您还想再来吗？

——我对这座城市印象非常好；我们参加了一个特别的旅游团，游览了所有主要景点。我们甚至还去了那座纪念佩普斯湖胜利的宏伟纪念碑。很遗憾，演唱会被迫缩短了，因为那天去莫斯科的火车取消了（我觉得这简直荒谬），我们不得不冒着暴风雪赶回圣彼得堡，搭乘最后一班去莫斯科的火车，否则第二天在梁赞的演唱会就办不成了。我们希望能够再次与你们相聚，也希望一切恢复正常。

还有一个问题，主要是问娜塔莉亚的：歌曲《万花筒》（**Kaleidoscope**）结尾的人声是你唱的吗？另外，你是否愿意（或者能够）完整地录制这首歌并演唱？我想很多人都会很感兴趣……  
谢谢！

N.Ch. - 是的，这首歌是我唱的，而且已经录制好了，歌名叫《我们为何做梦？》（**Why Do We Dream?**）：）（由亚历山大·弗拉迪金演奏哈蒙德风琴独奏），是即将重新发行的专辑《星落》（**Starfall**）的附赠曲目。这首歌的录制时间与专辑其他部分差不多，但由于技术问题，没能及时混音。

玛丽亚·布加耶娃，圣彼得堡

亲爱的叶戈尔，你好！严格来说，我写错人了，但我认为这封信不会造成什么大碍。多年来，我一直去看你的演唱会（最初是在西伯利亚，现在是在圣彼得堡）。我并不介意（我是真心的！）有时难以忍受的酷热、被踩得脚底发麻、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还有洒出来的啤酒。不知为何，你唱歌的时候似乎根本不在乎这些。但是，上次在圣彼得堡的演唱会（**2007年12月1日**，在**Rox**俱乐部）简直是一场灾难。我们在寒风中站了两个小时，直到晚上九点才被允许进入俱乐部，而且我们只听到了你的最后一首歌。简而言之，当我们站在俱乐部外面时，演唱会就已经结束了。我提前买了票，举止得体，而且，毕竟，我真的很期待这场演唱会。但结果，恕我直言，却是一场彻底的失败。我知道我应该联系主办方，而且我已经联系过了。但以防万一（以防万一！）——如果您能以某种方式影响这件事，哪怕只是跟你们那厚颜无耻的组织者（他显然准备在一个场馆里把票卖给全国人民）说几句，也请务必帮忙！！我需要您的演唱会。或者下次我应该直接开坦克去强行闯进去？如果我完全跑题了，请见谅。但您是为了人民而表演，不是吗？此致，玛丽亚

——这甚至不是我们组织者的错，而是俱乐部自身情况造成的，这种情况是在恐怖袭击未遂后出现的。而且，这种做法甚至不是他们的主动，而是市政府强制执行的，市政府强迫他们动用警察和防暴警察。得知此事后，我们尽力推迟了音乐会的开始时间，但不幸的是，这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如果俱乐部的情况没有改善，我们自然不会再在那里演出了。

丹尼斯，明斯克。**G.O.**

乐队的成员会参加选举吗？无论是总统选举、议会选举还是其他任何选举？

——从来不会。

安东·雷曼，大诺夫哥罗德。

你好，叶戈尔。

非常感谢你的创意。我昨天（**2007年11月30日**）去看了你的音乐会，我非常喜欢，尤其是曲目列表。谢谢。可惜的是，混音台上坐着个混蛋。我有几个问题想问您：

**1.** 我在某杂志上读到，**80**年代末，卡利诺夫之巔乐队在诺沃西比尔斯克举办了一场演唱会，但观众都戴着大帽子，雷维亚金和他的同伙躲了起来，而**GO**则上台帮助他的同事和朋友，以免让观众失望。这是真的吗？

——不，这事没发生过。2

. 我在您早期的采访中读到，您喜欢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潜行者》，并且非常期待赫尔曼的《难以成为神》。就此而言，您如何评价斯特鲁加茨基兄弟的作品？哪部作品给您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哪部作品又最差？

——我非常欣赏他们的作品。在我看来，最棒的是《斜坡上的蜗牛》，最差的是一些“共产主义”时期的早期作品，比如《实习医生》。3

. 您最欣赏哪位目前在英超联赛效力的足球运动员（不一定是俄罗斯球员）？

——我首先想到的是谢马克、季霍诺夫、布拉卡蒙特、奥德姆温吉、叶列缅科。4

. 最后，除了巡演之外，您还来过我们这座城市吗？据我所知，娜塔莉亚·丘马科娃曾在诺夫哥罗德生活过很长时间。如果是这样，您对我们这座城市有什么看法？

——没有，我只在巡演的时候来过。很可惜，这座城市在战后保存得如此糟糕，但剩下的部分，比如克里姆林宫和教堂，仍然很美。

赞格齐，圣彼得堡

: 叶戈尔，请告诉我们您为什么不再与安德烈·库德里亚夫采夫合作？请告诉我们您是如何认识他的。您个人对你们合作的成果满意吗？

安德烈·库德里亚夫采夫如今是鄂木斯克一位炙手可热的摄影师，而且非常忙碌。我们曾在街上偶然遇到他，他主动提出为我们拍摄，但我们俩都没时间。我们于1988年在新西伯利亚的一个音乐节上相识；当时他正在拍摄我们的演唱会，之后我们在鄂木斯克安排了一系列的拍摄，这些照片至今仍是我们的档案再版的基础，不仅包括我的，也包括扬卡的。这很棒，对我们来说，这是乐队与专业摄影师之间第一次成功的合作。

叶戈尔，明斯克，白俄罗斯

你好！

我想知道你对多尔芬和他的作品的看法。另外，你现在喜欢哪种俄罗斯音乐？谢谢。我

很尊重多尔芬。我不听那种类型的音乐，但他的歌词很棒。当今的俄罗斯音乐，如果还能称之为俄罗斯音乐的话，里面充斥着金刚乐队、洞穴践踏者乐队、僵尸警察乐队、潜行者乐队、梅塞丘普乐队和朋克电视乐队。

娜塔莉亚，《Buntar》杂志：

1. 你在一次采访中说过，“最好的自由就是拒绝它。”但你的所有作品，至少是早期的作品，都让我个人感受到对自由的渴望和为之奋斗的渴望。真相是什么？

答案就在于它的表达方式。读读别尔嘉耶夫的作品吧；没有人比他更擅长探讨这个话题。

谢尔盖·列文，基辅，37岁。我从小就听GO乐队的歌。

叶戈尔，请你诚实地告诉我，《致你》这首歌是关于基督的吗？如果不是，那为什么封面是诺亚方舟？

我想很多叶戈尔的歌迷都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谢谢你的回答。——

在你看来，这是否意味着基督把所有人都带上了方舟？ :))))))

维塔利·保托夫，18岁，秋明。

你好，亲爱的叶戈尔！

你觉得今年俄罗斯足球锦标赛的冠军争夺结果如何？我觉得泽尼特和斯巴达克都不配得上冠军，尽管他们在整个赛季中都有一些精彩的高水平表现。我很想听听你的看法。

非常感谢！

——在我看来，上届锦标赛是俄罗斯锦标赛历史上最糟糕、最丢脸（也最傲慢）的一届，甚至超过了改革时期的那些比赛。我不会把冠军颁给任何人，因为没有人配得上它。如果今年还有续集，我绝对不会看。看完英超联赛之后，看任何其他联赛，包括西甲和意甲，都是一种折磨，一种煎熬。

瓦夏，希姆基（莫斯科州）。

你好，叶戈尔！非常感谢你的创意！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众所周知，例如，Alisa乐队就举办过一个名为“Your Choice”的演唱会，粉丝可以在乐队的网站上选择20首歌曲，演唱会的歌单则根据投票结果决定。你们有没有计划举办类似的演唱会？我觉得这对粉丝来说会是一份很棒的礼物。你们没有版权的歌曲可以排除在外吗？

——不，因为我们举办演唱会首先是为了我们自己，所以歌单主要基于个人喜好。而且，观众肯定会要求我们唱那些因为技术原因无法在演唱会上播放的歌曲，而这样的歌有很多。Gedas

CT，美国：

看到自己的脸出现在衣服或海报之类的物品上，你会觉得不自在吗？不是说整个乐队，只是你的脸。你不觉得这会助长偶像崇拜，甚至有点让人毛骨悚然吗？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的。这是摇滚文化中被全世界接受的一部分。

这就像拒绝举办不插电演出，或者不发行像《极权主义》这样的专辑一样，因为那张专辑里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做的。

谢尔盖，马格尼托哥尔斯克

。你好，叶戈尔。

在众多问题中，我只留下两个：

1) 目前对自杀的态度

——毫无意义，因为它改变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它只会让情况恶化，使人更难摆脱困境，也就是说，它不是一条出路。2

) 歌曲《破碎的珠子》背后的创作理念和故事。——

《破碎的珠子》由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组成：开头和结尾部分以及中间部分。它们是在完全不同的时间出于不同的原因创作的。第一部分是我在医院里，即将退伍时创作的“军队”系列作品之一。它算是对帕蒂·史密斯作品的一种回应，我前一天才刚刚接触到她的作品。这一段是“具体诗”的范例，它是我在80年代初期进行文本实验的一部分。本质上，这些片段记录了莫斯科地区通勤列车上几位下班女性的对话。

安德烈·列别捷夫，莫斯科。

你好，叶戈尔！

感谢你的创造力；祝你和你的家人拥有许多精彩的岁月。

你认为政府为什么不想将迷幻药合法化？

如果大多数大国的预算都建立在控制毒品贩运、生产和分销之上，他们为什么要合法化呢？而且他们还将迷幻药归类为麻醉品。政府力图控制所有影响人类意识的物质，而不将其合法化显然更方便。

弗拉基米尔，乌法。

你好，叶戈尔！

我想问一个问题：在专辑《**Poganiya Molodezh**》（合唱团版）的海报上，**A. Babenko** 被列为歌曲《**Strej Vsej Mezrizmeren**》（超越所有维度）的共同作者。而在专辑《**Zachem Naditsya Sny**》（我们为何做梦）的封面上，却写着您是除《**Ne v Svoi Shtanakh**》（不在裤子里）之外所有歌曲的词曲作者。请问《**Strej Vsej Mezrizmeren**》的作者是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出入？

非常感谢！

原版《**Strej Vsej Mezrizmeren**》出自“Posev”乐队的一张专辑。由于当时大部分歌曲都是集体创作的，我自然而然地将作者署名给了原版，而实际上，当时的版本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剩下歌名了。

尤利娅，新西伯利亚。

亲爱的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请您谈谈对莫斯科的看法，您是否考虑过留在首都？

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创作事业蒸蒸日上！

“这是一座很棒的城市，与我的精神非常契合。每次来到这里，我都感觉像回家一样。早在82-83年我就有了这个想法。我甚至做过建筑工人，当过泥瓦匠和瓷砖工，参与了莫斯科不同地区的六栋房屋的建造。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没能实现，现在我也不想再做了。这和塞林格躲在地堡里的原因差不多。

哈尔科夫。

我一直很喜欢去看你的演唱会。不过，我很遗憾这些演唱会上新歌的演出太少了（上次在哈尔科夫的演唱会只唱了三首）。这是因为你根据观众的情绪调整了演出曲目吗？但老歌更容易被记住，也更容易被大声唱出来，这很合乎逻辑。同时，新专辑里也有很多同样振奋人心的歌曲，比如《**V nebo po trube**》（沿着管道飞向天空）。我真的很想听听《**Starfall**》和《**Dolguya**》。音乐会上演奏了《**schastluyushchaya zhizn**》、《**Reanimation**》和《**Zecho us dnichi sny**》（我们为何做梦？）。谢谢。——

如果我们为观众演出，那么我们当然会考虑大多数人的喜好，而不是少数人的。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努力找到一个适合所有人的版本，既包括那些只喜欢新歌的人，也包括那些想听老歌的人。而且，各地情况也不尽相同。例如，在雅库茨克或以色列，人们更喜欢老歌，甚至包括《**Obshchestvo Pamyat**》（记忆协会）和《**Pagan Molodezh**》（肮脏的青年）。但在莫斯科，他们大多想听新歌。总的来说，我们会尝试创作一个混合曲目，比例不一，也许并不总是最合适的。这很难提前预测。

伊尔库茨克蠕虫：

你好，叶戈尔，我有个问题：你有没有在你的演出中使用过特雷门琴、电弓或类似的乐器？迷幻音乐作品？提前感谢您的回答。

— 不，我们没有那种东西，尤其是特雷门琴很难获得和掌握。我们用的是各种自制设备或非常奇特的家用发明，其中最强大的，也是我们至今仍在使用的，是所谓的 PX-1000 数字混响器，它实际上是一种合成器，类似于 Butthole Surfers 和 Hawkwind 使用的那种。

新来者：

你现在还打鼓吗？录音的时候或者平时.....

— 很少，首先是因为乐队里有专业的鼓手，其次，打鼓需要每天练习，否则几分钟后手就会麻木。Slim

，敖德萨

你好，Egor。

我在一个论坛上偶然看到一些信息，所以决定来问问你。请问，在录制《百年孤独》中的《永恒之春》时，你是不是不小心把热茶洒在了裤子上，所以9秒处那声叹息才这么响亮？这纯属意外，后来他们决定保留下来吗？谢谢。——

这些都是传说。

安娜（莫斯科）

叶戈尔，你觉得Cocteau Twins怎么样？

——不太喜欢，就像4AD厂牌发行的几乎所有东西一样（This Mortal Coil、Dead Can Dance等等）。也许Birthday Party是个例外。

彼得，阿穆尔河畔共青城。

叶戈尔，你为什么决定参加“无毒世界”音乐节？你自己说过毒品是摇滚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请对此谈谈你的看法。——

首先，这很有趣；结果它变成了一种概念性的行动。Pete Doherty、Kurt Cobain、Johnny Thunders、Syd Barrett、Skip Spence、Roky Erickson 都应该被邀请参加这样的活动 :) 此外，不出所料，发生了一些丑闻，正如主办方所说，我们以后不会再在那里演出了 :) 第三，我非常反对像海洛因这样的硬性毒品，它夺走了我很多朋友和熟人的生命，而且我从未认为迷幻药是毒品，现在也不会。Gennady

Sorokin，圣彼得堡。

你好，Egor!

你听过 Nathaniel Mayer 的《Why Don't You Give it To Me》（美国迷幻摇滚，2007）吗？这位老蓝调音乐家激情演绎了粗犷的、录音室风格的车库摇滚.....我想知道你的看法.....当然，前提是你听过.....如果没有，这是链接——顺便说一句，有兴趣的可以去听听！

<http://chrisgoesrocks.blogspot.com/2007/08/nathaniel-mayer-why-dont-you-give-it-to.html>

那么，你通常如何评价这类现象呢？

好了，就这些！再见！

——不，我没听说过，但这些东西确实让我很感兴趣。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去了解一下。我通常认为这种现象是音乐界一种自然而健康的趋势，因为近年来其他形式的流行/摇滚乐已经完全走向衰落，名声扫地，所以回归本源是合乎逻辑的，就像70年代中期那样。

中央委员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马雷舍娃。

你好，叶戈尔！在你之前的一次线下采访中，你提到过要拍一部关于GO的纪录片。能跟我们详细说说吗？谢谢。——

很遗憾，这部纪录片还没开始拍；目前一切都停滞了。

弗拉基米尔·

叶戈尔，请谈谈你对亚历山大·切尔涅茨基作品的看法。在我年轻气盛的时候，在圣彼得堡（可能不只是那里），我们经常卖一些有趣的徽章——你和切尔涅茨基的照片印在一些切布拉什卡图案上等等。甚至还有传言说你们有过合作。你能告诉我一些细节吗？

——我们从很久以前就是非常好的朋友，那时他还住在哈尔科夫。我们的创作风格完全不同，也从未合作过。DuReX

，克列缅丘克（波尔塔瓦州）：

叶戈尔，在上次采访中，你说过由于版权问题，**Mysteriya**不会发行剩余的“共产主义”系列专辑。那么《士兵之梦》呢？那张专辑的素材可能取自一张复员专辑。

我尽量解释清楚了，提前感谢你的解答。——

**Mysteriya**的管理层一直在变动，导致情况时好时坏，对某些专辑的热情也时高时低。例如，《百年孤独》现在肯定不会发行了，谢天谢地他们及时完成了。所有剩余的“共产主义”系列专辑都已准备就绪，但命运未卜。

瓦列里，莫斯科

：叶戈尔，你对乐器感兴趣吗？你会买新的乐器吗？好久没见你手里拿着除了**Epiphone**和**Rickenbacker**以外的吉他了。你会考虑把**Epiphone SG**换成真正的**Gibson**吗？

——不，我的这把琴很适合我；它并不比**Gibson**差（就像Sanya的吉他一样），因为我已经好好调过音了。而且，我最近刚入手了一把传奇的法国**Gibson**，它曾被用来录制GO、Communism等乐队1989年至1997年间的所有专辑。如果我要买新琴，我长久以来的梦想就是拥有一把带打字机的半空心**Gretsch**吉他。Andrey

，莫斯科

，**Yegor**，你好！

我想了解您是否亲自获得了1994年BSA唱片公司发行的专辑《百年孤独》的封面设计铜奖。颁奖典礼于1995年春季在莫斯科的斯拉维扬斯卡娅丽笙酒店举行。该奖项由NTV电视台和**Triariy**唱片公司赞助，共收到来自40家唱片公司的200份参赛作品。

——不，很遗憾，我没收到，因为BSA把它扣押了，我根本没见过。

弗拉基米尔，基辅。

你觉得**Auktsūon**乐队怎么样？

— 非常好，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

康斯坦丁·亚历山德罗夫，圣彼得堡。

叶戈尔，你觉得前卫摇滚怎么样？特别是YES乐队？

— 我对YES乐队有好感，但仅限于某个时期（包括1978年）。我对前卫音乐的态度很复杂，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现象，涵盖了60年代末复杂的迷幻摇滚（Touch、The Masters of Deceit、Ars Nova、Vanilla Fudge、Blossom Toes等等）、英国电子民谣（Gryphon、Spirogyra、Sunforest、Fairport Convention、Pentangle.....）、德国摇滚，以及70年代各种奇特的乐队，比如Tractor。但与此同时，“前卫”这个概念也涵盖了各种各样乏味的垃圾，从爵士摇滚到各种各样的Marillions乐队。

伊万，莫斯科

，叶戈尔，你好。我有个问题：在1994年的俄罗斯突破演唱会上，你曾在演出中途只用一把吉他演奏了几首歌。当时是因为技术故障。你是否也曾有过在演唱会中途只用吉他演唱的冲动？那样听起来会非常自然：先是重型摇滚，然后是抒情的原声，最后再来点更劲爆的。谢谢。——

通常，这样做只是为了让其他乐手，或者其中一位——比如因为身体不好——休息，仅此而已。也可能是设备或乐器出了问题。这种情况现在偶尔还是会发生。

科斯佳，华盛顿特区。

叶戈尔用什么设备播放唱片？他喜欢什么介质？叶戈尔·列托夫到底在乎他所听音乐的音质吗？

——目前，我有一台Rega P1唱盘（之前用的是一台半自动的马兰士唱盘），一台Technics CD播放机（顺便说一句，我打算把它换成同品牌的马兰士），还有一台功放、B&W音箱和一台Welodyne低音炮。当然，我更喜欢黑胶唱片，但因为我比较懒，家里80%的音乐都是CD，所以我听CD的频率也更高。从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他对音质有着敬畏之心。虽然我偶尔也会听一些MP3格式的歌。

维克多，莫斯科：

1) 当被问及你的诗歌喜好时，你提到了弗维登斯基、克鲁切尼赫、马雅可夫斯基和哈姆斯，但你从未提到过韦利米尔·赫列布尼科夫。你不喜欢他吗？

——他身上有种令人深感反感的東西，尽管我对他无比敬重。虽然他的外形无疑充满未来感，但他的本质却截然不同。打个比方，未来主义就像朋克摇滚，而赫列布尼科夫不仅不是朋克，他甚至连摇滚都算不上。

2) 你觉得利亚皮斯·特鲁别茨科伊的新专辑《资本》怎么样？

——我还没听过这张专辑，只看过那首歌的MV。非常敬佩。

维克托·萨文科夫，莫斯科。1

) 叶戈尔，你对米洛拉德·帕维奇有什么看法？你读过他的哪些作品？有什么感想？

——书架上堆着一大摞他的书，一共十五本，我只读完了《可萨词典》和一些短篇小说集。感觉很复杂。一方面，挺不错的，但另一方面，那种赤裸裸的形式创造真的让我很恼火。最近，这类东西对我的影响很大；它们变得有点无趣了，尽管以前，这类东西总是让我非常着迷，非常享

受。2

) 你为什么想拍摄科塔萨尔? 为什么选择《跳房子》这部影片?

——我现在不会拍科塔萨尔的纪录片了,但在当时,这个故事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现实层面都与我非常契合。

丹尼斯, 明斯克。

嘿,跟我说说那场我记得是在莫斯科“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社区中心”举办的系列音乐会吧。我看了三场中的两场,一场是原声的,一场是电声的,第一首歌的时候可以跳进观众席。音乐会真的很怪异:在电声音乐会上,有人打了马赫诺,他也还击了;在原声音乐会上,他们把他打倒在地。那是

当时典型的系列音乐会。到处都是兴奋剂和酒精。在电声音乐会上,保安的行为太过分了,他们残忍地殴打观众,所以我们不得不介入。那可能是我们唯一一次在音乐会上和自己的保安发生冲突。他们简直就是一群流氓。虽然没有录像,但当时一个保安踢了前排一个女孩的胸口,我也加入了打斗。在我的不插电演唱会上,马赫诺和保安之间的冲突达到了白热化。一度,其中一名保安甚至拔出了配枪,想要直接射杀他。最终,他们设法将马赫诺从后门拖了出去,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达莉娅, 莫斯科。

你好,叶戈尔!

你曾与柳别尔齐帮的人正面接触过吗? 如果接触过,请告诉我们当时的情况。——

一方面,我的确接触过,而且几乎每天都接触,因为在上述那段时间里,我就住在柳别尔齐区。尽管他们毛发旺盛、举止怪异,还戴着珠子等等,但并没有发生任何冲突。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莫斯科,我曾多次被他们殴打,尤其是在阿尔巴特大街,甚至在地铁里。然而,当我去他们“老巢”探望我的兄弟时,却同样没有发生任何冲突。显然,他们的攻击性并没有延伸到“自己人”身上。

瓦西里, 莫斯科

你好,叶戈尔! 非常感谢你在B1举办的庆祝活动。祝你身体健康,创作灵感源源不断。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在你早期,你独自录制了很多专辑。现在你是如何完成歌曲的最终版本的呢?你主要是自己创作乐器部分,还是会先编排一些粗略的和弦,然后乐队成员一起演奏,加入各自的风格?

提前感谢你的回答。

我们期待你的新专辑和演唱会。——

不总是这样,但大多数情况下是后者。在录音的最后阶段,所有的事情都由我们三个人——我、娜塔莉亚和桑娅·切斯纳科夫——来安排,而且速度很快,通常几个小时就能完成。在最新的专辑中,所有的独奏都是在三天内创作和录制的,这与我们87-88年早期的专辑在精神上非常相似,那时候的制作通常不超过一周。

尼古拉, 旧金山

你好,叶戈尔! 首先,感谢您发行新专辑,尤其感谢您详细解答了我之前的问题,我非常感激。不过,我又有了新的问题:

### 1. 我很想知道新专辑中的歌曲《Night》是如何创作的。——这首歌是

在一次通宵旅行后，历时数日创作完成的。我特意将1992-1994年间一些嗑药后创作的片段（这些片段来自我的笔记本）插入到歌曲中间。最初，这首歌的长度是现在的两倍，但我觉得最终录音版本显得过于冗长。我只保留了与90年代初我和Zheka Kolesov在南乌拉尔旅行时发生的某个事件（比如“地下彩虹”）相关的部分。2

. 您是否了解Aristakisyana的作品，以及他的电影《地球上的一个地方》和《棕榈树》？您是否认同其中的理念？

——不，我不了解。

### 3. 您对修道主义、苦行主义和苦修持何态度？您个人是否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也许有过，但我记不清了。当时我做了很多自我实验，但我怀疑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我无法认真对待这类事情。我获得的任何领悟或突破都与这些无关，恰恰相反。:)

丹尼斯，明斯克。

你好，叶戈尔：大家都知道卢基奇的录音“叶戈尔的家庭音乐会”，又名“弹药耗尽现场”。问题是：这场家庭音乐会是否有后续演出？也就是说，卢基奇之后，您或其他人在那儿演出过吗？演出录音保存下来了吗？

——没有，没有人演出。严格来说，这并非一场音乐会，而是一场准现场演出。其灵感源于录制卢基奇现场表演的想法，因为在常规录音棚录音时，他非常紧张、焦虑，导致最终呈现的效果有些尴尬和生硬。

谢尔盖·斯特鲁科夫（乌克兰，罗夫诺）

你好!!!

问娜塔莉亚：曼联太棒了!!!! 他们用精湛的球技、惊人的毅力和在看似必败的比赛中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顽强精神征服了球迷。而且他们不仅战斗，还能在看似毫无希望的比赛中赢得胜利。弗格森爵士是一位真正杰出的教练。他知道如何激励和鼓舞现在的年轻球员，必要时甚至会扔球鞋！我真的很喜欢鲁尼——一个勤奋的家伙（就像一辆真正的蒸汽火车，虽然他长得像史莱克或者法国斗牛犬）。那么，现在的曼联队里，谁最让你印象深刻？总的来说，你

觉得贝克汉姆时代的曼联和现在的曼联哪个更好？娜塔莉亚：谁更好，谁又能说得准呢？他们完全不同，各有千秋。那时候，我真的很喜欢罗伊·基恩，后来是坎通纳，贝克汉姆非常出色，吉格斯和斯科尔斯现在依然很棒。但现在有了罗纳尔多、特维斯，当然还有鲁尼——他简直是个奇迹，是我现在最喜欢的外国球员。顺便说一句，叶戈尔虽然是切尔西球迷，但因为特维斯，他仍然不得不尊重曼联。

问叶戈尔一个问题：

叶戈尔，无论你人生中的哪个阶段，你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吗？

——大概是这样的：我上辈子都做了些什么？

## Chronicles | www.gr-oborona.ru — 叶戈尔·列托夫。回答访问官方民防网站的问题，2008年1月25日（第二部分）

米沙（沃罗涅日）：

你觉得上次在莫斯科**Tochka**的演唱会怎么样？（显然，那场演唱会非常精彩，但很明显娜塔莎很快就对现场气氛感到紧张。）

“我觉得这是一场非常棒的演唱会；气氛让我想起了89年。唯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即使在当时，主办方和保安也会尽力保护设备不被爬上舞台的人群彻底破坏，同时也会保护乐手。然而，在这里，他们却缺乏干预，反而对舞台上发生的破坏行为视而不见。我个人连续被弄坏了两个麦克风架，结果导致我无法按计划演奏《Pryg-Skok》。他们还用麦克风划破了我的嘴唇，并故意把我的吉他调音，让它在舞台上毫无意义。总的来说，如果你把我们观众的跳水文化和例如Dead Kennedys在加州那场著名演唱会的观众相比，你会得出最令人悲哀的结论。”如果有人试图上台，他们也会小心翼翼，不会干扰乐手，不会踩坏效果器，不会扯断线缆，也不会弄坏监听音箱。他们一旦展示了自己的技能，就会立刻退场。但在我们这里，如果一个陌生人上台，就会受到冷遇。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热情”的观众，也适用于其他所有人：保安、摄影师、摄像师等等。我们一辈子都在忍受这种待遇，却没有任何积极的改变。

安迪，莫斯科。

我有个关于新DVD《B1演唱会：我们为何做梦？》的问题。我在网上看了不少评论，褒贬不一。有人很喜欢剪辑，也有人完全不满意。你觉得这张DVD怎么样？你觉得这张和《XX年》哪张更能代表乐队？之前承诺的阿佩尔辛和卢日尼基演唱会会发行吗？我对卢日尼基的演唱会特别感兴趣，因为从现场专辑《摇滚之城》的附加曲目来看，音质简直棒极了。

——我个人很喜欢。剪辑有点怪，但这反而是件好事。“XX Years”的影像比较古典，也比较静态，所以对我来说有点难以观看。我很少看自己演唱会的视频（除非必要），因为我从内部感受到的和从外部看到的完全不同。比如，有些演唱会，我周围的人都很喜欢，唯独我不喜欢。我希望你提到的那些演唱会将来能够发行。无论如何，我们很久以前就完成了它们的混音。很可能，“Luzhniki”不太可能作为一场单独的演唱会发行；它很可能会作为“Orange”演唱会的加长版，时长一小时。

来自阿尔汉格尔斯克的丹尼尔：

你好，叶戈尔·费奥多罗维奇。1

）我一直很疑惑：为什么你在为《冬至（月亮革命）》录制歌曲时，把黑卢基奇的《我们沉默地行走》改名为《路途遥远（前方充满乐趣）》？

“我觉得这个名字甚至都不是我起的，而是库兹马在一次抽烟抽到很浓的时候说的。那时候很多事情都是这么发生的。”

2) 在歌曲“**Psychedelic Pebble**”（出自专辑“**Good!!**”，1987年）中，鼓点速度明显略微减慢。是我听错了吗？如果确实存在减慢，这是技术问题还是有意为之？

“不，那不是我的本意。我是在录音混音之后才注意到这个问题的，而且当时并没有立刻发现。这

是因为那时我没有节拍器或鼓机进行录音。所有乐器都是现场演奏的，而且完全没有声音，所以节奏经常波动很大。”

3) 作为一位资深的音乐收藏家和鉴赏家，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是否熟悉美国非裔歌手纳特·金·科尔的作品？我最近看了一部关于他的电视节目，他精湛的演唱技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演唱爵士乐和抒情民谣，包括法语、西班牙语甚至日语）。如果您熟悉他的作品，您觉得如何？感谢您的分享

（尤其感谢您提供的优秀音乐链接）。祝您身体健康！

- 是的，我知道，但我并不听那种类型的音乐，所以我的态度是中立的。

### ScaleWinged alone Prophet

你好，Egor 和“Civil Defense”。感谢你们的到来。我几乎是听着你们的歌长大的。请问：你们专辑《Reanimation》中的歌曲《Dogs》是如何创作出来的？提前感谢。

“这首歌是在我观看一则报道伊拉克战争进展的新闻节目时创作的。当时的局势极具象征意义且充满歧义，这首歌的灵感瞬间迸发。歌词的关键短语是我脑海中浮现的泰德·休斯《创世纪之歌》中的一句引语：

.....但他的拳头没了，  
 胳膊没了  
 ，腿也没了，他踉跄了一下。  
 迟来的答案传来  
 ——狗正在撕咬他：  
 他就像  
 操场上的纸板兔子，狗掌控着他的生命。

保加利亚格里戈里。

您好，莱托夫先生，我非常喜欢您的作品。我从1989年就开始收听“民防”节目，当时您的录音带/磁带传入我国。不幸的是，我和您一样，在保加利亚的一家精神病院被拘留了一个月左右。

（我简直无法想象您被关六个月后是什么感受！）1. 您对精神病学总体上有什么看法？您认为它是一门科学吗？您是否了解反精神病学运动、萨斯教授等人？

首先，我只待了一半的时间，三个月。对那家机构来说，这仍然太长了；你可能根本就无法恢复正常。我可以详细谈谈这一切；我可以写一本书来记录那三个月，那段时间如此充实，让我感触良多——既是对我自己，也是对人性的本质。我在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我不再害怕死亡，至少恐惧感大大减轻了。至于你的问题，也许我很幸运，也许只是巧合，但我在精神病院里一个真正的病人也没遇到，没有疯子，没有危险的白痴，没有疯子。但我遇到的每个人都非常古怪，天生的艺术家，和他们交流非常愉快、有趣且有益。据我所知，精神病学并不治疗，而只是抑制和压制人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抑制和压制人格中蕴含的那种古怪和艺术性。

2. 贝斯吉他——您在1987年用它录制的《Orpheus-Hebros》，它的制作不是保加利亚的吗？

——是的，保加利亚产的。第二个（半原声，小提琴形状的）也是保加利亚产的。我至今还留着它。

叶夫根尼·阿卡托夫，莫斯科。

你好，伊戈尔·费多罗维奇！

我想表达我对你的创造力以及你为我们民族遗产，特别是我们的国家瑰宝所做出的贡献的深深感激。<sup>1</sup>

· 在《古鲁巴中尉的榴弹炮》的再版专辑中，第**22**首（也是最后一首）歌曲是《库兹巴斯的矿工罢工》。这首精彩绝伦的歌曲是否与经理主导的“来自伊利恰的吉普赛人”项目有关？还是作为额外赠送的曲目？

——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问题是，这首歌是在Auktsyon场地排练时录制的，当时并没有收录到任何专辑里，除非你把那些日子里的所有录音（比如《Pohuy Nahuy》、《Chorus》、《Pesnya Radosti i Schastya》、《Na Lune Ya Spodosilsya k Prichiestey》、《Polun Dom Govna》等等）都算作像《Hardcore in St. Petersburg》那样的独立盗版专辑。在录制《Tsyganyata》期间，从当时的磁带发行情况来看，经纪人提供的素材非常不合适——时长不一，对于一张专辑来说太长，对于一张双专辑来说又太短。因此，他们收录了为《共产主义》（可能是《奇迹音乐》或《民族学》）录制的《两封信》，以及《矿工罢工》。经理认为，这首歌符合他所谓的“旋律思维”风格。最终，专辑以双碟装的形式呈现。

**2.** 为什么库兹马决定不再参与**GO**专辑的制作和现场演出？您未来是否计划与他合作任何音乐或艺术项目？谢谢！

— 你需要自己去问他原因，有很多种可能，我不知道哪一种才是正确的。

格奥尔基·巴尔米切夫，彼得·叶

戈尔!!! 我想对你们的付出以及你们精彩的专辑《我们为何做梦?》表示衷心的感谢。你们曾说过这张专辑是为你们自己创作的——它如此明亮，足以驱散一切苦涩——谢谢你们!!! 我想问你们几个问题。<sup>1</sup>

· 为什么犹太会上天堂？请告诉我，是因为他自杀忏悔，还是因为他以此赦免了其他使徒的罪？

— 阅读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小说《犹太·伊斯卡里奥特》。

**2.** 你对现任政府的态度如何？是否像对苏联体制那样持否定态度？如果这不是秘密的话，你投票给了谁？

我没有任何态度；我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关于投票的问题我已经回答过了。

谢尔盖，符拉迪沃斯托克。

你好，叶戈尔！

你之前有兴趣来我们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演出吗？你觉得在这里的演出怎么样？观众、气氛、开场介绍——感觉如何？

“这次旅行非常有趣也很棒；我们结识了很多很棒的人，也欣赏了很多美丽的风景。当然，我非常乐意再次回来，尤其是在由于一些与组织方直接相关的不可预见的情况导致远东之旅取消之后。”

赫穆里，泽列诺格勒。

亲爱的叶戈尔，你好！

我想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或出于某种原因有过人生感悟。我很想听听你的感悟、顿悟，或者你喜欢称之为其他什么，以及它们发生时的具体情况。一如既往，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和一切。

“我好像记得我曾多次详细描述过这件事，我不想重复。这肯定在之前的采访中提到过，要么是在网站上，要么是告诉塞梅利亚克的。”

莫斯科的罗米克：

叶戈尔，据我所知，你算是继承了莫斯科中央陆军的球迷，这可以理解。但是，请问一个在世界杯上支持弱队的球迷，怎么会支持切尔西呢？你对切尔西的喜爱也太久了吧。还有，你和罗曼·阿布拉莫维奇是什么关系？

附：尽管我非常尊重俄罗斯足协，但娜塔莉亚的足球品味更接近我。

“首先，令我惊叹的是，在俄罗斯商业史上，这是第一次有人没有把钱浪费在无用的东西上，而是几乎凭空创造出了真正伟大的东西。其次，我喜欢切尔西的比赛风格；即使是现在，它仍然是英超联赛中最拼命的球队。它或许不像曼联那样赏心悦目、气势磅礴，但它更加凶猛、毫不妥协。第三，我非常喜欢特里、兰帕德、切赫和德罗巴这样的球员。”

弗拉基米尔·叶戈尔

，基辅，大家都知道你对足球感兴趣，但你对极端球迷运动和足球边缘群体有什么看法？

比如，我现在正在读道吉·布里姆森（Dougie Brimson）的书。这整个故事都非常有趣，让我着迷。我把所有相关的内容都读了一遍，无论是《全面足球》（Total Football）杂志上的还是网上的。

安德烈，利佩茨克。

你好，伊戈尔·费多罗维奇。感谢你的作品，也感谢你的最新专辑《你为何做梦？》——我真的很喜欢。我想知道你对卢·里德的作品（包括他与地下丝绒乐队合作的作品和个人作品）有何看法。谢谢。

— 丝绒乐队的阵容很棒，至于个人项目，则没有明确的评价，有些唱片坦率地说很无聊，有些很有趣，比如“Metal Machine Music”，还有一些只是不错的，比如“Berlin”。

萨尔瓦多雷斯，圣彼得堡：

您好！

请您对泽尼特队夺冠发表看法，并祝您身体健康，好运连连！

— 总的来说，如上所述，但总的来说，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土星错失目标的那一刻，仅此而已。

马克西姆，顿涅茨克。

你好。

你在之前的一次采访中（在《NASH》杂志上）提到过你想写一部关于月球车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进展如何？

——我没有写小说，而是写了一首短诗，结果发现这已经足够了。

柴可夫斯基，托木斯克。

你好，叶戈尔。非常感谢你最近的音乐会！

2007年春天，库兹马和尼克摇滚乐队在托木斯克举办了一场音乐会。当被问及是否会和叶戈尔有新的合作项目时，他说：“如果我今年夏天能去鄂木斯克，那就一定会有的。”结果呢？

- 不，虽然他似乎确实到达了鄂木斯克。

玛丽娜，托木斯克。

你好，叶戈尔！

我有个简单的问题.....你对**12月15日**在托木斯克举行的音乐会会有什么感想？感谢你在音乐会上演唱《普世大爱》——感谢你精彩的演唱，也感谢娜塔莉亚看到了我的请求。

“这是西伯利亚巡演的第一场音乐会，所以演出非常精彩、充满活力，热情洋溢的观众和现场气氛也功不可没。”

亚历山大，叶卡捷琳堡。

你好，叶戈尔.....非常感谢你的创意。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你.....

我**13岁**时第一次听到**GO**乐队的歌，最让我惊艳的就是专辑封面。我一直都很好奇下一张专辑的设计。你能跟我说说《**SNOV**》这张专辑的设计故事吗？当时还有其他方案吗？还是所有元素都一气呵成？提前感谢！非常感谢你们的**DVD**和再版专辑。我们非常期待在叶卡捷琳堡见到你。

——我们提出了几种设计方案，都带有原始主义风格，但最终我们决定采用一系列以大洪水为主题的作品，这些作品是我们长期以来从各种渠道精心收集的。遗憾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作品已经遗失。

**GRNDorg Pavel**，图拉

**1.** 我最近偶然发现了扬卡的网站，简直着迷了，一看就是两个小时。感觉就像穿越回了**80年代**.....我真的被深深震撼了.....我非常感动.....她在一封信里提到，你**1989年**要去莫斯科看一场**SONIC YOUTH**的演唱会。所以我非常好奇：你去了那场演唱会吗？你当时是怎么知道**SONIC YOUTH**的？

“我们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们的第二张专辑一发行我就听了！当然，我们也去了演唱会，挤到舞台前面，因为我们很好奇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可惜的是，我们那些英勇的‘朋克’们挑起了一场恶战，他们朝金扔了个啤酒罐。吉他手们用的乐器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彼得，圣彼得堡。

你好，叶戈尔！《共产主义》、《星陨》和《生存指南》的其他专辑会再版吗？你对翻唱你的歌曲有什么看法？

“关于共产主义的一切仍然不明朗。《星陨》或许会在某个时候再版。《指示》这张专辑，我想，永远不会再版了。我可以彻底忘记这张专辑，而我也确实这么做了。根本没有这张唱片。它出现得真奇怪！”

新西伯利亚的阿列克谢·马尼亚欣（**DOK**）。

祝伊戈尔·费多罗维奇和“**Oborona**”团队全体成员身体健康！**2005年**，我送给你们一张唱片，里面收录了摇滚城的一首“**zalnik**”（一种摇滚乐），当时我做梦也没想到你们会觉得它如此有用！我真高兴我当初录制这些歌曲的傻想法能得到如此大的延续！希望很快就能买到这张唱片！再次感谢你们的创造力和美妙的音乐！谢谢！

— 也谢谢你！

**Andrey. Moscow.**

**Yegor**，你在“**Filthy Youth**”的评论中提到了**1985**年的录音作品“**The Best of GO**”和“**The First and Last GO Album**”。请详细介绍一下这些录音作品，因为网上没有任何相关信息。

《G.O.的首张也是最后一张专辑》是这张**80**分钟双专辑的后期混音版，原名为《G.O.的耻辱之声》。它分为“第一部分：堕落的青春”和“第二部分：乐观主义”。这是我和库兹马在**1985**年**10**月或**11**月政府镇压开始前录制的最后一张大型专辑。我们两人与萨沙·布塞尔（Sasha Busel）共同参与了录制，他是一位声音改造专家，负责我们GrOb工作室许多前卫作品的创作。可惜的是，当时我们没有好的麦克风，人声是通过MD录制的，所以整体效果并不理想，这也是它没有广泛发行的原因。不过，布塞尔和我后来尝试对其进行了完整的修复，甚至还加入了一台他自己设计制作的合成器。《G.O.精选集》实际上是库兹马参与的第一张**20**分钟录音，由安德烈·巴本科（Andrey Babenko）献声。其中包括《Zoo》、《I'm Totally Invented》、《Never》（之后从未再次演出或录制）、《Maple Leaf》以及其他一些歌曲，我记不清是什么了。和Posev乐队一样，他们用公文包代替了鼓。

菲亚尔金，莫斯科。

你好，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

首先，我要感谢你创作的一切，并祝愿你创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你的专辑通常以主打歌命名。但在专辑《恶心》中，却缺少了同名歌曲。我一直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恶心》（Nausea）是一张很奇特的专辑；它本身就是一张独立的专辑，这一点直到多年后才逐渐明朗。最初，它只是对**1988**年系列歌曲的重新混音和改编，我至今仍然认为这些歌曲由于创作仓促而制作粗糙。**1989**年中期，我重新混音并编排了《一切按计划进行》（Everything Goes According to Plan）、《男孩的刺激》（Boyevo Stimul）和《如此平静的街道》（Tak Zakalyalas Stal），用新版本替换了旧版本，并通过Firsov唱片公司发行。随后，整张专辑以《一切按计划进行》（Everything Goes According to Plan）为名发行了双黑胶唱片。当初萌生将其作为独立专辑发行的想法时，我原本打算用其中一首歌的名字来命名，但翻遍了所有歌曲后，我找不到合适的，于是决定从系列的其他歌曲中挑选，最终选择了《恶心》（Nausea）。后来，随着珍稀曲目集《火车已开走》的出版，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谢尔盖，新西伯利亚。

你好，叶戈尔！非常感谢你和民防部门最近在新西伯利亚举办的精彩音乐会，尤其要感谢你们演奏的《Pryg-skok》。

**1.** 你看过林奇（《内陆帝国》）和库斯图里卡（《魔咒》）的最新电影吗？你喜欢它们吗？

“我买了库斯图里卡的DVD，但还没看过。我看过《内陆帝国》，感觉非常重复，但也许这是导演的有意为之。我得再看一遍，甚至可能看好几遍，才能充分领会其中的细微之处。”

**2.** 去年春天，Throbbing Gristle乐队重组，并发行了新专辑《Endless Not》。你对这张专辑以及Genesis P. Orridge和他的乐队最近的动向有什么看法？

——我又买了这张专辑，但还没听过：（））关于Psychic TV的最新专辑（至少是我听过的最后一张）《Hell Is Invisible... Heaven Is Her/e》，我可以这样说——这是一张非常棒的专辑，可能是P. Orridge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我对他无比敬佩。

来自新西伯利亚的弗拉基米尔：

你好，伊戈尔·费多罗维奇！

奥皮兹德涅夫希乐队有一张非常有趣的专辑，名为《明日迷幻》（**Psychedelia Tomorrow**）。你能跟我们说说这张专辑吗？

**1. 这张专辑的创作灵感是什么？选曲的原则是什么（很多歌曲都来自《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的未发行录音）？**

“原版是一张三首曲目的专辑。具体来说，它包含一首长达30多分钟的纯人声即兴曲。由于无法发行1992年那次录音的全部内容，所以决定制作一张收录1991年至1997年间各种迷幻即兴演奏的精选集，因为这类素材非常丰富。甚至还有一张完整的纯器乐专辑，从未混音或发行，由同一批乐手演奏和录制。”

**2. Alexander Rozhkov是谁？他和同名的Valery有亲戚关系吗？**

谢谢！

亚历山大·罗日科夫是瓦列里的哥哥，他是一位来自新西伯利亚的数学家、诗人兼前卫音乐家，也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相识已久。1985年春天，他和库兹马以及我一起录制了我们的第一张合作专辑（一张双专辑）《今日迷幻》（**Psychedelia Today**），这张专辑也从未完整发行过。其中一些曲目被用在了《围棋》（GO）和《共产主义》（Kommunisms）中，尤其是在《飞机游戏》（Game of Airplanes）这首歌里。

阿列克谢，科尔皮诺

你好，叶戈尔。**1**

·近年来，你为什么开始在电声音乐中用吉他唱歌？

“首先，乐队阵容缩减了；其次，我们终于在演唱会上呈现出了我们最初设想的那种感觉（独特的扫弦、指弹风格、无调性间奏——换句话说，就是我个人独特的风格，我在专辑里的演奏方式，以及我创作这些歌曲时脑海中的旋律）。之前的阵容都缺少这些。”

**2. 你是怎么出现在2007年9月在圣彼得堡体育音乐中心举行的“摇滚反毒品”音乐节上的？还有，你为什么会在哪里演唱《荣耀归于精神航行者》（Glory to the Psychonauts）？开玩笑啦！**

谢谢。

—总的来说，这个问题上面已经回答过了，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为什么会在这样的场合演唱这首歌。

**Ivan Suraev**

**1)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期待一张收录1989年作品重制版的专辑和一张名为《At the Speed of the World》的珍稀曲目合辑？**

“我认为今年会发行一些珍稀曲目。至于重制版，我还没决定；这取决于我们今年夏天的安排。如果今年不行，明年肯定会有。我非常重视这个项目，所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2) 其余共产主义分子、卢基奇和扬金的档案会出版吗？**

“至于卢基奇，几年前是热卡·科列索夫提出的。我花了三个星期修复这些录音（最初音质很差，因为当时奥林普录音机的磁头裂了，而且没有替代品）。之后，我郑重地把修复好的素材交给了

他。科列索夫一直没动手。后来才知道他把母带弄丢了，那可是独一无二的拷贝。最近，另一家公司表示了兴趣。至于扬卡，我们在GrOb唱片公司完整地整理并修复了她的全部档案，以及我们能找到的演唱会素材。最终制作了四张80分钟的唱片（原专辑+附加曲目），我们把它们交给了出版商。”

### 3) 请告诉我们您是如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认识 **Kuzya Uo** 的?

我第一次见到伊万·莫格是在图查（一个音乐爱好者聚会、交换唱片的地方），之后我经常去他那里听朋克和各种新浪潮音乐（他收藏的黑胶唱片令人惊叹）。有一天，我在那里遇到了库兹马。我们坐下来，闲聊了几句，交换了电话号码。当天晚上，他打来电话，突然开始朗诵他的诗，我也朗诵了自己的诗。我们就这样聊了大约三个小时。我记得之后好几天我都笑得肚子疼。第二天，他就来到我家，加入了我的乐队，民防乐队就此诞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1984年11月8日。

### 4) 是否有可能恢复你与 **Kuzya** 和 **Manager** 的合作，以怀旧巡演的形式，甚至录制一张你在 **2000** 年代初期计划的新专辑《**Communism**》。

— 作为一张唱片，这不太可能；但作为一场（首场也是最后一场）音乐会，这很有可能；各个组织就此事提出了许多想法和建议。

### **Zhenya, Peter,**

**Yegor**, 你们好！我对最新的再版专辑（以及之前的版本！）非常满意，尤其是那些之前从未发行过的附加曲目。在《欢乐与幸福之歌》这张专辑中，提到第**20-27**首曲目录制于**1990年4月13**日基辅某学院食堂的一场不插电音乐会。但是塔林的“最后一场”音乐会的日期标注也是一样的！请问：**1990年4月13**日你们在哪里？如果在基辅，那么塔林是什么时候？反之亦然？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人！”

附：我真的很喜欢普斯科夫！

“这个问题难倒我了。是这样的，这两场演唱会都是陌生人录制的，他们直接把磁带和卷盘磁带交给了我，上面已经写好了日期。这种情况下，我当然相信他们。基辅那场不插电演唱会很可能是在三月份，因为我记得当时很冷。所以四月份的日期可能是个笔误。”

白俄罗斯共和国布列斯特，维亚切斯拉夫。

你好，叶戈尔！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曾经提到过所谓的

“愚人博物馆”。你能跟我详细说说吗？

它已经不复存在了；由于展品过多，博物馆永久关闭了。在某个时刻，人们意识到，周围的一切不过是一座愚人博物馆，它不需要进一步扩建，而是应该彻底关闭。至于博物馆本身，其中相当一部分——并非有意冒犯——是由音乐会观众的留言和粉丝来信组成。这些大多是各种各样由现代文明提供的奇特、无意义且古怪的物品，从悬挂成琴键形状的塑料仙人掌盆栽，到“用山羊、动物和狗的毛制成”的“马海毛”围巾的使用说明，再到耶稣像形状的塑料小夜灯。我至今仍然舍不得扔掉其中的一些东西。

还有一件事：您曾多次表示对素人艺术、局外人的作品感兴趣.....在这个领域，您见过/听过/读过什么作品给您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 其中最震撼人心的或许是 Facteur Cheval 的《理想宫殿》，以及 A.P. Lobanov 的作品。

瓦莱拉·塞雷丁，梅季希

问娜塔莉亚：

你喜欢孩子和花吗？你最喜欢哪种花？

N. Ch. 仅限熟人子女，不接受任何鲜花：)

明斯克，兹洛普希捷尔。

一个问题出现了：叶戈尔写道：“这首歌是‘下一站摇滚’（**Next Stop Rock'n'Roll**）活动的一部分，这是一张由一位丹麦人制作的俄罗斯和丹麦乐队双碟合辑。在录制过程中，每个乐队都拿到了一份小样，他们可以在公司员工的帮助下自行混音。最终，他们会拿到一份带有小瑕疵的小样，这是故意在录音过程中某个地方添加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大规模发行。这段录音就是这个未发行版本。而专辑本身，听起来像是被稀释过的、空洞的独立流行乐。”我想知道，**CBS**混音版是否作为附加曲目收录在重新发行的《欢乐之歌》（**Songs of Joy**）和《沙佩斯蒂亚》（**Shapestya**）中？或者，是否应该去找找这张合辑，从中提取这首歌？

— 我不记得是哪些再版专辑了，但这两个选项都作为赠品包含在内。

谢尔盖·林科夫斯基，地质学家，柳别尔齐。

你好，伊戈尔·费多罗维奇！

我有一些问题想问你。如果你有时间，请回答一下！

你看过电影《潘神的迷宫》吗？如果看过，你觉得怎么样？

一部非常精彩、令人伤感的电影。

专辑封面上的方舟符号、你最近在采访中谈到人类文明即将终结的言论，以及歌词（“让我们看看我们会带走谁”）——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息息相关，而且非常重要！你能谈谈这方面吗？

“我从不评论自己的歌曲，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我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

首先，我要感谢您的作品，它在我最艰难的时刻将我从地狱般的痛苦中解救出来，也感谢您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开始接触迷幻药、六十年代的音乐以及大量的文学作品，而且还在不断探索！）。我尤其被诺萨克这位作家所吸引，之前我从未听说过他。我晚上开始读《螺旋》，一口气读了一整夜，第二天又读了一整天，完全沉浸在书中那令人震撼的回忆片段中。请问，除了《螺旋》、《达尔泰兹事件》以及诺萨克苏联版小说集中收录的短篇故事之外，您还读过诺萨克的其他作品吗？如果有，您有什么推荐？您对小说《达尔泰兹事件》有何评价？

“除了这份出版物之外，我没有看到其他任何相关资料。我读《达特兹事件》的时间太久了，现在无法对此发表评论。”

我是乐观主义者谢尔盖，来自塔甘罗格。

你好，叶戈尔。1988年的现场专辑收录了《口号》（**Slogans**）、《如果明天是战争》（**If Tomorrow War**）、《放射性》（**Radioactivity**）、《白痴的命运》（**The Fate of an Idiot**）、《我们和你在一起很开心》（**We're Happy with You**）以及《在肉类加工厂，我像猪一样工作》（**At the Meat-Packing Plant, I Work as a Pig**）这几首歌。

**GrOborona.info**网站上还有一首名为《早安》（**Good Morning**）的歌。官方（或非官方）

网站上都没有歌词或和弦。请问这些歌是谁写的，创作于哪一年？它们会发行吗？

至于GO乐队，像《Radioactivity》和《Good Morning》这样的歌我们从未演唱过。《If Tomorrow War》——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Slogans》是经理写的，我只是谱了曲。《The Fate of an Idiot》是Food Waste乐队的作品。《Radioactivity》据说是Industrial Architecture乐队的，我不确定。《We're Happy with You》和《At the Meat Processing Plant...》是John Deev的个人项目P.O.G.O.的歌。《Good Morning》是Lukich (Spinka Menta)的歌。这些歌创作于1986年至1988年间。

伊万，莫斯科.....

你好，叶戈尔。我有两个问题：

1) 你认为自由与独处有关吗？是否有可能通过独处（主要是精神上的独处）获得自由？总的来说，是否有可能在精神层面上完全与外界隔绝？

“很难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情况各不相同。就我个人而言，它曾经对我帮助很大，但我亲眼目睹过其他人因此崩溃。这是一种艰难而危险的修行；你可能会彻底疯掉，甚至变得残暴野蛮。”

2) 一个很傻的问题：歌曲《在夜晚》是在晚上创作的吗？

— 夜间构思，白天撰写。

谢尔盖·利萨科夫，尤比列伊尼。

亲爱的叶戈尔·费奥多罗维奇，你好！有人问你“你为什么决定退出政坛？”，你得到的回答是“极其愚蠢和令人作呕”。很遗憾，这很难反驳。你认为你在那个领域能取得什么成就吗？

“是的，我本来可以成功的。我一开始着手准备，几乎就实现了所有目标。甚至有人邀请我进入国家杜马，但我不会透露是哪个党派。其实这并不难。”

彼得罗夫·德米特里：

你好，亲爱的伊戈尔·费多罗维奇，我有一些问题想问你：

——为什么在演唱会上表演的歌曲《关于傻瓜》没有收录在DVD《我们为什么做梦？》中？

— 总的来说，这场比赛踢得很糟糕，破坏了整体印象。

对于一些歌迷在你的演唱会上进行业余的音频和视频录制，你有什么看法？你会介意吗？

——不。在民防初期，我们禁止拍摄，现在我们深感后悔，因为那个时期的现场演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视频或音频资料。而那些音乐会简直太棒了。

-是否有录制新原声专辑的计划？

——我也有这个想法。类似不插电演出那种。顺便一提，莫斯科也邀请我们举办类似的音乐会。

克里奥利斯，沃罗涅日

亲爱的伊戈尔·费多罗维奇：

1. 我最近观看了一段1993年对库兹马的采访，他在采访中展示了“Pryg-Skok”、“Pops”等乐队的唱片，以及一些美国12英寸45转单曲唱片，其中一面收录了您的两首歌曲，另一面则空无一

物。您能否告诉我这是什么类型的唱片，收录了哪些歌曲，它背后的故事，它的发行情况，以及其他所有相关信息？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们没有背面什么都没有的12寸唱片。我们在美国发行过一张LP，是一张世界朋克合辑，里面收录了各种各样的朋克音乐，包括GO乐队的作品。我不记得具体收录了什么，大概一两首歌吧，但肯定有一首叫《Unclear》。背面真的什么都没有。封面看起来就是一个纯白色的封套和一张复印的插页。这张合辑是为了帮助一位失明的泰国朋克传奇人物而发行的。确实在法国发行过一张收录了我们两首歌（《Kakoe Nebo》和《Sistema》）的12寸唱片，但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其他乐队也参与了发行。”

**2. 你自己是否拥有民防乐队和叶戈尔与奥皮兹德涅夫什乐队的所有黑胶唱片？**

- 是的当然。

**3. 您是否收集您音乐会的业余音频和视频录像？**

如果可以的话，是的。

**Р@л)Ч, 普希金诺, 莫斯科**

州, 各位朋友, 祝你们长寿幸福! 请问你们现在在做什么?

我们正准备庆祝真正的新年, 也就是2月7日开始的新年。我们会听一些一年来都没时间听的音乐, 看电影, 读书。

叶戈尔·莱托夫。

2008年1月22日至24日

# Chronicles | www.gr-oborona.ru — Natalia Chumakova、Sergey Popkov 和 Pavel Peretolchin。 离线，没有 Yegor (2008 年 4 月 2 日)

娜塔莉亚·丘马科娃：首先，我们衷心感谢所有表达慰问和祈祷的朋友们。你们的关心和支持对我们帮助很大！遗憾的是，我们回复得有些迟缓。这样做非常困难，也不合适。

米卡，波士顿。

请接受我最深切的慰问！

我们都与你一同悲痛；我们所有人（即使是不认识埃戈尔的人）都感觉失去了一位挚友。我很遗憾没能早点写信……而且写信对我来说也无需任何费用。我只想说声谢谢：我学到了很多，理解了很多，也得到了急需的支持。有个请求：我希望看到一本由普通人撰写的官方传记。我认为这将对所有这些八卦小报垃圾的有力反驳。谢谢！

娜塔莉亚·丘马科娃：这样的书肯定会出版，但肯定不会很快。任何“紧随其后”的出版物都不过是猜测，是想利用这种病态的兴趣牟利而已。

安德烈·安德烈耶夫，乌赫塔。

您好，“民防”小组的成员：娜塔莉亚、亚历山大和帕维尔。请接受我对您以及叶戈爾的近亲——他的兄弟和父亲——的诚挚慰问。如果我的问题不合时宜，请您谅解。我想就以下事项寻求澄清：关于叶戈爾的死，媒体发布了许多不同的传言和采访，有时相互矛盾，令人困惑，例如叶戈爾曾有14次心脏骤停和6次心脏病发作，俄罗斯检察院对伊·列托夫的死因展开调查，以及他是在圣彼得堡去世的。如果我的问题不妥，请您谅解。我更想了解事情的真相，而不是听信他人的误解和猜测。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您在这个艰难时刻给我这个机会。

斯维塔，莫斯科。

请告诉我叶戈爾究竟是怎么死的，死于什么原因。我和其他粉丝一样，觉得很奇怪。叶戈爾的父亲说他死于圣彼得堡的酗酒过量。娜塔莎则说他死于鄂木斯克的第六次心脏病发作。当有人问费奥多尔·维克托罗维奇“叶戈爾是否有健康问题？”时，他回答说，任何人活了43年，都可能出现健康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

伊琳娜：

叶戈爾的死因在三月最后一周成为网上最热门的话题。而且，围绕着这个话题还充斥着各种离奇的传言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细节。您对此有何看法？法医数据是如何出现在新闻中的？

娜塔莉亚·丘马科娃：首先，叶戈爾的父亲名叫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光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这个消息来源有多么不可信。我先声明一下，免得以后再说，我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也没有和任何记者说过一句话。而且，我也不打算这么做。至于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他们对他所做的一切令人不齿，残忍至极。有人闯入一位年迈体弱、悲痛欲绝的老家中，对他进行折磨，然后把自己的臆测当作他自己的。顺便一提，是他得了六次心脏病，而不是叶戈爾，叶戈爾从未抱怨过自己的心脏问题。至少，我们只听他提过几次，都是在几场特别难熬的音乐会之后。他最近也没怎么喝酒；你可以问问任何一个组织者。只是，人的健康状况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善。除了演唱会，搬家和布置公寓也耗费了他大量精力。新楼的电梯坏了，他不得不每天好几次扛着

沉重的物品上下八楼。他坚持所有事情都亲力亲为。

据检察官办公室说，由于没有发现任何犯罪活动，所以没有立案。至于究竟有什么奇怪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怎么来的，在哪里来的，以及为什么会这样，我一无所知。所有关于这件事的报道都像是病态的幻想，一个比一个荒谬。至于具体细节，我只想说，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都没发生。没有过量饮酒。没有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而且我认为，他的私生活细节也不应该引起任何人的兴趣。他死在家里的床上，甚至连睡姿都没改变。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呼吸也停止了.....

丹尼尔·鲁缅采夫：

叶戈尔没来得及出版的作品会发行吗？也就是说，剩下的《共产主义》、珍稀曲目集《和平的速度》以及一张新的现场DVD（例如，收录了在阿佩尔辛的演出录像）。

娜塔莉亚·丘马科娃：我希望如此——除了珍稀曲目合辑之外，至少按照最初的计划是这样。问题是，叶戈尔没有时间录制那张合辑的人声部分。

米哈伊尔·库德里亚夫采夫：

娜塔莉亚，如果言语在此合适，我谨致以最深切的慰问。请您解释一下“遗书”背后的故事。叶戈尔真的在去世前写下了它吗？它又是如何落入媒体手中的？

娜塔莉亚·丘马科娃：当然，这并非最后一张纸条。叶戈尔一生中写下了无数这样的纸条。从这张纸条的内容可以明显看出，它大约是四年前的——因为它是关于混音《复活》这首歌的。至于它是怎么到那儿的，原因很简单：那些记者闯入我们以前的公寓，毫不犹豫地翻箱倒柜，把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都偷走了。为什么？这不是我要问的问题.....

厄本：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首先，请接受我的慰问。我1971年出生于鄂木斯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基辅生活了很长时间，虽然我对叶戈尔了解颇多，但很遗憾没能亲自见到他。愿天堂再见。请问是否有计划在他的故乡为他建立纪念碑？如果有，能否公开一下银行账号？

娜塔莉亚·丘马科娃：肯定会建一座纪念碑。我希望一切顺利，它会非常独特，真正独一无二。但遗憾的是，资金也是个问题。谢尔盖·波普科夫将在未来几天的采访中公布银行账号。

伊尔加·达达绍夫，莫斯科。

下午好。首先，请接受我对伊戈尔·费多罗维奇家人和朋友的慰问。我本人在聆听他的音乐时也会感动落泪；我理解这对你们来说是多么艰难。我有一个问题：你们是否计划在伊戈尔·费多罗维奇的墓地为他树立纪念碑？如果计划的话，我该如何捐款或以其他方式协助纪念碑的安装？

谢尔盖·波普科夫：纪念碑一定会建成。它不会是半身像，也不会是缠绕着铁丝网的雕塑偶像。当然不会！我们目前正在构思和设计纪念碑。欢迎大家提出任何有趣的想法，包括那些可以用材料实现的想法。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大家的帮助，包括资金支持。我们已经为此开设了一个账户。但是，我们认为转账应该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因此，我们暂时没有公布账号。关于从国外汇款的选项，我们将稍后公布。

请按小时描述叶戈尔在家的日常生活：他几点起床，做什么，几点睡觉？他做梦了吗？

此致，厄本

娜塔莉亚·丘马科娃：读过叶戈尔生前线下访谈的人应该很清楚，他从不让任何人窥探他的私生

活。任何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他总是断然拒绝。现在也一样。我甚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问这些问题，或者问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知道他几点起床，又能改变什么呢？无论是我，还是任何真正了解他的人，都不会对这类事情讳莫如深。

亚历山大，叶卡捷琳堡。

请问您最初是如何接触到GO的作品以及叶戈尔本人的？

帕维尔·佩列托尔钦：退伍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新西伯利亚参加一个朋克音乐节，Putti、GO 和 Velikie Oktyabri 都在那里演出。GO 的演出很短。有人把灭火器扔上了舞台，之后他们就把电源切断了。

谢尔盖·波普科夫：我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某个唱片交易场所——“巴尔卡”（balka）——认识了叶戈尔。是他亲自向我介绍他的音乐的——他把一台卷盘式录音机接上机器，播放给我听。后来，我在“红星”文化中心做DJ的时候，拿到了他们正在录制的一张专辑的第一盘拷贝。我反复听了很久。顺便一提，“巴尔卡”就在叶戈尔墓地围栏的另一边。

L.K.，加拿大：

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上次见到叶戈尔时，他是什么样子的？他说了什么？你们梦到过他吗？

帕维尔·佩列托尔钦：这是GO乐队在叶卡捷琳堡的最后一场演出。演唱会结束后，叶戈尔很累。后来，我们的暖场乐队Stroybat上台，叶戈尔顿时精神起来——他们很有幽默感。

Maxim Nikolaev

您好，首先，请允许我向Egor的家人和朋友致以最深切的慰问：他的父亲、Natalia、他的兄弟以及音乐家们。我从90年代初就开始了解Egor的作品，这些年来，他的作品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把这件事看作是我个人的悲剧。1.“在无神论者Letov的墓上竖起了东正教十字架”完全是无稽之谈。任何了解Egor作品的人都不会说出这样的话。Egor的兄弟说墓上的十字架是个误会，但后来有人在论坛上发帖反驳，声称这并非偶然。请问葬礼上遵循了哪些传统？哪些是偶然的，哪些是人为的？逝者生前对葬礼有什么遗愿（如果有的话）？

娜塔莉娅·丘马科娃：当然，他立了遗嘱，但最终未能实现。叶戈尔最不希望的就是自己的身影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他希望葬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但这并不现实.....很遗憾。他当然不是无神论者。虽然他没有受洗，但他认为自己是基督徒，而且是东正教徒。这并非因为他对东正教有什么特别的偏好——他在精神层面上非常自由随意——而是因为他认为这对于一个俄罗斯人来说理所当然的。所以，一切并非偶然。他被安葬时，胸前佩戴着他生前最后一段时间一直佩戴的十字架——耶路撒冷十字架。

2. 据记载，叶戈尔曾在约旦河接受洗礼。是否有关于他可能接受东正教洗礼的信息，比如在他年幼时？

娜塔莉娅·丘马科娃：很遗憾，没有人可以询问——他的祖母和母亲都已去世，他的父亲一生都是无神论者和狂热的共产主义者，所以即使我们假设这件事确实发生过，他也不大可能知道。

列昂尼德，巴尔瑙尔：

GrOb唱片工作室的命运如何？它接下来会怎样？它不会变成博物馆；至少可以说，那很奇怪。时间会流逝，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我看来——而且不仅仅是我的看法——那些来自奥博罗纳的音乐家，那些在那里工作过的人，能够保留弥漫在工作室里的那种蓬勃精神。

娜塔莉娅·丘马科娃：为什么是博物馆？它会像以前一样继续运营。感谢上帝，我和萨尼亚·切斯纳科夫在那里工作了这么多年，即使没有叶戈尔——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他的亲身在场——我们也能继续他的工作，因为我们非常清楚该怎么做。

谢尔盖，莫斯科：

我最近第一次去现场听了圣彼得堡乐队“金刚”的演唱会；之前我只在网上下载过他们的录音。我感到非常惊喜，仿佛回到了上世纪60年代。我听说叶戈尔和娜塔莉娅混音了“金刚”的现场专辑。这是怎么回事？这张专辑会以GrOb唱片公司的标志发行吗？

娜塔莉娅·丘马科娃：这张现场专辑由我们的老朋友伯特·塔拉索夫发行。他之前在O.G.I.录制了《金刚》，然后请我们帮忙混音——录音本身效果不太好，我们费了不少功夫才把它调好。当然，专辑封面会印上我们的标志，因为混音和母带处理都是在那里完成的。可惜的是，发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我们之前并不知情的问题，不过看来很快就能发行了；据我所知，应该就几周之内了。

米哈伊尔·泽姆，  
大家好！

问题：1.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是否已经开始录制1989年的重制版？是否会发行任何未发行的歌曲？

娜塔莉娅·丘马科娃：“不，他没时间。所有他认为需要公布的内容都一定会公布。”

2. 娜塔莉娅·丘马科娃会参与任何项目吗？

娜塔莉娅·丘马科娃：——我还不知道，也许吧。

3.（很抱歉问这个问题）伊戈尔·费多罗维奇在去世前夕是否有任何预感？

娜塔莉娅·丘马科娃：不，没有。

恶意提问者：

您好。我先道个歉，我真的不想我的问题显得不合时宜。谨向娜塔莉娅·丘马科娃、她的家人和朋友、所有G.O.乐队的乐手、乐队指挥以及所有叶戈尔·列托夫作品的乐迷致以慰问。1

）娜塔莉娅·丘马科娃、亚历山大·切斯诺科夫、帕维尔·佩列托尔钦和谢尔盖·波普科夫现在有什么打算？你们还会继续创作音乐吗？

娜塔莉娅·丘马科娃：我有大量工作要做，整理档案、音频、视频和草稿。我现在还没考虑音乐的事。

帕维尔·佩列托尔钦：我继续在O.G.I.担任音响工程师，也和“毕加索之子”乐队合作。目前，我正在和别人一起录制一张专辑；我用的是电视盒子。

谢尔盖·波普科夫：是的，但不是通过音乐创作，而是通过履行许多其他无形的职能。包括民防事务。

亚历山大·切斯纳科夫不喜欢接受采访；即使在叶戈尔在世时，他也从未接受过任何线下采访，尽管有人问过他。谢尔盖·波普科夫回应道：“像亚历山大·切斯纳科夫这样的专业人士不能也不应该放弃音乐！他正在录音室参与我们几个合作项目，并且正在重组他的乐队‘蝴蝶收藏’。马赫诺去世后，我们需要一位吉他手，于是我推荐了切斯纳科夫。我把他介绍给了叶戈尔。叶戈尔立刻就喜

欢上了萨尼亚；他们彼此都很了解对方的专业素养，并找到了音乐上的共同点。萨尼亚被安排学习一大堆奥博罗纳乐队的歌曲，他很快就能完美地演奏出来。”

2) 叶戈尔是否成功完成了所有想要重新发行的录音的准备工作？剩下的重新发行计划会如何？《星陨》（Starfall）和《共产主义》（Communisms）会发行吗？现在谁负责？

娜塔莉亚·丘马科娃：基本上是这样。重制版的《星陨》（Starfall）早在去年秋天就制作完成了，而未发行的《共产主义》（Communisms）则更早，很久以前就做好了。事实上，整个旧专辑重发计划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这两张专辑，但出版商却力不从心。按照叶戈尔的设想发行这些专辑至关重要，但目前还不清楚谁愿意接手这项工作。

3) 在某新闻网站上，一位名叫威利·梅尔尼科夫（自称是谢尔盖·列托夫的朋友）的人评论了叶戈尔的死讯，并提到“在过去的八年里，叶戈尔每月都要接受一次静脉输液”。这是真的吗？

娜塔莉亚·丘马科娃：不，并非如此。事实上，我对一些完全陌生的人的“知识”感到惊讶，他们竟然愿意分享一些自己编造的事实。

4) 叶戈尔在2007年夏天经历了临床死亡，这是真的吗？

娜塔莉亚·丘马科娃：不是真的。

5) 某记者是否真的无耻地窃取了叶戈尔父亲的照片？

娜塔莉亚·丘马科娃：所有照片都已归还。

6) 叶戈尔去世后，是否留下了关于如何处理其作品的遗愿？他是否立有遗嘱？

娜塔莉亚·丘马科娃：没有遗嘱，但有口头指示，指示非常清楚。

7) G.O.乐队的大量珍贵遗产是否会发行新的DVD或音频光盘？有很多高质量的录音从未得到妥善发行，例如“Program A”（RTR电视台）拍摄的演唱会、Tet电视台拍摄的基辅原声音乐会等等。这些录音完全可以制作成优秀的DVD。每场演唱会都包含一段采访，可以作为额外的花絮.....但是乐队成员是否会参与到这些录音的搜寻、母带处理和发行工作中呢？此外，还有一个问题：Egor的全部创作遗产的版权归谁所有？

谢尔盖·波普科夫：当然，DVD和CD都会出版发行。否则，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感谢上帝，那些负责研究、母带制作和出版的人都还健在。

但是！每个版本都会在合适的时机发行！具体时间、内容和形式将与继承人——娜塔莎和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商定。

我们现在不会这么做。原因很简单，我们还有一些作品必须按时发行，以履行之前的承诺。乐队没有取消这些承诺，并且会履行它们。

注意！关于盗版，我们绝不容忍地下出版物的泛滥和由此引发的法律混乱。我恳请各位埃戈尔作品的仰慕者也这样做。我相信，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您尊重并喜爱Egor和乐队，如果您关心出版公司付出的努力和成本（他们诚实地履行了所有义务，将音乐或视频带给您），那么您应该选择正版产品。而且，正版产品也更美好！我知道有很多地区无法获得正版发行。请告诉我们，我们会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oleg\_arm

你好！你之前说过可以提问。

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去过教堂吗？他对上帝有什么看法？

提前感谢你的回答。

娜塔莉娅·丘马科娃：他说了很多；他所有想“大声说出来”的话都写在他的诗歌、歌曲，甚至采访中。他经常去教堂，尤其喜爱一些教堂，例如圣地的教堂。

阿列克谢。新西伯利亚。“摇滚之城”。

您好，Oborona！我的问题是关于叶戈尔留下的歌曲和诗歌遗产。是否有出版计划？我指的是之前未发表的作品，我想应该还有不少。或许叶戈尔曾计划出版一些，只是没有时间？谢谢您的回复。

德米特里（塔林）：

您好！

首先，我想向娜塔莉亚和“民防”乐队的所有成员表达我最诚挚的慰问。自1991年以来，我一直听着叶戈尔的歌，所以他的离世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切肤之痛。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了解一下叶戈尔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都在忙些什么。乐队是否已经开始录制一张翻唱80年代末歌曲的专辑？乐队剩余的档案资料将会如何处理？叶戈尔曾将《我们为何做梦？》的demo版本描述为一张独立专辑，它是否会发行？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爱意。

娜塔莉娅·丘马科娃：我们几乎已经回答了所有问题.....我再说一遍，他想公开的所有内容都会以某种方式发布。例如，他的最新诗作，很可能会收录在他那本著名诗集《叶戈尔·列托夫：诗集》的再版中。至于试读版，虽然有可能发布，但现在考虑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叶戈尔本人也认为这些事情更为重要。

米哈伊尔。克里米亚。辛菲罗波尔。

你好，民防部门！

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我对发生的一切深感悲痛。当然，你们现在承受的痛苦比任何人都要大，愿全世界人民的思念和关怀——你们的工作对他们来说一直意义非凡——能给你们带来一些支持！祝愿你们有力量继续生活下去，并保持善良！

在一些线下采访中，我曾多次被问及关于乐队的纪录片。你们是否有可能执导一部这样的纪录片？（也就是说，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必须是G.O.乐队的成员及其亲友，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的话）。我设想的纪录片可以包含一些视频片段，例如在巡回演唱会期间拍摄的幕后花絮。+ 感觉G.O.的这段时期.....自2000年代初以来，乐队一直处于其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期，这一点在他们的专辑、演唱会、MV和照片中都显而易见。正是在这段时期，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Civil Defense是一个真正团结的整体，由一群才华横溢的音乐家组成，每个人都各司其职。

娜塔莉娅·丘马科娃：是的，有这样的录音，我们很有可能会按照你的建议去做。

泽列诺格勒的尼古拉说：

“他翻阅报纸，上网冲浪。”叶戈尔个人使用电脑的经验如何？他使用过互联网和音乐软件吗？他阅读过网络新闻吗？他查看过电子邮件吗？

娜塔莉娅·丘马科娃：叶戈尔对电脑完全不熟悉，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他几乎不敢开机或关机。电脑也怕他。只要叶戈尔一坐到电脑前，它就会立刻发出哔哔声，弹出各种威胁性的警告，最后干脆死机。所以他所有的交流都得通过中间人。他会读邮件，然后我帮他打开。他会口述回复。总

的来说，他经常不找东西就直接看。至于音乐软件，他一窍不通，但他的要求却极高。如果电脑即使经过所有处理也无法同时混音40个32位音轨，他就会威胁要把它扔出窗外。我们不得不服从。我和电脑都得听他的。

尤拉，秋明。

你好，娜塔莉亚、亚历山大、帕维尔、谢尔盖。

我们深感抱歉和同情。请节哀。

在叶卡捷琳堡的最后一场演唱会上（那真是一场精彩的演唱会！），我们一直在积极拍摄，屏幕上播放的视频效果很棒。我想知道是否会发行那场演唱会的录像。会有录像吗？你们觉得视频本身怎么样？

谢尔盖·波普科夫：我很喜欢这段视频。或许你已经自己判断出来了。的确，视频里只有八首歌。整场演唱会之后会进行剪辑，希望不久后能以单独版本发行。我对那场演唱会记忆犹新：出色的音响和灯光，我们与音响工程师的默契配合，以及我们当时的遗憾——俄罗斯优质的现场音乐演出场所实在太少了，而且就连这些场所也正在关闭.....

阿列克谢，圣彼得堡：

叶戈尔在世时，一些冒用他名义的账号出现在热门社交媒体网站Odnoklassniki.ru和VKontakte上。不仅如此，在他去世后，这些账号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数量还增加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些账号并非叶戈尔本人创建，而且这些账号违反了网站用户协议中的诸多规定。这些账号会被删除吗？我们又该如何向创建这些账号的人说这些话呢？

娜塔莉娅·丘马科娃：关于他和电脑的关系，我已经回答过了。再说，叶戈尔早就讨厌和圈子外的人打交道了。至于那些同学之类的，他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你还能对这种人说什么呢？你只能同情他们.....他们没有自己的生活，生活无聊又毫无意义，所以他们活在别人的生活里，却意识不到这看起来有多么愚蠢和微不足道。他们竟然还时间和精力去创建这个账号；真是匪夷所思。所以我没什么好说的，而且他们也不太可能看到我的回复。别再浪费时间了.....反正管理员总有一天会把他们的账号删掉的。

新西伯利亚，叶戈尔。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惊闻亲人离世，我深感悲痛。我想去鄂木斯克祭拜叶戈尔的墓地，请问如何才能找到？

谢尔盖·波普科夫：叶戈尔安葬在鄂木斯克的东方公墓。它位于十月十日大街的尽头，靠近“鱼市”（Rybny Rynok）公交车站，也叫“奥沃什奇纳亚巴扎”（Ovoshchnaya Baza）。目前途经该地区的公交车有2路、22路和138路，小巴有321路、332路、399路、402路和429路。从正门出发，沿着主巷走大约200米，墓地就在巷子的左侧。

请大家自觉带走垃圾！尊重这片土地！请不要在墓地上吸烟——叶戈尔生前不吸烟！他与崔、科伊以及他们的粉丝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我们恳请大家不要将这些艺人或其他与叶戈尔无关的乐队的纪念品悬挂在墓碑上。

感谢理解的各位。

安德烈（鄂木斯克）：

我有个问题想问谢尔盖·波普科夫。请问叶戈尔的两支MV——《我脸上一点儿也不在意》和《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是如何在鄂木斯克电视台播出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档节目是由伊琳娜·哈哈图良（？）主持的。是谁组织了拍摄？是谁挑选了这两支MV（为什么是这两支）？播放

的是哪场演唱会？演唱会在哪里举行的？叶戈尔对接受采访的邀请作何反应？你本人（你也接受了采访）对此又作何反应？这档节目大约在八年前播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真正了解了列托夫这个人。

谢尔盖·波普科夫：谢谢你还记得那个节目。它曾经创下观众点播重播次数最多的纪录（我记得是九次）。节目名叫“非工作日时段”。这次采访的灵感来源、组织者和主持人是谢尔盖·格鲁舍夫斯基。当时他在鄂木斯克电视台“天线7”工作。谢尔盖一直恳求我们拍摄这个节目。最后，叶戈尔自然是拒绝了，把“委托”给了我。为了选歌，我带了一盘莫斯科“列宁格勒”电影院的音响录音带，格鲁舍夫斯基负责挑选。说实话，我已经记不清《纳斯拉特.....》这首歌了，但《按计划进行》这首歌完整地播出了，没有剪辑或“剪辑”。为此，我要特别感谢谢尔盖。顺便一提，他答应会翻翻他的档案，也许这个节目会再次播出。

德米特里，下诺夫哥罗德。

您好。请接受我们最诚挚的慰问。一位伟人逝世了。我有个问题：叶戈尔对G.O.乐队的乐手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与他共事是怎样的体验？提前感谢您的回复。

帕维尔·佩列托尔钦：对我而言，叶戈尔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影响我内心世界的人之一。谢谢你，叶戈尔！

安东·勒夫-雷斯：

叶戈尔去世后，俄罗斯国内外许多民防组织开始组织集会和纪念活动。您（该组织）对此有何看法？据我所知，叶戈尔本人并不喜欢参加纪念活动，尽管他会来玩。

娜斯佳，莫斯科。

你如何看待众多纪念叶戈尔的活动、音乐会以及其他音乐家演奏叶戈尔歌曲的演出？

娜塔莉娅·丘马科娃：自从巴什拉切夫和谢利瓦诺夫纪念音乐会举办以来，叶戈尔就再也没有参加过类似的音乐会了，那场音乐会已经持续了近20年。他对这类音乐会非常反感，称之为“在骨头上跳舞”，我们也这么认为。无论如何，演唱他的歌曲.....叶戈尔总是说：做点自己想做的事！那将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 PS

谢尔盖·波普科夫：

关于叶戈尔去世后发生的一切，我有几点想法：

我坚信，亲友们没有义务提供“去世”之外的任何其他信息。对任何人都是如此。

我只想谈一点：没有呕吐，没有出血，也没有某些人脑子发炎后产生的其他恐怖景象。就像之前没有心脏病发作或临床死亡一样——叶戈尔确实好几次差点丧命，但那都是在他幼年时期发生的。

我清楚地知道，有很多更理智的人不想深究那些丑闻和其他“令人作呕”的细节，他们只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为此，为了他们的支持、关心、帮助和祈祷——我向他们所有人致以深深的敬意。不要盲目相信最近出现的众多“朋友”和“目击者”。叶戈尔的圈子很小，也很封闭。他把所有想说的都写在了歌里。他把这些留给了你们：歌曲、诗歌、演唱会回忆。至于其他的，抱歉，与你们无关。我们将竭尽所能，让叶戈尔所有未发表的作品重见天日，让你们也能聆听、欣赏。

墓碑上的十字架和按照东正教规举行的葬礼都是我们刻意安排的。告别仪式上没有神父手持香炉，也是我们特意做出的决定。

我相信叶戈尔入选“排行榜十二强”的“传奇”称号实至名归。当然，令人遗憾的是，就像我们身上常发生的那样，这一切往往只发生在他去世之后.....但考虑到现在有很多势力极力想让叶戈尔和他的作品被彻底遗忘，我相信我们和纳什电台的做法是正确的！特别感谢纳什电台团队！在乌拉尔山脉的邪恶势力从他们的走廊和办公室里清除之后，他们重拾力量和热情，开始播放叶戈尔的歌曲。就这样，这家电台从“你的电台”变成了“我们的电台”，对许多人来说，它变成了“我们的电台”。然而，乐队对这一切漠不关心，和其他人一样，拒绝让“我们的电台”进行现场直播。他们表示理解，所以节目轮播照常进行。至于那些喜欢空洞无物、喋喋不休的人，我建议你们去“我们的电台”学习，争取担任管理职位，然后按照你们的想法去改变它。或者赚点外快，开办自己的另类电台。换句话说，别光说不练，要付诸行动！去做你们认为必要且正确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和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完全一致。

顺便一提，有人在一次采访中暗示叶戈尔对“民防乐队”成员过于专制，声称乐队里任何人都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我在此郑重声明：这绝无此事。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聆听音乐，阅读他们觉得相关且有趣的书籍。每个人对演唱会、专辑封面、乐器演奏、录音编排以及其他诸多方面的意见都会被认真考虑，并最终被采纳或否决。当然，叶戈尔对每部作品的最终目标都有自己的理解。所有建议和意见都会以此为出发点进行考量。他对其他人正在听什么音乐非常感兴趣，最终也能从中发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另一方面，作为一位真正的收藏家和鉴赏家，如果我们对推荐的乐队或音乐流派表现出兴趣，他会由衷地感到高兴。我和其他人一样，可以从他的收藏中挑选任何一张最珍贵或最稀有的唱片带回家聆听。收藏家们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